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冊目次

史記索隱三十卷	（唐）司馬貞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宋）倪思撰 劉辰翁評 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本
後漢書年表十卷	（宋）熊方集補 清乾隆刻本
隋書八十五卷（一）	（唐）魏徵等撰 元大德饒州路儒學刻明嘉靖遞修公文紙印本
	〇〇一
	〇八四
	三五二
	四五一

史記索隱三十卷

（唐）司馬貞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史記索隱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司馬貞撰貞河內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張嘉會病褚少孫補司馬遷書多僞雜駁又裴駰集解頗有音義延篤音隱鄒誕生梁顧言等書亦失傳而劉伯莊許子儒等又多疎漏乃因裴駰集解撰爲此書首注駰序一篇載其全文其注司馬遷書則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惟標所注之字蓋經傳別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爲述贊一百三十篇及補史記條例欲降泰本紀項羽本紀爲系家而以呂后孝惠各爲本紀補曹許參張良周勃五宗三王各爲一傳而附兩將羊舌肸於管晏附尹喜莊周於老子附韓非於商鞅附魯仲連於田單附宋玉於屈原附鄒陽枚乘於賈生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南夷後大宛傳不合在游俠酷吏之間欲更其次第其言皆有條理至謂司馬遷述贊不安而別爲之則未喻言外之旨終以三皇本紀自爲之註亦未合闕疑傳信之意也此書本於史記之外別行及明代刊刻監本合裴駰張守節及此書散入句下恐意刪削如高祖本紀毋媼毋溫之辨有關考證者乃以其有異齒說除去不載又如燕世家啟攻益事貞註曰經傳無聞未知其由雖失於考據竹書案今本竹書不載此事此據偽書東行傳所引亦當存其原文乃以爲尤何亦刪芟之此類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爲定本與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義人人明知其非而積重不可復返此單行之本爲北宋祕省刊板毛晉得而重刻者錄而存之猶可以見前輩氏之嚴而正明人之陋矣

宋本校正

史記索隱

汲古閣藏板

史記索隱卷第一

小司馬氏撰

五帝本紀第一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綱也綱紀也

黃帝 按有七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帝爲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顓頊周宋均亦以爲然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代紀及譙周帝王世紀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爲陽侯高辛唐虞爲五帝注說有能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少典** 少典諸侯國名也**姓公孫** 公孫者黃帝之先代相傳之姓也**名曰軒轅** 軒轅丘名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又據左傳亦號帝鴻氏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弱而能言謂幼齔時也**幼而徇齊** 徇齊聖智貌也**長而敦敏** 敦敏猶勉強也**成而聰明** 聰明公達也**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神農氏姜姓炎帝也**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 征伐也**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謂習用兵革以征諸侯之不貢者**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蚩尤作亂之人也最爲暴虐莫能伐之**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 振兵謂整齊其兵甲**治五氣蒞四方** 五氣謂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季夏戊己土氣秋庚辛金氣冬壬癸水氣蒞臨也**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阪泉地名在涿鹿東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徵師謂徵發諸侯之師旅也涿鹿山名在今涿鹿縣東南**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代神農氏謂代炎帝爲天子也**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有不享者誅之** 平者謂諸侯有爭訟者黃帝平其是非而去之**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師兵謂軍旅之衆**官名皆以雲命** 雲瑞也黃帝受雲瑞之應故以雲紀官名**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焉** 封禪謂祭天地之事**得寶鼎宜百穀** 寶鼎謂神異之鼎也宜百穀謂鼎能調和五味以養人而百穀宜也**時播百穀草木** 播種也**淳化鳥獸蟲蛾** 淳化謂教之以善而變其惡也蛾音蟻**旁羅日月星辰** 羅猶布也**極畋土石金玉** 極猶窮也畋音甸**迎日推策** 迎日謂迎候日之氣至推策謂推算其術數**建立五行之正** 五行謂金木水火土之行**治五氣五量** 五氣謂五行之氣五量謂五度也**節五種** 節謂節其種類**劑五穀** 劑謂和劑其多少**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貔貅貙虎皆猛獸以喻軍士之勇如猛獸也**以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炎帝** 擒殺蚩尤謂擒蚩尤而殺之**是爲黃帝** 黃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黃帝之時有雲瑞故以雲紀官名** 雲瑞謂大雲之祥也**百姓不變** 不變謂不變改黃帝之教令**而天下和合** 和合謂和睦合同**黃帝崩葬橋山** 橋山山名在上郡橋音巨驕反**或曰黃帝仙上天** 仙謂形神俱去**其臣悉持黃帝之弓與胡須龍乃上去** 龍謂乘龍**乃悉持其弓與胡須** 胡須謂龍鬚**故後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烏號弓名也**黃帝崩而葬焉** 此說非也**有土龍能興雲雨** 興雲雨謂興起雲雨**黃帝采銅於首山鑄鼎** 首山山名在蒲坂南**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亦墮** 墮謂墮地**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烏號弓名也**羣臣皆葬其衣冠** 衣冠謂衣服冠帽**而葬黃帝既葬而見黃帝冠劍** 冠劍謂冠帽劍也**以表有德** 表謂標表**帝嚳高辛** 嚳音苦沃反**黃帝之曾孫也**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生卷章卷章生囂囂生蟜蟜生嚳嚳生放勳放勳即帝堯也**其父曰蟜極** 蟜音居表反**蟜極生帝嚳** 蟜極謂蟜之極位**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自言其名謂生而能言**普施利物** 普施謂普遍施恩**不於其身** 不於其身謂不爲己身**成而聰明** 聰明謂聰明達理**帝嚳立** 立謂即天子位**娶陳鋒氏女生放勳** 陳鋒氏女名慶**娶娵訾氏女生摯** 娵訾氏女名陬訾**帝嚳崩摯立** 崩謂天子死**帝摯立** 摯立謂即天子位**不善** 不善謂不善於政教**不及其弟堯** 不及謂不如**堯立** 立謂即天子位**帝堯者** 堯謂唐堯**放勳** 放勳堯之名也**其仁如天** 仁如天謂仁德如天之廣大**其知如神** 知如神謂知如神之明察**就之如日** 就之如日謂人就近之如日之照臨**望之如雲** 望之如雲謂人望之如雲之覆物**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舒謂舒緩**黃冠** 黃冠謂黃衣冠**黃收純衣** 黃收謂黃色之收**純衣** 純衣謂絲衣**其色郁郁乎文哉** 郁郁謂文章之貌**其德嘉美** 嘉美謂善美**能明馬德** 馬德謂明德**以親九族** 親謂親睦**九族既睦** 睦謂和睦**便章百姓** 便章謂辨明**百姓昭明** 昭明謂昭著明察**合和萬國** 合和謂合會和睦**黎民於變時雍** 於變謂變於善時雍謂時皆和雍**乃命羲和** 羲和謂羲氏和氏**敬順昊天** 昊天謂昊天上帝**數法日月星辰** 數法謂推數曆法**敬授人時** 敬授人時謂敬順天時以授人事**分命羲仲居嵎夷曰暘谷** 嵎夷地名暘谷日所出處也**寅賓出日** 寅賓出日謂恭敬賓導日出**平秩東作** 平秩東作謂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晝夜平分之時星鳥謂南方朱鳥七宿之星**其民析** 析謂分散**鳥獸孳尾** 孳尾謂鳥獸交接生育**申命羲叔宅南交** 南交謂南方交阯之地**平秩南訛** 平秩南訛謂平均次序南方長養之事**敬致** 敬致謂敬致其功**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日永謂晝漏最長星火謂大火心星**其民因** 因謂因緣**鳥獸希革** 希革謂鳥獸毛羽希疏改革**申命和叔宅西土** 西土謂西方之地**平秩西成** 平秩西成謂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夜中星虛以正仲秋** 夜中謂晝夜平分之時星虛謂北方玄武七宿之星**其民夷易** 夷易謂平和簡易**鳥獸毛毨** 毨謂毛羽更生整齊**申命和叔宅北方** 北方謂北方幽都之地**平在朔易** 平在朔易謂平均次序北方生物變易之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謂晝漏最短星昴謂西方白虎七宿之星**其民燠** 燠謂溫暖**鳥獸氄毛** 氄謂鳥獸細毛**帝曰咨汝羲暨和** 咨嗟也暨及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朞音基**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閏月謂閏餘之月**允釐百工** 允釐百工謂信理百官之事**庶績咸熙** 庶績謂衆功**舜生於諸馮** 諸馮地名在濟陰**遷於負夏** 負夏地名在兗州**卒於鳴條** 鳴條地名在河東**東夷之人也** 東夷謂東方之夷**虞舜者名曰重華** 重華謂重明之德**重華協於帝堯** 協於帝堯謂協和於帝堯**其協帝堯者蓋以天下讓堯堯薦之於天** 薦之於天謂薦舜於天**堯崩三年之喪畢** 畢謂畢竟**舜讓辟堯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 辟音避**天下之民從堯之喪者如父母之喪三年之後舜又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 辟音避**天下之民從舜猶從堯也** 從舜猶從堯謂從舜之教令猶從堯之教令**然後舜歸之中國而即天子之位** 即天子之位謂即天子之尊位**以承堯之終業** 終業謂終堯之業**南面朝諸侯** 南面謂向南而坐**以見天下** 見天下謂見天下之政**天下咸說** 說音悅**而嚮應之** 嚮應謂嚮慕應和**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玉衡謂渾天儀**七政謂日月五星** 七政謂日月五星**遂類於上帝** 類於上帝謂祭天**禋於六宗** 禋於六宗謂祭六宗**望於山川** 望於山川謂祭山川**遍於羣神** 遍於羣神謂祭羣神**而輯五瑞** 輯五瑞謂輯斂五瑞**既月乃日見四岳羣牧** 既月乃日見謂既月而日見**班瑞於羣后** 班瑞謂頒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 岱宗謂泰山**柴** 柴謂燔柴**望秩於山川** 望秩於山川謂望祭山川**遂見東方君長** 見謂見其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時月正日謂合四時月日**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禮謂吉凶賓軍嘉五玉謂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玉三帛謂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帛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謂士執雉贄謂所執以相見**如五器** 五器謂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卒乃復** 卒乃復謂終事而還**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岳** 南岳謂衡山**如岱宗之禮** 如岱宗之禮謂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 西岳謂華山**如南岳之禮** 如南岳之禮謂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岳** 北岳謂恒山**如西岳之禮** 如西岳之禮謂如西巡守之禮**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 祖禰廟謂祖廟禰廟**特牛一牛也** 特牛一牛也謂用一牛**羣后四朝** 羣后四朝謂羣后四見天子於朝**遂覲東后** 覲東后謂覲東方諸侯**東后者謂諸侯於堯山會諸侯於堯山也** 東后者謂諸侯於堯山會諸侯於堯山也**如初巡守禮** 如初巡守禮謂如初巡守之禮**脩五玉五瑞** 脩五玉五瑞謂脩治五玉五瑞**三帛二生一死贄** 三帛二生一死贄謂三帛二生一死贄之禮**如五器** 如五器謂如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卒乃復** 卒乃復謂終事而還**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五載一巡守謂五年一巡守**羣后四朝者謂羣后四見天子於朝也** 羣后四朝者謂羣后四見天子於朝也**敷奏以言** 敷奏以言謂敷陳奏言**明試以功** 明試以功謂明考試以功**車服以庸** 車服以庸謂車服以表庸**庸者功也** 庸者功也謂庸表其功**誅賞** 誅賞謂誅罰賞賜**黜陟** 黜陟謂黜退陟進**幽明** 幽明謂幽昧明察**流共工於幽陵** 流謂流放**共工氏名** 共工氏名謂共工之氏名**幽陵北裔也** 幽陵北裔也謂幽陵北邊之裔**放驩兜於崇山** 放謂放逐**驩兜氏名** 驩兜氏名謂驩兜之氏名**崇山南裔也** 崇山南裔也謂崇山南邊之裔**竄三苗於三危** 竄謂竄逐**三苗國名** 三苗國名謂三苗之國名**三危西裔也** 三危西裔也謂三危西邊之裔**殛鯀於羽山** 殛謂誅殺**鯀禹父名** 鯀禹父名謂鯀是禹之父名**羽山東裔也** 羽山東裔也謂羽山東邊之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謂四人之罪**舜生三十徵庸** 徵庸謂徵召庸用**三十在位** 三十在位謂三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謂升遐**帝舜葬於江南九疑** 江南謂江之南**九疑山在零陵** 九疑山在零陵謂九疑山在零陵之境**是爲零陵** 是爲零陵謂是爲零陵之名**舜葬蒼梧之野** 蒼梧之野謂蒼梧之野地**蒼梧在九疑山下** 蒼梧在九疑山下謂蒼梧之地在九疑山之下**其子不肖** 不肖謂不賢**舜荐禹於天** 荐禹於天謂荐禹於天子**爲嗣** 爲嗣謂爲天子之嗣**堯崩三年之喪畢** 畢謂畢竟**禹辟舜之子於陽城** 辟音避**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舜而之禹** 不之舜而之禹謂不往朝舜而往朝禹**禹乃即天子之位** 即天子之位謂即天子之尊位**南面朝羣后** 南面謂向南而坐**羣后四朝** 羣后四朝謂羣后四見天子於朝**羣后者諸侯也** 羣后者諸侯也**禹乃遵舜之政** 遵舜之政謂遵舜之教令**以天下授舜之子** 以天下授舜之子謂以天下授與舜之子**而禹之子啓賢** 賢謂賢德**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禹崩雖授益** 雖授益謂雖授與益**而天下不與益而與啓** 不與益而與啓謂不與益而與啓**以啓人民謳歌之** 謳歌之謂謳歌啓**曰我君帝禹之子也** 君謂君主**而皋陶之子伯益嘗薦之** 薦之謂薦舉**歷年多少未可知** 歷年多少謂歷年之多少**或言益相禹日淺未能大施德於民** 施德於民謂施德惠於民**或言禹老而授政益** 授政益謂授與政事於益**益之佐禹日淺** 佐禹謂輔佐禹**天下未洽** 洽謂洽和**故老或以天與益而去禹之子而就益也** 故老或以天與益而去禹之子而就益也**及禹子啓賢知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禹崩雖授益而益讓禹子啓實天子之** 實天子之謂實是天子之尊貴**啓遂即天子之尊位** 即天子之尊位謂即天子之尊位**是爲夏后帝啓** 是爲夏后帝啓謂是爲夏后帝啓之名**夏后氏姒姓** 夏后氏姒姓謂夏后氏之姓姒**其弟曰武觀** 武觀謂武觀之名**啓崩子太康立** 崩謂天子死**太康失國** 失國謂失其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以待太康** 昆弟五人謂五人兄弟**洛汭洛水北入河處也** 洛汭洛水北入河處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尸位謂尸居其位**黎民咸貳** 貳謂貳於善**羿因民怨以代太康** 羿因民怨以代太康謂羿因民之怨而代太康**而立其弟中康** 中康謂中康之名**是爲帝中康** 是爲帝中康謂是爲帝中康之名**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湎淫謂湎酒淫樂**胤侯奉帝命征之** 胤侯奉帝命征之謂胤侯奉帝命征羲和**作胤征** 作胤征謂作胤征之篇**中康崩子帝相立** 崩謂天子死**帝相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羿浞殺帝相而代夏政** 羿浞殺帝相而代夏政謂羿浞殺帝相而代夏后氏之政**相妃曰有仍氏女** 妃謂妃匹**生子曰少康** 生子曰少康謂生子名曰少康**少康生子曰予** 生子曰予謂生子名曰予**封之於虞** 封之於虞謂封予於虞**以奉夏后氏祀** 以奉夏后氏祀謂以奉夏后氏之祭祀**而虞思於舜爲庶苗** 庶苗謂庶子之苗裔**裔子** 裔子謂末葉之子**賜姚姓** 賜姚姓謂賜以姚姓**其後分爲二國** 其後分爲二國謂其後分爲二國**有虞有遂** 有虞有遂謂有虞國有遂國**有虞在潁川** 有虞在潁川謂有虞國在潁川**遂在會稽** 遂在會稽謂遂國在會稽**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崩謂天子死**帝予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予崩子帝槐立** 崩謂天子死**帝槐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槐崩子帝芒立** 崩謂天子死**帝芒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芒崩子帝泄立** 崩謂天子死**帝泄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崩謂天子死**帝不降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不降崩子帝扃立** 崩謂天子死**帝扃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扃崩子帝廑立** 崩謂天子死**帝廑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廑崩子帝孔甲立** 崩謂天子死**帝孔甲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孔甲崩子帝皋立** 崩謂天子死**帝皋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皋崩子帝發立** 崩謂天子死**帝發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發崩子帝履癸立** 崩謂天子死**帝履癸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履癸者桀也** 帝履癸者桀也謂帝履癸者是桀也**桀** 桀謂桀紂之桀**名也** 名也謂名履癸**帝桀** 帝桀謂帝桀之名**有力** 有力謂有力能伐人**能伸鉤索** 伸鉤索謂伸鉤索之鐵**以制金** 以制金謂以制金之利**以爲武** 以爲武謂以爲武事**帝桀淫荒** 淫荒謂淫樂荒政**不恤民事** 不恤民事謂不憂恤民事**而數興師伐有緡** 有緡國名也**有緡氏二女** 有緡氏二女謂有緡氏之二女**帝桀伐有緡有緡氏以女** 以女謂以女與桀**二女** 二女謂二女之名**曰琬** 曰琬謂一名琬**曰琰** 曰琰謂一名琰**好** 好謂好美**愛幸** 愛幸謂愛寵幸**寵** 寵謂寵貴**傾覆** 傾覆謂傾危覆敗**言聽計從** 言聽計從謂言則聽之計則從之**於是夏德大衰諸侯昆吾氏乃稱兵向王** 稱兵向王謂舉兵向王**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桀** 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桀謂湯乃興師率領諸侯以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虛** 有娀之虛謂有娀之墟**桀走鳴條** 鳴條地名在河東**夷** 夷謂東夷之人**桀犇南巢** 犇南巢謂犇於南巢之山**而卒** 卒謂終**湯乃踐天子位** 踐天子位謂踐天子之尊位**平定海內** 平定海內謂平定海內之亂**黃帝以來** 黃帝以來謂黃帝以來之世**而三公** 三公謂三公之官**或曰司馬司徒司空** 或曰司馬司徒司空謂或曰司馬司徒司空之官**或曰天子之相一公** 或曰天子之相一公謂或曰天子之相一公之官**或曰無** 或曰無謂或曰無三公之官**或說以爲虛位** 或說以爲虛位謂或說以爲虛設之位**實不過九卿** 實不過九卿謂實不過九卿之官**九卿** 九卿謂九卿之官**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政事** 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政事謂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預政事**若今尚書** 若今尚書謂若今之尚書**天子之所建** 天子之所建謂天子之所建立**國有大事** 國有大事謂國有大事故**必謀於卿大夫** 必謀於卿大夫謂必謀於卿大夫之官**卿大夫皆賢** 賢謂賢德**則禪以天下** 則禪以天下謂則禪讓以天下**不必傳子** 不必傳子謂不必傳於子**而子皆賢** 賢謂賢德**則傳子** 則傳子謂則傳於子**擇其賢者而傳之** 擇其賢者而傳之謂擇其賢德者而傳之**不賢** 不賢謂不賢德**則不傳** 則不傳謂則不傳於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 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謂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天子有善** 有善謂有善德**而薦之於天** 而薦之於天謂而薦舜於天**天與之** 天與之謂天與舜**而民受之** 而民受之謂而民受舜**故曰天不言** 故曰天不言謂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謂以行與事示舜而已矣**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之喪**冢宰** 冢宰謂冢宰之官**者大宰也** 者大宰也謂者是大宰**大宰之職** 大宰之職謂大宰之官職**掌建邦之六典** 掌建邦之六典謂掌建立邦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以佐王治邦國謂以佐王治理邦國**三年喪畢** 三年喪畢謂三年之喪畢竟**堯子丹朱** 堯子丹朱謂堯之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 舜子商均皆不肖謂舜子商均皆不賢**不足授天事** 不足授天事謂不足授與天事**故授舜** 故授舜謂故授與舜**舜子亦不肖** 舜子亦不肖謂舜子亦不賢**不足授天事** 不足授天事謂不足授與天事**故授禹** 故授禹謂故授與禹**禹子啓賢** 賢謂賢德**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禹崩雖授益** 雖授益謂雖授與益**而天下不與益而與啓** 不與益而與啓謂不與益而與啓**以啓人民謳歌之** 謳歌之謂謳歌啓**曰我君帝禹之子也** 君謂君主**而皋陶之子伯益嘗薦之** 薦之謂薦舉**歷年多少未可知** 歷年多少謂歷年之多少**或言益相禹日淺未能大施德於民** 施德於民謂施德惠於民**或言禹老而授政益** 授政益謂授與政事於益**益之佐禹日淺** 佐禹謂輔佐禹**天下未洽** 洽謂洽和**故老或以天與益而去禹之子而就益也** 故老或以天與益而去禹之子而就益也**及禹子啓賢知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禹崩雖授益而益讓禹子啓實天子之** 實天子之謂實是天子之尊貴**啓遂即天子之尊位** 即天子之尊位謂即天子之尊位**是爲夏后帝啓** 是爲夏后帝啓謂是爲夏后帝啓之名**夏后氏姒姓** 夏后氏姒姓謂夏后氏之姓姒**其弟曰武觀** 武觀謂武觀之名**啓崩子太康立** 崩謂天子死**太康失國** 失國謂失其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以待太康** 昆弟五人謂五人兄弟**洛汭洛水北入河處也** 洛汭洛水北入河處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尸位謂尸居其位**黎民咸貳** 貳謂貳於善**羿因民怨以代太康** 羿因民怨以代太康謂羿因民之怨而代太康**而立其弟中康** 中康謂中康之名**是爲帝中康** 是爲帝中康謂是爲帝中康之名**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湎淫謂湎酒淫樂**胤侯奉帝命征之** 胤侯奉帝命征之謂胤侯奉帝命征羲和**作胤征** 作胤征謂作胤征之篇**中康崩子帝相立** 崩謂天子死**帝相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羿浞殺帝相而代夏政** 羿浞殺帝相而代夏政謂羿浞殺帝相而代夏后氏之政**相妃曰有仍氏女** 妃謂妃匹**生子曰少康** 生子曰少康謂生子名曰少康**少康生子曰予** 生子曰予謂生子名曰予**封之於虞** 封之於虞謂封予於虞**以奉夏后氏祀** 以奉夏后氏祀謂以奉夏后氏之祭祀**而虞思於舜爲庶苗** 庶苗謂庶子之苗裔**裔子** 裔子謂末葉之子**賜姚姓** 賜姚姓謂賜以姚姓**其後分爲二國** 其後分爲二國謂其後分爲二國**有虞有遂** 有虞有遂謂有虞國有遂國**有虞在潁川** 有虞在潁川謂有虞國在潁川**遂在會稽** 遂在會稽謂遂國在會稽**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崩謂天子死**帝予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予崩子帝槐立** 崩謂天子死**帝槐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槐崩子帝芒立** 崩謂天子死**帝芒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芒崩子帝泄立** 崩謂天子死**帝泄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崩謂天子死**帝不降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不降崩子帝扃立** 崩謂天子死**帝扃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扃崩子帝廑立** 崩謂天子死**帝廑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廑崩子帝孔甲立** 崩謂天子死**帝孔甲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孔甲崩子帝皋立** 崩謂天子死**帝皋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皋崩子帝發立** 崩謂天子死**帝發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履癸立** 崩謂天子死**帝履癸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履癸者桀也** 帝履癸者桀也謂帝履癸者是桀也**桀** 桀謂桀紂之桀**名也** 名也謂名履癸**帝桀** 帝桀謂帝桀之名**有力** 有力謂有力能伐人**能伸鉤索** 伸鉤索謂伸鉤索之鐵**以制金** 以制金謂以制金之利**以爲武** 以爲武謂以爲武事**帝桀淫荒** 淫荒謂淫樂荒政**不恤民事** 不恤民事謂不憂恤民事**而數興師伐有緡** 有緡國名也**有緡氏二女** 有緡氏二女謂有緡氏之二女**帝桀伐有緡有緡氏以女** 以女謂以女與桀**二女** 二女謂二女之名**曰琬** 曰琬謂一名琬**曰琰** 曰琰謂一名琰**好** 好謂好美**愛幸** 愛幸謂愛寵幸**寵** 寵謂寵貴**傾覆** 傾覆謂傾危覆敗**言聽計從** 言聽計從謂言則聽之計則從之**於是夏德大衰諸侯昆吾氏乃稱兵向王** 稱兵向王謂舉兵向王**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桀** 湯乃興師率領諸侯以伐桀謂湯乃興師率領諸侯以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虛** 有娀之虛謂有娀之墟**桀走鳴條** 鳴條地名在河東**夷** 夷謂東夷之人**桀犇南巢** 犇南巢謂犇於南巢之山**而卒** 卒謂終**湯乃踐天子位** 踐天子位謂踐天子之尊位**平定海內** 平定海內謂平定海內之亂**黃帝以來** 黃帝以來謂黃帝以來之世**而三公** 三公謂三公之官**或曰司馬司徒司空** 或曰司馬司徒司空謂或曰司馬司徒司空之官**或曰天子之相一公** 或曰天子之相一公謂或曰天子之相一公之官**或曰無** 或曰無謂或曰無三公之官**或說以爲虛位** 或說以爲虛位謂或說以爲虛設之位**實不過九卿** 實不過九卿謂實不過九卿之官**九卿** 九卿謂九卿之官**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政事** 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政事謂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預政事**若今尚書** 若今尚書謂若今之尚書**天子之所建** 天子之所建謂天子之所建立**國有大事** 國有大事謂國有大事故**必謀於卿大夫** 必謀於卿大夫謂必謀於卿大夫之官**卿大夫皆賢** 賢謂賢德**則禪以天下** 則禪以天下謂則禪讓以天下**不必傳子** 不必傳子謂不必傳於子**而子皆賢** 賢謂賢德**則傳子** 則傳子謂則傳於子**擇其賢者而傳之** 擇其賢者而傳之謂擇其賢德者而傳之**不賢** 不賢謂不賢德**則不傳** 則不傳謂則不傳於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 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謂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天子有善** 有善謂有善德**而薦之於天** 而薦之於天謂而薦舜於天**天與之** 天與之謂天與舜**而民受之** 而民受之謂而民受舜**故曰天不言** 故曰天不言謂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謂以行與事示舜而已矣**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之喪**冢宰** 冢宰謂冢宰之官**者大宰也** 者大宰也謂者是大宰**大宰之職** 大宰之職謂大宰之官職**掌建邦之六典** 掌建邦之六典謂掌建立邦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以佐王治邦國謂以佐王治理邦國**三年喪畢** 三年喪畢謂三年之喪畢竟**堯子丹朱** 堯子丹朱謂堯之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 舜子商均皆不肖謂舜子商均皆不賢**不足授天事** 不足授天事謂不足授與天事**故授舜** 故授舜謂故授與舜**舜子亦不肖** 舜子亦不肖謂舜子亦不賢**不足授天事** 不足授天事謂不足授與天事**故授禹** 故授禹謂故授與禹**禹子啓賢** 賢謂賢德**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禹崩雖授益** 雖授益謂雖授與益**而天下不與益而與啓** 不與益而與啓謂不與益而與啓**以啓人民謳歌之** 謳歌之謂謳歌啓**曰我君帝禹之子也** 君謂君主**而皋陶之子伯益嘗薦之** 薦之謂薦舉**歷年多少未可知** 歷年多少謂歷年之多少**或言益相禹日淺未能大施德於民** 施德於民謂施德惠於民**或言禹老而授政益** 授政益謂授與政事於益**益之佐禹日淺** 佐禹謂輔佐禹**天下未洽** 洽謂洽和**故老或以天與益而去禹之子而就益也** 故老或以天與益而去禹之子而就益也**及禹子啓賢知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禹崩雖授益而益讓禹子啓實天子之** 實天子之謂實是天子之尊貴**啓遂即天子之尊位** 即天子之尊位謂即天子之尊位**是爲夏后帝啓** 是爲夏后帝啓謂是爲夏后帝啓之名**夏后氏姒姓** 夏后氏姒姓謂夏后氏之姓姒**其弟曰武觀** 武觀謂武觀之名**啓崩子太康立** 崩謂天子死**太康失國** 失國謂失其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以待太康** 昆弟五人謂五人兄弟**洛汭洛水北入河處也** 洛汭洛水北入河處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 尸位謂尸居其位**黎民咸貳** 貳謂貳於善**羿因民怨以代太康** 羿因民怨以代太康謂羿因民之怨而代太康**而立其弟中康** 中康謂中康之名**是爲帝中康** 是爲帝中康謂是爲帝中康之名**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湎淫謂湎酒淫樂**胤侯奉帝命征之** 胤侯奉帝命征之謂胤侯奉帝命征羲和**作胤征** 作胤征謂作胤征之篇**中康崩子帝相立** 崩謂天子死**帝相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羿浞殺帝相而代夏政** 羿浞殺帝相而代夏政謂羿浞殺帝相而代夏后氏之政**相妃曰有仍氏女** 妃謂妃匹**生子曰少康** 生子曰少康謂生子名曰少康**少康生子曰予** 生子曰予謂生子名曰予**封之於虞** 封之於虞謂封予於虞**以奉夏后氏祀** 以奉夏后氏祀謂以奉夏后氏之祭祀**而虞思於舜爲庶苗** 庶苗謂庶子之苗裔**裔子** 裔子謂末葉之子**賜姚姓** 賜姚姓謂賜以姚姓**其後分爲二國** 其後分爲二國謂其後分爲二國**有虞有遂** 有虞有遂謂有虞國有遂國**有虞在潁川** 有虞在潁川謂有虞國在潁川**遂在會稽** 遂在會稽謂遂國在會稽**帝少康崩子帝予立** 崩謂天子死**帝予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予崩子帝槐立** 崩謂天子死**帝槐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槐崩子帝芒立** 崩謂天子死**帝芒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芒崩子帝泄立** 崩謂天子死**帝泄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崩謂天子死**帝不降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不降崩子帝扃立** 崩謂天子死**帝扃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扃崩子帝廑立** 崩謂天子死**帝廑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廑崩子帝孔甲立** 崩謂天子死**帝孔甲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孔甲崩子帝皋立** 崩謂天子死**帝皋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皋崩子帝發立** 崩謂天子死**帝發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履癸立** 崩謂天子死**帝履癸即位** 即位謂即天子之位**帝履癸者桀也** 帝履癸者桀也謂帝履癸者是桀也**桀** 桀謂桀紂之桀**名也** 名也謂名履癸**帝桀** 帝桀謂帝桀之名**有力** 有力謂有力能伐人**能伸鉤索** 伸鉤索謂伸鉤索之鐵**以制金** 以制金謂以制金之利**以爲武** 以爲武謂以爲武事**帝桀淫荒** 淫荒謂淫樂荒政**不恤民事** 不恤民事謂不憂恤民事**而數興師伐有緡** 有緡國名也**有緡氏二女** 有緡氏二女謂有緡氏之二女**帝桀伐有緡有緡氏以女** 以女謂以女與桀**二女** 二女謂二女之名**曰琬** 曰琬謂一名琬**曰琰** 曰琰謂一名琰**好** 好謂好美**愛幸** 愛幸謂愛寵幸**寵** 寵謂寵貴**傾覆** 傾覆謂傾危覆敗**言聽計從** 言聽計從謂言則聽之計則從之**於是夏德大衰諸侯昆吾氏乃稱兵向王** 稱兵向王謂舉兵向王**湯乃興師率諸侯以伐桀** 湯乃興師率領諸侯以伐桀謂湯乃興師率領諸侯以伐桀**桀敗於有娀之虛** 有娀之虛謂有娀之墟**桀走鳴條** 鳴條地名在河東**夷** 夷謂東夷之人**桀犇南巢** 犇南巢謂犇於南巢之山**而卒** 卒謂終**湯乃踐天子位** 踐天子位謂踐天子之尊位**平定海內** 平定海內謂平定海內之亂**黃帝以來** 黃帝以來謂黃帝以來之世**而三公** 三公謂三公之官**或曰司馬司徒司空** 或曰司馬司徒司空謂或曰司馬司徒司空之官**或曰天子之相一公** 或曰天子之相一公謂或曰天子之相一公之官**或曰無** 或曰無謂或曰無三公之官**或說以爲虛位** 或說以爲虛位謂或說以爲虛設之位**實不過九卿** 實不過九卿謂實不過九卿之官**九卿** 九卿謂九卿之官**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政事** 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政事謂或說以爲天子所與參預政事**若今尚書** 若今尚書謂若今之尚書**天子之所建** 天子之所建謂天子之所建立**國有大事** 國有大事謂國有大事故**必謀於卿大夫** 必謀於卿大夫謂必謀於卿大夫之官**卿大夫皆賢** 賢謂賢德**則禪以天下** 則禪以天下謂則禪讓以天下**不必傳子** 不必傳子謂不必傳於子**而子皆賢** 賢謂賢德**則傳子** 則傳子謂則傳於子**擇其賢者而傳之** 擇其賢者而傳之謂擇其賢德者而傳之**不賢** 不賢謂不賢德**則不傳** 則不傳謂則不傳於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 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謂人亦不得以天下與天子**天子有善** 有善謂有善德**而薦之於天** 而薦之於天謂而薦舜於天**天與之** 天與之謂天與舜**而民受之** 而民受之謂而民受舜**故曰天不言** 故曰天不言謂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謂以行與事示舜而已矣**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之喪**冢宰** 冢宰謂冢宰之官**者大宰也** 者大宰也謂者是大宰**大宰之職** 大宰之職謂大宰之官職**掌建邦之六典** 掌建邦之六典謂掌建立邦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以佐王治邦國謂以佐王治理邦國**三年喪畢** 三年喪畢謂三年之喪畢竟**堯子丹朱** 堯子丹朱謂堯之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 舜子商均皆不肖謂舜子商均皆不賢**不足授天事** 不足授天事謂不足授與天事**故授舜** 故授舜謂故授與舜**舜子亦不肖** 舜子亦不肖謂舜子亦不賢**不足授天事** 不足授天事謂不足授與天事**故授禹** 故授禹謂故授與禹**禹子啓賢** 賢謂賢德**天下屬意焉** 屬意焉謂屬意於啓**及

陽也皇甫謐以青陵荒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見異也 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嘉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子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曰玄囂青陽爲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爲少昊續黃帝立者而史不敘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敘五帝不數之也 降居若水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降居若水南通邛都又東北至來唯縣絕瀘江水江水若水皆在蜀郡所封嚳也水經曰水出氂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來唯縣絕瀘江水與青衣水合也 黃帝崩按大戴禮黃帝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踐冏黃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對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死而人用其教百年冏七妻之說略可馬矣 橋山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冏縣西北黃帝冢也 顓頊宋衷云顓頊名高號者所興地名也 養材言能養材物以任用也 載時載行也時以象天履非設而行也 制義之義故曰降于誕冏之前仁義是也 治氣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 注砥平也 大底謂作砥礪也 窮蟄二云一蟄卵生謂蟲也 顓頊崩皇甫謐云葬在東郡頓丘濮陽縣東北九里頓丘城中是也 郁郁文貌 陳鋒氏鋒言味采不本作陳野民皇甫謐云陳鋒氏女曰慶都帝堯母也 郁郁文貌 陳鋒氏鋒言味采不本作陳野民皇甫謐云陳鋒氏女曰慶都帝堯母也 士奮勵應天時決殷厲 士士奮勵應天時決殷厲古本作不善不善謂殷紂不善 女名常元也 不善古本作不善謂紂不善 執中即尚書允執厥中是也 高辛名也皇甫謐云帝嚳名夋也 如雲人成仰望之貌曰如百穀之仰膏雨也 馴德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便章古文尚書作平此文義與平近 便程對伯莊傳皆依古史作平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 南交孔注未是依尚書孟侯則不必於文何故別名也 南訛爲依字訛 南交下無其文且夏嶋夷西暘谷見商頌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云與春交通不可之甚也依前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作與章古字亦作便便音婢緣反便開訓爲遍字雖開訓而訓遍生本亦同也 數法尚書作歷象日月謂此言數法是訓歷象二字訓命羲和以歷數之法使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授民時也 幽都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蓋是也 伏物使和叔察北方萬物伏尸于亦曰此北方者伏也 星虛虛星主墳墓是主墳墓之官故以名焉 閏月正四時夫閏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二十九日半強月行一歲一周天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月行天一匝又追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爲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半分出小月六是爲朞成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五日小歲三百六十六日舉全數云六十六日其實一歲唯餘十一日耳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創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爲二月九年置三月則以春爲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爾日臨於歲事則不得是也 下二女於嬀汭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蓋本作女匽皇甫謐云嬀水在河東虞鄉南入河湖通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也 常衛大陸地理志云鴈石山在北平縣西北廣河澤是也 夾石碣石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大揭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大揭石山東北流至濟陰成陽縣北入于海碣石山在遼西絫縣西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石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碣石在北平之驪右入于海當是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大揭石山東北流至濟陰成陽縣北入于海碣石山在遼西絫縣西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石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碣石在北平之驪右入于海當是在北平驪城縣西南大揭石山東北流至濟陰成陽縣北入于海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北平之驪右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北平之驪右 不擇擇所以心意不悅懌也裕本作懌 注五府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也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農房紐之五府夏曰明堂殷曰重屋周曰明堂皆紀五帝之所也 注惟形之證哉案古文作惟漢且今文尚伏生曰注曰鋪鄭玄曰鋪陳也 變北狄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也 不生鄭玄云不似言不如人也皇甫謐云鬼魅近遠作謹也 權授文侯之命文侯名仇平王之立有力焉平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爲祭器故曰權授 狄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也 不生鄭玄云不似言不如人也皇甫謐云鬼魅近遠作謹也 權授文侯之命文侯名仇平王之立有力焉平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爲祭器故曰權授 作什什伯也 器于壽丘什器什物也皇甫謐云壽丘地名黃帝生處 就時就時就時皇甫謐云就時就時就時也 虞舜 虞舜也 負罪引慝負罪引慝 父母 舜於姚墟因姚氏也 作什什伯也 器于壽丘什器什物也皇甫謐云壽丘地名黃帝生處 就時就時就時皇甫謐云就時就時就時也 虞舜 虞舜也 負罪引慝負罪引慝 父母 舜於姚墟因姚氏也 作什什伯也 器于壽丘什器什物也皇甫謐云壽丘地名黃帝生處 就時就時就時皇甫謐云就時就時就時也 虞舜 虞舜也 負罪引慝負罪引慝 父母 舜於姚墟因姚氏也 作什什伯也 器于壽丘什器什物也皇甫謐云壽丘地名黃帝生處 就時就時就時皇甫謐云就時就時就時也 虞舜 虞舜也 負罪引慝負罪引慝 父母 舜於姚墟因姚氏也

北條西條爲中條總東爲南條都玄分四列新
爲陰到西傾式陰到崤東爲陽到崤山太陽到
荊山在左馮翊
雷首古首山在河東
蒲阪縣東南
太嶽即霍太山也在河東
彘縣東南
太行常山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常山
山是也在常山
鄗縣南
碣石山在遼西
肥如縣西北
朱圉鳥鼠太華圉一作圄
圉山在天水
冀縣南
鳥鼠山在渭西
熊耳外方桐柏負尾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
伊水所出外方山即
嵩高山也桐柏山在南陽
平氏縣東南
荊山此東條荊山在南部
內方大別內方山
在竟陵
敷淺原博平縣陵縣南有博
陽山一名數原
九川河灌黑
水注之
合黎水經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洛爲九川
流沙地理志云張掖居延縣
西北有居延澤居延城又
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
南行昆侖墟入海按是地
白屬弱水西
三危既度三危山在張掖
敦煌南
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西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見
水出其南山
析城王屋析城山在河東
濩澤縣西南王屋山在河東
東南
太行常山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常山
山是也
西傾因桓是來西傾山在隴西
臨洮縣西南
桓水出
其西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東流爲滄浪
嶓冢山在隴西
氐道縣東北漾水出
氐道縣
漢水出
嶓冢
導江東別爲沱
江水所出崏山在蜀郡
湔氐縣西徼外
江水出
其東
沱潛既道
沱水出
南郡
枝江縣
東北
潛水出
漢中
南鄭縣
東
雲土夢作乂
雲夢在
南郡
華容縣
東
九江孔殷
江從會稽
吳縣
南東入海
北江
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北江是爲三江其南江
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吳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過中江又與爲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南可知
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沇水出
東郡
東武陽縣
西南
溢爲滎澤
滎澤在
其西古文以爲滎澤又左傳鄭莊
公伐宋以
爲出鄭
東北
東入于
濟爲滎
滎澤亦作滎播
滎播
五歧九江孔殷
九江者
九水
合爲一
也
九江
在
潯陽
南
北入
漢
孔安國云水自江出爲沱還出爲潛
雲土夢作乂
雲夢
在
江南
華容
縣
北
導一作
道
鄖縣
西
又東爲
滄浪
又東
會
於
漢
滄浪水
在
武當縣
東
漢水出
弘農
冢
嶓
山
東
北
隅
入
于河
滎播
作滎波
古文尚書
及今文皆
云滎播
播
水
名
其
地
有
滎
波
因
以
名
焉
伊雒瀍澗
伊水出
河南
滑
城縣
西南
陸渾縣
北
雒水出
弘農
冢
嶓
山
東
北
隅
入于河
榮播
作滎波
古文尚書
及今文皆
云滎播
播
水
名
其
地
有
滎
波
因
以
名
焉
導
水
出
弘農
冢
嶓
山
東
北
隅
入于河
滎

記之於斯詞成混之口共言又失文序 注長卿 長卿諸本多作相如據風俗通有卿氏蓋陳司空尚書大傳作七日大誤與此不同 枯死而去 劉伯莊高士傳作枯死而去以爲由貧賤而死非也亦有劫掠不得爲節史 一尊大拱 此云一尊大拱與此不同 仲丁書闕不具 蓋太史公即舊本作闕今已遺闕不以爲恥也 沃甲 系本作盤庚 開甲也 盤庚 作盤庚以緩疲弊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三篇今亦有仲丁 附命 附依尚書序言乃平 常祀 祭祀有常無爲變設也 附下 殷復衰 國語之禮於是以興復通 甲骨之七代 廩辛 廩音凜 子代紀皆作最等 而帝甲 偶人 偶音寓 亦如字 微子 微國姓爵名子啟名孔子家語云 不 得嗣 此以彼與封異作面鄭玄前爲同姓 妲己 國語有蘇氏女 鉅橋 鄭玄云鉅一音鉅大橋器名也封以賦 炮烙 鄭誤生言脫 九侯 九亦依字讀 惡來 秦之祖 商容之閭 鄭玄云商容賢人 號爲王 按見殷 皆衛音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改帝號號 子姓 按系本 北殷氏 系本作鬼氏又有狸氏蓋氏 之後 色尚白 論語孔子曰乘殷之輅 史公爲質不取成文 是作此語亦通 周本紀第四 帝嚳元妃 譙周以爲嚳帝 乘之隘巷 已下古詩大雅生民篇所云誕寘之阿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 復合 按周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事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爲諸侯是也 周太史儋 老子列傳曰老子即儋老子耳又 別五百載 從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 復合 按周封非子爲附庸邑之事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爲諸侯是也 周太史儋 老子列傳曰非也驗其年代是別人 別五百載 從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 霸王 霸王謂始皇也自殷以色人秦至始皇 諸侯皆爲王 謂韓魏趙楚燕齊秦也 報王延 皇甫謐云名延 亞圉 圉音魚 周幹方侯伐非皆二人之名實未能詳 公叔祖類 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組一名祖類諸書字 頌其德 即詩頌云后稷之德大公也 一物 一物謂鬼氏之類實始封君也 上祭于畢 按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武王因之 白魚躍入舟中 此已下五大夫復王屋山事 流爲烏 按今文書無爲字 詩人歌 詩大雅篇 周公劉是也 豳 豳即邠古今字異耳 毀隃 系本作 公非 系本云公非字辟方也 高圉 系本云圉亞圉 公叔祖類 系本云大公組組甫整三代世系解以類 公劉 公劉遷邠 古公亶父 亶音丹 王季 王季歷 文王 文王受命 武王 武王伐紂 周本紀第四 武王亦答拜 武王雖以臣伐君頗有慚德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 支左詘右 按劉向說武王尚且詘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枝右手陵之左手不如拘婁兒 已行矣 已止也 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 赧即位在河南惠王二十六年 相國 相國公仲侈 高都 高誘曰高都邑今鄧上黨也 周君將以爲辭於秦 周君西周武公 宜陽 宜陽韓地秦攻 韓王 按今文書無爲字 上祭于畢 按文 流爲烏 按今文書無爲字 白魚躍入舟中 此已下五大夫復王屋山事 流爲烏 按今文書無爲字 詩人歌 詩大雅篇 周公劉是也 豳 豳即邠古今字異耳 毀隃 系本作 公非 系本云公非字辟方也 高圉 系本云圉亞圉 公叔祖類 系本云大公組組甫整三代世系解以類 公劉 公劉遷邠 古公亶父 亶音丹 王季 王季歷 文王 文王受命 武王 武王伐紂 周本紀第四 武王亦答拜 武王雖以臣伐君頗有慚德不應答商人之拜太史公失辭耳 支左詘右 按劉向說武王尚且詘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枝右手陵之左手不如拘婁兒 已行矣 已止也 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 赧即位在河南惠王二十六年 相國 相國公仲侈 高都 高誘曰高都邑今鄧上黨也 周君將以爲辭於秦 周君西周武公 宜陽 宜陽韓地秦攻 韓王 按今文書無爲字 上祭于畢 按文

秦本紀第五

女脩 女脩顓頊之裔女吞乙而生大業其父不著而秦趙以母族而利譙周非也 **生人之義也** 按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邾亦顓頊之後是其族也 **因蒙其族也** 因蒙其族本漢書作因冒 **爲民則扶味反爲將此則秦趙之祖廣雅之伯益是也** 按此一名伯翳向書爲之伯益系本漢書作大業 **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而亦說耳** **皐旂** 旂音祈 **皐色綠玉色** 綠色綠赤 **璋色黃赤有所出** 出漢書 **烏俗氏若木** 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烏俗氏俗也 **費昌** 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 **孟戲中衍** 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石北方** 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之舊也 **處父** 謚法別過賜爵曰處父 **蜚廉** 蜚音肥 **惡來** 惡來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 **温蜚** 温音鬱 **温蜚温音鬱徐廣亦作鬱蜚生本作蜚誤耳** **石棺** 言棄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豈非賢德所深所不倩 **駟耳** 按譙周云蜚廉子惡來惡來子曰駟耳駟耳子曰中衍中衍子曰大駱大駱子曰非子非子生秦仲 **將大出** 出漢書 **出子** 秦也 **皐旂** 旂音祈 **皐色綠玉色** 綠色綠赤 **璋色黃赤有所出** 出漢書 **烏俗氏若木** 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烏俗氏俗也 **費昌** 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 **孟戲中衍** 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石北方** 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之舊也 **處父** 謚法別過賜爵曰處父 **蜚廉** 蜚音肥 **惡來** 惡來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 **温蜚** 温音鬱 **温蜚温音鬱徐廣亦作鬱蜚生本作蜚誤耳** **石棺** 言棄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豈非賢德所深所不倩 **駟耳** 按譙周云蜚廉子惡來惡來子曰駟耳駟耳子曰中衍中衍子曰大駱大駱子曰非子非子生秦仲 **將大出** 出漢書 **出子** 秦也 **皐旂** 旂音祈 **皐色綠玉色** 綠色綠赤 **璋色黃赤有所出** 出漢書 **烏俗氏若木** 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烏俗氏俗也 **費昌** 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 **孟戲中衍** 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石北方** 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之舊也 **處父** 謚法別過賜爵曰處父 **蜚廉** 蜚音肥 **惡來** 惡來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 **温蜚** 温音鬱 **温蜚温音鬱徐廣亦作鬱蜚生本作蜚誤耳** **石棺** 言棄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豈非賢德所深所不倩 **駟耳** 按譙周云蜚廉子惡來惡來子曰駟耳駟耳子曰中衍中衍子曰大駱大駱子曰非子非子生秦仲

烏俗氏若木 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烏俗氏俗也 **費昌** 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 **孟戲中衍** 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石北方** 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之舊也 **處父** 謚法別過賜爵曰處父 **蜚廉** 蜚音肥 **惡來** 惡來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 **温蜚** 温音鬱 **温蜚温音鬱徐廣亦作鬱蜚生本作蜚誤耳** **石棺** 言棄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豈非賢德所深所不倩 **駟耳** 按譙周云蜚廉子惡來惡來子曰駟耳駟耳子曰中衍中衍子曰大駱大駱子曰非子非子生秦仲 **將大出** 出漢書 **出子** 秦也 **皐旂** 旂音祈 **皐色綠玉色** 綠色綠赤 **璋色黃赤有所出** 出漢書 **烏俗氏若木** 以仲衍鳥身人言故爲烏俗氏俗也 **費昌** 殷紂時費仲即昌之後也 **孟戲中衍** 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也 **石北方** 石下無字則不成文意亦無所見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之舊也 **處父** 謚法別過賜爵曰處父 **蜚廉** 蜚音肥 **惡來** 惡來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 **温蜚** 温音鬱 **温蜚温音鬱徐廣亦作鬱蜚生本作蜚誤耳** **石棺** 言棄父至忠圖滅君死而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豈非賢德所深所不倩 **駟耳** 按譙周云蜚廉子惡來惡來子曰駟耳駟耳子曰中衍中衍子曰大駱大駱子曰非子非子生秦仲

昌平君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爲相後徙於郢項燕以爲將軍與漢將軍戰於蘄下敗走昌平君死於淮南 **楊端和攻衍氏** 端和秦將 **衍氏** 魏邑 **什推二人** 言王翦子王賁各數千 **籍其門** 謂籍沒其人籍其家於洛陽北芒山 **不韋死竊葬** 按不韋飲鴆死其家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 **得齊王建** 六國皆滅也十七年滅韓虜王安十九年滅趙王遷二十二年滅魏王假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二十五年滅燕王喜二十六年滅齊虜王建 **綰劫** 綰音莞 **劫娃馬** 劫娃馬名 **天皇地皇泰皇** 按天皇地皇泰皇皇號也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音張皇反傳大也謂五行之德 **六尺爲步** 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秦始皇帝因而用之 **水德** 秦始皇帝因自謂從水德也 **陳寶** 陳寶志云文公獲若干云六尺爲步謂周以爲步以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 **合五德之數** 水主陰陰數偶故合五德之數 **金人十二** 按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故鑄兵器鍾而象之謂承後漢書銅人銘辭亦名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漢卓據其十餘萬斛鉼二銘在石亭鄧艾破之銘云始皇時量器悉輸咸陽銷毀其作狀貌之字今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極廟** 爲宮廟名 **曲沃** 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曰桓叔桓叔事王武公滅晉侯緡始爲晉侯 **刻所立石** 其詞每三句爲讖凡十二句 **琅邪臺** 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琊臺在海岸山上也亦言琅琊臺在海中山形如伏龜狀故曰琅邪臺 **立石刻頌** 二句爲讖 **搏心揖志** 搏古本古文考異作摶 **芟夷** 芟音山銜反 **蘭池** 在咸陽北二十里 **徙天下** 謂徙不軌豪傑及諸侯強族以實之 **十二金人** 各重千石 **銷鋒鏑** 銷音消 **鑄以爲鍾鐻** 鐻音巨 **金人十二** 按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故鑄兵器鍾而象之謂承後漢書銅人銘辭亦名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漢卓據其十餘萬斛鉼二銘在石亭鄧艾破之銘云始皇時量器悉輸咸陽銷毀其作狀貌之字今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極廟** 爲宮廟名 **曲沃** 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曰桓叔桓叔事王武公滅晉侯緡始爲晉侯 **刻所立石** 其詞每三句爲讖凡十二句 **琅邪臺** 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琊臺在海岸山上也亦言琅琊臺在海中山形如伏龜狀故曰琅邪臺 **立石刻頌** 二句爲讖 **搏心揖志** 搏古本古文考異作摶 **芟夷** 芟音山銜反 **蘭池** 在咸陽北二十里 **徙天下** 謂徙不軌豪傑及諸侯強族以實之 **十二金人** 各重千石 **銷鋒鏑** 銷音消 **鑄以爲鍾鐻** 鐻音巨 **金人十二** 按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故鑄兵器鍾而象之謂承後漢書銅人銘辭亦名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漢卓據其十餘萬斛鉼二銘在石亭鄧艾破之銘云始皇時量器悉輸咸陽銷毀其作狀貌之字今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極廟** 爲宮廟名 **曲沃** 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曰桓叔桓叔事王武公滅晉侯緡始爲晉侯 **刻所立石** 其詞每三句爲讖凡十二句 **琅邪臺** 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琊臺在海岸山上也亦言琅琊臺在海中山形如伏龜狀故曰琅邪臺 **立石刻頌** 二句爲讖 **搏心揖志** 搏古本古文考異作摶 **芟夷** 芟音山銜反 **蘭池** 在咸陽北二十里 **徙天下** 謂徙不軌豪傑及諸侯強族以實之 **十二金人** 各重千石 **銷鋒鏑** 銷音消 **鑄以爲鍾鐻** 鐻音巨

北過大夏 博謂會稽戶下無不臣者 **倫侯** 倫音輔於反 **盈內紀** 盈由餘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字誤今七音之詞有行開 **陸梁** 陸梁故曰陸梁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徙謫實之初縣** 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檢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其作狀貌之字令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北過大夏** 博謂會稽戶下無不臣者 **倫侯** 倫音輔於反 **盈內紀** 盈由餘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字誤今七音之詞有行開 **陸梁** 陸梁故曰陸梁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徙謫實之初縣** 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檢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其作狀貌之字令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北過大夏** 博謂會稽戶下無不臣者 **倫侯** 倫音輔於反 **盈內紀** 盈由餘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字誤今七音之詞有行開 **陸梁** 陸梁故曰陸梁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徙謫實之初縣** 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檢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其作狀貌之字令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北過大夏** 博謂會稽戶下無不臣者 **倫侯** 倫音輔於反 **盈內紀** 盈由餘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字誤今七音之詞有行開 **陸梁** 陸梁故曰陸梁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徙謫實之初縣** 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檢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其作狀貌之字令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景公 景公已下不又錯亂名 **哀公** 始皇本紀作哀公 **之弟而懷公子** 懷公惠公子也 **簡公昭公** 始皇本紀云靈公生簡公簡公生獻公 **獻公** 名師隰 **靈公** 生獻公也 **出子** 名昭 **悼公** 名周 **武王** 名昭襄 **昭襄王** 名則 **孝公** 名渠梁 **開阡陌** 盡除古制 **惠文君** 名駟 **齊魏爲王** 齊威王魏惠王 **犀首** 官名若虎牙之類 **伐蜀** 蜀侯惲惲音輝 **嘉平** 秦惠王 **貶蜀王更號曰侯** 志而言之 **公子通封於蜀** 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徐廣所云亦誤 **武王** 名昭襄 **昭襄王** 名則 **孝公** 名渠梁 **開阡陌** 盡除古制 **惠文君** 名駟 **齊魏爲王** 齊威王魏惠王 **犀首** 官名若虎牙之類 **伐蜀** 蜀侯惲惲音輝 **嘉平** 秦惠王 **貶蜀王更號曰侯** 志而言之 **公子通封於蜀** 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徐廣所云亦誤 **武王** 名昭襄 **昭襄王** 名則 **孝公** 名渠梁 **開阡陌** 盡除古制 **惠文君** 名駟 **齊魏爲王** 齊威王魏惠王 **犀首** 官名若虎牙之類 **伐蜀** 蜀侯惲惲音輝 **嘉平** 秦惠王 **貶蜀王更號曰侯** 志而言之 **公子通封於蜀** 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徐廣所云亦誤

懷公 厲共公生懷公也 **靈公** 生獻公也 **獻公** 名師隰 **簡公昭** 始皇本紀作哀公 **哀公** 作曜公 **之弟而懷公子** 懷公惠公子也 **靈公** 生獻公也 **獻公** 名師隰 **簡公昭** 始皇本紀作哀公 **哀公** 作曜公 **之弟而懷公子** 懷公惠公子也 **靈公** 生獻公也 **獻公** 名師隰 **簡公昭** 始皇本紀作哀公 **哀公** 作曜公 **之弟而懷公子** 懷公惠公子也 **靈公** 生獻公也 **獻公** 名師隰 **簡公昭** 始皇本紀作哀公 **哀公** 作曜公 **之弟而懷公子** 懷公惠公子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刻石 三句爲讖凡二十四讖 **德惠修長** 修亦長也重文耳王砌校張懿所謂內飾詐誣 **夫爲寄豭** 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猪之寄豭 **江乘** 地理志屬丹陽有江乘縣 **年二十一** 言加冠反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內飾詐誣 始皇帝本紀作詐 **夫爲寄豭** 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猪之寄豭 **江乘** 地理志屬丹陽有江乘縣 **年二十一** 言加冠反 **內飾詐誣** 始皇帝本紀作詐 **夫爲寄豭** 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猪之寄豭 **江乘** 地理志屬丹陽有江乘縣 **年二十一** 言加冠反 **內飾詐誣** 始皇帝本紀作詐 **夫爲寄豭** 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猪之寄豭 **江乘** 地理志屬丹陽有江乘縣 **年二十一** 言加冠反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來椽不刮** 椽木名 **望屋而食** 言其足食天下不必親耕 **橫行天下** 謂橫行斜趨不由正道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來椽不刮** 椽木名 **望屋而食** 言其足食天下不必親耕 **橫行天下** 謂橫行斜趨不由正道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來椽不刮** 椽木名 **望屋而食** 言其足食天下不必親耕 **橫行天下** 謂橫行斜趨不由正道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來椽不刮** 椽木名 **望屋而食** 言其足食天下不必親耕 **橫行天下** 謂橫行斜趨不由正道也

河魚大上 謂河水溢前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 **死卒屯留蒲鶕反** 屯留縣名詞成縣漢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死壁於屯留蒲鶕一起之反卒雖死皆狀其屈鶕古對字 **昌平君** 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爲相後徙於郢項燕以爲將軍與漢將軍戰於蘄下敗走昌平君死於淮南 **楊端和攻衍氏** 端和秦將 **衍氏** 魏邑 **什推二人** 言王翦子王賁各數千人 **籍其門** 謂籍沒其人籍其家於洛陽北芒山 **不韋死竊葬** 按不韋飲鴆死其家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 **得齊王建** 六國皆滅也十七年滅韓虜王安十九年滅趙王遷二十二年滅魏王假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二十五年滅燕王喜二十六年滅齊虜王建 **綰劫** 綰音莞 **劫娃馬** 劫娃馬名 **天皇地皇泰皇** 按天皇地皇泰皇皇號也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音張皇反傳大也謂五行之德 **六尺爲步** 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秦始皇帝因而用之 **水德** 秦始皇帝因自謂從水德也 **陳寶** 陳寶志云文公獲若干云六尺爲步謂周以爲步以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 **合五德之數** 水主陰陰數偶故合五德之數 **金人十二** 按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故鑄兵器鍾而象之謂承後漢書銅人銘辭亦名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漢卓據其十餘萬斛鉼二銘在石亭鄧艾破之銘云始皇時量器悉輸咸陽銷毀其作狀貌之字今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極廟** 爲宮廟名 **曲沃** 晉穆侯少子成師居曲沃號曰桓叔桓叔事王武公滅晉侯緡始爲晉侯 **刻所立石** 其詞每三句爲讖凡十二句 **琅邪臺** 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琊臺在海岸山上也亦言琅琊臺在海中山形如伏龜狀故曰琅邪臺 **立石刻頌** 二句爲讖 **搏心揖志** 搏古本古文考異作摶 **芟夷** 芟音山銜反 **蘭池** 在咸陽北二十里 **徙天下** 謂徙不軌豪傑及諸侯強族以實之 **十二金人** 各重千石 **銷鋒鏑** 銷音消 **鑄以爲鍾鐻** 鐻音巨 **北過大夏** 博謂會稽戶下無不臣者 **倫侯** 倫音輔於反 **盈內紀** 盈由餘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字誤今七音之詞有行開 **陸梁** 陸梁故曰陸梁 **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高闕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徙謫實之初縣** 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檢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其作狀貌之字令校驗所載驗王卿亦云然頗遠古之體也 **魄林** 魄音普各反林名有本作狀者非也 **象天絕漢** 謂爲複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望于南海而刻石** 三句爲讖凡二十四讖 **德惠修長** 修亦長也重文耳王砌校張懿所謂內飾詐誣 **夫爲寄豭** 豭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猪之寄豭 **江乘** 地理志屬丹陽有江乘縣 **年二十一** 言加冠反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公子連** 名子楚也 **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以罪過連遠少近宜三郎** 連讀反也 **之養不殼于此** 殼善也 **行天下** 謂經前敵不部伍陳連也

秦始皇帝 凡六百二十七歲此實本紀而法別舉之以非本文耳

秦始皇本紀第六

莊襄王 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始稱戰國名子楚也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固不聞聲** 作其真 **莊襄王** 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也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固不聞聲** 作其真 **莊襄王** 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也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固不聞聲** 作其真 **莊襄王** 莊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孫也名子楚也 **呂不韋姬** 按不韋傳云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者與同居而生始皇帝 **陽翟大賈** 翟音狄 **蒙驁王齮** 蒙驁秦將齮五綺反 **土犆** 如字一音特 **土形** 犆音以字從土形 **雖監門** 雖音息遂反 **固不聞聲** 作其真

公 秦嘉謀立子楚故始皇帝之名政 **年二十二** 年代大夫陳伐趙者蕩公者蕩色公史失其姓名 **公** 秦嘉謀立子楚故始皇帝之名政 **年二十二** 年代大夫陳伐趙者蕩公者蕩色公史失其姓名 **公** 秦嘉謀立子楚故始皇帝之名政 **年二十二** 年代大夫陳伐趙者蕩公者蕩色公史失其姓名 **公** 秦嘉謀立子楚故始皇帝之名政 **年二十二** 年代大夫陳伐趙者蕩公者蕩色公史失其姓名

陽 音揚 **燕虛長平** 二邑名秦拔趙之 **要市於外** 北評夫也秦都之 **陽** 音揚 **燕虛長平** 二邑名秦拔趙之 **要市於外** 北評夫也秦都之 **陽** 音揚 **燕虛長平** 二邑名秦拔趙之 **要市於外** 北評夫也秦都之 **陽** 音揚 **燕虛長平** 二邑名秦拔趙之 **要市於外** 北評夫也秦都之

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共七年百姓初帶劒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生出公共二年出公自殺葬雍

獻公享國二十三年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

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躁公享國十四年葬櫟圜

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共七年百姓初帶劒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生出公共二年出公自殺葬雍

獻公享國二十三年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

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躁公享國十四年葬櫟圜

項羽本紀第七

下相音息亮反縣名屬臨淮徐廣曰在宿遷西南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也項燕楚將名也燕音烏見反又音於賢反燕音一作堰音於建反項燕楚將名也燕音一作堰音於建反項燕楚將名也燕音一作堰音於建反項燕楚將名也

高祖本紀第八

姓劉氏

泗川監平

左司馬

東阿

定陶

從陳別將

碭

高祖

泗水

沛

豐

史記索隱卷四

孝文本紀第十

新嗟血 漢舊儀作嗟血 嗟血五日而死 宋均云嗟血鳥名 一節入北軍 大將軍之可不正乎 大牙 盤石之宗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一節 大權也 注五帝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相制 言制于朱虛東牟之可不正乎 庚庚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代邸 漢舊儀 注五帝 宦天下 後更宦諸侯 注厚基本 文穎云 除安侯列侯頃王后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宜者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法鍾 信侯 唯志 訓天下何之 訓天下何之 其爻之 其爻之 有天下者寔托此道也 注九德 有天下者寔托此道也 義不宜 注不宜 侯皆同姓 侯皆同姓 交午柱 交午柱 相望 相望 銅虎符 銅虎符 見其道易足 見其道易足 甘泉 甘泉 祁侯賀 祁侯賀 公卿 名德高 注太倉令 女縱橫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右賢左戚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祝詛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五德 注厚基本 文穎云 肉刑三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更爲元年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四荒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天神貴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元元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大夫今勉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中大夫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北佐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五帝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爲度制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一角獸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柏梁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胡公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句注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細柳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倉庾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孝景本紀第十一

前何孫係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庚寅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法鍾 王太后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女子百戶牛酒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孝文太后崩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廣川長沙王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祝祠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出入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平陸侯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作陽陵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燕王嘉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宜東都門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典客爲大行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故封其子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九德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令徒隸衣七綵布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止馬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月員天廷中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孝武本紀第十二

注武紀者先生補作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安其生 注厚基本 文穎云 齊人薄誘忌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五德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更爲元年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天神貴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元元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大夫今勉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四荒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北佐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五帝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爲度制 注厚基本 文穎云 一角獸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柏梁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胡公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句注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細柳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倉庾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平原君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寵氏觀 注厚基本 文穎云 祠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武安侯 注厚基本 文穎云 齊人薄誘忌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注胡公 注厚基本 文穎云 柏梁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倉庾 注厚基本 文穎云

史002-013

史記索隱卷五

三代表第一

五帝三代之記

余讀牒

以五帝繫諜尚書

生弱水

帝嚳

帝堯

帝小甲大庚弟

成王

文王黃帝後世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曆譜牒

非商頌

五伯

惡聞其過

怠汙

共和十四年

其公溷

周共和元年

欲言親之者

齊武公薨

侯宜曰

宋繆公

衛莊侯

陳幽公

蔡武侯

侯伯

曹共伯

衛惠侯

莊公

衛惠公弗生

侯所

蔡哀侯

鄭武公

楚若敖

曹惠公伯雉

子城

人能

太子

泓之戰

王奔

趙成子

白季

晉靈公

周定王

宋恭公

楚康王

取汜

鄭成公

楚莊王元年

徐偃

宋景公

太史公讀

然世

因異而笑之

耳食

秦厲

共公元年

齊平公薨

齊宣公就

史002-014

漢興已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推賈卿占之謹名

同姓五十五 按表所列同姓五十諸侯自立為王者九國 非德不純 或以過削地

怵邪臣 推恩分子弟 或以適削地

尊山 故淩侯 呂通故東平侯 呂大故呂平侯 呂祿故胡陵侯 宋康 東牟

考文一年 十六年 淮南二 齊

七 趙分為六 廟堂 代 長沙 五年 趙 齊 趙 齊 趙 齊

侯張敖 …… 北平文 …… 平皐煬侯劉他 …… 成陽定侯奚意 …… 壯侯呂勝 …… 劉信 …… 深澤齊侯趙將夜 …… 靖夫衛胠 …… 國侯盧 …… 陸量侯須毋 …… 侯杜恬 …… 公孫耳 …… 侯周聚 …… 陽義 …… 廣嚴侯王閒 …… 高陵閎侯王

平侯紀通 …… 安丘 …… 侯陳豨 …… 侯紀信 …… 東陽武侯張相如 …… 建陵侯張澤 …… 東平侯

陵定侯淮 …… 成陽定侯奚意 …… 侯毛澤之 …… 湯北侯張平 …… 思鄉侯若年表第七

非列姓而王者八國 …… 侯周聚 …… 侯陳豨 …… 侯紀信 …… 東陽武侯張相如 …… 建陵侯張澤 …… 東平侯

中邑哀侯朱通 …… 山都貞侯王恬開 …… 松茲侯徐厲 …… 俞侯呂他 …… 勝侯呂更始 …… 義陵侯史利 …… 呂成侯忿 …… 信都侯張侯 …… 南鄭侯起

右高后時二十一 …… 陽信哀侯劉揭 …… 武侯宋昌 …… 壯侯劉平 …… 平昌侯劉印 …… 安都侯劉志 …… 平侯劉雄渠 …… 波陵 …… 白石侯劉安

史記索隱卷七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荊荼是徵荼音舒侯趙信元朔二年以匈奴相國降封翕侯後為單于謀畫漢兵事在匈奴傳翕音吸侵入塞圍漢將軍衛青青音倩於是青令信與前將軍翕侯趙食其出東道翕侯信為單于謀去大幕而迷失道後大將軍青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青復急圍單于單于使使夜解翕侯信軍亡走單于單于以為自天而降用其計遂得脫歸親陽侯月氏匈奴相除侯名破奴父安稽王初為匹馬隻輪無反者後為匈奴所攻急安稽王殺其父而自立破奴亡降漢漢封為親陽侯親陽縣屬南陽也後為匈奴所攻急復降匈奴匈奴復立為王在位二十年為其臣所殺若陽侯摎當廣表在梁陽也摎音繆諡法不勤成事曰摎諡法云名與實爽曰摎按摎者繆也繆者戾也戾者乖也乖者違也違者離也離者別也別者異也異者散也散者亡也亡者無也無者虛也虛者失也失者過也過者改也改者更也更者變也變者動也動者移也移者易也易者革也革者除也除者去也去者棄也棄者捐也捐者損也損者減也減者耗也耗者虛也虛者空也空者窮也窮者極也極者盡也盡者終也終者死也死者歸也歸者息也息者生也生者出也出者見也見者顯也顯者明也明者昭也昭者察也察者審也審者知也知者識也識者記也記者志也志者意也意者思也思者慮也慮者謀也謀者事也事者為也為者成也成者就也就者功也功者施也施者與也與者予也予者賜也賜者錫也錫者授也授者付也付者屬也屬者託也託者寄也寄者附也附者親也親者近也近者遠也遠者疏也疏者外也外者遺也遺者忘也忘者不識也不識者不知也不知者闇也闇者冥也冥者晦也晦者暗也暗者不明也不明者惑也惑者疑也疑者不定也不定者變也變者異也異者怪也怪者疑也疑者惑也惑者不解也不解者不曉也不曉者不明也不明

無錫侯多軍表在會稽涉多侯嘉表在南陽平州侯昧表在會稽又作昧汲又作陵泉表在會稽又作泉陵又作甲針反騶茲侯稻滑姑表在鄉郡若苴王胡改為浩侯王悼表在鄉郡幸武侯祁者新名秦表在河東志亦同姓字打音烏小音汗魏侯張降表在河東志亦同姓字打音烏小音汗涅陽侯子最表在南陽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魏不害表在九江滎陽江德表在汝南汝陽侯

右孝武封國名

安陽上官桀表在燕地志屬北平富平張安世表在河東義陽傅介子表在平氏商利王山表在徐郡建平杜延年表在汝陽戈陽任宮表在汝南宜城與倉表在南陽宜春王訢表在南郡安平楊敞表在汝南志屬濮郡

右孝昭封國名

陽平蔡義表在燕地志屬北平扶陽韋賢表在魯平陵范明友表在燕地越巨卿也平通侯楊惲田延年表在北海有傳成陽侯禹表在北海有傳平丘王遷表在東海有傳案作平邑非樂成霍山表在平氏志屬南陽侯建平侯杜延年子陽城侯劉德表在南陽有傳樂昌王雅君表在東平有傳平恩侯許廣漢表在昌陵有傳博望侯許中翁孫表在魯有傳高平魏相上黨有傳博望侯許中翁孫表在魯有傳平臺史子夏表在山陽樂陵史子長表在山陽成陽侯京房表在東郡有傳平通侯楊惲表在華陰有傳成陽侯淳于長表在東郡有傳博成張章表在泰山都成金安上表在平陵范明友表在燕地越巨卿也平丘王遷表在東海有傳成陽侯禹表在北海有傳樂昌王雅君表在東平有傳平恩侯許廣漢表在昌陵有傳樂成霍山表在平氏志屬南陽侯建平侯杜延年子陽城侯劉德表在南陽有傳成黃霸表在河南有傳西平于定國表在陳留

右孝宣時封

陽平表在東郡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茲侯明表在志闕安成侯蒼表在濟南宜春侯成表在志闕杏山侯成表在志闕浮丘侯不審表在南廣戚節侯擊表在志闕台侯象之表在東郡湖孰侯哥表在東郡定國表作龍丘侯代表在琅邪張梁哀侯仁表在北海平望夷侯賞表在志闕臨原敬侯始昌表在臨淮葛魁節侯寬表在魏郡蓋都侯胡表在北海酌戴侯彊表在不明劇魁夷侯壓表在北海康侯偃表在南陽臣胸哀侯奴表在東海巳上十一侯皆孝王子雷侯稀表在東海東莞侯吉表在琅邪壯表在東海共侯胡陽表在東海巳上十一侯皆孝王子扈文節侯丙表在南郡封斯共侯胡陽表在東海榆丘侯慶表在南陽襄陽侯

侯建表在潁川反又作陵故邯會侯仁表在南陽朝侯義侯不言鄉表在志闕東城侯遺表在九江城侯執表在超敬侯王子廣望侯安表在涿郡將梁侯朝平表在濟陰新館侯未央表在濟陰處侯嘉表在東郡陸城侯貞表在涿郡西熊侯明表在志闕東弼侯安表在潁川梁侯嬰表在魏郡邵陽侯白表在南陽陵安侯德表在南陽房光侯殷

君子之性守宮庭也規矩誠錯之中能思索也隆文修閑
外是人也人域是域十羊千也大聖人之行高而過常人
子作樂五十大較大概大率也故曰大聖人也高而過常人也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樂書第二
樂歌上如字又音洛下同樂也君君世
作五章以承先王詩二侯之章言有法也
乎章樂曲中每十六拍世多行故不倫
於注一拍志音作如字渥洼水中
又反又本作握渥洼水名浦梢音
號有馬出焉作焦僥殺作朝反僥五弔反殺所界反
七十一拍大也商人也商宮巳商事也名浦梢
那段大若也句萌民萌之言萌也萌然生長貌也
分一拍十一月以黃鐘為宮五聲相生長九十分之十不滿此律也
也黃鐘分此節所生律子一分黃鐘之長也
卷八
無日矣晝日猶言盛夏一日也日也
鍾二分去一下生林鍾之長也寅九分八十一分去一下生蕤賓之長也
蕤賓六分二十七分去一下生大呂之長也大呂八分五十四分去一下生夷則之長也
夷則小大之稱物合稱也稱尺證反
四時蟄乎地蟄伏也
兼子盡反
樂主其反
未給下車給供也
弘教大德之光弘大也
律書第三
一稟於律律謂黃鐘十一律六呂大呂夾鐘仲呂林鍾南呂應鍾
小竹反其下皆同下章末以參其之倍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律之數十二律之變至六十律之數而六十律畢也六律為萬事根本

天官書第五 後天文有五帝坐諸星皆以官也星座若人之首脊列位故以天官

中宮 紀氏按春秋元命包云宮之爲言中也言天之中央大帝之精耀北極含樞紐運五行轉四時大帝其精耀北極含樞紐運五行轉四時大帝其精耀北極含樞紐運五行轉四時大帝其

史002-024

史記索隱卷九

吳太伯系家第一

太伯 周語曰謂公之會謂公之會謂公之會

十五大夫伯至為太宰敗越夫椒[越]使人勞之[左傳]吳使大宰嚭請成於越越王將許之范蠡曰[左傳]越王勾踐棲於會稽[會稽]山不得已用種[文]之謀以美女寶器令大夫種[左傳]大夫種厚遺吳太宰嚭[左傳]嚭既受吳王之赦歸[左傳]乃說吳王曰[左傳]越王勾踐盡其民人以從君王君王制其死生越國之寶器盡在大王大王不忍誅越王勾踐而赦其罪越王將必深德大王[左傳]越王勾踐反國[越]欲伐吳范蠡諫曰[越]臣聞之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越]王乃止[越]七年敗齊艾陵[左傳]艾陵齊地[史]齊在泰山[泰山]郡[漢]屬兗州[兗州]今山東泰安縣東南[泰安縣]八年不朝七年[左傳]魯哀公[哀公]十一年[左傳]春齊人伐魯[魯]季孫[季孫]使子貢如齊[子貢]齊人[齊人]以為城[城]邑[城邑]名[城]今[今]山東[山東]兗州[兗州]府[府]東[東]南[南]有[有]故[故]城[城]是[是]也[左傳]子貢說齊[齊]大夫[大夫]如晉[晉]成二年[左傳]晉[晉]人[人]執[執]季孫[季孫]行[行]父[父]及[及]孟[孟]獻[獻]子[子]于[于]苕丘[苕丘][苕]音[音]條[條]苕丘[苕丘]在[在]今[今]山東[山東]金鄉[金鄉]縣[縣]西[西]北[北]有[有]故[故]苕[苕]城[城]是[是]也[左傳]子貢[子貢]往[往]見[見]陳成子[陳成子]勸[勸]之[之]伐[伐]吳[吳]以[以]救[救]魯[魯]而[而]令[令]越[越]王[王]勾踐[勾踐]發[發]兵[兵]以[以]隨[隨]其[其]後[後]成子[成子]從[從]其[其]言[言]乃[乃]興[興]師[師]將[將]以[以]伐[伐]吳[吳]子貢[子貢]先[先]往[往]說[說]吳[吳]王[王]曰[左傳]臣[臣]聞[聞]王[王]者[者]不[不]絕[絕]世[世]霸[霸]者[者]不[不]除[除]敵[敵]千[千]鈞[鈞]之[之]重[重]加[加]銖[銖]兩[兩]而[而]移[移]今[今]以[以]萬[萬]乘[乘]之[之]齊[齊]而[而]與[與]千[千]乘[乘]之[之]魯[魯]兵[兵]加[加]於[於]吳[吳]其[其]與[與]魯[魯]孰[孰]重[重]以[以]義[義]存[存]亡[亡]繼[繼]絕[絕]世[世]舉[舉]暴[暴]強[強]以[以]加[加]無[無]道[道]其[其]誰[誰]敢[敢]當[當]王[王]者[者]之[之]兵[兵]舉[舉]而[而]加[加]之[之]齊[齊]泰[泰]山[山]之[之]安[安]而[而]措[措]之[之]勇[勇]名[名]存[存]亡[亡]魯[魯]威[威]齊[齊]實[實]利[利]在[在]其[其]中[中]矣[矣]智[智]者[者]不[不]疑[疑]也[左傳]吳王[吳王]夫差[夫差][差]初[初]佳[佳]反[反]大[大]悅[悅]子[子]貢[貢]之[之]言[言]乃[乃]興[興]師[師]伐[伐]越[越]越[越]王[王]勾踐[勾踐]悉[悉]國[國]以[以]從[從]之[之]吳[吳]王[王]遂[遂]北[北]與[與]齊[齊]人[人]戰[戰]于[于]艾[艾]陵[陵]大[大]敗[敗]齊[齊]人[人]而[而]歸[歸][左傳]哀公[哀公]十[十]一[一]年[年]伐[伐]齊[齊][齊]人[人]以[以]為[為]城[城]以[以]為[為][城]指[指]苕[苕]丘[丘]之[之]城[城]而[而]言[言]也[左傳]子貢[子貢]說[說]齊[齊]大[大]夫[夫]如[如]晉[晉]成二年[左傳]晉[晉]人[人]執[執]季[季]孫[孫]行[行]父[父]及[及]孟[孟]獻[獻]子[子]于[于]苕[苕]丘[丘]苕[苕]音[音]條[條]苕[苕]丘[丘]在[在]今[今]山[山]東[東]金[金]鄉[鄉]縣[縣]西[西]北[北]有[有]故[故]苕[苕]城[城]是[是]也[左傳]子貢[子貢]往[往]見[見]陳成子[陳成子]勸[勸]之[之]伐[伐]吳[吳]以[以]救[救]魯[魯]而[而]令[令]越[越]王[王]勾踐[勾踐]發[發]兵[兵]以[以]隨[隨]其[其]後[後]成子[成子]從[從]其[其]言[言]乃[乃]興[興]師[師]將[將]以[以]伐[伐]吳[吳]子貢[子貢]先[先]往[往]說[說]吳[吳]王[王]曰[左傳]臣[臣]聞[聞]王[王]者[者]不[不]絕[絕]世[世]霸[霸]者[者]不[不]除[除]敵[敵]千[千]鈞[鈞]之[之]重[重]加[加]銖[銖]兩[兩]而[而]移[移]今[今]以[以]萬[萬]乘[乘]之[之]齊[齊]而[而]與[與]千[千]乘[乘]之[之]魯[魯]兵[兵]加[加]於[於]吳[吳]其[其]與[與]魯[魯]孰[孰]重[重]以[以]義[義]存[存]亡[亡]繼[繼]絕[絕]世[世]舉[舉]暴[暴]強[強]以[以]加[加]無[無]道[道]其[其]誰[誰]敢[敢]當[當]王[王]者[者]之[之]兵[兵]舉[舉]而[而]加[加]之[之]齊[齊]泰[泰]山[山]之[之]安[安]而[而]措[措]之[之]勇[勇]名[名]存[存]亡[亡]魯[魯]威[威]齊[齊]實[實]利[利]在[在]其[其]中[中]矣[矣]智[智]者[者]不[不]疑[疑]也[左傳]吳王[吳王]夫差[夫差]大[大]悅[悅]子[子]貢[貢]之[之]言[言]乃[乃]興[興]師[師]伐[伐]越[越]越[越]王[王]勾踐[勾踐]悉[悉]國[國]以[以]從[從]之[之]吳[吳]王[王]遂[遂]北[北]與[與]齊[齊]人[人]戰[戰]于[于]艾[艾]陵[陵]大[大]敗[敗]齊[齊]人[人]而[而]歸[歸]

注[注]有[有]仍[仍]國[國]名[有]來[來]朝[朝]魯[魯][有]在[在]魯[魯]境[境]內[內][有]仍[仍]氏[氏]為[為][有]仍[仍]國[國]之[之]女[女][有]娠[娠]而[而]生[生]伯[伯]封[封]之[之]後[後]也[有]仍[仍]氏[氏]生[生]女[女]其[其][有]身[身]之[之]徵[徵][有]仍[仍]氏[氏][有]娠[娠]而[而]生[生]伯[伯]封[封]之[之]後[後]也[有]仍[仍]氏[氏]生[生]女[女]其[其][有]身[身]之[之]徵[徵]

之[之]左傳[左傳]文[文]公[公]十[十]八[八]年[年]齊[齊]人[人]殺[殺][文]公[公]而[而]以[以][文]姜[姜]氏[氏]之[之]命[命]殺[殺]子[子]赤[赤]也[左傳]七年敗齊艾陵[艾陵]齊[齊]地[地]史[史]齊[齊]在[在]泰[泰]山[山]郡[郡]漢[漢]屬[屬]兗[兗]州[州]今[今]山[山]東[東]泰[泰]安[安]縣[縣]東[東]南[南]有[有]故[故]艾[艾]陵[陵]城[城]是[是]也[左傳]哀公[哀公]十[十]一[一]年[年]伐[伐]齊[齊][齊]人[人]以[以]為[為]城[城]以[以]為[為][城]指[指]苕[苕]丘[丘]之[之]城[城]而[而]言[言]也[左傳]子貢[子貢]說[說]齊[齊]大[大]夫[夫]如[如]晉[晉]成二年[左傳]晉[晉]人[人]執[執]季[季]孫[孫]行[行]父[父]及[及]孟[孟]獻[獻]子[子]于[于]苕[苕]丘[丘]苕[苕]音[音]條[條]苕[苕]丘[丘]在[在]今[今]山[山]東[東]金[金]鄉[鄉]縣[縣]西[西]北[北]有[有]故[故]苕[苕]城[城]是[是]也[左傳]子貢[子貢]往[往]見[見]陳成子[陳成子]勸[勸]之[之]伐[伐]吳[吳]以[以]救[救]魯[魯]而[而]令[令]越[越]王[王]勾踐[勾踐]發[發]兵[兵]以[以]隨[隨]其[其]後[後]成子[成子]從[從]其[其]言[言]乃[乃]興[興]師[師]將[將]以[以]伐[伐]吳[吳]子貢[子貢]先[先]往[往]說[說]吳[吳]王[王]曰[左傳]臣[臣]聞[聞]王[王]者[者]不[不]絕[絕]世[世]霸[霸]者[者]不[不]除[除]敵[敵]千[千]鈞[鈞]之[之]重[重]加[加]銖[銖]兩[兩]而[而]移[移]今[今]以[以]萬[萬]乘[乘]之[之]齊[齊]而[而]與[與]千[千]乘[乘]之[之]魯[魯]兵[兵]加[加]於[於]吳[吳]其[其]與[與]魯[魯]孰[孰]重[重]以[以]義[義]存[存]亡[亡]繼[繼]絕[絕]世[世]舉[舉]暴[暴]強[強]以[以]加[加]無[無]道[道]其[其]誰[誰]敢[敢]當[當]王[王]者[者]之[之]兵[兵]舉[舉]而[而]加[加]之[之]齊[齊]泰[泰]山[山]之[之]安[安]而[而]措[措]之[之]勇[勇]名[名]存[存]亡[亡]魯[魯]威[威]齊[齊]實[實]利[利]在[在]其[其]中[中]矣[矣]智[智]者[者]不[不]疑[疑]也[左傳]吳王[吳王]夫差[夫差]大[大]悅[悅]子[子]貢[貢]之[之]言[言]乃[乃]興[興]師[師]伐[伐]越[越]越[越]王[王]勾踐[勾踐]悉[悉]國[國]以[以]從[從]之[之]吳[吳]王[王]遂[遂]北[北]與[與]齊[齊]人[人]戰[戰]于[于]艾[艾]陵[陵]大[大]敗[敗]齊[齊]人[人]而[而]歸[歸]

[左傳]哀公[哀公]十[十]一[一]年[年]伐[伐]齊[齊]

[齊]人[人]以[以]為[為]城[城]以[以]為[為]

燕召公系家第四

召公

公奭一作旦名 索本作奭名 周同姓也 武王克殷 封於北燕 傳世與周終始 索本作傳世與周終始 其間經歷數國 其地分野二公城 在燕 索本作在燕 故下文云 召公封於北燕 是也 考公酋 酋音才由反 索本作遒 遒公亶 亶音丹 索本作壇 鵬公擢 擢音濁 索本作擢 公擢一作擢 索本作擢 公擢音濁 索本作擢 公擢音濁 索本作擢 公擢音濁

處於崔

康叔等周司寇冉季司空

司徒招

後陳滅三十二年

晉干宋

陳杞系家第六

商均爲封國

正義之後爲嬀汭封之陳

卒及太子免見弒鴟公

至於逢

舜重之以明德

孔子在陳

子越椒將公

子徳公立

公孫軼入奔

東地

宋微子衰家第八

衛康叔系家第七

衛康叔

欲攻成周

康叔卒子康伯立

共伯立

頃侯厲賜周

恭伯入朝侯

武侯未集

武公和

成公出奔連出奔

女子之

定公弟秋

見戎州

二子怒如衛

出公輒立二十二年

敬公郢立

公子適子

成侯十一年

孝公制子

元君十四年更從衛野王

管蔡家第九

管叔鮮 蔡叔度 曹叔振鐸 毛叔鄭 霍叔處 康叔封 冉季載 凡八國

史記索隱卷十三

趙系家第十三

孝勝生孟增是爲宅皋狼

取龔之乘匹

昜趙夙耿

晉景公

大子母

生景叔

公孫支與子

女孟姚

行文子

范昭子

吾有所見子晰也

范氏

五世生趙夙夙生共共生孟亹孟生衰

趙衰爲原大夫

攻徐偃王

晉景公

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

趙與昜

趙夙

共孟

趙衰

原大夫

共季

趙盾

晉襄公

趙穿

晉景公

趙同

趙武

趙莊子

趙朔

趙武子

趙成子

趙景子

趙悼襄王

趙幽繆王

趙悼倡王

趙王遷

公子嘉

代成君子浣立

中山武公初立

桓子

中行文子

范獻子

荀櫟子

荀寅

荀躒

荀瑤

荀申

荀甲

荀駕

荀朔

荀盈

荀偃

荀罃

荀林父

荀首

荀息

荀叔

荀黯

荀會

荀賓

荀伯

荀氏

韓系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

列侯取立

列侯三年晉政

侯立

哀侯二年滅鄭

六年韓嚴弒其君

救衛桓公卒

十一年田會自廩丘反

六年秦魏攻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

八年伐衛

二十三年哀王卒

子昭王立

二十六年昭侯卒

子宣惠王立

五入聞中

與大梁邑

楚王

之不成也

秦橈之以

故臣願以從事

或爲韓謂秦王

效之

或爲韓謂泰王

是爲景滑王

魏以不用信陵

三晉雖存阿衡之徒

楊孟子

子徒平陽

武子後三世

簡子代

宣子徙屈

子

康子

子武子

子景侯立

子

文侯

子昭侯卒

子文侯立

哀侯元年滅鄭

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

二十六年昭侯卒

子宣惠王立

二十三年惠王卒

子襄王立

二十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六萬

二年秦拔我新城

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八萬

五年秦拔我新城

宜陽

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十四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十五年秦拔我武遂

二十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六萬

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一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一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一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二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二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二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三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三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三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四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四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四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五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五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五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六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六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六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七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七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七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七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七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七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七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七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七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八十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八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八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八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八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八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八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八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八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八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九十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九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九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九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九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九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九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七百九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七百九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七百九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二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四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六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八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十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二十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二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二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二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二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二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二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二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二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二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三十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三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三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三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三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三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三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三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三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三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四十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四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四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四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四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四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四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四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四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四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五十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五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五十二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五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五十四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五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五十六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五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五十八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五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六十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六十一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六十二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六十三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六十四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六十五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六十六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六十七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六十八年秦拔我武遂

八百六十九年秦拔我宜陽

斬首二萬

八百七十年秦拔我石章

八百七十一年秦拔

孔子系家第十七 系世家譜牒所錄也

姓孔氏名丘字仲尼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昌平鄉陬邑 陬音側留反 鄒之別名也 其先宋人也 宋微子之後弗父何以下至父丘 父丘生孔子 父丘者孔子父叔梁紇之字也 紇音下沒反 而不能傳合疏緩 傳合疏緩 謂傳說合其疏緩者也 大率不敢 率音律 大率不敢 謂大率多不敢違於禮也 魏王問曰子亦有 謂問子亦有聖人之道乎 答曰有 有聖人之道 曰有聖人之道 謂有聖人之道也 曰有聖人之德 謂有聖人之德也 曰有聖人之術 謂有聖人之術也 曰有聖人之藝 謂有聖人之藝也 孫子者 謂孫臏也 臏生阿鄄之間 阿鄄之間 阿音烏何反 鄄音絹 阿鄄之間 謂阿鄄之間地名也 臏孔子之後 臏孔子之後 謂臏是孔子之後代子孫也 臏音頻忍反 臏亦聖人之後也 臏亦聖人之後 謂臏亦是聖人之後代子孫也 上十二諸侯 謂春秋十二公也 孫子 謂孫臏也 敗魏桂陵 桂陵在長垣 年 謂魏惠王之年 殺其大夫 大夫 謂魏惠王之大夫龐涓也 牟辛 牟音莫侯反 辛音新 牟辛 謂魏惠王之大夫牟辛也 三十五年公 謂魯哀公十一年 我其君母 謂子貢言我其君母 魯哀公十一年 我其君母 謂子貢言我其君母 魯哀公十一年 我其君母 謂子貢言我其君母

史記索隱卷十五

荊燕系家第二十一

諸劉不知何屬

爲荊王王淮東

陵侯

氏

也肥如令郢人

侯注作鄗

齊悼惠王系家第二十二

能齊言者

鄗侯注作鄗

侯

能而父知田耳若生

相千金

芮王八年徙王淮南

勒侯封

蕭相國系家第二十三

侯封

蕭相國系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

泰監公軍

武下轄長氏

下辯故道

廣

北救阿

蕭相國系家第二十五

陽侯

史記卷隱卷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武尸鄉人 徐廣曰屬武陽縣 地理志曰縣有武尸鄉 應劭曰武尸音近也 旗幟音其試反 因張負 姓也 而納之 納內也 日中七平為宰 杜預云張負謂陳平曰 今汝富貧 日中七平為宰 將相藉藉 杜預云藉藉猶狼籍 言將相多出其門 而游於戶牖之閒 杜預云戶牖閒 人所聚 故游之 或從之 杜預云從 隨也 或隨之 而往 為人吹簫給喪事 高祖謂樊噲等 言陳平為人吹簫 以給喪事 而已 什方侯 地理志 什方縣屬廣漢 音十 攻蒙慮 徐廣曰 蒙慮 縣名 屬東郡 東緡 小顏云 音昏 非也 緡音眉巾反 張晏云 緡縣名 屬山陽 攻圉桑 徐廣曰 圉 縣名 屬梁國 桑 鄉名 在圉縣西 攻長武 徐廣曰 長武 縣名 屬東郡 攻陳武 徐廣曰 陳武 縣名 屬東郡 攻東緡 小顏云 東緡 縣名 屬山陽 非也 緡音眉巾反 攻碭 徐廣曰 碭 縣名 屬梁國 攻虞 徐廣曰 虞 縣名 屬梁國 攻下邑 徐廣曰 下邑 縣名 屬梁國 攻蘄 徐廣曰 蘄 縣名 屬沛郡 攻銍 徐廣曰 銍 縣名 屬沛郡 攻酇 徐廣曰 酇 縣名 屬沛郡 攻豐 徐廣曰 豐 縣名 屬沛郡 攻留 徐廣曰 留 縣名 屬沛郡 攻洛陽 徐廣曰 洛陽 縣名 屬河南郡 攻緱氏 徐廣曰 緱氏 縣名 屬河南郡 攻平陰 徐廣曰 平陰 縣名 屬河南郡 攻河南 徐廣曰 河南 縣名 屬河南郡 攻開封 徐廣曰 開封 縣名 屬河南郡 攻朝歌 徐廣曰 朝歌 縣名 屬河內郡 攻曲遇 徐廣曰 曲遇 縣名 屬東郡 攻東阿 徐廣曰 東阿 縣名 屬東郡 攻甄城 徐廣曰 甄城 縣名 屬東郡 攻定陶 徐廣曰 定陶 縣名 屬濟陰郡 攻成武 徐廣曰 成武 縣名 屬濟陰郡 攻冤句 徐廣曰 冤句 縣名 屬濟陰郡 攻曹咎 徐廣曰 曹咎 縣名 屬濟陰郡 攻雍丘 徐廣曰 雍丘 縣名 屬陳留郡 攻外黃 徐廣曰 外黃 縣名 屬陳留郡 攻陳留 徐廣曰 陳留 縣名 屬陳留郡 攻開封 徐廣曰 開封 縣名 屬陳留郡 攻大梁 徐廣曰 大梁 縣名 屬陳留郡 攻尉氏 徐廣曰 尉氏 縣名 屬陳留郡 攻杞 徐廣曰 杞 縣名 屬陳留郡 攻寧陵 徐廣曰 寧陵 縣名 屬陳留郡 攻虒 徐廣曰 虒 縣名 屬陳留郡 攻長社 徐廣曰 長社 縣名 屬潁川郡 攻轅 徐廣曰 轅 縣名 屬潁川郡 攻陽翟 徐廣曰 陽翟 縣名 屬潁川郡 攻負黍 徐廣曰 負黍 縣名 屬潁川郡 攻軹 徐廣曰 軹 縣名 屬河內郡 攻平陽 徐廣曰 平陽 縣名 屬河內郡 攻武城 徐廣曰 武城 縣名 屬河內郡 攻南陽 徐廣曰 南陽 縣名 屬河內郡 攻宛 徐廣曰 宛 縣名 屬南陽郡 攻犨 徐廣曰 犨 縣名 屬南陽郡 攻葉 徐廣曰 葉 縣名 屬南陽郡 攻昆陽 徐廣曰 昆陽 縣名 屬南陽郡 攻舞陽 徐廣曰 舞陽 縣名 屬南陽郡 攻新郪 徐廣曰 新郪 縣名 屬汝南郡 攻汝陰 徐廣曰 汝陰 縣名 屬汝南郡 攻南頓 徐廣曰 南頓 縣名 屬汝南郡 攻沛 徐廣曰 沛 縣名 屬沛郡 攻相 徐廣曰 相 縣名 屬沛郡 攻竹邑 徐廣曰 竹邑 縣名 屬沛郡 攻蕭 徐廣曰 蕭 縣名 屬沛郡 攻彭城 徐廣曰 彭城 縣名 屬東海郡 攻呂 徐廣曰 呂 縣名 屬東海郡 攻薛 徐廣曰 薛 縣名 屬東海郡 攻下邳 徐廣曰 下邳 縣名 屬東海郡 攻胡陵 徐廣曰 胡陵 縣名 屬山陽郡 攻方與 徐廣曰 方與 縣名 屬山陽郡 攻金鄉 徐廣曰 金鄉 縣名 屬山陽郡 攻昌邑 徐廣曰 昌邑 縣名 屬山陽郡 攻巨野 徐廣曰 巨野 縣名 屬山陽郡 攻定陵 徐廣曰 定陵 縣名 屬汝南郡 攻葛 徐廣曰 葛 縣名 屬汝南郡 攻上蔡 徐廣曰 上蔡 縣名 屬汝南郡 攻汝陽 徐廣曰 汝陽 縣名 屬汝南郡 攻魯 徐廣曰 魯 縣名 屬魯國 攻亢父 徐廣曰 亢父 縣名 屬山陽郡 攻任城 徐廣曰 任城 縣名 屬山陽郡 攻瑕丘 徐廣曰 瑕丘 縣名 屬山陽郡 攻鉅野 徐廣曰 鉅野 縣名 屬山陽郡 攻定陶 徐廣曰 定陶 縣名 屬濟陰郡 攻成陽 徐廣曰 成陽 縣名 屬濟陰郡 攻濟北 徐廣曰 濟北 國名 屬齊郡 攻博 徐廣曰 博 縣名 屬泰山郡 攻奉高 徐廣曰 奉高 縣名 屬泰山郡 攻梁父 徐廣曰 梁父 縣名 屬泰山郡 攻肥城 徐廣曰 肥城 縣名 屬泰山郡 攻嬴 徐廣曰 嬴 縣名 屬泰山郡 攻博陽 徐廣曰 博陽 縣名 屬泰山郡 攻萊蕪 徐廣曰 萊蕪 縣名 屬泰山郡 攻鉅平 徐廣曰 鉅平 縣名 屬泰山郡 攻牛 徐廣曰 牛 縣名 屬泰山郡 攻東平 徐廣曰 東平 縣名 屬東平郡 攻無鹽 徐廣曰 無鹽 縣名 屬東平郡 攻須昌 徐廣曰 須昌 縣名 屬東平郡 攻富平 徐廣曰 富平 縣名 屬東平郡 攻壽張 徐廣曰 壽張 縣名 屬東平郡 攻闿 徐廣曰 闿 縣名 屬東平郡 攻秦 徐廣曰 秦 縣名 屬東平郡 攻須句 徐廣曰 須句 縣名 屬東平郡 攻宿 徐廣曰 宿 縣名 屬東平郡 攻無鹽 徐廣曰 無鹽 縣名 屬東平郡 攻須昌 徐廣曰 須昌 縣名 屬東平郡 攻富平 徐廣曰 富平 縣名 屬東平郡 攻壽張 徐廣曰 壽張 縣名 屬東平郡 攻闿 徐廣曰 闿 縣名 屬東平郡 攻秦 徐廣曰 秦 縣名 屬東平郡 攻須句 徐廣曰 須句 縣名 屬東平郡 攻宿 徐廣曰 宿 縣名 屬東平郡

伯夷列傳第一 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跡令以相次故曰列傳

詩書雖缺 按孔子序書傳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取可施於禮義者上采虞夏下至秦繆凡百篇而已今書之所見四十一篇之內見闕六篇又有缺文也 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虞舜與夏禹之書也 說曰堯讓天下 按尚書大傳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事而朝諸侯之義意思通反 而德彌博 博廣也 周譜王頗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箕山在潁川陽城東南外傳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而洗耳於此山之下也 所說許由 按皇甫謐高士傳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而洗耳於此山之下 箕山之志 箕山在潁川陽城東南外傳云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而洗耳於此山之下也 余悲伯夷之意 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死餓首陽山也 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概大略也 由務光 皇甫謐高士傳云湯將伐桀因卞隨務光而謀之卞隨務光皆不受而自投於水死 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意疑其有怨而作此詩也 盖往歸焉 盖蓋也 以暴易暴兮 謂以武王之暴易殷紂之暴也 登彼西山 伐殷西山即首陽山也 采薇 薇蕨也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 忽忽然言神農虞夏之時禪讓之道道德之人莫知所之也 安適歸矣 言神農虞夏之時禪讓之道道德之人莫知所之也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言天下大道之時安適歸矣而伐殺之 命之衰矣 言天下大道之時安適歸矣而伐殺之 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意疑其有怨而作此詩也 或曰 或人疑孔子之言不然故曰或曰 天下重 重難也 餓死首陽之下 首陽山在隴西首陽縣東南 由夷齊之行 由從也 可謂善人者耶 言可謂善人者耶 抑若是 抑或也 或曰善人者耶抑非也 又疑其言善人者耶抑非善人者耶 或擇地而蹈之 或人擇地而蹈之 然後言 時可然後言 行不由徑 徑小道也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 謂人臣非公正之事不發憤而遇災禍者 豈所謂天道非耶是耶 史公疑孔子之言天道非耶是耶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言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言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老子曰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作而萬物覩 物文引此而言聖人起而治之則萬物見故必今日又將榮書其世傳之經連也 附驥之尾 附驥之尾 千而名彰也

管晏列傳第二

贊上人

管仲世所謂賢臣也 管仲世所謂賢臣也 信於知己 信於知己 信於知己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晉伐阿甄（按傳元名田氏之族封於甄地因氏焉甄音真）乃薦田穰苴（按傳元名田氏之族封於甄地因氏焉甄音真）以爲將軍（司馬法曰仁以愛之信以賞之勇以決之嚴以威之三軍既服其威又感其惠）穰苴既受命（受命者受齊景公之命）乃辭曰臣素卑賤（素本也）今臣（今臣者穰苴自謂也）一旦（一旦猶言一朝也）立於（立於猶言置於）大衆之中（大衆之中謂軍中也）而士卒未附（附親也）百姓不信（百姓謂國人也）人微（微猶賤也）權輕（權謂威權也）願得君之寵臣（寵臣謂貴臣也）國之所以（所以猶言所爲）重（重謂威重）者（者謂人也）乃可（乃可猶言可乃）以（以猶爲也）臨（臨謂臨蒞）三軍（三軍謂上軍中軍下軍）之士（士謂將帥）且（且猶將也）夫（夫猶彼也）以（以猶與也）大夫（大夫謂國大夫）與（與猶爲也）衆庶（衆庶謂國人）臨（臨謂臨蒞）敵（敵謂敵國）之（之猶於也）際（際謂交兵接刃之間）甲（甲謂甲士）在（在猶處也）軍門（軍門謂軍營之門）臣（臣謂穰苴自謂）請（請猶告也）辭（辭謂辭別）於（於猶與也）親（親謂親屬）暮（暮謂日晚）乃（乃猶而也）可（可猶許也）莊賈（莊賈齊景公之寵臣）素（素猶本也）驕貴（驕貴謂驕恣貴寵）往（往猶去也）監（監謂監軍）軍（軍謂軍事）期（期猶會也）日中（日中謂日午時）而（而猶乃也）莊賈（莊賈齊景公之寵臣）不（不猶未也）至（至猶來也）穰苴（穰苴齊景公之臣）立（立猶正也）表下（表謂表木）漏（漏謂漏刻）以（以猶爲也）待（待猶候也）莊賈（莊賈齊景公之寵臣）至（至猶來也）穰苴曰（曰猶言也）何（何猶曷也）以（以猶爲也）後（後猶遲也）期（期猶會也）爲（爲猶與也）軍（軍謂軍事）法（法謂法令）所（所猶可也）誅（誅謂誅罰）乎（乎猶邪也）莊賈（莊賈齊景公之寵臣）乃（乃猶而也）恐（恐猶懼也）使（使猶令也）人（人謂國人）馳（馳謂馳馬）報（報謂報告）景公（景公齊景公）及（及猶與也）請（請猶告也）救（救謂救援）至（至猶來也）穰苴（穰苴齊景公之臣）既（既猶已也）斬（斬謂斬首）其僕（僕謂僕御）車之左駙馬（駙馬謂副馬）之左騑（騑謂騑馬）以（以猶爲也）徇三軍（徇謂徇行兵將）三軍（三軍謂上軍中軍下軍）之士（士謂將帥）皆（皆猶俱也）震慄（震慄謂恐懼）久之（久之猶言良久）景公（景公齊景公）之（之猶於也）使（使猶令也）乃（乃猶而也）至（至猶來也）軍（軍謂軍事）穰苴（穰苴齊景公之臣）既（既猶已也）誅（誅謂誅罰）莊賈（莊賈齊景公之寵臣）以（以猶爲也）徇三軍（徇謂徇行兵將）三軍（三軍謂上軍中軍下軍）之士（士謂將帥）皆（皆猶俱也）懼（懼謂恐懼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文翁孔廟碑作七十七人也) 冉有季路 (姓冉名求字子有季路字也) 顏回 (姓顏名回字子淵) 閔損 (姓閔名損字子騫) 冉耕 (姓冉名耕字伯牛) 冉雍 (姓冉名雍字仲弓) 宰我 (姓宰名予字子我) 端木賜 (姓端木名賜字子貢) 冉有 (姓冉名求字子有) 季路 (姓仲名由字子路) 言偃 (姓言名偃字子游) 卜商 (姓卜名商字子夏) 顓孫師 (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曾參 (姓曾名參字子輿) 澹臺滅明 (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 原憲 (姓原名憲字子思) 公冶長 (姓公冶名長字子長) 南宮括 (姓南宮名括字子容) 公皙哀 (姓公皙名哀字季次) 曾蒧 (姓曾名蒧字哲) 顏何 (姓顏名何字冉) 高柴 (姓高名柴字子羔) 漆雕開 (姓漆雕名開字子開) 公伯繚 (姓公伯名繚字子周) 司馬耕 (姓司馬名耕字子牛) 樊須 (姓樊名須字子遲) 有若 (姓有名若字子有) 商瞿 (姓商名瞿字子木) 漆雕徒父 (姓漆雕名徒父) 壤駟赤 (姓壤駟名赤字子徒) 石作蜀 (姓石作名蜀字子明) 公良孺 (姓公良名孺字子正) 公夏首 (姓公夏名首字乘) 后處 (姓后名處字子里) 秦商 (姓秦名商字子丕) 顏高 (姓顏名高字子驕) 壤駟歂 (姓壤駟名歂字子徒) 石子蜀 (姓石名子蜀字子明) 任不齊 (姓任名不齊字選) 公良儒 (姓公良名儒字子正) 牧皮 (姓牧名皮) 烏馬期 (姓烏馬名期字子旗) 公孫龍 (姓公孫名龍字子石) 秦冉 (姓秦名冉字開) 公祖句茲 (姓公祖名句茲字子之) 秦祖 (姓秦名祖字子南) 漆雕哆 (姓漆雕名哆字子斂) 顏祖 (姓顏名祖字襄) 縣成 (姓縣名成字子祺) 廉潔 (姓廉名潔字子庸) 叔仲會 (姓叔仲名會字子期) 顏何 (姓顏名何字冉) 狄黑 (姓狄名黑字哲) 邦巽 (姓邦名巽字子敛) 孔忠 (姓孔名忠) 公西輿如 (姓公西名輿如字子上) 公西蔵 (姓公西名蔵字子上) 已上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 (此側註) 公哲哀 (姓公哲名哀字季次) 公祖兹 (姓公祖名兹字之) 秦祖 (姓秦名祖字子南) 漆雕哆 (姓漆雕名哆字子斂) 顏祖 (姓顏名祖字襄) 縣成 (姓縣名成字子祺) 廉潔 (姓廉名潔字子庸) 叔仲會 (姓叔仲名會字子期) 顏何 (姓顏名何字冉) 狄黑 (姓狄名黑字哲) 邦巽 (姓邦名巽字子敛) 孔忠 (姓孔名忠) 公西輿如 (姓公西名輿如字子上) 公西蔵 (姓公西名蔵字子上) 已上四十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 (此側註) 公哲哀 (姓公哲名哀字季次)

商君列傳第八

公叔座公叔氏字名也爲中庶子〔座之〕中庶子官名也魏惠王宣不忘哉相痛也見非於世見文於人君大之也〔見君〕見君一作見用君湯武不循古殷夏不易禮古今之制也令人爲什伍什伍民下相保連坐之制也而相收司連坐也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也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末利謂工商之人得末利之多怠而貧者謂不務本業而貧困者舉以爲收孥謂收其妻子爲奴婢也宗室非有軍功論爵不得爲屬籍屬籍謂宗室之籍屬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之家謂大小之家也有功者各顯於朝有罪者各以輕重受刑也

令行之周年百姓之說謂人心悅也爲大良造秦官名也令音力呈反平斗桶平斗桶謂同其器量也而民不偷不偷謂不苟且也

商君列傳第八

公叔座公叔氏字名也爲中庶子〔座之〕中庶子官名也魏惠王宣不忘哉相痛也見非於世見文於人君大之也〔見君〕見君一作見用君湯武不循古殷夏不易禮古今之制也令人爲什伍什伍民下相保連坐之制也而相收司連坐也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也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末利謂工商之人得末利之多怠而貧者謂不務本業而貧困者舉以爲收孥謂收其妻子爲奴婢也宗室非有軍功論爵不得爲屬籍屬籍謂宗室之籍屬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之家謂大小之家也有功者各顯於朝有罪者各以輕重受刑也

令行之周年百姓之說謂人心悅也爲大良造秦官名也令音力呈反平斗桶平斗桶謂同其器量也而民不偷不偷謂不苟且也

都大梁魏地也〔今封之〕於商於之地名也〔商君〕商君一作商鞅人之効上捷於令令下有功者即上書自陳功之大小以受官爵也

若相秦十年文下云五月而秦孝公卒秦孝公卒一救荊國之禍年合云十八年蓋計其事作謀之年耳

與十五都邑集解徐廣曰一作鄙邑也〔自勝之〕自勝謂強梁之人也〔貶之〕貶之化人也深於命命謂天命也〔教之〕教之以禮義也〔變其〕變其習俗也〔定名〕定名分也〔上下〕上下謂貴賤也〔各有〕各有職分也〔制度〕制度謂車服宮室之等也〔各以〕各以尊卑爵秩等級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也〔榮辱〕榮辱謂賞罰之加也〔行之〕行之謂教令之行也〔期年〕期年一作朞年〔道不〕道不拾遺謂人不忍欺也〔山林〕山林謂不侵民之財物也〔用之〕用之謂國家之用也〔皆勇〕皆勇於公戰謂人皆勇於公戰也〔怯於〕怯於私鬬謂人皆怯於私鬬也〔鄉邑〕鄉邑謂鄉村都邑也〔大治〕大治謂政化明也〔當是〕當是時也〔孝公既〕孝公既沒既沒謂孝公薨也〔惠王〕惠王名罃孝公子也〔車裂〕車裂謂以車分裂其支體也〔商君〕商君一作商鞅〔反者〕反者謂反叛之人也〔不法其故〕不法其故謂不法商君之故事也〔非孝〕非孝公之法也〔非惠〕非惠王之法也〔君之〕君之謂商君也〔太子〕太子謂惠王也〔固宜〕固宜謂固合受此刑也〔卒受〕卒受其禍卒謂終也〔非太〕非太子之罪也〔太子〕太子謂惠王也〔君之〕君之謂商君

梅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梅里子名疾（音悔亦名也高誘曰其里有大梅樹因以爲名也）甘茂（下音貿）下蔡（縣名屬楚）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戰國及秦漢之間有此姓者）學百家之術（百家謂諸子之書）甘茂事見秦本紀及樗里子甘茂傳（樗音敷于反）

或曰勿救便（此事張儀令其多賂也）中謝（謝猶辭也）甘茂（茂音貿）曰不可（謂魏不可救之言）臣主與王何異（言臣之主楚王也下亦類此）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猶置也）不得復過（音戈臥反過猶解也）秦得燒掇焚村（掇音都活反燒掇猶燒拔也）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按紀年蒲屬衛）知伯之伐仇猶（仇音丘猶讎也）趙（音丈刀反）也（言秦魏之交可錯置而不得復過猶知伯之伐仇猶趙也）

惠王八年使伐曲沃出其人（按年表云十一年伐曲沃出其人）

（曲沃屬魏）惠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按紀年蒲屬衛）知伯之伐仇猶（仇音丘猶讎也）趙（音丈刀反）也（言秦魏之交可錯置而不得復過猶知伯之伐仇猶趙也）秦得燒掇焚村（掇音都活反燒掇猶燒拔也）

惠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按紀年蒲屬衛）

（蒲屬衛）武庫正有其器（正音征）甘茂（茂音貿）曰不可（謂不可伐蒲）臣主與王何異（言臣之主楚王也下亦類此）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猶置也）不得復過（音戈臥反過猶解也）秦得燒掇焚村（掇音都活反燒掇猶燒拔也）

蔡人（姓譜云蔡人之先出自姬姓）事下蔡史舉先生（戰國及秦漢之間有此姓者）

相壯反（倒冰反）

（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其弟立爲昭王（按紀年秦惠王卒武王立）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相壯反（倒冰反）

（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蔡人（姓譜云蔡人之先出自姬姓）事下蔡史舉先生（戰國及秦漢之間有此姓者）

伐蔡（按表惠王後元七年楚圍我蔡）

（蔡侯名朱）相壯反（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伐蔡（按表惠王後元七年楚圍我蔡）

（蔡侯名朱）相壯反（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之印爲約長（即合從約長）

（從音子用反）振槀（音子小反振槀猶收束也）千純（純音屯束帛也）此公孫衍所謂耶（按下文衍之言也）入秦伯之下（謂爲秦君之臣下也）

成其衡道（成猶就也）

（成猶就也）而交走秦也（謂爭爲秦所親也）與魏講罷兵（謂罷兵而講和也）

之印爲約長（即合從約長）

（從音子用反）振槀（音子小反振槀猶收束也）千純（純音屯束帛也）此公孫衍所謂耶（按下文衍之言也）入秦伯之下（謂爲秦君之臣下也）

成其衡道（成猶就也）

（成猶就也）而交走秦也（謂爭爲秦所親也）與魏講罷兵（謂罷兵而講和也）

位之上卿而處之（極處其位）

（極處其位）范痤（音才戈反）

之鞮（音丁奚反）

（音丁奚反）注云內句（音鉤）章（音障）

位之上卿而處之（極處其位）

（極處其位）范痤（音才戈反）

之鞮（音丁奚反）

（音丁奚反）注云內句（音鉤）章（音障）

請張儀（張儀名）

（張儀名）大項羬（項羬故魏大夫）

請張儀（張儀名）

（張儀名）大項羬（項羬故魏大夫）

以扶其說（扶猶助也）

（扶猶助也）今秦有十一（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以扶其說（扶猶助也）

（扶猶助也）今秦有十一（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蒯侯列傳第十二

華陽君（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

（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惠文后先武王死（秦本紀云惠文后先武王卒）

蒯侯列傳第十二

華陽君（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

（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惠文后先武王死（秦本紀云惠文后先武王卒）

涇陽君（名悝）

（悝音苦回反）

涇陽君（名悝）

（悝音苦回反）

葉侯（葉縣名屬南陽）

（葉縣名屬南陽）

葉侯（葉縣名屬南陽）

（葉縣名屬南陽）

以此（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以此（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史記索隱卷十九

梅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梅里子名疾（高誘亦名也高誘曰其里有大梅樹因以爲名也）

（高誘亦名也高誘曰其里有大梅樹因以爲名也）

梅里子名疾（高誘亦名也高誘曰其里有大梅樹因以爲名也）

（高誘亦名也高誘曰其里有大梅樹因以爲名也）

或曰勿救便（此事張儀令其多賂也）中謝（謝猶辭也）甘茂（茂音貿）曰不可（謂魏不可救之言）臣主與王何異（言臣之主楚王也下亦類此）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猶置也）不得復過（音戈臥反過猶解也）秦得燒掇焚村（掇音都活反燒掇猶燒拔也）知伯之伐仇猶（仇音丘猶讎也）趙（音丈刀反）也（言秦魏之交可錯置而不得復過猶知伯之伐仇猶趙也）

惠王八年使伐曲沃出其人（按年表云十一年伐曲沃出其人）

（曲沃屬魏）惠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按紀年蒲屬衛）知伯之伐仇猶（仇音丘猶讎也）趙（音丈刀反）也（言秦魏之交可錯置而不得復過猶知伯之伐仇猶趙也）秦得燒掇焚村（掇音都活反燒掇猶燒拔也）

惠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按紀年蒲屬衛）

（蒲屬衛）武庫正有其器（正音征）甘茂（茂音貿）曰不可（謂不可伐蒲）臣主與王何異（言臣之主楚王也下亦類此）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猶置也）不得復過（音戈臥反過猶解也）秦得燒掇焚村（掇音都活反燒掇猶燒拔也）

蔡人（姓譜云蔡人之先出自姬姓）事下蔡史舉先生（戰國及秦漢之間有此姓者）

相壯反（倒冰反）

（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其弟立爲昭王（按紀年秦惠王卒武王立）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相壯反（倒冰反）

（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蔡人（姓譜云蔡人之先出自姬姓）事下蔡史舉先生（戰國及秦漢之間有此姓者）

伐蔡（按表惠王後元七年楚圍我蔡）

（蔡侯名朱）相壯反（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伐蔡（按表惠王後元七年楚圍我蔡）

（蔡侯名朱）相壯反（倒冰反）迎甘茂於息壤（按地理志汝南有安陽縣有息壤聚）公孫奭（作公孫弈）倍鄭險行千里（鄭音丈刀反）

之印爲約長（即合從約長）

（從音子用反）振槀（音子小反振槀猶收束也）千純（純音屯束帛也）此公孫衍所謂耶（按下文衍之言也）入秦伯之下（謂爲秦君之臣下也）

成其衡道（成猶就也）

（成猶就也）而交走秦也（謂爭爲秦所親也）與魏講罷兵（謂罷兵而講和也）

之印爲約長（即合從約長）

（從音子用反）振槀（音子小反振槀猶收束也）千純（純音屯束帛也）此公孫衍所謂耶（按下文衍之言也）入秦伯之下（謂爲秦君之臣下也）

成其衡道（成猶就也）

（成猶就也）而交走秦也（謂爭爲秦所親也）與魏講罷兵（謂罷兵而講和也）

位之上卿而處之（極處其位）

（極處其位）范痤（音才戈反）

之鞮（音丁奚反）

（音丁奚反）注云內句（音鉤）章（音障）

位之上卿而處之（極處其位）

（極處其位）范痤（音才戈反）

之鞮（音丁奚反）

（音丁奚反）注云內句（音鉤）章（音障）

請張儀（張儀名）

（張儀名）大項羬（項羬故魏大夫）

請張儀（張儀名）

（張儀名）大項羬（項羬故魏大夫）

以扶其說（扶猶助也）

（扶猶助也）今秦有十一（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以扶其說（扶猶助也）

（扶猶助也）今秦有十一（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蒯侯列傳第十二

華陽君（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

（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惠文后先武王死（秦本紀云惠文后先武王卒）

蒯侯列傳第十二

華陽君（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

（華陽在鄭縣南太后之弟羋戎也）惠文后先武王死（秦本紀云惠文后先武王卒）

涇陽君（名悝）

（悝音苦回反）

涇陽君（名悝）

（悝音苦回反）

葉侯（葉縣名屬南陽）

（葉縣名屬南陽）

葉侯（葉縣名屬南陽）

（葉縣名屬南陽）

以此（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以此（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此謂以上十一城與秦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臣竊必之 注不盡其以助趙

新城在河南 安邑 縣以安邑 光狼城 河南 野王 河內 注汲

鄭道已絕 鄭道 平陽 茄 鄭邑 發年十五以上 注汲

氏 上黨 序兵 上黨 定上黨 杜郵 注張虛推循可見

也○非但憂平原君之稱詔侯之捄至也 王賁 寢除 騎陽 衍 王先

謙 前謂使者 趙距 陵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軻騶人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大並世盛矣 不利其父母

之弟子也 萬章之徒 公孫丑 不能知也 玄孫之孫為何

孟耳 荀卿趙人 齊之稷下先生 抵聊毛亨嫉 傳公 又嗣經 傳

公 夫朝趙市 過市朝 上黨北 下山名 閼與 趙邑 趙亦有

平原君處卿列傳第十六

有先者槩 敬上 乃頓脫而出 頓 刮 取雞狗馬之血 取 公等錄錄 錄 錄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九鼎大呂 操右契以責 責 阿之呼子

平原君以孝成王十五年卒（按：周年表及世本昭王名稷，五十四年卒無此不同。）鄒衍過趙，（注：非其族姓也。）平原君以意通指（上指音旨，下指音職，謂上指意而通之也。）注級紛（謂級相連紛然也。）發重使而爲姊（謂使人重發而爲姊作禮也。）注食邑處（謂食邑於處也。）趙郝爲足下解（謂爲足下解說自親攻之也。）過平原（過音戈，謂過平原君也。）處卑既以魏齊之故（處卑謂處賤卑也。）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信陵君（按：世本魏安釐王名圉，信陵君其弟也。）有能深得趙王陰事（陰事謂陰謀也。）侯嬴（音羸，魏人也。）倪（音五奚反，下音同。）上壽（謂進酒也。）如姬（魏王妾也。）資之三年（謂侯嬴資給信陵君三年也。）隱（謂隱匿其事也。）竊（音千結反。）符（謂兵符也。）

自翦矢（音箭，謂以箭自翦其髮也。）注呂梁（呂梁，水名，在彭城東北。）以自於魏（謂以髮自於魏王也。）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楚頃襄王（頃音傾，襄音讓。）

孟嘗君列傳第十九

注齊守於韓（按：韓非子曰：孟嘗君將入秦，秦王止之，將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寵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之，入秦獻王，更無他裘。）必攻臨水右廣（臨水，縣名，屬河東。）足以投於秦矣（言秦王必攻臨水右廣，足以投於秦矣。）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魏中大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楚頃襄王

孟嘗君列傳第十九

樂毅列傳第二十

魏文侯封樂羊以擊

趙相藺相於於

中山復

令趙

信平君

大呂陳於元英

故趙

通人開戶

奇正還相生

奇無窮

奇倚

女

田單注令之東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十萬人委之

百金之士五萬

攻

肉袒負荊

盆成

信平君

方城

百金之士五萬

敬千人委之

劇辛

桓齮

威信敵國

魏策一

樂毅列傳第二十

魏文侯封樂羊以擊

趙相藺相於於

中山復

令趙

信平君

大呂陳於元英

故趙

通人開戶

奇正還相生

奇無窮

奇倚

女

田單注令之東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十萬人委之

百金之士五萬

攻

肉袒負荊

盆成

信平君

方城

百金之士五萬

敬千人委之

劇辛

桓齮

威信敵國

魏策一

史002-051

楚王誅之 楚人子和得玉璞獻楚王王使玉人理之而得寶遂命曰和氏之璧 左右不明 左右左右之人不明謂不識寶也 謂玉人獻寶 武王 楚武王子名通 至成王時 文王 武王子名熊貲 接輿避世 接輿楚狂人姓陸名通 而後楚七 箕子佯狂 佯詐也 胡亥之驪 驪純黑馬 可以楚王 楚王之駿馬 頃襄王立 名横 人君無道知賢不用 子胥鴟夷 子胥伍員 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盛以鴟夷之囊而浮之江中 白頭如新 初交時如此 至成王時 頃襄王 名横 以汲 汲水灌之也 可以楚王 楚王之璧

史記索隱卷二十一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索隱卷二十

史記索隱卷二十二

張丞相列傳第二十九

大衆故也謂人命 遊外詩也里志曰閭陳縣古城父縣 人命 謂人之命數也 不設於它技 謂不設施於其他技術也 格虜 格謂拒捍也虜謂敵人也 布師古當 之美金 謂於地雖句金跡之上亦不取者也 盜跖 跖音之石反 跖 跖 跖

史記索隱卷二十三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陽武人姓張下方[illegible]

爲職志[illegible]

出[illegible]

帝二年[illegible]

材官[illegible]

公曰深惟[illegible]

鄭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高陽人[illegible]

好[illegible]

我先[illegible]

漢反却自奪使[illegible]

定[illegible]

他[illegible]

義不知君[illegible]

召[illegible]

[illegible]

傳新垣成列傳第三十八

趙[illegible]

相將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

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縞寵無布已施力候輸水慰施所
其母們也 施制文傳云 郭開 楼開是趙之寵臣不以人主為心不以人主與公
馬事務作中 縞籍其名 籍猶記也 數招權顧金錢 數所角反 招權顧金錢 數招權以取金錢
數所角反 招權顧金錢 數招權以取金錢 數所角反 招權顧金錢 數招權以取金錢 數所角反 招權顧金錢 數招權以取金錢

君何不自喜 索隱小顏云何不自喜猶言何不自樂也 無遺憾 索隱此非實語蓋以小事激其意耳 十二月晦 索隱晦者冥昧之義故以喻月盡之日也 五年十月 索隱表作六年 病甚 索隱病甚謂病之甚也 不正武安 索隱表作直特爲太后故耳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梁成安人 索隱梁成安人謂梁國成安縣人也 帝姊 索隱姊謂平陽公主也 甚也 索隱甚謂過也 詩禮 索隱詩禮謂詩小雅及禮記也 抵罪 索隱抵罪猶言當罪也 任鄙 索隱任鄙縣名 注一作紂 索隱注一作紂音直救反 悅一邪臣 索隱悅一作紂 武州塞 索隱武州塞在今嵐州 而出於忠厚 索隱謂出於忠厚之心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世受射 索隱世受射謂代代傳家之射法 匿家子 索隱匿家子猶言富家子 射雕 索隱射雕謂小兒學射雕也 良家子 索隱良家子猶言非惡家子弟也 中貴人 索隱中貴人謂中官貴人也 爲國武奮 索隱爲國武奮謂爲國家武勇奮發也 而出於忠厚 索隱謂出於忠厚之心 武州塞 索隱武州塞在今嵐州 而出於忠厚 索隱謂出於忠厚之心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媼通 索隱衛媼通者謂衛家之媼通也 媼者婦人老稱也 衛媼通 索隱衛媼通者謂衛家之媼通也 媼者婦人老稱也 上雍 索隱上雍縣名 天山 索隱天山謂祁連山也 成蹊 索隱成蹊謂桃李雖不言而人自成蹊路也 在下中 索隱在下中謂在下品之中 不爲後人 索隱不爲後人謂不爲後人所稱述也 鼓旗 索隱鼓旗謂軍中之鼓與旗也 自便習斗 索隱自便習斗謂自便習於斗絕之處 注銅作鎖 索隱注銅作鎖謂注銅汁於鎖口也 斥候 索隱斥候謂伺候也 故却 索隱故却謂故退却也 大黃 索隱大黃謂大黃營也 在下中 索隱在下中謂在下品之中 不爲後人 索隱不爲後人謂不爲後人所稱述也 鼓旗 索隱鼓旗謂軍中之鼓與旗也 自便習斗 索隱自便習斗謂自便習於斗絕之處 注銅作鎖 索隱注銅作鎖謂注銅汁於鎖口也 斥候 索隱斥候謂伺候也 故却 索隱故却謂故退却也 大黃 索隱大黃謂大黃營也

南窮侯 索隱南窮侯謂南方窮遠之侯 出塞 索隱出塞謂出邊塞也 薄伐獫狁 索隱薄伐獫狁謂薄逐獫狁令遠去也 破符離 索隱破符離謂破符離之兵也 薄伐獫狁 索隱薄伐獫狁謂薄逐獫狁令遠去也 破符離 索隱破符離謂破符離之兵也 梅敵 索隱梅敵謂梅伯之敵也 梅敵 索隱梅敵謂梅伯之敵也 梅敵 索隱梅敵謂梅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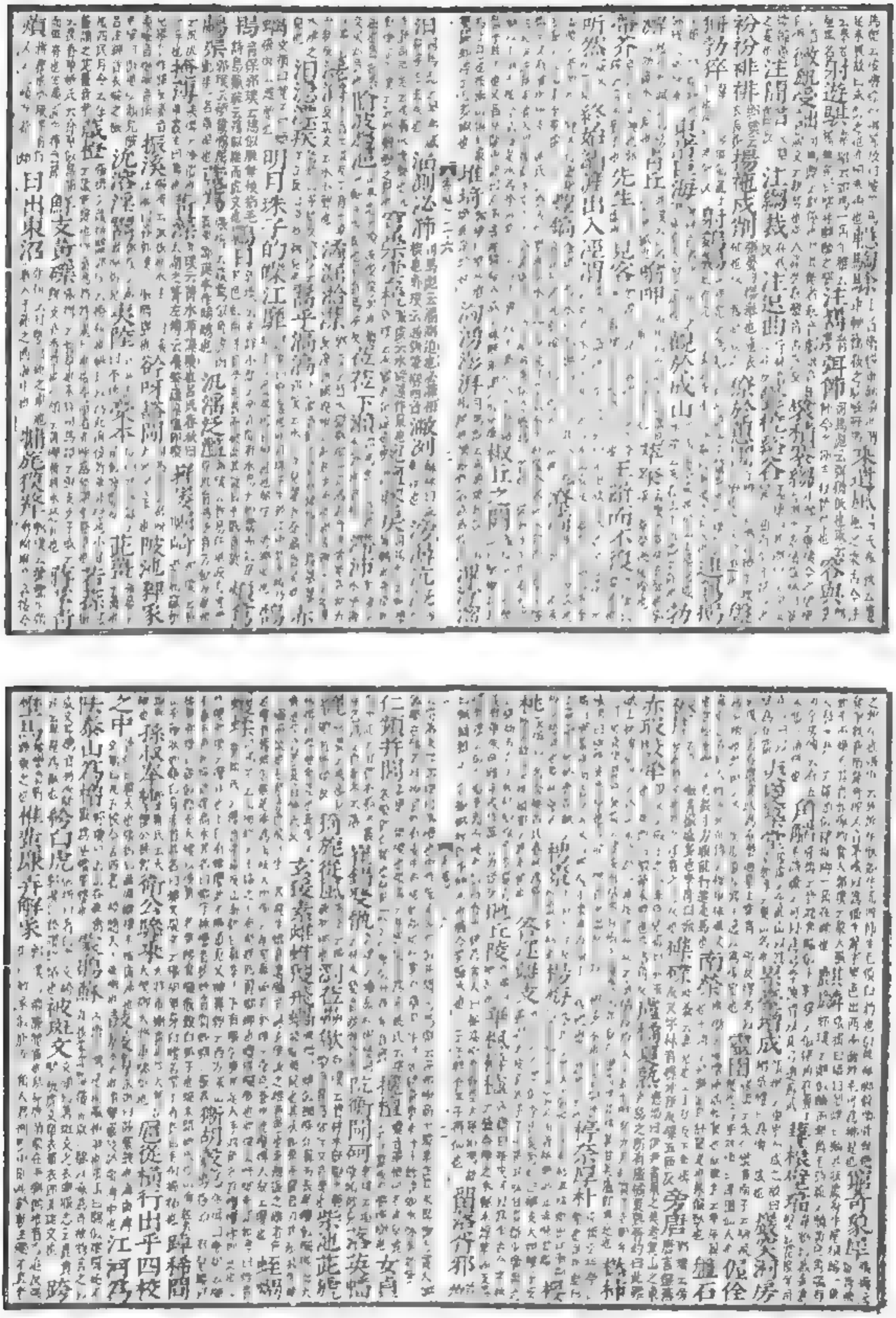
人被讒譖於高帝高帝名之曰[illegible]人參通本[illegible]
因村[illegible]羊金[illegible]馬[illegible]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許縣人[illegible]以儒術[illegible]弘不得[illegible]
下比於人[illegible]食肉脫粟飯[illegible]刀鉦[illegible]
縊而死[illegible]天下通道五[illegible]迫遇在武[illegible]
度制坐法失侯[illegible]何恙不已[illegible]
賈誼[illegible]雄悉[illegible]徐樂齊東萊人[illegible]歷舉[illegible]
書[illegible]上篇[illegible]下智巧[illegible]
睹雎[illegible]陳[illegible]
太皇太后詔[illegible]
施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王滿者 按漢書滿燕人姓衛 始全燕時 按燕時國方全盛之時 管略屬真番朝鮮 如淳云屬音燭 上下鄣 鄣音章 注有番汗 徐氏據地理志云番汗水出塞外東南入鹽澤 鹽澤在敦煌 都王險 險音仙 名俗謂之王儉城 名義未詳 爲名美 爲音于偽反 下同 御殺何 殺音所例反 相路人 路人謂路旁人 如淳云相其謀略 右渠子長 長幾侯 最涅陽侯 涅音乃結反 涅陽縣名 屬南陽 浿口 浿音普大反 水名 在樂浪東 長音張丈反 下同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以什數 什音十 夜郎最大 郎音狼 臣瓚云夜郎縣屬牂柯 臭 音許救反 滇最大 滇人名其王曰滇王 魋結 魋音椎 同師以東 師音帥 楪榆 楪音牒 嶲昆明 嶲音髓 徙筰都 筰音昨 白馬最大 白馬氏羌也 莊蹻 蹻音居略反 江南傳云楚莊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 滇池方三百里 地理志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清 通五尺道 道音徒報反 僰僮 僰音蒲北反 僮音同 僰僮 按謂僰人僮隸也 注旄牛 旄音毛 注狗 狗音苟 注鳥 鳥音雕 注音義 注音義 注音義



史記索隱卷二十七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地理之吏也

[illegible]車 音居下也 高其梱 梱門限也 豫買 [illegible] 子產死 [illegible] 安所[illegible]

汲鄭列傳第六十

以[illegible]見 [illegible] 賜告者數 [illegible] 決獄 [illegible] 今[illegible]

陽[illegible]客 [illegible] 大[illegible]人 [illegible] 不過[illegible] 而卒起[illegible]

補中二千石 [illegible] 文章[illegible]

申培公 [illegible] 大者爲師傅卿相 [illegible] 通戍 [illegible]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illegible] 仲尼[illegible]

石[illegible] [illegible] 常與十[illegible]

此家人言耳 [illegible] 蓋爲容 [illegible] 起其家遷 [illegible] 康居 [illegible]

[illegible] 單大 [illegible] 常[illegible] 楊何 [illegible] 爲江都

相 [illegible] 遷東[illegible] 楊何 [illegible] 爲江都

皓史列傳第六十二

昔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 斷[illegible]爲 [illegible] 若救火揚[illegible]

[illegible] 乾沒 [illegible] 補廷尉史 [illegible] 欲傳古義 [illegible]

由以豪任爲郎 [illegible] 守勝公 [illegible] 趙禹張人 [illegible] 偶人衆 [illegible]

[illegible] 上藁中令 [illegible] 而卒起[illegible]

[illegible] 水爲吏 [illegible] 黎來 [illegible]

[illegible] 杜周杜衍人 [illegible] 在平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蜚 [illegible]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illegible] 以燃大炭 [illegible] 作沈命法 [illegible] 必更[illegible]

奴中 [illegible] 堂邑氏胡奴甘父 [illegible] 爲[illegible]道 [illegible] 注一云立夫

人爲王 [illegible] 況臣大夏而居之 [illegible] 參使君 [illegible] 康居 [illegible] 其南則[illegible]

[illegible] 東流注鹽澤 [illegible] 錢如其重 [illegible] 有弱水 [illegible]

史記索隱卷二十八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按者上承前文而言也 司馬季主 姓司馬名季主也 太卜之起 按周禮有大卜之官掌三兆之法以辨吉凶故也 卜數中 中猶合也 猶級正矜 猶級者猶言等級也 矜音巨巾反 坐 猶因也 刑上泰 刑音形 旋式正基 謂旋轉其式不依常度也 乃有之 謂若卜之不驗則式不依常度而行之 勾踐放恣 上音鉤 放音方往反 恣音子四反 倀然禁 上音惆 下音丈 劉氏音昌羊反 務華絕根 務猶去也 卑飛 卑音悲 下音扶味反 不能遠 能音奴代反 後 音胡豆反 人 按此云人猶言人之也 廢者 廢音肺 注詢天 詢音荀 下音遍 注詢天 詢音荀 下音遍 家亦不聽 聽音他丁反 地重 重音直用反 重爲 爲音于僞反 大饑伏之 伏音扶又反 腸 音長 注同 仲尼 仲音直中反 方 按楚辭卜居云方正倫直 他髮 他音託 除且 除音直魚反 且音子余反 衛平 衛音于歲反 平音皮 注一作迪 井井 井音子郢反 家有而奠 奠音定 注詢天 詢音荀 下音遍 注詢天 詢音荀 下音遍 家亦不聽 聽音他丁反 地重 重音直用反 重爲 爲音于僞反 大饑伏之 伏音扶又反 腸 音長 注同 仲尼 仲音直中反 方 按楚辭卜居云方正倫直 他髮 他音託 除且 除音直魚反 且音子余反 衛平 衛音于歲反 平音皮 注一作迪 井井 井音子郢反 家有而奠 奠音定

一

之 猶言則 其所 猶言則 殺周太子歷 按周太子歷王歷也 徵綠約之 徵音懲 綠音力卓反 約音於略反 元王問曰而謝 謝音辭 今旨汝鄙 今旨猶今日也 鄙音方美反 衛平 案衛平姓名 按此也 二瓦而陳 瓦音五 陳音直刃反 首仰 仰音牛向反 被鄭之桐 被音皮寄反 桐音徒東反 足脟開 脟音力卷反 首俛 俛音免 注一作迪 井井 井音子郢反 家有而奠 奠音定 梁邪婦貳 貳音二 以刑若剛木土 刑音形 若音而 剛音古郎反 木土 土音杜 先以造物 造音七到反 物音勿 王霸夫子 霸音伯 馬之作 馬音姥 岩盤敖刺 敖音五羔反 刺音七賜反 此十字之書五字名 大論 論音倫 下同 先以造物 造音七到反 物音勿 王霸夫子 霸音伯 馬之作 馬音姥 岩盤敖刺 敖音五羔反 刺音七賜反 此十字之書五字名 大論 論音倫 下同

用知物 物猶事也 歲在金穀 穀音古豆反 早則資舟 資音咨 舟音周 夫雖二十病農 農音奴冬反 好息弊 好音呼報反 息音奴代反 貴出如糞土 糞音方問反 土 糞取如珠玉 土 糞取如珠玉 十 糞取如珠玉 土 糞取如珠玉 十 糞取如珠玉 土 糞取如珠玉 十

太史公自序傳

南正重以司天兮正黎以司地

少梁 在趙者 晉中軍隨會奔秦 以邑爲氏 秦桓公 晉文公 故重黎氏序天地

少梁 在趙者 晉中軍隨會奔秦 以邑爲氏 秦桓公 晉文公 故重黎氏序天地

太史公自序傳

南正重以司天兮正黎以司地

日者各有俗 陵卜者謝之俗名 廻筮列傳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占龜之雜說動靡常數雖不可以訓而吉凶之決未始不驗也 蓋公 古合反 司馬氏代主天官 漢此天官即周禮春官之屬 閉塞放絕 放絕時世廢棄 羅天下放失舊聞 按謂閉塞放絕遂使天下舊聞廢失 著帙浩博 著帙謂書卷 鬼神 按此謂卜筮 按謂鬼神之事 參錯 參雜也 其文辭 謂卜筮之辭 不可勝原 不可窮究 以故後學者 謂後代學者 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 後漢 既後遷而述所以 條流更明是兼采衆賢輩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行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祭讀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壁或取之以舊格風謠故其稅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注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家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旬遂作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注義

○十二本紀述贊

五帝本紀

帝出少典居于軒丘既代炎帝近莫不懷柔爰治蚩尤高陽嗣位靜深有謀大小遠如雲郁爽東作昧谷西曛明劍側陋玄德升聞能讓天下賢哉二君

夏本紀

堯遭鴻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憂有能使乂厥績用興嘆彼蓋代卒爲凶暴日過門不私九上既理玄珪錫茲帝祚嗣立有慆遑命五子作歌太康尸位以逸厥弟五人須于洛汭作書以誡卒滅厥德黎民咸貳羿浞因之代夏作羿既射烏澆亦用其力靡奔有鬲滅夏后相歸于斟尋二國用乂少康滅之復禹舊績

殷本紀

簡狄吞乙是爲殷祖玄王啓商伊尹負俎七開三面下獻九主旋師泰卷纖相臣扈遷嚳妃耿不常厥土武乙無道神殛震死帝辛淫亂拒諫賊賢九侯見醢炮烙與若黃鉞斬仗白旗是懲哀哉受德紂用讒佞

周本紀

后稷居邰太王作周丹開翟錄火降鳥流三分既有八百不謀爰兒善衆白魚入舟太師抱樂箕子拘囚成康之日政簡刑措南巡不還西服莫附共和之後王室多故厲弧興禽龍漦作孽狼帶花嗣宣領周祚

秦本紀

栢翳佐舜皂游是嬗蜚廉事紂石棺斯營造父善馭封之趙城非子息馬厥號秦嬴禮樂射御西垂有聲襄公救周始命列國文公伐戎卒收岐豐水德祥應陳寶妖除豐特里災致霸德任刻厥後在升卒成內愆

秦始皇本紀

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爲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逾衡石東瞰浮梁鴻池兒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許因指鹿災生嗤虎子嬰見推思報君父下之忠佐七乃盾主欲振頹綱云誰克補

項羽本紀

八秦鹿走爲楚狐鳴雲靜沛谷劒挺吳城勳開尊俎勢合鴻兵卹子無

太史表次抑有條理起自共和終於孔子十二諸侯各編年紀典人繼
及盛衰臧否惡不捨過善必揚實紀筆削義例可恥
六國年表
春秋之後王室益卑楚施南服秦穆西垂三卿分晉八代興嬗主盟
會亟爲雄雌二周前滅六國後際壯哉廬氏吞并若斯
秦楚之際月表
秦失其鹿羣雄競逐孤鳴楚刜龍興沛谷武臣白王勃豹必復田儋撲
齊英布居六項王主命義帝見戮以月繫年道悠運速洵洵天下聯鳥
誰屋眞人霸上卒享天祚
漢興已來諸侯王年表
漢興已來諸侯始誓河岳言峻爵土淮陰就楚彭越封梁洎燕韓
莫有天下爰鑒興亾始誓河岳言峻爵土淮陰就楚彭越封梁洎燕韓
戚齊趙根深犬牙相制藩卫有光降及文景代打吳王將遂削黜北
城陽仁賢足紀忠烈斯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聖賢影響風雲際契高祖膺籙功臣命世起沛入秦懲謀仗計紀勢
爵河盟山誓蕭曹輕重絳灌攀附參成就封國或盛或衰或昌或仆或
者替永監前修良愜固帶
惠景間侯者年表
惠景間侯者年表
惠景之際天下已平諸呂構禍吳楚連兵條侯出討非武奉迎導宜惠
孝哀趙忠貞本枝扶肺腑誠新市死事建陵勠力社稷俱受
丹旌寵甲令昆兵有聲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七十一 國太史公自序
孝武之代天下多虞內訂猷攘外攻夷南討甌越北擊匈奴東絕朝鮮
璽臨蔡破禺博陸上宰平津巨儒金章且佩紫綬子孫繼踵
不殊憎哉絕筆楮氏補諸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漢氏之初矯枉過正欲大本枝先封同姓建元已後爰酌厥宜王父上
言推恩下令長沙滇北中山趙敬分邑廣封振旅在詠扞城禦侮聿懷

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算告緡衰多益寡弘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殷取贍郊野

○三十系家述贊

吳太伯系家

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遞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城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恥空悲伍胥

齊太公系家

太公佐周寔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溝內龍豐鎬鼎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專政源遠收悼簡遊隰田闞非儔颯颯餘烈一變何由

魯周公系家

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扆據鬪及遘臣列北面朕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系職不淪降及孝公移仲致樂能讓四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燕召公系家

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王惡羅龍姬文公從趙蘇秦騁辭易上初立齊宣我與燕聆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管蔡系家

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猳豉致艱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導穆侯廣降為卑能脩共輕晉負鼎先覺伯陽愛祉作傾振鐸

陳杞系家

盛德之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嬀滿受封東樓公媯路錄逮夏姬淫嬖二國衰微或興或替前幷後廢皆以楚惠勿踐物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竝其苗裔

衛康叔系家

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鬼加其爵豐武能脩從文始約詩美歸斯傳矜石碏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宜縱淫孌聲生伋朔瑕得罪出公行惡衛作日衰失於君荊

宋微子系家

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家嗣武叙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為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僤號桀宋天之棄殷

晉唐叔系家

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珪既剖河汾是荒文侯雖嗣世沃日強未知本末祚傾相莊獻公好戎太子羅殃重耳致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遠亡

楚系家

鬻熊之嗣周封於楚辟在荊蠻華路藍縷及通而霸僭號曰武文既伐申成亦救許子圍箕嫡商臣殺父夷羿未悔憑奸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頃襄考烈祚亮南土

鄭系家

鄭桓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繙衣在詠號鄶邑滅卑莊儇犯王隕亦奔命居櫟克入婁敕鈕慶伯傿生四叔聃尸政薳簡之役公室不競負黍雖還竟衰日盪

趙系家

趙氏之系與秦同祖周穆王徐乃封造父帶始事管夙初有土岸霸矯誅韓厥立武賈符臨代卒屠伯降簡娶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願牧不用王遷囚虜

魏系家

畢公之苗因國爲姓大名始實孟敬自正胤裔繁昌泰哉忠正楊于就
戮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強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邠既無功卬亦
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韓系家
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爵事韓厥是處趙孤克
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侯負黍景趙俱侯惠又僭主秦收脩魚魏會
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田敬叔系家
田完避難奔于大姜始辭爵旅終然鳳凰物莫雨盛代五其昌二若比
犯三晉爭強和始擅命威遂稱王終急燕趙弱刻康非秦假東帝薦立
法章王建失國松柏蓊鬱
孔子系家
孔子之宋出于商周非文能讓正考甫勑防叔來奔鄒人掎足尼丘誕
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邪誅雨觀蟣相夾谷歌鳳嗟衰泣麟
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蹤
陳涉系家
天下匈匈海內之主掎鹿爭捷轡鳥爰處陳勝首事殲虐楚鬼怪是
憑鴻鵠自許葛嬰東下周文西拒始親朱房又任胡武路願見殺履心
不與莊賈何人反噬城父
外戚系家
禮貴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比月居儐河洲降淑天曜亞軒德爲仟
姒慶流姚嬀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實基玄宮白茲已降立嗟
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楚元王系家
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置醴韋孟作程王戊棄
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爲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頃
厥聲與公之兆所任宜明
荆燕系家
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縣布絕間周殷賞功胙
二項楚爲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
榮身徙封僤嗣以於郢人
齊悼惠系家
漢矜寡制樹幷自疆長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忿乃獻城陽哀王嗣
立北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雄渠
辟光孝雖七國忠孝者昌
蕭相國系家
蕭何爲史文而慎守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宇轉輸是賴漢軍屢
疲奈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獻發蹤共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
井紊繩絕罷勤式旌稱帶
曹相國系家
曹參初起爲沛吏始從申涓先鬬善第乃執珪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
誅昆陽失位北會定疏東討田視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
不事問七平陽代享其利
酈侯系家
酈侯倜儻志慊慨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
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稱八難赤松願遊白駒
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陳丞相系家
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喪後能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
金刺船雖偏行歸漢委質虎下參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
益寧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絳侯系家
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戶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狶伏
誅臧荼破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還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
平曲悖故賢將父子代降
梁孝王系家

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梁睢陽旌旄擬天王功折吳楚計醜係羊胥嬰正議袁益劫傷漢第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騎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五宗系家

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閼于早薨河間儒服徐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醲酒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爲六

三王系家

三王封系舊史棚然褚氏後補册書存焉去病建議高禮上言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閼國負海且社惟玄菟人不通道衆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史記索隱卷三十

○七十列傳述贊

伯夷列傳

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貞聚群吉凶倚伏報施紛紜宇宙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有青雲

管晏列傳

夫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爲福危言獲全孔賴左祖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老子韓非列傳

伯陽立教清淨無爲道尊東皋迹窴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形名有術說難危知悲彼局防終亡李斯

司馬穰苴列傳

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堰鹿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强彼寇退法行司馬貴賴宗戚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刖其孫臏脚著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酷事楚死後酖權

伍員列傳

魂入國極交亂四國嗷彼伍氏破玆凶愚員獨忍詬志復冤奪吳起師伐楚遂北鞭尸雪恥抉眼弃德

仲尼弟子列傳

仲尼弟子列傳教與閭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各志同方將師宮

商君列傳

尹組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容

蘇秦列傳

季子周人師里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降

道家人扶服賢哉代屬繼榮寵族
張儀列傳
儀未遊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輩後罰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
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樗里子甘茂列傳
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竝相初佐魏章始推向
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穰侯列傳
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推齊挫
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情而亡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遊爲秦將拔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坑趙降
信霸上卒行貢離繼出三代無名
孟子荀卿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輒游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第蘭陵非
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孟嘗君列傳
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強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
盜魏子馮煖如何一朝薛縣徙存
平原君虞卿列傳
不韋奇奏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憂
毛原賈生列傳
嗣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宅毛遂處卿踽
踽受賞料事及困魏齊著書見意
魏公子列傳
信陵下士鄰國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
鄙終辟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春申君列傳
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輔珠炫趙客邑開吳上烈王寡
孤孽族成災朱英徒語
范雎蔡澤列傳
應侯始困託轍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籍簡泰市趙卒報魏齊剛成辨
智范雎招攜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樂毅列傳
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受間空聞報書義士慷
慨明君賦閒問垂繼將芳規不渝
廉頗藺相如列傳
高風棄瑕壯氣熊羆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渑池好通負荊知
慚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願牧之功
田單列傳
車法以正骨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群鳥或衆五牛揚旌卒破騎
劫皆復濟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過
梁獄免詆戲慨獻說時王所嘉
屈原賈生列傳
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
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釣奇奏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憂
不辜列傳
誘縣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刺客列傳
曹沫盟柯返魯侵地聶諸進炙定吳簒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厠刎頸申
冤操袖行事暴秦聾靦懦夫增氣
李斯列傳
斯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誰
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蒙恬列傳
蒙恬列傳

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嬌制扶蘇死橋絕地何
罪勞人是憐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子間起兵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
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嫌末成釁
魏豹彭越列傳
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王國逐亡仲起昌邑漢亦貰往來聲
援再續軍粮德之乃于菹醢仰傷
黥布列傳
九江初笞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并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
疑婦受漢杖竟赫見毀卒致無妄
淮陰侯列傳
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餐與漢漢
重婦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歎
韓信盧綰列傳
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逼強國能行功盧綰親
愛群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田儋列傳
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嘗自置豪英田儋宗宛立市相榮楚封王
假齊破鄭生兄弟更王海鳴傳聲
樊酈滕灌列傳
樊酈滕灌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山酈況賢
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奔藥繁行
張丞相列傳
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紬秦曆尚行御史强相周昌衡中屠面
折周子廷爭其佗娓娓無所發明
鄭生陸賈列傳
鄭生陸賈因時會遇說解紛難
吳王濞列傳
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鑄成提錫監錯誅未塞夫之悔禍卒取奔北

魏其武安侯列傳
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
酒瞬睨兩宮事竟不直寃哉二公
韓長孺列傳
安國忠愿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徙起相死灰更燃生虜失訪推賢見
重賄金胎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李將軍列傳
猨臂善射實負其能解鞍却敵圍陣摧鋒邊郡數守大軍再從失道見
斥數奇不封惜哉名高天下無讎
衛將軍驃騎列傳
君子豹變貴賤何常奇本奴虜忽升戎行妬配皇姊身尚平陽寵榮振
僭取亂彙章嫖姚繼踵再靜邊方
平津侯主父列傳
平津臣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妒偽飾忠賢陰報宿怨殺主父推
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貯藏
匈奴列傳
猃狁荐居于北邊隙稍夏商或侵中國或臣或北或南逐水草遷徙其
頓尤聚控弦雖空格藏木盡中權
南越列傳
中原鹿走群雄逐制漢事西驅越權南齊降賈馬說尉他去帝嫪后內
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滅
閩越列傳
勾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屠瀼寵寇因秦餘駱駱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
立爰處東瞞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朝鮮列傳
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石槨前差汝何罰上兆禍自
西南夷列傳
西南外徼荒僻其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賜幣帛風諭巴蜀民發
大邛作稍雄及罷郡縣萬代推功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
邛自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尚爾
淮南衡山王列傳
淮南多揣樂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趙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
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循吏列傳
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恤人體國良所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
利教父非慈孝雖伏劒爲法而然
汲鄭列傳
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與欲抗直侖堅鄭莊推
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程公愴痛
儒林列傳
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兼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
壁雲興霧散與化致理鴻猷克贊
酷吏列傳
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圜禁暴不止奸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
威爵隨削視舞文巧訞憯生何恃
大宛列傳
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支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
鹽鹵池息浪瞰哉絕域徃徃亭障
游俠列傳
游俠豪俊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佾急人之
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佞倖列傳
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寇讒入侍傳粉承恩貴頭賜宅者同軒新聲都

尉挾彈王孫泣愈竊窺著白前論
滑稽列傳
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棼紀趙國奘師楚優孟
相寢丘虡祠偉哉金剉三章紀之
日者列傳
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古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
龜策列傳
龜策此焉終否
三王異龍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兆其記已亡其縣後續江使觸
網見留宋圄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貨殖列傳
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靡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依參胡
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太史公自序傳
太史良才宜纂先德周遊歷覽東南西北事愛詞簡是稱簡錄報任救
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亥續
補史記序
小司馬氏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為史官龍
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震採記錄本皇
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遠舊章殘補漁
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矣然其敘勤襄
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
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通目莫不
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刑采十
日三十系家北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
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論善論淫用垂炯戒事廣而文約詞
質而理暢斯亦蓋美矣而有未盡若者具如後論竊意出當時而義非
經遠益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況借如本紀敘五帝而闕三皇系家
斯本紀
本紀雖殿政之祖本酉戎附備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
斯本紀

項羽掘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系家

呂太后本紀

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附惠紀而論之不立惠別爲呂后本紀竟得全沒孝惠而稱呂后本紀今依班氏分爲二紀焉

曹叔振鐸系家

右亦姬姓之國而文昭春秋之時頗稱强國其後數十代竝可附管蔡古國之末而沒其篇今曹叔振鐸系家自爲一篇

許男邾子系家

許文叔太岳之胤二邾曹姓之君竝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令沒其事亦可叙其本末稱許邾系家焉

孔子系家

右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爲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已下代有哲人纘代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

陳涉系家

右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梦厄年不永酋業茂如繼之齊魯會何等級可降爲列傳

張耳吳芮系家

右勢仰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帝之心成享誉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系家焉

吳濞淮南系家

右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心取汙朝典益可謂非奇社之固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共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誅周可不優乎安得黜其王國不止上同五宗三王列於系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蕭相國

曹相國

右六篇請各爲一篇

列傳

子產叔向列傳

按右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

老子韓非列傳

右二人教述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老萊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魯連鄒陽枚原賈生列傳

魯連原富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今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司馬相如汲鄭列傳

右不宜在酷吏之下

大宛列傳

右宜在朝鮮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俠之間斯益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爲述贊

右述贊之體深所不安何有夫敍事美功合有首末懲惡勸善是稱褒貶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畧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爲一篇之贊非所以爲龜鑑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今竝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云

小司馬氏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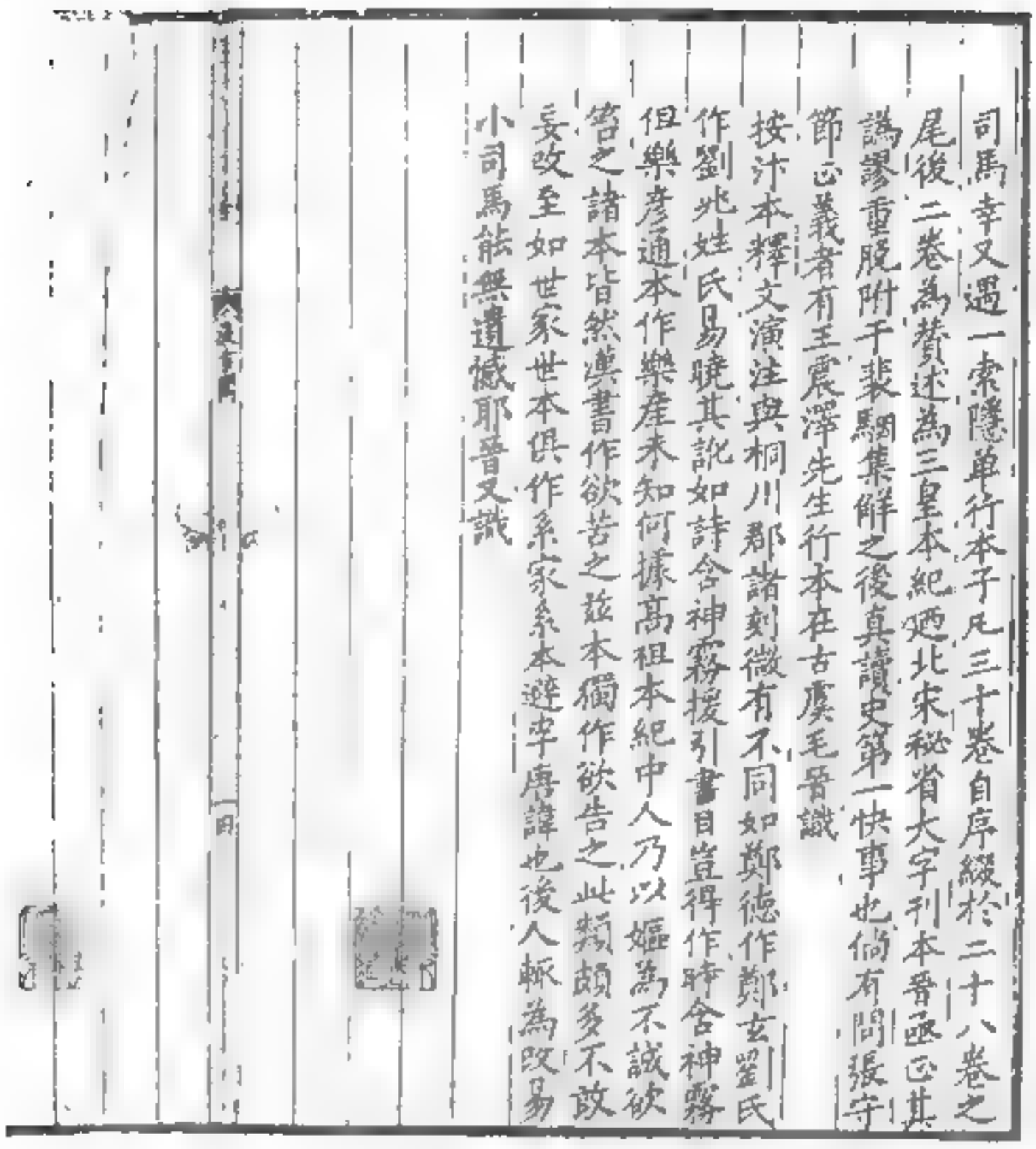
三皇本紀第一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犧風姓一國馬注神農已下山帝王代紀略同惟帝王代紀亦地之下有成紀縣）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有

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
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皮帛也）紹網罟以教佃漁
故曰宓犧氏（或帝出震書曰帝出乎震）養犧牲以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
三十五絃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
是也（按世紀東方德曰之太皞號曰青帝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二百二十二年）崩臭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
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唯作笙簧
（物宜位及統末皆仍女媧作神農）故曰女媧氏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克三皇故類木王
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與
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絕女媧乃鍊五色石
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止滔水以濟冀州（冀州堯分也）於是地
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按世紀炎帝之前又有女祿氏女登氏女填氏女
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
（皇甫謐曰炎帝母曰女登有蟜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
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報施本始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
絃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
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地理志長安縣有姜水又有姜氏之祠）立二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本起
（皇甫謐曰炎帝初都陳後居曲阜）
都陳後居曲阜（陸賈新語曰昔者大庭氏之有天下）
列山故左氏稱列山氏之子曰柱亦曰隨山氏禮記曰隨山氏之有天下
是也（皇甫謐曰一神農有起本曰柱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隨山氏之有天下）
月並始故淳熙戚鴻間官本頗多虛漢張介侯引史記與小顏氏漢書如日
諸篇以索隱爲附庸尊正史也趙山甫摘非全書取所削者別刊
一帙澄江耿直之又病其未便流覽以少孫所續循其卷第而附
入之雖桐川郡有三刻惟耿本最精余家幸藏桐川本有二疑疑
張本恐流俗深人之深難免山甫之無擬從耿本恐列三皇本紀
爲冠大非太史公兼閏餘而成歲之數遂訂裴駰集解而重新爲
每讀至外遇阿黑處如宰我未嘗從田橫之類輒不能忘情于小

云一說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編紀所

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濟洞自無所施爲
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有小行化故
（其年世長久也故書十二神皆共同一人之紀故曰一人之紀也）
（歲星一周爲一紀）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
龍門等山亦合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吞口兄弟九人
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下特州列五帝也）自人
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九人或乘龍或龍上下故曰五龍氏也）燧人氏（燧人鑽火教人熟食化腥臊之
氏和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
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益三皇已來有天地者之
（究竟事蹟不以萬大數之下一百有餘氏乃在本紀之前故曰有餘氏也）
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吳吾所識十有二焉首
舉有餘者萬有餘家仲尼
（作載籍不紀莫知姓
舉有餘者萬有餘家仲尼
視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吳吾所識十有二焉首
有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遠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
佚不可備覽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
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
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
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
補紀之也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宋）倪思撰　劉辰翁評

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本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舊本或題宋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觀其評泊批點、鑒極精旨、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倪思所撰、豈作於須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其語亦兩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錄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爲著錄。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編大旨、以班固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增損其文、乃考其字句異同以參觀得失。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刪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注曰漢書見某傳。二書互歧、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爲有功。昔歐陽棐編集古錄跋尾、以眞跡與集本並存、使讀者尋刪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思撰是書、蓋即此意。

特傳寫譌舛。至於秦軍作秦卒、人言作人訛、三兩人作兩三人之類、尤無關文義。皆非有意竄改。思一一數列、似未免稍傷繁瑣。然既以異同名書、則隻字雖詞、皆不容略。失之過密、務勝於失之過疎也。至英布陳涉諸傳、較而未錄。明許相卿作史漢方駕、始補入之。則誠千慮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

班馬異同
第一卷　項籍
第二卷　漢高
第三卷　蕭何
第四卷　曹參
第五卷　張良
第六卷　陳平
第七卷　周勃
第八卷　張耳　陳餘
第九卷　魏豹　彭越
第十卷　韓信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鄧章　陸賈　朱建
第十四卷　傅寬　靳歙　周緤
第十五卷　劉敬　叔孫通
第十六卷　季布　欒布
第十七卷　袁盎　鼂錯
第十八卷

張釋之 馮唐
第十九卷
晁錯
第二十卷
賈誼 田叔
第二十一卷
轅固 韓長孺
第二十二卷
李廣 孫陵
第二十三卷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匈奴
第二十四卷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韓說 郭昌 荀彘 李蔡
趙食其 曹襄 趙信 張騫 趙破奴
張公 蕭建 趙信 張騫 趙破奴
第二十五卷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第二十六卷
司馬相如 上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 下
第二十八卷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二十九卷
汲黯 鄭當時
第三十卷 酷吏
郅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第三十一卷 游俠
孟嘗 君齊 楊僕 減宣 杜周
樂家 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第三十二卷 佞幸
衛青 霍去病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三十三卷 滑稽
淳髡 優孟 優旃
第三十四卷 日者
司馬季主

班馬異同

第三十五卷 貨殖

范蠡 子貢 猗頓 卓氏 烏氏 程鄭 宛氏 宣曲 刁間 師史 任氏

宋倪思撰 元劉會孟評 明李元陽校

項籍本紀 列傳第七 史記七 漢書三十一

項籍者 字羽 下相人也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 其季父項梁 梁父即楚名將項燕 為秦將王翦所戮 項氏世家世 為楚將封於項 故姓項氏 籍少者也 項氏世家世 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籍少時學書不成 去 學劍又不成 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 名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 項梁然之 籍乃復教籍以兵法 籍大喜 略知其意 又不肯竟學 項梁常有櫟陽逮 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 吏司馬欣 以故事得 皆已項梁殺人 與籍避仇於吳中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 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 項梁常為主辦 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 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東游會稽 渡浙江 梁與籍俱觀 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 族矣 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 二十 力能扛鼎 才氣過人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 勝 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謂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發即制人後發則為制於人所制中吳曰問夫子下耳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桓楚亡在澤中梁曰吳有命上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戒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語曰請召籍使受命令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仰視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其徒乃從其言之通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官自言於梁梁曰前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故不任用公眾乃皆服伏於是梁為會稽守將籍為裨將徇下縣泰二年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勝敗走秦兵將軍邯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令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嬰為長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有故未嘗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其眾從其言之通以其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矣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而立景駒大逆亡道通進引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胡陵

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
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
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
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院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
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從沛
往焉居鄛入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
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
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稱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
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
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
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
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
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濟田假自立
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與
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
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

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
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
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歸我
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
肯發兵助楚項梁使羽與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
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
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
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
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
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
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
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
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
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
銜枚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去
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
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

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此救趙所以為楚）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秦三年項羽謂宋義曰吾聞今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籌（籌）策公不如義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令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半菽）軍無見糧乃（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併）力攻秦乃（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宴私非社稷之臣也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懾（讋）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使立項羽）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使立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

（江田）

（此舉本高紀）（義論張耳陳餘言東士之常耳而今軍中皆生之大言收閒之也東者齊魏高會在四十六日不進之先亦且疑之兄以事飢百姓為梧）（梁死兵敗慢奪其權他莫敢發）（上將軍向上將軍中耳已圍自不同以此次舟楫衆非無本末者後人效為之非也）（義曰小弟為枝梧性為梧）（義弟後立其言趙堅奉滋皆事實啟激非空言者）

戰將自奇諸將驚動楚軍平生

二世不聞賂讓會邯者即誅高也不得見數走并意已決不敢尚故道又高

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遣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

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自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責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已可為者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

久多內郤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汗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使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徙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畏秦吏卒繇後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東秦必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

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餘萬在霸上（亞父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聞其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使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左尹項伯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其實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不可不告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軍霸上以待大王開關以備它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為此計者曰鄙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乃與項伯即入俱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秘毫不敢有所近

取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明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項伯許諾即夜去還具以沛公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誰為大王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

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於將軍願將軍無相忘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擊沛公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白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日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直入怒甚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

還軍霸上本非
初意次沛君之
謀是其希王之
業也針鋒之心
約籍此耳

而惡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羽曰壯士之賜之以巵酒則與斗巵酒噲因
謝讓羽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
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
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
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
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
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
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
使張良留謝羽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
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
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
大王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故使
臣獻璧羽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
斗范增增怒置之地拔劍撞其下起而破之曰唉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為之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後數
日項羽因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滅取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
民失望於是人或韓生說項王羽曰關中阻山帶
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伯項王羽見秦宮室

史記錄此謂最盡懷王情實奉未已前項氏此舉已之後非利也事之不當且暴有不同者駟生後將伏報此說真倒備也

皆以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韓生曰人言謂
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羽聞之烹說者斬韓
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
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趣曰懷王
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
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
天下初難發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
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
與籍之力也義帝懷王雖無已功固當分其地而
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趣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
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趣分
天下立以王諸將為侯王項王羽與范增疑沛公
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
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民皆居蜀之乃曰巴
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
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阻塞望道項
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
司馬欣者故為櫟陽獄掾更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
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
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公申陽者
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
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
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徙趙王歇為王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英布為
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鄡番君吳芮
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
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
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
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
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責項梁又

不肯將兵從 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成安君陳餘
棄將印去不從入閒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
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
十萬戶侯項王 羽自立為西楚霸伯王 梁楚地
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 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
人徙義帝曰古者帝王之居必在上游乃使
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 韓王成無軍
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
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 廣弗聽荼擊殺廣
無終并王其地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
齊將田都為齊王 市畏項王
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 羽
乃西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 榮因
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
與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 越頗擊殺濟北王田

陳餘陰使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王 為天
下宰不平令盡王故王於膠東而王其群臣諸將
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 趣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使擊
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
之往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
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
王因立陳餘為代王 連下文羽至城陽是時漢王
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 梁

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
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 時漢使張良徇
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
楚楚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
布稱疾不往 行使將數千人行 往項王由此怨
田榮不勝走至平原民殺之 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

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
至北海多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
弟田橫收得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羽因
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自以
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王皆已入破
彭城收其貨寶婦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羽起
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
卻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
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遂迎楚軍楚軍大
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使人
求家室家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
家亦已皆亡不與漢王相見得漢王道逢得孝惠
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
二子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

自西而東疾至日中數四水陷十餘丈雖水又捲入殺十餘萬者迎女不可得軍故大亂壞數太大將不能壞散此四字何可信

劃字創見深得事實故敗後辨

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
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遂
與歸報項王項王羽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自圍漢王三
匝至此用高紀文初傳睢水為不流下止云漢王
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行求漢
王反遇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以為質遂接
下漢王稍收散卒稍收其士散卒至滎陽諸敗
軍皆會諸侍亦發關中老弱未傅卒悉詣滎陽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
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連下文漢
軍滎陽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
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
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
倉粟食漢之三年項王羽數侵奪擊絕漢甬道漢
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羽欲聽之
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
項王羽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與陳

平計金四萬斤以間項王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連
下文羽以故疑范增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
進之見使者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
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與項王使者歸報項
王項王羽以故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
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於是
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詐為漢王出降
以誑楚軍為王可以間出連下文漢王得與數十
騎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
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
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故漢王亦得與數十騎從
城西門出連下文令周苛樅公走成皐項王見紀
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漢王使令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連下
文漢西入關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
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以下漢書
苛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接上進圍成皐漢王得
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連下文是時彭越
渡睢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跳獨與
滕公得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至脩武從張耳韓信
軍諸將稍稍得走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
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漢王四連下文漢王得與數十
騎卒復入保成皐羽聞
高紀文漢王之出滎陽西入關收兵還南走宛
葉間得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羽聞

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亨烹而乃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羽十罪語在高紀項王羽怒欲一戰

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特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韓信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羽乃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軍龍且為裨將救齊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韓信大破楚軍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韓信因遂自立為齊王項王羽聞龍且軍破之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信淮陰侯弗聽語在信傳連下文時漢關中兵益出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於是引兵東行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羽怒乘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之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貴賂大司馬咎長史欣塞王欣皆故項梁所善以項王新殺其將卒而降之其勢不得不降也乃引兵還過雒陽與父老相見慟哭發喪為義帝縞素悉發關中兵擊楚又收三河士兵南浮江漢以下會於是諸侯皆反楚漢之相攻也老弱罷轉漕給軍食漢王發巴蜀關中兵下河東出臨晉關魏王豹以國屬焉下井陘誅成安君斬趙王歇定燕代破齊軍於濰水殺龍且虜齊王廣楚兵三年項王數絕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亞父勸項王急擊之漢王用陳平計反間以疏之項王卒不信亞父亞父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項王之不誅漢王以天幸也項王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從之自漢遣陸賈至此用漢高祖紀羽傳兵益出下止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亦軍廣武相守未決而漢王使侯公說羽羽項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歸後下五年漢五年漢王乃進兵追項王羽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後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之兵不會而信越之兵不會而信越亦利王之封故不至彭越亦欲王梁地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及劉賈軍從入

楚地圍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
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
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
疾彭越皆大會垓下詣項王項王 羽軍壁垓下兵
軍火食盡漢軍及 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
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 通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 通
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
數闋美人和之項王 羽泣下數行下左右皆泣
莫能仰視於是項王 羽遂乃上馬騎麾下壯士

騎從者八百餘人 夜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
軍乃 通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 羽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 羽至陰陵迷失
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
追及之項王 羽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 通有二
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 羽自度不得脫謂
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覇有天下然今卒困
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
君知 吾非用兵罪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乃
分其騎以為四隊 因四顧山而為圜陳外四嚮
漢軍騎圍之數重項王 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 羽
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 殺漢一將是時赤泉
侯 楊喜為郎騎將追項王 羽項王 羽瞋目而 通叱

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
處漢軍不知項王 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 羽乃 通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通謂其騎曰何如騎皆服伏
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 羽乃欲 通遂引東欲渡烏江
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 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 亡以渡項王 羽笑曰 通天之亡我我
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漢書項羽本紀至此作點共計項王殊欲可笑

食貨事大非獨誤斷也

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
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
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命騎皆下步持短兵接戰
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
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公得
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亂相蹂踐爭
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以封五人皆為列侯封

項王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會
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以封五人皆為列侯封楊喜為赤
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
死楚地皆降漢獨魯為項王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父兄
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以魯公禮號葬項王穀城漢王
乃降發哀泣而去遂至魯為王發喪制之
下故漢王因以魯公禮號葬項王穀城漢王

班馬異同

高祖本紀第八　上　陽里人也　姓劉氏　字季　父曰太公
高祖沛豐邑中　媼曰劉媼　嘗息大澤之陂　夢與神遇　是
時雷電晦冥　父太公往視　則見蛟龍於其上　已
而有娠　身遂產高祖　高祖為人　隆準而龍顏　美須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寬仁而愛人　喜施意　略如
也　常有大度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及壯　試為吏　為
泗水上亭長　廷中吏無所不侮　每酤留飲　酒雠數倍　及見怪　歲竟　此
龍怪之　高祖每酤　留飲酒雠數倍　及見怪　歲竟　此
兩家常折券棄責　高祖常繇咸陽　縱觀　觀秦皇帝
喟然大息　曰　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　矣　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　避仇從之　客因家沛焉　沛中豪傑　聞
令有重客　皆往賀　蕭何為主吏　主進　令諸大夫
曰　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　素易諸吏
乃紿為謁曰　賀錢萬　實不持一錢　謁入　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　呂公者好相人　見高祖狀貌　因重敬之

因餉之老父相呂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也　令相兩
子皆大貴　高祖問曰　未遠　乃追
及問老父　老父曰　鄉者夫人嬰兒子皆似君　君
相貴不可言　高祖乃謝曰　誠如父言　不敢忘德　及
高祖貴　遂不知老父處　高祖為亭長　乃以竹皮為
冠　令求益之　薛治之時　冠之及貴　常冠所謂劉
氏冠　乃是也　高祖為亭長　為縣送徒驪山　徒多

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乃夜皆
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
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
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道
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
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
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苦之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
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常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厭當之）高祖即
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涉等起蘄
至陳而自立為楚王號為張楚（遣武臣張耳陳餘
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諸郡縣皆多殺其

史002-105

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上赤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何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邯距破之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王戲而還攻魏咎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令雍齒守豐十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豐沛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宜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

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閒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為假楚王在留沛公乃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譙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拔之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軍擊豐不下四月聞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在薛沛公從騎百餘往見項梁收軍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

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五月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召別將居薛六月沛公如薛聞陳王定死因與項梁共立楚懷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公北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大破秦軍章邯東阿解田榮歸楚徵兵擊齊軍田榮歸楚徵兵擊齊軍東阿大破秦軍章邯東阿解田榮歸楚徵兵北使沛公項羽追北至別攻城陽攻屠其城之東復與秦軍章邯戰又破之秦軍章邯敗

振守濮陽環水楚軍沛公項羽去而攻定陶八月
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
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二川
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
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
項梁定陶大破之定陶後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
至九月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士卒恐
乃引兵與呂將軍呂臣引兵而俱東徙懷王自盱
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連下文魏咎弟豹自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當
是之時趙歇為王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鉅鹿
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連下文趙數請救秦二世
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魏咎
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
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以
封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連上文章邯已破項梁趙數請

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初懷王與諸將約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強常乘勝遂北
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勢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慓
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噍類皆院之
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
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
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暴宜可下今項羽
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
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至成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大壁破其軍二軍秦二
年十月前將四都尉胡陸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楚軍
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
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
將繫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
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
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

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
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二月
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并攻昌邑昌邑
未拔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為里監門曰諸
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
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
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
沛公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以其弟酈商為將將

陳留兵與偕三月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
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
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陽川屠之因
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
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
軍不利從轘轅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
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
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
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
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
更偃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
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大人長者
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縣
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其吏人民自以
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
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
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
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

聞皆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
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
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降
析酈皆降所過毋得擅掠秦民喜遣魏人宋留使
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兵降項羽於趙矣
打以為雍王瞰在申陽下河南初項羽與宋義北
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
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八月沛公攻武

關入秦及秦相趙高恐乃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峣關沛公欲擊之乃用張良計日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生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賁山擊秦軍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鹵掠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藍

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破敗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

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民皆按堵故吾所以來為父老兄

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人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饗軍糧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民人

王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之不欲費人民人

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二月中項羽果帥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毋傷聞項王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欲以求封以下至誅曹無傷漢書見項羽紀接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卒計畫甚深不料項羽之不能用也

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而立誅曹無傷沛公數日項羽遂引兵西屠燒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咸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然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與籍也春正月乃徙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歌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故齊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有鬥志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齋戒設
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說漢王曰
項羽背約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君王獨居於南
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企跂而
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民
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因陳
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遂聽信策部署
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連下文五月
漢王引兵項羽出關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
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
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
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寻彭越將軍
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
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
耳齊寻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
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
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五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引兵
從故道還出襲雍雍王章邯邯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
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
定隴西北地上郡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
立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
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
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
肯徙遂東狄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
王騎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
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
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
反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
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復收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
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
因王陵兵從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羽聞之
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請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以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東略地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置河南郡韓王昌不聽使韓太尉韓信擊韓破之韓王郤昌降於是置陳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凡十一

月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干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民得田之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廣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士勞苦後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從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甲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枯死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

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縞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故漢王聞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兵皆縞素發關內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

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救之 夏四月
田榮弟橫收得數十萬人亦榮子廣為齊王齊王
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擊已連齊兵欲遂破
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却五諸侯兵東伐楚到
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
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路置酒高會
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從魯出胡陵南擊漢軍大戰彭城
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

流 閏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以下至羽常置軍
中以為質漢書見項羽紀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
沛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起往往稱漢
敗遂皆亡去漢復為楚塞王欣 翟王翳降亡入楚
故王申死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
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
謁者問行歸漢漢王分之予兵與俱收兵至成皐
項聲龍且攻布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十二月布
亡間行歸漢漢王益出兵復大振與楚戰滎

五月○連下文漢王也滎陽楚使龍且往擊之漢
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已亡不相
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兵 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為
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
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
名廢丘為槐里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
地隴西上郡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
以時祀祠之 關中內史秦時秋八月○連下文漢
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轉相輸

項聲龍且攻布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十二月布
亡間行歸漢漢王分之予兵與俱收兵至成皐
○連下年項羽數侵奪漢王稍收士卒 也榮陽與
諸將及蕭何發關中卒老弱未傅者悉詣軍益出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是以兵復大振與楚戰滎
陽南破楚京索間破之○連下榮陽道
三年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
上年六月漢王還櫟陽漢王如榮陽使謂魏王

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戶封生食其往豹不聽漢王遣將軍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山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大破之虜豹傳詣滎陽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與趙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連上年閏何既說黥布漢王罷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連上魏王豹謂歸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鄜食其誘擊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連下文又

間陳平夏四月項羽遂圍漢王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不聽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連下文陳平反間既行乃用又問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連上文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陳平反間乎之乃從其計與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大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而去未至彭城發病而死漢軍絕食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乃夜既行於是項羽乃果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紀信乃乘王駕車黃屋左纛詐為漢王誑楚曰食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乃夜

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至成皐自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據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羽見紀信問守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與謀擊殺項羽

關項羽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
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息復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度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殺薛公項羽乃使從梁
守成皐而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擊破
終公復軍成皐六月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
軍成皐間二卷 高祖 三五 金本出
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引誅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
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誅周苛并
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小脩武自稱使者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
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
王得韓信軍則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壁
擊彭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連上年漢王使酈
食其說齊漢果數挑成皐楚軍不出使人
深斬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
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佐彭越燒楚積聚
復走滎陽成皐間且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
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
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度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殺薛公項羽乃使從梁
守成皐而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擊破
睢陽彭越走彭越聞漢王復
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引誅苛
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
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誅周苛并
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小脩武自稱使者
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
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
王得韓信軍則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壁
擊彭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連上年漢王使酈
食其說齊漢果數挑成皐楚軍不出使人
深斬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
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佐彭越燒楚積聚

辱之五六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 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至雎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項羽至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連下文丁壯皆軍旅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怨欲攻之留侯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秦二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 遣下文秋七月立黥布

良往 良漢軍前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 壯皆軍旅老弱罷轉鉤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吾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罪一也 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也 項羽當以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 羽當以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 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連上文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病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皇故宅諸侯皆上壽漢王欣頓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當此時彭越田橫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連上文韓信已破齊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北貉燕人

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之
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數擊彭越
等自知少助食盡而王韓信又進兵擊楚項羽恐
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使使侯公
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以西者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九月項王歸漢王父母
妻子太公呂后軍中皆呼萬歲乃封侯公為平
國君歸而別去項羽解兵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
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
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
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
王信魏相國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
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
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
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
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
始君王以魏豹故擇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
而君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
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待從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用張良計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
至皆往引兵來十一月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
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舉九江兵而迎之會垓下參加武王並
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十二月圍
羽垓下漢書按下年羽聞漢軍四面立武王布為
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
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
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
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夜聞漢軍四
面皆楚歌以為漢知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與數
百騎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斬項羽東
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悉定獨魯為楚堅守不

地位是此單相疑所致自天間以來任在處處皆有此等情狀諸將安閒漢室無事則非其下能本列之愚不至此然後學四面指揮有據

下漢王引天下諸侯兵北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魯其父老兄項羽頭懷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遂以魯公號葬項羽於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皆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遂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

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正月於是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漢王為皇帝上辟不敢當曰大王起於微細誅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暴逆不義立有功平定四海內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侯王幸必以為便便國家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乃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皇帝曰義帝

使國家如不可解其意而祖曰語

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莫布梁王彭越故魏地昌邑以東至慎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吾聞帝者賢者有也空言虛語亡實之名非所守取也吾不敢當帝位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我羣臣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微細誅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暴逆不義立有功平定四海內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侯王幸必以為便便國家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乃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

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侯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之番縣為長沙王都臨湘以一王之地而三分之以王其子又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弟為諸侯率先倡義誅暴秦有大功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反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半之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亡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令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民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益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侯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天下大定高祖帝乃西都洛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氏反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半之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亡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
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
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其所以為我擒舍也羣臣說服初田橫歸彭越項
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
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
誅橫懼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
以王禮葬焉高祖欲長都維陽戍卒婁敬求見說
陽戍卒齊人劉敬上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
及留侯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車駕
西入都關中長安秋十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
月壬辰大赦天下九月虜得燕王臧荼詔諸
地高祖自將擊征之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皆
日大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即立太尉盧綰以
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平代地其秋利幾反高
祖自將兵擊破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
項氏羽敗利幾為陳公令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
祖上侯之賴川高祖上至維陽舉通侯籍召之而
利幾恐故反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連下文人告楚王
信謀反高祖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
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無二日土亡無二
王今高祖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上朝
太公擁慧迎門却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
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
乃尊太公為太上皇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
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
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秦被
堅執銳自卹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
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連下文秋九月匈奴十二月人
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於陳
楚王信迎謁即因執之是日詔曰天下既安豪傑
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
赦天下徒隸皆賀因說高祖上曰甚善陛下得韓
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山之險縣隔
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萬地勢便利以下兵

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
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
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
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矣者高祖上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
上遂至雒陽赦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
國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高祖詔田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潔者王齊荊地春正
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
三縣立劉賈以為荊王王淮東以碭郡薛郡郯郡
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王淮西壬子以
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
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焉分
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
韓國徙韓王信太原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
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

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
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
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
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
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
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
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遂上文上歸櫟陽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信降匈奴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
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吉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趙將後趙利為
王以反收韓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高祖自往擊
之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遂北至樓煩會天寒士
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我平城
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而後罷去令使奏嗜閼止
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
趙王是月匈奴攻代。連下文代王喜棄國。春
史漢異同表 令高祖 三七 陳津

令即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二
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
已下徙治長安。連下文蕭何治未央宮
八年冬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連
下文還過趙蕭丞相何營作治未央宮立東闕北
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其宮闕壯麗甚怒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
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
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自

為王家奴從王就徙欲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
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寅
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
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
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連下文夏六月
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成高祖
是歲十一月徙秦楚貴大族楚昭屈氏景
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連上文
大朝者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
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
業不如仲力今其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
皆呼萬歲大笑為樂○連上文十一月○夏六
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
王劉賈梁王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
來朝長樂宮春正月無事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櫟陽宮葬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
葬以諸侯王故事會葬者數萬人十月淮南王長
謀反發覺誅長遷蜀道死雒陽有司請徙淮南
王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九月趙代相國陳
豨反代地上曰豨常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
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
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能去豨
黃來歸者皆赦之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
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
矣也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
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
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
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
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
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
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
徒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問豨
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
購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冬高祖上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

將萬餘人游行天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擊攻聊城漢使將軍郭蒙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上怒城降令卒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長安吏民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中南太原之地益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温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好士之感動百之人乎故也古賢重以土事高於齊桓皆好士之感動百之人乎故也古賢重以土事高祖於群臣之議不為動摇定天地叙以事之後如此群臣之議不為動摇定天地叙以事之後如此

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夏二月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詔曰擇可以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粤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相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粤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六月

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七月淮南
王踪帝反上問諸侯孰可使將者皆言非壯不能
策上召見諝公言故楚令尹諝公有籌
謀上乃以諝公言布形狀上善之封諝公千戶○
連下文詔王相國擇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
及渡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
皆令從軍擊諸侯兵高祖自將以往擊之布詔
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群臣請立子長為淮
南王○連上文上乃發上郡

十二年冬十月高祖上已擊破布軍于會甀布
走令別將追之高祖上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酣高祖上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今兒皆和習之高祖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
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
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
與沛父兄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
樂十餘日高祖上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
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
邑西獻高祖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
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得惟陛下哀憐之高祖上
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為雍
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連下文漢別將擊布於是詔曰吳古文建國也
日者荊王薨有其地今死亡後肸欲復立吳王其
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拜沛侯劉濞重厚請立為
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捫其背曰
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
汝慎毋反鼻頊首曰不敢○連下文十一月漢別
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周
勃擊別將兵定代斬陳豨於當城連上文詔曰
吳十一月高祖行自布軍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
孔子至長安十二月高祖詔曰秦始皇帝楚隱王

陳涉魏安釐王齊緹潛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占後
其與守冢各十家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
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今視其冢
復亡與他事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
皆赦之陳豨降將時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
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綰稱疾病辟
陽侯食其歸具言綰反有端矣春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詔曰燕王綰
與吾有故愛之如子開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
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者夫來
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
者長沙王臣等請立皇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
織亦數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三月諸曰吾立為
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
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
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
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

之以語麗將軍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
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
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
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擊以攻關中大臣
內畔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
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連下文五月盧
綰聞高祖崩之�software亡入匈奴連上文呂后與審食其
丙午長安下已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
上皇廟尊臣皆曰高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
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
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
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知事宏遠矣太
子襲號為皇帝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
廟以歲時祠及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
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

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為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戔墳
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大
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班馬異同

譙周曹參傳第九

高祖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
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常
左右佐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泰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排之何乃給泗水
卒史事第一泰御史欲入言徵何何請得毋行
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曰劉媼
其先出自帝堯帝堯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為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戔墳
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大
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高祖本紀第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曰劉媼
其先出自帝堯帝堯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為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戔墳
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大
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循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發巴蜀之兵而并漢中東以攻三秦天下不足定也項羽已殺不辜而王之失天下一上字剩上可字為句關中事一字去漢以是欲計戶口轉給軍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為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倚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鉄於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高祖上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得鄂君乃通益得明於是因鄂君千秋故所食

闕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毋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鎮撫關中令給饋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鉄於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高祖上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得鄂君乃通益得明於是因鄂君千秋故所食

皆附君常以後輦轂得民和上所為謂數問君者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堂縣咸陽時何送我獨奏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及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而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信語在淮陰事中信傳上已聞誅淮陰侯信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

瓜從召平以為名始也召平謂相國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內非被矢石之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何從其計高帝乃大喜上說漢十二年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愁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又說相國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

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以後輦轂得民和上所為謂數問君者豈君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必安於是相國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謁上笑曰夫今相國田宅數千萬人上至相國何曰君自謝民後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何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何廷尉械擊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子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之金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錢乎且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何相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入謝高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帝崩何事惠帝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上親自臨視相國病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何死不恨矣何置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鄧侯功臣莫得比焉子祿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坐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鄧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鄧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鄧戶二千封建世為鄧侯傳子至孫襲坐使奴殺人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商繼長嘉為鄧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
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
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轂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等爭烈矣

班馬異同

史記卷其四十二卷 金蕭何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四 漢書同蕭何傳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
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辟
中治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
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
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 北
擊秦司馬尼 次軍碭東破之取碭侯父祁善置又
攻下邑以西至虖擊 秦將章邯軍騎攻爰戚及

史記卷其四十四卷 金蕭何

元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陣
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
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軍章邯破殺項梁也
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
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
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
王離軍成陽南復又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
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
楊熊軍於曲遇擊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

為執珪從西攻武下轅轅氏絕河津還擊趙
貴軍尸北安之從南攻雒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
東陘陳取宛穰胡陵方城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峣關
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之
遂至咸陽滅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
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還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
攻下辯故道雍壅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章
好時取壞鄉擊章平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
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
咸陽更命名曰新城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嶅秦
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嶅秦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
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參以中尉圍取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
齊北郡攻收著梁陰平原高唐已而從韓信擊龍
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亞將軍周蘭
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
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立為齊王
引兵東誅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某服
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即皇帝位韓信徙為
楚王疏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祖長子肥為
中尉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王敗還至滎陽

齊王乃以參為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薄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集解 郡守司馬侯御史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乃相齊齊七

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 而 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為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悉帝二年蕭何卒 集解 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于是以先之參始 徵時 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宰相有郤 陳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 壹遵蕭何之約束擇郡國吏木訥 長大 訥於文辭重 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鄉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間輒復之欲有所言竟飲之 酒臥 酒臥 酒臥

百曰愚入侍天下事非若乃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君出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參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曰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淮民以寧一章平陽侯窋出嗣高后時為至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傳國至曾孫子襄代侯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薨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嗣征和三年中宗坐太子死有罪免為城旦國除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中有陰平其時參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

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謀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設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褒矣

笛森盛矣哉

班馬異同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四十

留侯張良者　宇子房　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

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

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

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

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東游　至　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

急甚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

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

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

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

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

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
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
以兵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
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募動以利願沛公且
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
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
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
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
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 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
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
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
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
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
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
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
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頗還軍
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聽樊噲言沛公項伯乃夜馳 至入
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不義迺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
曰為之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羽 王邪沛公
曰鄙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 也故
聽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
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 王乎沛公默然良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王乎沛公默然良
又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 因固要項伯項伯
見沛公沛公與 伯飲為壽結宜婚公須伯具言沛
公不敢倍項羽 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
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 傳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
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
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
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
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 歸
至韓韓王成 開項羽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韓王

成之國從與俱東至彭城殺之良說項王曰漢王
燒絕棧道無還心矣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
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
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遺羽曰齊與趙欲并
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間
亡間行歸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
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
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矣事當一面郎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與項王
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及使韓信特將兵北
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兵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
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憂與
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宋今秦失無德棄義
於杞武王伐殊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無德棄義
侵道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
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
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鄉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
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罷生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
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計告於子房良曰於子
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
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借前箸之為大王籌
之曰昔者湯武伐桀紂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
桀之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一也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
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
拘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
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二矣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三矣般事已以畢便輦為軒倒置載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五矣放牛桃林之陰墟以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左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但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乃立六

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唯無復七矣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七矣且夫楚唯毋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客此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後漢四年信破齊而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信傳其秋五年冬至良說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羽事中高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良

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已安定何故而反乎留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素所愛諸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而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將奈何留侯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

群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上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倍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留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疾即道引不食穀杜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筴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留飲酒也四人侍太子燕坐也上召戚夫人指示四人四人為太子壽曰臣等皆故人不知避之上高此四人為太子羽翼已成矣羽翼已成則太子固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之意也

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縣布天下猛將
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廷令太子將此
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
而西耳上雖病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
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自彊於是呂澤立夜
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
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
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顧上留侯病良疾自
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疾甚楚人剽疾願

上慎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
關中兵上曰諾子房雖病疾彊臥而傅太子是時
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
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良諫不
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
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宴置酒太子侍四
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竟

上乃驚高祖人能使之此四人以為必細者其言實之為漢多出其力雖如
項伯劉辯說請
業中堆小者尤
驟成取末字著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
匿今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欲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
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之羽
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當又可柰何
戚色成難動矣呂氏真帝延主矣成夫人泣涕上
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
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當又可柰何

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歔欷流
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留侯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下及
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良延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雖彊秦天下震振
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
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良延留侯乃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至自苦
如此乎留侯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六歲
蔑識為曰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良始所見下
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歲從高帝過
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
侯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子
不疑嗣侯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晉侯
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晉
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
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班馬異同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
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
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陳平
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親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無有伯聞之逐其
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取婦富人苦背與者貧
者平亦恥焉之又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有女

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張氏女齎貲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此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往楚若以往擊降殷降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頓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下當有金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漢王中涓平謁入見

平已前謝其兄伯往事魏此語本不足書第見古人文字曲折處耳

凡可委婦外人不知此平所以見識也

陳護軍長姊上定殷者將吏謂陳自有掌軍吏度監之若去軍監守則不成謂長未謂卒長非監之長也

史記每金字是雖无錢幣實貴伯多

此語亦古人所不敢道

因著萬石君見平於高帝父此入見不可去

下平身字值

平平等七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使爲參乘護軍諸將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或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

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使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以讓魏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疑乎漢王召讓平

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
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
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
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臣居楚
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躬自身來不受金
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
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
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監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

滎陽城又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
不肯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
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
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
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
士之頑鈍頓嗜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
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即定矣然大王恣
賁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

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

此多論海本並不引史兩短作好短兩長作好長
高帝不能盡有所長也然大抵不出此數語
此文子胥蔡澤說秦事而增
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
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
大甲事見孟子
此文子胥蔡澤說秦事而增
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
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
大甲事見孟子
去以宰是
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
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為太甲之臣
大甲事見孟子

有使何用往

子房良往卒立信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

甚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及高帝問諸將諸

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人有聞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

弗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

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故韓信者乘上曰莫及

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弗能又而舉兵攻

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

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

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

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而陛下因禽

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遂發使告

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

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

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

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語在信傳

遂會諸侯于於陳蓋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

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封平剖符爲

戶牖侯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

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

矣迺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以護軍中尉從攻

擊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

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

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

見洛雒陽與是耳顧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

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

千餘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封陳平爲曲逆侯盡

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其後常

以護軍中尉從攻擊臧荼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凡六益封戶牖萬三千戶高帝從擊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

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幸我死也用陳平
謀計而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承乘馳傳
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
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
乃呂后女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則即恐後悔當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
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
詣長安而令絳侯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
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
史記集解卷 八 陳平
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
至宮哭其哀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
勞出休矣平畏說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
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帝是後呂氏須說
乃不得行樊噲至則即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齕以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
丞相王陵者故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
陵連下文及高祖
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

少文任氣自其平生不在請呂之時紀傳皆不書史記是

從漢誅諸呂高帝大臣自知不及絳侯宇初

與語而奇之於

陵稱計平陵語輕謂呂后紀史法當然然一處不見之理疑於此夫見為特召而令紀事非是

史002-146

傳實奪之相權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十年而卒畢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須常以前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毀平曰陳平爲丞相非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人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須於陳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諸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棄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太尉終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十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上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曰各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爲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也孝文帝上乃稱善右丞相勃慚而出後日朝罷趨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乎陳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彊對耶於是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棄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太尉終侯勃爲右丞相位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十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上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曰各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爲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也孝文帝上乃稱善右丞相勃慚而出後日朝罷趨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乎陳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彊對耶

年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
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
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
之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咸貴願得續封陳氏終
不得也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
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
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卒竟自脫定宗廟崇榮
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
者乎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漢書周張陳王傳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薄
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
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
與戰却敵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
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蘭虞取之
擊章邯車騎敗略定魏地攻爰轅咸東緡以往至
栗取之攻譙亳先登擊秦軍雍丘下破之追至濮陽

下甄新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
取臨濟攻尉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
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
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
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成武
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侯氏絕
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
破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北擊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圜章邯廢丘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巴益已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友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

史記卷九十七 八周勃

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二百八十戶號絳侯高帝擊友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侯以將軍從高帝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諸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

史記卷九十七 八周勃

馬絺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軍眭守園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笮肆將軍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指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帝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高后時為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歲

史記卷九十七 八周勃

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

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廷興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廷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宮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平滕公曰就舍少府廷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不得入太尉往踰垣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商川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既立即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萬戶居月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歆之即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迺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

復以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吾朕所重其爲朕率先之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以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乃言帝帝以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頡欲反耶文帝既見絳侯勃徹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勃復爵邑絳侯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也絳侯勃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爲武侯子勝之嗣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死國除絕一嵗年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太守亞夫復封爲條侯續絳侯後

無此曰字疑如有

隔字較奇

他人則何說哉而止

增出入字得謝將軍令不得入字為將軍令不得入令曰故是引古非亞夫語也可言曰古不可言曰亞夫令若救寧士以不受天子之詔非古今之大義乎號令將兵乃刻符為信符合乃得如見漢璽安命宿軍先驅至不得入可開軍騎無號驅可闖天子又不得入秘璽門之鈐非所以現示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二其後九歲年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歲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護從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騎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

史漢異同七卷 周亞夫 六

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霸上棘門軍若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帝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起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嶔崟險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嶔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太尉亞夫既至會兵

史002-151

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日使使請太尉亞夫太尉堅
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使
救梁太尉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
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
尉帳下太尉亞夫終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
壁東南陬太尉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不得入吳楚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亞夫出
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
虜之降其兵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
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亞夫有隙郤
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
上廢栗太子永相亞夫固爭之不得景帝上由此
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亞夫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上讓曰始南

皮及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
封也竇太后曰人主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
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
之帝趣侯信也景帝上曰請得與丞相議計之丞
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
侯之非約也景帝上默默而止且甚後匈奴王徐
盧等五人降吳景帝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
不守節者乎景帝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
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頃之景帝上居禁中召條侯亞夫賜食獨置大胾
無切肉又不置箸樽條侯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箸景帝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上
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
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
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

交告子事連汗條侯亞夫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亞夫條侯亞夫不對景帝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耶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亞夫條侯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

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傳子建德代侯十三年坐酎金不善免官後元年五年有罪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上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

史漢異同卷 周亞夫 二 漢

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免官後元年五年有罪國除條侯亞夫果餓死後景帝上乃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

恭為絳侯千戶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帝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亂國家難復安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攘胥

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厄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頃側擾攘魏楚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焉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絕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史記異同

賛曰開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及若婦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爲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亡即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乘氏以其女妻之女乃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兩人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橋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再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卒乎陳餘然之謝罪秦詔書購求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乘

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家國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益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兵誅秦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素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張

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與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傑曰秦爲亂政雷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領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五帝三王之後可復興矣天下同心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雖皆然甚言易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

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而後暑地攻得然而後下城臣竊以爲過殆矣誠聽用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法而畏死貪而重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天下降君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

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舍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驅馳驚於燕趙之郊燕趙郊見之皆則邊城皆將相告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反上走先也即毒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前通則范陽令侯

印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爲自通說徐公降至此用通傳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郤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然陳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而以爲校尉乃通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雖勝秦必不敢制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半乃歸王使者徇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以求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乃通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陳而不王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

墳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未可知通說武臣又言非必立六國後非知衆欲以此功名之會亂將起之機也將立武臣豈曰立其兄弟未可知通說武臣不立趙後則天下不可定之兩不字西漢字法

貧矣自使者往十餘輩輒 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
未燕擊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
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
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養
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
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
爲卿相終已耶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願
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
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
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者分趙自立而王夫以一
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因趙王 念此兩人名爲求趙
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 復使良略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使
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
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
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

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
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令女兒乃不爲
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以得秦書固欲反趙
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
邯鄲邯鄲不知良殺武臣兵得數萬人客有說
張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
扶輔以義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

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
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
道屬河餉饟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
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
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
靡陳澤 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

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有一二
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
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釋曰事已以急要以
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
如公言乃遣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釋先嘗秦軍
至皆沒當是時燕趙聞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
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
破章邯軍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
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
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
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釋所在
陳餘怒曰張黶陳澤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
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
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
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與張耳張耳亦愕不
敢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予不取

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與君印綬君不受反天不
祥急取之張耳遂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
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果大驚陳澤釋曰事已以急要以
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
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
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
之言人所稱項羽亦素亦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
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
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
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
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
王田榮畔救楚陳餘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
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趙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願田榮欲樹
襲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
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其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霸王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圖章邯廢丘張耳竭漢王厚遇之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

間張耳不在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使之代召張耳會兵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秋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罵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教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事高祖皇帝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王亡國賴高祖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怒高祖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迫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諸反者捕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刎頸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也吏治榜笞數千刺剟爇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
迺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
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
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
問之箕踞而詈甚慢無人臣禮泄公勞苦如生平
生驩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豈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
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奈何
本指根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上乃赦趙王貶爵宣平侯貫高爲人能自立然諾使
泄公具赦之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
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
也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
殺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吭遂
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爲宣平侯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鉤奴從張王入關無不
皆
以爲諸侯相郡守者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
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初孝惠時
郎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高后元
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張敖高后六年復
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爲太后女
故也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又憐其年少孤弱兄
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
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諸呂廢
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二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
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嗣子生嗣武帝時生
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
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太史公贊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
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
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蠭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始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班馬異同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傳第三 漢書第三十二 彭越傳第四 漢書第五十四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real我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

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燒殺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

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
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不及擊
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
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
豹遂虜豹之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爲
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
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
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
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
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
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
旦日日出時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
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不敢仰視
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引兵西彭越亦
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
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
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
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楚命令蕭公角將兵擊越大破楚軍漢王
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
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
其魏後也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
城復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
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
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
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
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粟十

餘萬斛以給漢至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
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
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
相國今豹死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與此兩國約即勝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
以王彭相國越從陳以東傅海又言所以與許齊
王韓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
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
知也語在高紀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
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
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
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
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
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
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即爲禽矣不如
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

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
使掩捕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
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
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
王越彭王越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
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
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
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
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彭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
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
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
之柄其肯蒙恥辱哉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班馬異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其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令可置萬家者常數信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自絕去信釣於城下釣諸母漂有一漂母見信饑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蒲伏一市人皆跱下於是信遂從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誅斬其輩十三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漢王上拜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也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耶漢王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默良久曰不弗如也信
再拜賀曰唯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弗如也然臣嘗
事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意
千人皆廢然嘗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
勇耳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謹言語嘔嘔姁姁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
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之背義帝之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逐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暴服耳名雖為霸實矣天下心故曰其疆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
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
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院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亡所害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戶
知之天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
出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
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
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親
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亦皆反漢與楚
約和漢王使鄜生往說親王豹豹不下聽其八月

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豹信問戲生魏將安邑用何
為大將軍乎曰馳生魏將安邑用何
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
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使人請漢王稍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
兵三萬人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進擊趙
代後九月破代兵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
王
取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
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
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
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
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不為二子所
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
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
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
矣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距之則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
策未用韓信使間人間視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
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喜信佯嫵然陽應曰諾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遂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
候趙空壁逐利則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將雖斬之不弗能禁也
吳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弗能禁也
吳兵遂亂遁走趙將斬之不弗能禁也
吳兵遂亂遁走趙將斬之不弗能禁也
吳兵遂亂遁走趙將

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力屈
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而弱若燕不服破
齊必距境而止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
擊短韓信自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為將
軍之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釋兵北首燕路而然後
遣辯士奉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恭其所長於燕
燕者看卷 人凌陰侯 九 使瑞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西東告
臨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故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 敬奉 教於是用廣
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 趙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王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 四年 漢王出
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
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开起乃
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
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
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令擊齊語在 通傳信
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 臨菑者卷 人凌陰侯 十 齊王走高密使
使於楚請救通傳則云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北
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曰將軍受詔擊齊
而漢獨發間使下齊豈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
無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
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
計遂渡河襲歷聽酈生即留之縱酒謀備漢守
酈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

賣為奴已乃烹之田敗而走高密信遂定齊地
自立為齊假王漢書後漢將止此一段入蒯通傳
內下接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使使之於楚請救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
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其鋒不可當
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歸
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
史記異同考 仁集
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
功令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
夾濰水陳彊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沙以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天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
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劫

虜廣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偽奪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
鎮填之其勢弊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
立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
若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
不如因而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張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史記異同考 仁集 土
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已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
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
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甚銳誠足下何不反漢與楚王與足
知猷足如是甚也足下何不反漢與楚王與足
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背約復擊信至其不

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刎頸交
為之盡力用兵然終為之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
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在也當今二王之事
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
王今日即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蘇今釋此時而
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耶韓信
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
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人
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
在過傳下接信不忍背漢通傳連上自立為假王
云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
之項王以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令背漢
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
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
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
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
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
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因請間曰天下初發作
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魚鱗雜遝熛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
已今楚漢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
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
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負山帶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
遂遠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
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夫
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盡於內府藏百姓罷極
怨望容無所歸命以臣料之其勢非笑天下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之命縣於
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忠恐足下不能用
也誠能聽臣之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立其勢勢莫敢先動夫以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
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
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
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足下案兵無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
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以德深拱揖讓而
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
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事多矣於張厖陳澤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
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足下過矣大夫種范蠡有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亡越霸句踐之功成名而身死亡諺曰野獸
盡禽狗而獵狗走人烹敵國破謀臣亡夫故
人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
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之則不如過張耳之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
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徇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
二救十萬東殺逐斬龍且西鄉以報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挾盖世之功而
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之名竊以為足下危
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存亡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
必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辯夫隨厮養之役
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闇鄉曲之位故知
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處疑之小計遺天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而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
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童子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聾之指麾也此言雖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無疑臣之計韓信猶豫與不忍倍背漢又自
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siz前謀蒯通說不聽
已恨恐乃佯陽狂為巫信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大

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蒯通傳為巫下拔後天下既
定後信以罪廢漢王之困敗固陵用張良計召齊
王敖信遂將兵會垓陵下項羽已破死高祖襲奪
齊王信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竟召辱已之少
年令出胯蹲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死之耶殺死之無名
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
信善項王死後敗昧亡歸信漢王怨昧開其在楚
詔楚捕昧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
今人上書變告楚王信欲發兵用陳平計謀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
告諸侯會陳在昔將為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弗
知信乃謁且至楚信欲發兵又自度無罪欲謁上恐
見禽或說信曰斬昧以謁上必喜無患信見
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
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
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良狗亨亨烏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
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
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長無其能常稱病疾
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
列信常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
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
何如曰如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
善辨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
人力也後陳豨拜為鉅鹿守代相監邊辭於淮陰
侯信推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數匝
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也豨因
曰唯將軍令之命淮陰侯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反陛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
稱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
公信乃謀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
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之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
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
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
人從上 帝所來言豨已得死 破列侯群臣皆賀
相國紿信曰雖疾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
乃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破豨軍來 豨至見問信死且喜且憐哀之問
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其
語高祖曰是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
說 釋弗誅語在通傳漢書信傳止此以下入蒯通
儻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
死數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子之手高祖

曰是齊辯士蒯通通乃詔齊捕召蒯通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竪子不用
臣之策故令自喪於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意
安得而烹之乎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也對曰秦之綱絕而
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彼時臣唯獨知
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鋭精持鋒刃爭欲為陛下所
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乎上遍赦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曰置上遍赦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在劫中彊從又田榮敗二人亡之相與入深
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顧
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
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
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婦最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
母曰汝安行我令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縗請火於
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
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縗乞
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
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
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
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
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院曰漢求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掌
千項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
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衣時其志固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讓秦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蕞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無良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班馬異同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酈滕灌靳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舞陽侯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

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立為沛公以噲以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

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郝敵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攻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攻沛公攀章邯軍濮陽

城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間閒爵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郝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擊取秦

軍出臺南河閒守軍於杜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

封北以郝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

二十一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軍於曲遇攻宛

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

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鄉南攻

秦軍於雝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鴻門下欲攻沛公沛
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即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有舞輒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沛公之壯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軍外聞事急乃持鐵
楯入初入到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婁敬臣軍載寇
國破栢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印尹潘軍於無終虜
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
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
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奢大將王黃將軍大下
將一人大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
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
相抵劇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
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三人二千石
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二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侯
子十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
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
凡大臣誅諸呂呂須頗欲擅劫漏泄其語噲聞之
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驟布反時高祖
帝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迺排閤直入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
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崩其後廬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遂定
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者噲不知帝已崩呂
后時用事頗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封噲舞陽侯子他廣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
之乃上書曰高皇帝以天下不可以呂氏王約
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惠侯子不當代後
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女孫之子章為舞陽侯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
西略人得數千人屬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
所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
封信成君從沛公攻長社先登賜爵
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降攻胡闕西定漢中項
羽戚秦立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
軍為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
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雍
將軍於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
史漢筆商七卷 人御商 六 宮商郎
野與鍾離昧戰疾鬬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即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
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郡敵遷
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七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
自平齊來乃還下趙城臧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
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
奪侯免景帝上乃還以封商他子堅為繆侯續酈
氏奉商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世宗卒傳至玄孫子侯終根五武帝時
為太常坐法免蠡謀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
自鄢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壯嬰為人有告高祖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與鬬之後
移徙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
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

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
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平嬰與雍齒降泗水
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
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趙貫軍開封
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圭復
常奉車從擊趙貫軍曲遇嬰從捕虜
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
車從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

轉為滕公令因復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益
賜他奉車都尉秩比千石別定北地上郡凡得
賜之但以常奉車止都試不與
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
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
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
罷房在後常馳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
行面雒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
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邑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

陳平定楚至魯益食絳氏漢王立為帝位其秋
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
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陳希帝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南
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以得脫免食嬰細
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
僕擊韓初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益封

戶以太僕從擊陳豨布軍陽陳郤敵益食千戶
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與自上初起沛
常為太僕竇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帝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
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畏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公歲卒謚曰為文侯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傳
至曾孫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
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
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莊號孫公主故
稱公子孫更為孫氏

顓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嬰
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戚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
地至雍丘下章邯敗績遂北定兵至咸陽虜秦王
子嬰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
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餉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

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莊斬樓煩將五人遬尹
一人擊王武別將程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千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
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
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
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
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濟
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擊破其騎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
史漢異同卷十 大清嬰 十三
軍於千乘所將卒斬吸之東從韓信攻龍
且留公旋於高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
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以東僮取虞徐廈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
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郯相
攻拓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順鄉從擊項籍
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
人賜益食邑三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立為皇帝益賜益
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史漢異同卷十 大清嬰 十三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謚
陰二千五百戶號曰顧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友
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
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諸石至平城為胡騎
所圍從還軍東恒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以車騎

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
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將肥銖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
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
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
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
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祖崩嬰以列侯事
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
為將軍軍長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
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以嬰為
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
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既誅諸呂迎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
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
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
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

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
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
代侯十二年傳至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奉嬰後
子武帝後封灌嬰孫賢有罪國除

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淮陰問其遺老觀故蒲曲樊噲滕
公之家及其素貧賤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
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諺曰俗人諺曰千金得賢人賢人得千金季布一
諾重於黃金樂布哭彭越趙王不愛身重於漢王
鎧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當孝文時天下以罷寧為賢矣夫賣友者謂見利
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卻雖推呂祿以
安社稷義存君親可謂篤矣

班馬異同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

柱下方書有罪下吏以故相國論蒼以客從入關破

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

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

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

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

山守從淮陰侯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

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

耳卒相其子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

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

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

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

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

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然

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

選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

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

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昌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

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昌若趣

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漢王於是

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

詔上欣然而咲既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竊聽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
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
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才也君必異
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
能至是乎君須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
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
為不樂非為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

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
吾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
貴璽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乃可高祖
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太后太子及
大臣皆素敬嚴惮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
周昌謂曰吾欲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
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
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北舞即又極所以德堯之意下云前亦有功是高帝以愛子托人必得如堵者乃可否則能調護兩宮間如脫公輩文否無徒以言語徵意意或如陳生昌雖口拙然性鯁直故命數之則先召之也呂后與高帝一周昌謂謝病又則丈夫死婦前之真友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
為趙相既行又之高祖特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
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執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
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
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
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
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固為不敢遣趙王王且亦
疾不能奉詔於是高太后太后怒而罵周昌曰

吾我私憂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
死見鴆殺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薨謚曰
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
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
夫高祖崩孝惠帝終世後五歲高后元年聞御史
大夫江邑侯趙堯前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實辟為吏繫
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更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
為漢王東擊項籍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
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
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
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以平陽
侯曹密代敖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
諸呂祿等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代丞相
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
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
月為歲首弗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
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
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
所不通而尤善鄂邃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

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
相絺沐常先朝陵夫人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
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詔事下
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
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時曆
制度更元年張丞相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
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年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竇謚為曰文
侯傳子康代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有罪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
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
中無齒乳女子為數產皆取婦妾以百數產最者不復
孝蒼年百有餘歲而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
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以二千石從高祖皇帝

史002-185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
五百戶十六年張蒼免相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
張蒼免相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
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曰
臣又皆多宛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
臣又皆多宛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
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
嘗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
嘗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
居上傍勞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居上傍勞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
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寵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寵朝坐府中嘉為檄召
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
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
帝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盡出血不解文帝
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上泣曰丞相
幾殺臣赤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
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謫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
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廟壖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
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上至朝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壖垣故他冗官居其中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
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
為曰節侯傳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
十一年卒至孫子侯吏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
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
侯以青蛮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 武帝時柏至侯
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
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運娖娖踳踳薦謹為丞
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贊曰張蒼文學好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選諸陳平異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恥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聞其將皆握齷好苛

酈生食其乃延深自荷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延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侮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誡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方倨踞牀使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食其酈生
食其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且欲率諸侯破秦也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
酈生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
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 食其上
坐謝之酈生 食其因言六國從橫 衡時沛公喜賜
酈生 食其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食其曰足下起
糾軍合之衆 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
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
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知其令 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
內應於是遣酈生 食其往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酈 食其為廣野君酈生 食其言其弟酈商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 食其常為說
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王滎陽漢兵遁
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 韓信 破趙彭越數反梁地
則分兵救之淮陰 韓信 方東擊齊漢王誘酈
成皐計欲損成皐以東也酈生 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
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
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之所萃而攻諸侯乎
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今適
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
反卻負約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
漢又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
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庾塞成皐之險杜大行
之道距蹊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
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以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齊人
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計復守敖倉而使酈生 食其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
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者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
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
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項王有倍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紀
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攻城而不得
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玩而不能授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才怨之
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崔尤黃
帝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蜚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
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
田廣以為然通聽酈生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酈生食其日縱酒淮陰侯韓信間酈生食其嘗伏
軾下齊七十餘城通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食其賣己烹之曰汝能止漢
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
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食
其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鯨布有功高祖舉玄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
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
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
遂侯平有罪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贖
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
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
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
生賈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賈因進

說他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
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背約自立為西楚
霸王諸侯皆屬焉然漢王起巴蜀定三秦誅項羽
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
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
困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滅宗
族使一偏將十萬衆臨越則即越殺王降漢如反
覆手耳是尉他魋然起坐謝陸生於是尉他迺蹶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
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
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賈乃粗述存亡
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
右呼萬歲命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

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生賈自度不
能爭之迺病免家居好時田地善可以徙家焉
有五男迺分出所使越橐中裝資千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琴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
女約過女汝女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覺不掌鮮無毋久恩涸公女
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
氏安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
居深念陸生賈往不請直入坐而陳丞相平方深
念不時見陸生賈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
生揣我何念陸生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
矣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賈曰天下安漢
相天下危漢相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則
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
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
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
衰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遺陸生賈為飲長飲數月陸生賈以此游漢廷公卿
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帝陸生賈頗有
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平等乃
言陸生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
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指語在南越語傳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辜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時問平原君建平原君
建諫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遂反漢既誅布聞
建諫止之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高
祖嫌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薄剛
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建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建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遽

之平原君家資累有千金賓客蚤暮過平原君躡其後者十有數賈素與建善乃令平原君發喪方假貸賓服具隆生賀曰平原君毋死辟陽侯必來弔君侯欲知平原君毋死何乃賀我乎隆賈生曰前日君侯欲誅呂氏權重威勢傾動內外其時君侯不知以其毋故今其毋死君侯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乃奉百金往貺之辟陽侯喜呂太后之權日益重乃使人風呂太后曰平原君毋死諸呂欲為變以故留其喪平原君朱建為其毋死不敢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曰平原君毋死何乃賀君侯欲知平原君毋死以觀君侯之變君侯今以其毋故不發喪是示之無能也禍且及身矣辟陽侯曰為之柰何陸生曰君侯誠能聽賈之計莫若以太后之詔令諸呂王趙梁淮陽王各之其國以鎮撫之太后見諸呂皆在京師則太后心慰諸呂見太后之慰則皆堅兵衛太后太后見諸呂皆堅兵衛則太后益慰諸呂見太后之益

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
邀雪足杖矛口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
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首善也
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
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
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慶足下之智不
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
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
意矣延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衝也
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
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
陳留足下將陳留之兵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
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
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連夜見
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
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
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計以教臣
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明夜半時斬
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
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下令頭已斷矣今
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
而下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
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
王延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
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宜與此之
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漢書同樊酈滕灌傳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還為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羽周殷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軍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赫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曾下皋地東至鄧郊下邳南至蘄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
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
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符世世勿
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
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軍騎將軍
并將梁相齊相樊軍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因
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
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
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
卒嚴謚為日肅侯子亭嗣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
人過律有罪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三

史漢異同卷十四 傳第十四

蒯成侯 周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
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
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菜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淮陰侯韓信軍襲國軍戰有乍利
乍不利終無亡 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
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

班馬異同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漢書爾鄭生諸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
焉婁敬脫輓輅衣羊裘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
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入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說曰陛下
都洛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

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
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歸之及文王為西
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
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趨
成周都雒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
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有德則易以
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

敬曩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曰奉春
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
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但（徒見）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
皆言匈奴可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奏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
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以）踰句注（三十餘）萬（騎）兵
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令）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
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已斬前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適）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

（令人吉和親非之易耳有前對之利未聞和親之利也漢往欲以公主妻單于無厚奉遺之單于貪漢財物後欲以女婿中國漸來臣使外孫此者久遠子孫為臣陛下以不可如冬人子外孫一其為匈奴此所謂陰取其實而偏者非之子婿內有不共者矣其日

名家且實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
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
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
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
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
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
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
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銷其兵示天下不
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使吏人人奉
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
何足置之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論誅何足憂二
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
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
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
博士叔孫通已出宮門門外諸生謂通曰公何言
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通亡去之
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渡淮楚懷王諸將皆附
隨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王敗而西困竟從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
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前進專言諸故群盜壯
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
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
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
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
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
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
令群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
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步戍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
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
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通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
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通皆喜曰叔孫生誠聖
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
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
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
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振動蕩奈
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
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還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通謂叔孫通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群臣莫能對良從 通為太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
漢諸儀法皆叔孫生 通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
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人 民 迺作複道
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廟
何令後世子孫奉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
懼曰急壞之叔孫生 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
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太孝之本也上
乃詔有司立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當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 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
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高祖以征伐天下而 縉紳之徒 騁其知
辨並成大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梓 材之枝也三代帝王之際功非一士之智器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
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而建萬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書三十七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求將軍急迺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進計即不能者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朱家心知是其季布也迺買而置之田舍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輜車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之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不遜呂太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意曰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

帝將兵四三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謾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書罷左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炎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炎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君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與足下亦俱楚人也使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寧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項羽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賣傭於齊爲酒人家保數歲彭越別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與三族已而梟彭越頭首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俱謀寡人以若先擊破燕寡人乃與若俱南面稱孤今若與彭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

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坂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壺頤與楚則漢破坂漢而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漢壺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赦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廼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當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楚反時以軍功封爲會稽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築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卒于壺子貢嗣

孝武時坐爲太常犯性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於楚身屢發困辱若誠重其死夫婢妾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奮其計畫無復之至之耳欒布哭彭越曰叔隨張敖趣湯赴死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何以加哉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十九史記一百一 漢書四十九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為群盜徙處安陵吕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

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嘗有失禮窃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乃讒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就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

地上弗用許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發覺治連淮南王上微淮南王罷蜀嚴道邛郵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卒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救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舉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

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去留侍以希意順指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酒臣參以布衣脩孝遠矣夫諸吕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三南面卿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

通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緣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慨慷宦者趙同談以數辜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每節次乘說諫盎曰君與閒廷衆辱之使其毀不用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孝文帝出於是上朝東宮趙同談驂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刁鋸之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談趙同談泣下車文帝上從

驪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不測山如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文帝坐交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益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通為妾妾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不早之即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通說召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袁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荀絲欲劾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君絲能日飲毋亡何時說王曰毋又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還椳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乃見之益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皆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則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起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自以謂不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

署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奏言不可用置之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以益聖智而君今自閉鉗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矣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卒罷野人乃延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入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龍錯錯所居坐輒引去盎亦去避所居坐錯亦去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龍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龍錯謂丞史曰大表盎多受吳王金錢事為藏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表盎不宜有謀龍錯猶豫未決人有告表盎者表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遣召表盎入見龍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錯去前恨甚表盎具竟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表上拜盎為太

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遂言吳反時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盎錯已誅表盎以太常使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衛女與侍者通乃逃亡歸去表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表盎使吳吳見守從史適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為在守盎校尉為司馬乃延悉以其裝齎置買二

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表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徇軍者也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亡避辟吾親君何患表盎解節毛旄懷之杖戟步行七八十里明見梁騎馳追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表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表

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湛相隨行鬬鷄走徇
雒陽劇孟嘗過袁盎袁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
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
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
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
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罷富人弗與
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盎雖家居常時使
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

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
客舉皆稱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
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輩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栝生所問占還梁刺
客後曹相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生所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錯為人陰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
獨聞齊南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舉九十餘

老不可徵乃遣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
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
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
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
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
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
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
能奉其宗廟而抑務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
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
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
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於術
數來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
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
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
彊數侵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

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略邑敗略畜産其後復入隴西發吏卒大冦盜竊聞戰勝之威民不百倍敗兵之卒後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類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善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交錯其間此矛鋋之地也長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
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
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
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
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
全之術也傳曰任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任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
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
之書言任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
任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

於不任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
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
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
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
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踈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
輸者偾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適發之名
曰適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
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
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作
爵之賞攻城略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
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
萬死之害而亡鉄陌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
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

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
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
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
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井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畎也今使胡人
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
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
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繼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
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輕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觀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
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
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
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
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
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
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
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
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勒趍胡不避死非以
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以此與東方之戍卒
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
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
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
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
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

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
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
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
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
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
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什長一里有假士
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什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
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君則習民於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正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
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
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粮
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
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来前也竝大治則終
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来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後来易服也愚臣云誠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
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
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
方外四極之内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
輔其不逮近者歆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
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云失德夏以長揔高皇帝親
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
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頗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内
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
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
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列侯王三公九卿及主

部吏各明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
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
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
策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
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
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慰先帝之宗廟下
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
以匡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
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為虐戒之二三大夫

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勝矣臣窃汝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臨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管子而為五伯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德厚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可之所覽刻於玉板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窃等愚以臣錯玄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少茅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秩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

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洋洋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已內恕及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

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帝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曰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

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欲民財以顯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

譽污之名事君者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臣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遠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之不幬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用舉人亡幣非諺不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纏賊宮室過度者怨亡極民力罷盡財欲不節於奮自賢群臣恐諫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忿心法令煩惜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

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欲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罔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前刑不用舉人亡幣非諺不

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孰諸侯實禮長老愛恤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單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利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朕甚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詔策曰志母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

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明親而待不

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恩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陛下財擇幸詔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縣是遷中大夫數上書孝文時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 凡三十篇 更三十篇所更多後可數語不錄 (云兩字是 致字疑當作至 史漢集同卷七 不合璧錯 三王 五四 金本五

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法令多所更變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間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壖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事矣之罪過前其地收其校文郡奏上上令公

卿列侯宗室集議議者多忽不其開
袁盎作口義多
未得
卿列侯宗室集議難獨竇嬰爭之由是與此與錯有郤陳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
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讙多怨公者何為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讙身死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及竇嬰袁盎進說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皆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辜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

不得知延尋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惟上孰計之乃拜盎為泰常寨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

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徵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蹙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延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詔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蓄怒削

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噤舌不敢復言也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
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之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嘿
然良久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
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鄧公先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
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
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已變易交
吳楚一壹說說雖行哉果於用辯然復身亦不遂
好戮於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
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
交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鉉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賭之經於溝瀆
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
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班馬異同

張廷尉釋之者宇季南陽堵陽人也字季有與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年不得調七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借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上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辯利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教

此帶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啗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者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懷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鋸南山猶有郤隙使

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蹕即已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釋之奏當一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廷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陸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廷尉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皆見釋之特議平乃廷結為親友張廷尉由縣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轝解顧謂張廷尉釋之為我結轝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讓王生曰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使跪結轝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轝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貶王生而重張廷尉釋之之事景帝崩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年老病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祖大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

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言文帝曰吾
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
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帥將
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之爲人良說而勉搏膝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陛下雖得有廉頗李牧弗不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
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
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故寇爲意乃通
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
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
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空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敎騎萬三千
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伯其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說而卒誅
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
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
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
即車騎擊之所敎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
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
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縣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
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
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馮唐爲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十年景帝立以唐
爲楚相免武帝立即位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

十餘不能復爲官乃迺以唐子馮緩爲郎遂拜主
孫亦奇士也余善魏尚梶里人也
太史公曰張季釋之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
唐之論將率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
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
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汲黯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
子以爲孝文親訟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易爲不能
用頗牧波將百萬敬云爾

班馬異同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荊燕吳傳第五

漢書三十五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
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
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爲郃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渡淮
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

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甀布走荊王劉賈
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
拜受印高帝自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
海紫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
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莫如親愛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
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即招致天下
亡命者益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

富饒 兄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
吳吳王愠曰天下同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
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 是怨望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
朝驗問實不病諸侯漢繫治驗者數輩以故遂拘病
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其問吳使者使
者對曰王實不病不祥今吳王始詐病疾又覺見
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病疾又覺見
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察之而與
更始於是天子乃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
杖老不朝吳得樗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
盟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
賞賜閭里佗 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 頌 其勢
弗予如此者四十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愛盩錯
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
上書說文帝 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於姦飭於任用邪臣好小善聽佞諛賊擅變更律
令侵奪削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重日以
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疾
益甚里語有之曰秥佰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
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發兵
累案足循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過所
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恐不得止削地而已王
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相好相留同
情相成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
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讎以除患害於天下億
意亦可乎膠西王罷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
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載事高曰御史大夫鼂
錯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虫
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朝錯為討誅外隨從大王後車彷徉
乎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
王誠宰布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
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膠西知名諸侯乃身自為使者
至使於膠西面結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
漢書楊下文諸侯地承一帝至樂也尚云不易今
大王與吳西卿第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
益生漢書連下文王不聽諸侯之地不足能為漢
郡什二而為畔救逢以憂大后非長策計也漢書
連上文今承一帝王弗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
東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功諸呂侯既新削罰振懼恐多怨鼂
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許而曰城陽景王有義功諸呂侯既新削罰振懼恐多怨鼂
錯及前吳會稽守壽都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
正月戊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
南楚趙亦然皆反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
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膠東菑川
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

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
與寡人比 同下與少子等者皆發參二十餘萬人
南使閩越東越 閩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前三年
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泝淮因并楚兵發使
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
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錯無功天下俟奉
諸侯之地使吏劫繫訊治以侵 侵辱之為故不以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
史記集解 卷 六 吳濞列
宂 註 誰 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 逸不能
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
人 民 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王南越三十
餘年其王 諸君皆不辭分其卒 兵以隨寡人又可
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 南越直
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
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
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
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擇 擇胡衆入蕭

作擇雒國備現也

又為出兵罪新報怨何其也

大宇去不得

牡宇誤

有用字是

閉走長安匡正天子 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
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
奮有所出之又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
兵革聚穀糒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
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
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
史記集解 卷 七 吳濞列
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萬人邑萬戶如得大
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
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badge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
告單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之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
令士大夫弗 不敢欺也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
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 不能盡有當
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
天子天子乃遣大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

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乘傳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爵邑還兵至淮陵與太尉亞夫會
見此下至唯上執計之漢書淳傳上方與羣
錯調兵筭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
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而
天下豪傑自頭目其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
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之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漢書自客裝至此雜
見錯傳則遺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至吳
轉親戚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見錯傳則遺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至吳
班馬異同十六卷 八 晉灼
如盎策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
先入見論吳王使拜受詔吳王問袁盎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
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
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
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
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
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
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彼吳梁相敝
而糧食竭乃以全趙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
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而輕兵絕淮泗口吳王之
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
而西無所得利道難以就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
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
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
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
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
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
天下固以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諸老將老將
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
用桓將軍計王專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
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得居中不得自調乃上書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得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
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曰
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
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餘黨破走於是
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
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
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
遂悼惠王子印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
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
亡命舉不軌之亂天下幣稱病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

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燔其祖骨暴虐以快其心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素服避正殿將軍以下至吏六百石以上皆令縞素為發喪其勸士大夫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赦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之吳又敗梁兩將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

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報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又守使宜不行梁使還報上乃使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數挑戰終夜鼓譟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淮南并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益軍即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華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攻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乃袒肉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不勝乃西走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矣聽漢將亡高侯繒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亡為也王乃自殺太子德亡之閩越收聚王之餘兵得數千人為王頭馳傳以聞天子用事臣縗更高皇帝法令侯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

寵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閒及未
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
錯也乃出詔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之
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死國除納于漢郡將軍圍
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
起兵三月皆破滅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

江都王
太史公贊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擅山海之利能
薄賦歛以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通亂之萌自其子
興爭枝葉難卒亡其本親越誅宗竟以夭閼 錯
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雖說初寵後疏故古者
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

無嬰字則疑於
世矣
第也豈不甚明

嬰不願與太后
引頭刺殺竇嬰
臣也

所據王孫字亦
不必其字也
班據此說駁此

魏其侯竇嬰者 字王孫 孝文 皇后從兄子也父世
觀津人也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
即位為詹事帝第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燕 兄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
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之後傳梁王太后
驩竇嬰引巵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

賓客爭歸魏其侯之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抗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
魏其侯以嬰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
數爭不弗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
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
魏其曰能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傅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 按
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廄而不朝相
提而論祇如慙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couple
史記彙評卷一 [台灣] 二 [redacted]
蘧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嬰然之乃遂起
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
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者魏其者沾沾
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
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
其實嬰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嬰所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
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太

說莫能來不成語相提不可解以是俗語提耳之提相從二字連不可曉或者才對客不能忘言之類非如此也 [redacted] 故字好宜音峰故字好宜音峰故字之誤與音相近 [redacted] 師古曰與史記好沾沾文辭者字在下故是也 意與非沾沾好辯之說下語好沾沾句相近是 去聲字從好師古曰性生也言同子產若已所生 蘧伯玉甲所作銘也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數日至竇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嬰趙綰王
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
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
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
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
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侯蚡嬰
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
其嬰而歸武安蚡武安蚡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
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
武安侯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蚡武安者為人貌
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
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誼之天下
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
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辠請考地益宅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蚡嘗召客飲坐其兄盖侯南
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
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
以百數諸侯奉金玉奏珍物狗馬蒐好不可勝數
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
怠傲驁唯灌將軍夫獨不失故魏其嬰
日默默墨墨不得志意而獨厚遇灌將軍夫也夫
灌將軍夫者宇仲孺頻陰人也夫父張孟嘗常為

頻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家灌
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頻陰侯灌何嬰為將軍屬
大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
頻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
軍中漢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墓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
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所從二人及從奴十數
餘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

前後馳還走入漢壁皆已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創十餘處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火瘡
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
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大尉大尉乃召問止之吳
已軍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賴陰侯言之上以
夫為中郎將數月歲坐法去後家居長安中
諸公莫弗不稱之孝景時至由是復為代相孝景
崩今上武帝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郊勁竟
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
史漢異同卷 灌夫 六
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貴太
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
免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
已之左愈貧賤猶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
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好文學好任俠已
然諾諸所與交通無貴賤賢不肖欲得其歡心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
潁川潁川兒乃諺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五宰不可天柳相侍中為首
[illegible]
[illegible]人共引一繩[illegible]
[illegible]欲入直恨[illegible]
[illegible]世必如此乃可
[illegible]而不足者乃
[illegible]船[illegible]大不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明自無它義好不成語說詳此

案考作無所不可說詳無不可句絕下田三字上下皆

其嬰乃扶灌夫去謝丞相灌而去丞相後灌夫嘗使籍福請魏其嬰城南田
魏其嬰大望曰老侯雖善酒安能事兒曹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恐兩人有郤乃
謾自好謝丞相灌夫曰魏其侯將軍灌夫亦將軍奈何乘貴人之時使氣陵人今日廷
而武安灌夫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
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
魏其侯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
陌宮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
嬰去麾戲灌夫夫出武安灌夫遂怒曰此吾驕灌夫
罪也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出籍福起為

謝案灌夫頃令謝夫念怒不肯謝順武安灌夫乃麾
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
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
捕諸灌氏支屬皆得罪棄市罪魏其侯嬰大媿為
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灌吏皆為耳目諸灌氏
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武安陰事魏其嬰銳
身為救灌夫嬰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
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嬰曰侯自我得
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

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
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
其要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
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扶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
罪逆不道魏其度不無奇不奈何因言丞相扶短
武安扶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扶得為肺腑附所
好音樂狗馬田宅扶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
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
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
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灌
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
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
他過以誅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輸繫宗室侵犯肯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
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

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
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
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
矣于是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
延譯之不然此一狀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
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扶已罷朝出止車門召
韓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為首鼠兩端韓御史安國良久謂丞相扶曰君何
不自喜大魏其竇君君當奈魏其等所為於是上
肺腑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
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
今人殺君君亦殺人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
無大體也武安扶謝罪曰乘時急不知出此於是
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
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竇太后帝受遺詔曰事有不便
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夜明言於上魏其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言作
後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事記詔書藏
魏其嬰家嬰家承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害罪
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支屬魏其良
久乃聞聞有劾即恚病罷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蚩
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基春
武安侯病使人視魏其家令毋出入門以候伺
上夜巫視鬼者視瞯之見日魏其侯與灌夫共守
[illegible]卷 [illegible]灌夫 十二
答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中武安侯坐衣
前始安入朝時武安侯病為大尉時迎王安至霸
上謂王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
車晏駕非大王立尚當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
金錢財物上自魏其嬰夫事時不直武安病特為
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
族矣
太史公贊曰魏其武安實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漢書同　資田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郡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軍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以至親故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

出入游戲備於天子閒之心弗不善也太后知帝不弗善遂怒梁使者弗見案責主所為韓安國為謀使見太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不省也夫前日吳楚亦知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限難梁王令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立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邹吳楚破亡梁王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許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

為銀雖二字許氏說文有重雲有銀訓皆特辭耳

至親故太易請字何可無

韓家是

賞何以敢言譬為小苟公是帝王而雖隨從貴文謂太與太后限沿而述大槩是劣大

於是梁王伏斧質請罪太后乃使使者韓安國為小謹公是重損復解兩家之驩益於事故古人言說形勢謂兩使所以自解兩家之驩不能明白不用時字參字奇哨小字又謂

侄婿鄙小縣驅馳國中欲以奉謝突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忠孝為臣忠而太后弗不鄙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帝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來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二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相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

國大索月餘不弗得內史安國聞說勝譖孝王所
安國迎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
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讎賜死王曰何至此
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
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
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
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
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遷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
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
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
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詐一邪
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
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
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孝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之即
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
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
國坐法失官居家居建元中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漢大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天子亦上素聞其賢即召以為
北地都尉遷為太司農間歲東越相攻遣安國及
太行王恢將兵未至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
元六年武安侯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
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
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
過數歲即復倍背約不如勿許興舉兵擊之安國
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
禽鳥獸之心遷徙鳥舉巢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
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弗屬為
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
危邑故以為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
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
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鷹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
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
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子

女以配單于幣文錦賂之甚厚單于侍命加謾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火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切以為擊之便衛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控弦四十萬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為天下為慶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發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後嘆然後政教修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瘕也必不

執銳蒙霧露冰霜蹈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恥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狄曰不然臣聞鳳鳥棲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臚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後嘆然後政教修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瘕也必不

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
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
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
坐而收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衛風之衰
不能起毛羽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
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跋難以
為功從行則迫脅衛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
利不至千里人馬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
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
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
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迹通方之士不
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為之備審處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翁一為間亡入
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而許聶翁壹之聶翁

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視單于使
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
將十萬餘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
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
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
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
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
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覺之攻烽燧得
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
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去
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語在匈
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
即罷王恢等兵三萬騎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
重必盡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皆罷
兵皆無功天子上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
兵罷也恢曰始約為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

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衆不敢提祇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
陛下士三萬人於是天子恢廷尉當恢迫擅當
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於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
奴報讎也上朝太后以丞相蚡言告於上上
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循頗
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
上乃下恢吏恢自殺

史記卷一百七 王吉

恢聞之迺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
舍而出於忠厚喬念長者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至他皆天下名
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
史大夫四歲餘五年孝景崩丞相田蚡薨免安國行丞相
事奉引隨車寖天子以為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
使使視之寖甚迺更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
尉而車騎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得亡歸天子以為騎
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入雁門殺略數千人
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寇殿將軍衛青擊之出雁
門衛語在青傳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捕
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
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擊殿入塞匈奴虜略
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安國傷
千餘人及畜產而去上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
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

史記卷一百七 王吉

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
新垂北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遂默
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敗亡多甚自愧幸得罷
歸徙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安
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官至卿事其人深中篤行君子上方倘欲以為相會其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
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

詹事矣子孝何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蘧多內
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班馬異同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
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
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
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數從
行有所衝陷折關及射獵格殺猛獸而文帝曰惜
乎子廣不遇逢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及孝景帝初立即位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吳楚軍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亟
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
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數與匈
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
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確恐亡之於）
是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
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

戰為名匈奴大侵入上郡天子上使中貴人從廣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從見匈奴
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
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
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
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驚恐
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
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
誘之必不敢擊我擊廣令諸騎曰前前未
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
多且近如是解鞍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
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
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令士
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
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兵於旁欲夜取之即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
所之故弗從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居
久之孝景前武帝立即位左右以為言廣名將也
於由是廣以上郡太守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
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
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曲行陣就善水
草便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
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致明軍不得

休息自便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將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
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謹於文法後漢誤單
數直諜至太中大夫為人廉謹善於文法後漢誤單
于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
驍騎將軍領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
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

結而盛之是
抱兒馳出胡

自故漢以至下文二次出塞單于兩次為燕人曹襲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二騎間廣令
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
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
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推墮抱兒
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
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所失亡
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
廣家與故顧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止宿廣霸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
是天子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
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
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撫師以征不服奉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狄威

我搖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
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
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居
右北平在郡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鏃矢視之石也他日因復更射之終
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
右北平射虎騰傷廣亦竟射殺之連下文石
建卒廣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

分其麾蓋下飲食與士卒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生產事廣為人
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
能及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
狹以飲飲罰以射為戲廣死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
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
食廣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
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

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
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
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
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
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

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
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
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
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
當無賞初廣之與後弟李蔡俱為郎事孝文
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
元朔五年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
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其遷甚然廣不得爵邑
宜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
擊征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
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而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
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
常有所恨者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

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廷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 以下漢書接上廣歷七郡太守後二歲元
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
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
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捕虜知單于所居頗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
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
草少其勢不便行廣辭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且臣結髮而與匈

今頗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指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
大將軍亦欲使教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
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弗聽
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日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弗聽
大將軍而起行意氣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
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
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
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
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
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上簿廣曰諸校尉無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
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
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
之吏矣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

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
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子曰當戶椒敢皆
為郎天子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
於是天子上以為勇能當戶早死乃拜椒為代郡
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中時
敢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旗斬首
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遂外壖地一訛奪其中當
下欲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
史記卷一百二十 李廣 九 前漢
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斬首
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
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廷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
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為太
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想之上上召
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

史002-243

中以鉏斫絕糧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
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
欲亡後陵下吏延李氏陵遂衰微矣
李陵字少卿既壯選以為侍中建章監諸騎著
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卒甚得名譽天子武帝以為
有虜之風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不見虜而還拜為
騎都尉將丹陽楚人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以屯衛備胡數歲

漢書貳十卷 十 王彭

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遮上賜陵書陵留
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敵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
屯張掖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
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召陵將
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使為
貳師將輜重隨大軍後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
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頭
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匈奴單于兵毋令
專走貳師軍也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

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
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
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
陣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
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
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題
詔捋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令勇入西
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
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云
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

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
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
即陵既至期還浚稽山與而單于以兵八相值騎
可三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
過半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
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

擊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而所殺數千傷匈奴亦萬餘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且戰連鬬八日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劒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視之即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

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軍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遮道急擊攻招降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陬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無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淀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

連弩射匈奴服虔曰二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弩共一弦古曰張是也謝說云皆是連弩之合說也蓋古之合弹并引弩相連以後教前則一弩而得三十弩之力或自有道未可以為妄也湯發此語以待著索

矣今無兵寖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令單于聞之以遷誅罔欲沮貳師為
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皆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
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匈奴
其兵盡沒餘亡散脫至塞得歸漢者四百餘人陵
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
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
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
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
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
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
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輸戎馬之地抑數萬
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
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
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
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
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
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

協律都尉李延年爲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
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
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廷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
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陳西
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
酒陽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
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
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
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徼
動之陵墨不應熟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
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正
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慈乎立政曰請少
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
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
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
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

平病死

太史公贊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恂恂
如鄙人口不能道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
皆爲盡哀流涕彼其忠實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也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
哉

班馬異同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傳第六十四　漢書九十四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
有山戎猃狁葷粥居于北蠻隨草畜牧而轉移
其奇畜則橐駝驢駃騠騊駼驒騱其異畜則
騶騵驒騠奚遂徙毋城郭常處耕
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肉食
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田獵
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
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鉏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
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
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
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莫道養畜以計
攻大王而畏其父亡走千岐下而幽人悉從畏父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
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畎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
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
時四夷賓服獨為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舉申侯有怒而與犬畎
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
卤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于雒邑當是之時秦
襄公伐戎至岐郊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
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畎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
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
時四夷賓服獨為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舉申侯有怒而與犬畎
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
卤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于雒邑當是之時秦
襄公伐戎至岐郊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
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畎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
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
時四夷賓服獨為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舉申侯有怒而與犬畎
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
卤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于雒邑當是之時秦
襄公伐戎至岐郊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
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名曰荒服其後
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畎戎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
甫刑之辟至穆王之後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
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
時四夷賓服獨為中興二百有餘年至于周幽王
用寵姬褒姒之故舉申侯有怒而與犬畎
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地
卤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
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于雒邑當是之時秦
襄公伐戎至岐郊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
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
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

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
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
取戎狄翟女為后與狄翟后怨而襄王後嬖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
立之於是惠后與狄狄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翟
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
王於是戎狄翟或居平陸渾東至於衛侵盜尤甚
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
伐襄邑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
居外四年乃遣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
脩霸業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
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
翟豲之戎在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
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
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
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之代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
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以北而魏有
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
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接義渠二十五
城惠王擊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
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
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滅義渠於是秦有
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
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
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

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
山險壍谿谷可繕者治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
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
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
逸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
生少子而單于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
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
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
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
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皆隨鳴鏑而射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
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
立東擊東胡東胡王初輕冒頓冒頓以其間侵
東胡東胡益驕西侵與
皆曰千里馬此匈奴讐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
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
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
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子女乎

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
匈奴間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
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
地匈奴非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
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
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與予之者皆
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
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
東胡王而虜其民人衆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史002-250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秦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

捍犂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捍犂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按水草便利轉移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

者浸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葬事而候星月常隨月盛壯則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分其後北服渾庾凌屈射丁靈雲南陽昆龍新新犂汪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從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圍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

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士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冒頓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上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駵馬北方盡黑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又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開圍之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騎馳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背約侵盜代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雲中居無幾何陳豨樊噲往擊之復拔代地於是漢高祖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冒頓寖以驕冒頓乃為書使使遺高后妄言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欲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隊高帝於平城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弩今歌鋒之聲未絕陽瘖者甫起而噲欲拆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諛也且夫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

惡言不足怒也於是高后乃止 日善令大謁者張
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
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
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
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
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復與匈奴
和親至孝文帝初立 即位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
夏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孝文
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

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
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敖侵盜上郡葆塞蠻
夷殺略人民今不得已而居其故陵樂邊吏入盜甚苦
無道非約也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
車騎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
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漢北王文帝歸
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
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後義慶侯難氏支等計與漢吏相距 恨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甚至發使以書報不
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令以小少
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方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彊以寡滅 丧月氏盡斬殺
降下定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
以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以定
頓寇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
應始古雖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

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
西擊月氏盡定之頗寇邊今以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
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志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信背約誰兄弟之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
誅單于若稍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并國有功甚苦兵事
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疏一黃
金飾具帶一黃金帶此一編十疋錦三十
疋赤綈綠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
單于後頃之肩頃死子稽粥立號自老上單于老
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翁主
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翁主說
不欲行漢謂使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
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愛幸之初匈奴單于好
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疆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
視不如拖采之完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
視不如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
記以計課畜其人眾多少物畜一日皆有簿
一十頗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
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
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
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

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竊
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
自脫奉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者乎漢使曰
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戰為事其老弱不能
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
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盡取妻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節闕廷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

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覓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便易行也君臣簡易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體也父子兄弟死取則妻其妻妾之慝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鳥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冕何當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棄稼穡耳也日夜

單于候利害處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

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以

騎歲入邊殺掠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乃發車騎萬人擊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

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

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虐今聞漢惡民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云二國已和親食隆其進取之利邊境安寧以故不即出塞者

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閒爵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

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車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冠又置三將軍車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通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單于

孝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冦今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詳陽爲賈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徑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知漢謀乃還下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通關市

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歲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道亡歸漢因救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入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

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
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
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
利漢亦棄上谷之什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
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軍
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攻
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爲涉
[illegible]卷 八匈奴 [illegible]
勝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
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共及略千餘人其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
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
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遮絕漢道而
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表漢以車騎將
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匈
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
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

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裹男女萬五千
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
朱英又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
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擊匈奴得首虜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
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
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介獨
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
[illegible]卷 八匈奴
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
兵徼極而取之無令近塞單于從其計之其明年
胡騎數萬人騎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
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
里擊匈奴得胡首虜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
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
虜三萬餘人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

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
李將軍廣卒可廣軍四千人且盡死者過半殺虜
亦過當會暮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盡失亡
數千人共軍合騎侯後驃粟騎將軍期及與博望
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昆邪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昆
耶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
渾昆耶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
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
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
秦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
去其明年春漢謀曰以爲合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
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乘馬發十萬騎私負糧從
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亦萬數
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
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
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
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

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與漢
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
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
往與漢兵相得其輜重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
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乃自立爲單于號後其
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恐乃去其單于號
故位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
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人

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莫南無王庭漢渡
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
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
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者亦萬數
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
亦少無以復往匈奴單于用趙信之計遠使於漢
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

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武帝始出巡符郡縣其後漢方南誅滇滅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粵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

人漢又遣故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是時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乳鞠語譯言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不肯即盧句切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亟南面而臣於漢何徒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幷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陽許曰吾幷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樓於匈奴是時漢東擊破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南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支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揚信為人剛直倔強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揚信揚信既見說單于說曰非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老

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
每漢使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
而單于等如匈奴復謾以甘言欲多得漢財
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結為兄
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
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漢予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
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

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
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
延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
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
而死子烏師廬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兒單于立漢使
直雲中右方兵直上谷以往者匈奴西擊大月氏破之并兼三十六國控弦之士皆習勇敢故蠭出
兩使者一人單于一人乎右賢王欲以兼其國

少匈奴乃更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
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犁湖單
于立漢使光禄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
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
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禄所築城列
亭鄣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
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是歲匿貳師將軍破
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單于欲遮之不能取至其
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犁湖單于立
一歲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
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更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
悖逆昔齊襲公復百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得歸單于初立恐漢
襲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
驕檀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野侯破奴得亡
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將三萬騎出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
復又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涂
邪山毋亡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
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
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單于圍陵陵降匈奴
其兵遂沒得還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
步兵十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
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
因杅將軍敖將萬騎萬步兵出西河與貳師將軍接戰貳
師將軍廣利乃解而引歸與單于
聞乘邊兵虛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
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
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衆
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亡所得因

行救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
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
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便廣利得降匈奴
大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宣哀之
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
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後一時之權而務謾納其說
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
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竟雖賢與事業不成得
禹而九州寧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

擇任將相哉
贊曰書戒驩兜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
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
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宋眙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
雖欲屢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
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
卒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

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脩
咽喉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
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
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
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禁驁尚如斯安
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
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
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
之具厲長城勁弩之械侍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
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
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
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
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邊
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
布野三世無犬吠之驚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
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

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
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
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
其後嗣邊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
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
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
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
矣夫覩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
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
物土貢制外內或修政刑或修文德遠近之勢異
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
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
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內
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冤其地不可

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疎
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
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
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去病列傳二十五

大將軍衛青者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
其父鄭季為吏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
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侯妾主家僮衛媪
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子君及而姊衛子夫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武帝故青冒姓為衛
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母號為衛媪長女衛
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
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
先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
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
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
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
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
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

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 徒纂取之以故得不
死上聞延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
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
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顯子夫為
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 拜青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
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
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
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

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 唯青賜爵關內
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
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
門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
年匈奴入遼西太守虜略數千人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
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 郡青斬首虜數
千明年令車騎將軍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百餘萬
走白羊樓煩王遂以 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
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
公有功封為岸頭侯 使建築朔方城天子上曰匈
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
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
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令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遮匈奴西定河
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虜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

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
獲醜數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
千八百戶其明年 後匈奴 北歲入代郡太守友
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
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
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
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

次公為將軍供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
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
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
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遂追數
百里不及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
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
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
子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

有餘人益封青六千八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
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
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
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
襁保中未有勤勞上幸列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天子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都
尉韓說從大將軍出寧導至匈奴右賢王庭為
壓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額侯騎將
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賀為南
弥侯輕軍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
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
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
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
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
如意中即將縮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

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
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
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
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乘復出定
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
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
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

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青大將軍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即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冬意也不當斬大將軍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忠無威而顓誅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 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歲餘也 霍去病始侯 漢書此下別起霍

去病傳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

鄭衡

鄭寿

鄭衡

鄭寿

鄭衡

鄭寿

從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遫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捷獲單于單于之近親屬以下至小月氏者爵左千長千騎將得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從至小月氏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匈王高不識從驃票騎將軍捕呼于屠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博望侯驁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去病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單于接戰短兵連兵決大將軍其秋後單于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耦出此驃騎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

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騶騎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遫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匈王高不識從驃票騎將軍捕呼于屠者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博望侯驁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去病驃騎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耦出此驃騎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

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
報天子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
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於是恐其以詐降
而龍邊乃令驃騎將軍去病將兵往迎之驃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王將見漢軍
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即馳入得與渾
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
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鉅萬

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

摩侯鷹庇庵為煇渠侯會稽為河綦侯大當戶
銅離調雖為常樂侯斬首是天子上嘉驃騎去病之
功曰驃票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征匈奴西域王渾
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
弦萬有餘人誅獟騎悍獲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畢
懾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廣袤無垠幸既求
綏矣以孚七百戶益封驃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

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後居頃之乃頗分
徙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募
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復漢卒
餘人其明年天子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
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騎直行
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春
上令大將軍青驃票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
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敵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
騎去病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

單于東乃頗更令驃騎去病出代郡令大將軍青
出定襄即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
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
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已度幕
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頗采悉遠北其輜重皆
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大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青令武剛車自環
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

會日且冷而大風起砂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
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
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傷
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
輕騎夜追之大將軍青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
走遲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
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
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青之與單

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
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兩相逢
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
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食其至下吏贖為庶
人大將軍青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
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
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
軍去病亦將五萬騎與大將軍軍等而無
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

三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大將軍青
軍既皆還天子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絕
所獲單弱之士約輕齎絕大莫涉獲單于章渠
以誅北車老首轉擊左大將軍斬雙獲旗鼓歷涉離
度雞侯濟弓閭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
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
臨翰海執匈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
減什三三取食於敵遠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
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食邑與城不失期後至贖金山斬
首捕虜一千七八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

離侯北地都尉邢衛山後驃騎將軍獲王以
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
支獲單于伊即靬王伊即靬王以千八百戶封陸支為壯安侯以千
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安侯以千
軒為眾利侯從驃騎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

戶校尉自為爵大左庶長軍吏卒為當賞賜甚多而大將軍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唯河西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數開內侯兩軍之出塞塞圍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更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去病日益貴舉大將軍青日退衰而驃騎去病

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騎將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往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大將軍青為人仁善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

未有稱也驃騎將軍去病自四年軍後三年歲元狩六年而卒薨天子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曰景桓侯子嬗嗣代侯嬗少子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為奉車都尉從封太山而薨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去

病死後大將軍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絕其後四年元封五年大將軍青卒薨謚為烈侯子伉嗣代為長平侯六年坐法免自大將軍青圍單于之後十四年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

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上還詔青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故長平侯

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六千八百戶三子為侯侯三千三百戶并之三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及校尉以從大將軍出朔方皆已為特將者九人共裨將及校尉已為特將者十四五人為裨將者曰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出高闕後二歲為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後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為將軍出北地後二歲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水上無功後四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為丞相封為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屯代後二歲為將軍出代後二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

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二歲為騎將軍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復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斬首虜多下吏當斬贖罪免為庶人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捕斬首虜過當贖罪免為庶人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捕斬單于右賢王將以下十餘人及王母王子軍正以下百九十人加賜黃金二百斤後一歲以將軍出高闕後二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後二歲為將軍出雲中後二歲為將軍出代後二歲為將軍出高闕後一歲為將軍出朔方後一歲為將軍出雲中後二歲為將軍出朔方後一歲為將軍出雲中後二歲為將軍出朔方後一歲為將軍出雲中後二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後衛大將軍青有功
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
為將軍復後大將軍先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次
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燕孫也以校尉後大將軍青有功為平
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
將軍也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禄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
史漢異同卷 大將軍衛青霍去病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後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為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坐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誅
最驃票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斬捕首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貳師將軍後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後坐法失侯次
襄嘗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燕孫也以校尉後衛大將軍青有功為平
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
將軍也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禄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
史漢異同卷 大將軍衛青霍去病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後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為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坐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誅
最驃票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斬捕首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貳師將軍後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後坐法失侯次
襄嘗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燕孫也以校尉後衛大將軍青有功為平
為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
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
將軍也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禄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
史漢異同卷 大將軍衛青霍去病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後大將軍元封四年
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
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為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坐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誅
最驃票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斬捕首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

五千一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
而後為將軍者二人
將軍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後騶票
騎將軍有功封為符離侯騶票騎死後博德以
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
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騶票騎將軍引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後騶票
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
後六歲以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與戰兵合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
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
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貴封其後枝
屬五人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國衛
氏無為侯者征和中奏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
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太史公贊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說責大將軍奉壹
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毋稱焉將軍觀古名
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青謝曰自魏其
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
賢絀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
何與招士騶票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公孫弘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主父徐嚴列傳第三十四　漢書六十四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
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
招賢良文學之士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徵為
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
移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
復推上公孫弘弘謝國人曰臣前已嘗西應命
以用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
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
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蕃
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
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

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災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左右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無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禮義之紀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聖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大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恩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奉持驅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鎔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

類哉暮年而變臣弘尚竊邊之上與其言是時方
通西南夷道置郡邑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爲
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
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
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令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
上察其行敦慤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
有所不可不肯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

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上嘗說所言皆聽以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
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
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
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爲人談
笑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
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元朔
三年張歐免以弘遷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
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
童蒙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
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
之元朔中卒以弘 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
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上以爲有謙讓意益厚賢
晏與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亦
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布被自九
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
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有謙讓意益厚賢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
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
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
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議謀連下文弘身食一肉
脫粟弘為人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
有郤陳者無遠近雖佯陽善後竟陰報其禍過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連下文
弘身後淮南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
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上文遭遇明主謀反治當誅連上文然其性意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當誅
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位至丞宰相
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
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竊
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
序交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智仁勇此三者
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
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

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
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
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制禮三王建周道興文武
招俠四方之士任賢使能賢賢貴德而天下歸心
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
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
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之病矣恐先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
避賢者路天子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尚上文遭遇明主謀反治當誅連上文然其性意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當誅
幾復承至尊位懼不能盡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
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
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慢露之病疾何忠不已
乃上書歸侯之骸骨是章厥之不德也今事少間
君其存精神止念省思慮一精神輔助以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
符二年弘病元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竟以
丞相終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

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廡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法失侯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

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大表德章義所以率世礪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主父偃者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遍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生子聞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適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省資用

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遇其民不可役調而守也勝必殺棄之非民父母也秦皇帝不聽遂便蒙恬將兵而攻胡辟邪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

穀俠後竟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甚苦靈師十有餘
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
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轉飛
芻輓粟起於東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餉饋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天下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
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
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
鳥散後之如搏影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
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
皇帝蓋悔之甚乃遣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
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天下常積聚蓋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
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
之費矣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
之策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
資也是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乎土崩

何詔兎解晉秦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
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千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
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
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
之民衆故諸侯無境竟外之助此之謂兎解故曰
天下之患不在兎鮮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
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難而危海內陳涉
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

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
禽矣晉秦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
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
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
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

撫之囿泛滛恣睢觀極騁娛之樂自若也金石絲
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狡好得陳於前而天下無指麾名何必湛
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
之民衆故諸侯無境竟外之助此之謂兎解故曰
天下之患不在兎鮮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
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難而危海內陳涉
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

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
禽矣晉秦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
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
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
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
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

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
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

可徙得故擯紳者不悌為詐僞釱者孝殺人以矯奉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既和平其性指安指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宇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聖道純全子孫雖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脩守合從連橫衝駟車擊轂驅人自生蟻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正者退法嚴政峻令詻誚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逸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徙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豬突豨勇之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伯王時

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
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欲招徠匈奴冒突朝夜即降羌棘略滅蔵州建城邑深
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
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禦於
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
其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釁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以持久
也今天下鍛甲砥
兵淮南衡山王傳 大震安
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
東壤制旁帶諸侯非公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
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
所以滅者刑嚴法文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逢萬世之變則
不可勝誅也後以安為騎馬令此下 文漢書闕
上父膺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
安皆為郎中僮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遷為謁者
中即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
彊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令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
起前日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
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
漢書卷五十五卷 二六 衆書
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必稍自銷弱
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
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
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之尊立
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並驅偃有功為大臣皆
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夫主父
日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
昆弟不收賓客棄我阨困久矣且丈夫生不五
鼎食死即五鼎烹嘗吾且暮途遠故倒行暴逆

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之以
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
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
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
其便朱買臣難詘弘上竟用主父計遂置立朔方
郡本偃計也元朔二年中主父偃言齊王內有淫
佚失之行辟上拜主父偃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
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
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

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
奸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
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偃始為布衣時嘗遊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偃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
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
者及齊王以自殺上聞上大怒以為主父偃劫其
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偃服受諸侯之金實
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

大夫乃言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
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
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
族死無一人視收者唯獨汲孔車收葬之焉天子
上後聞之以為孔車為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
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為舉首
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
惡悲夫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傳上第二十七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者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

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君徒四壁立卓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汙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客百人錢百萬及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相如家徒四壁立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
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
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
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
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
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之

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以車騎之衆
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
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衆庶
殫山揜兎弯韝鹿射麋腳

結駟千乘旌旗蔽日
案轡徐驅
射中獲多於是乎楚王乃駕駟馬建羽旄
載雲罕掩群雅
射中獲多於是乎楚王乃駕駟馬建羽旄
載雲罕掩群雅
澤游觀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
如鄂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
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
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
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
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之
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以車騎之衆
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
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衆庶
殫山揜兎弯韝鹿射麋腳
結駟千乘旌旗蔽日
案轡徐驅
射中獲多於是乎楚王乃駕駟馬建羽旄
載雲罕掩群雅
澤游觀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
如鄂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
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
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成奏之上許令
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
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
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之
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
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
然則何樂對曰僕以車騎之衆
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
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衆庶
殫山揜兎弯韝鹿射麋腳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
中有則神龜蛟鼉瑇瑁玳瑁鱗鱗其北則有陰林
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蘘蘘雜糅其上則有赤猿蟬蜼玄豹蠼蜒貙豻兕象野犀窮奇
橘柚芬芳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蠼蜒貙豻兕象野犀窮奇
千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蠼蜒貙豻兕象野犀窮奇
偃蹇於是乎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
駕馴駼之騵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
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
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史記卷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 五
軼踰距虛軼野馬而轔騄駬驂乘遺風而
射游騏驕傲驒騱腷臆鬱桷連卷踔絕梁騰
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拔絕乎心繫獲
若雨獸摋草木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
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徼幸數至乎輿輦之前以發雷霆之響時未
徼欲受詘殫暗罷極乃縱獵者基羅彌山覆
野掩蓋平地張軍宿營酌飲乎其中於是鄭女曼姬被阿
錫揄紵曳縞雜纖羅垂霧穀襞積絙紈委曲
褕袘鄧衍徘徊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
翠旗之威蔵旄紛紜乱下而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
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偃蹇於是乎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
駕馴駼之騵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
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
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史記卷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 六
軼踰距虛軼野馬而轔騄駬驂乘遺風而
射游騏驕傲驒騱腷臆鬱桷連卷踔絕梁騰
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腋拔絕乎心繫獲
若雨獸摋草木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
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
徼幸數至乎輿輦之前以發雷霆之響時未
徼欲受詘殫暗罷極乃縱獵者基羅彌山覆
野掩蓋平地張軍宿營酌飲乎其中於是鄭女曼姬被阿
錫揄紵曳縞雜纖羅垂霧穀襞積絙紈委曲
褕袘鄧衍徘徊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
翠旗之威蔵旄紛紜乱下而建干將之雄戟左烏嗥之雕弓右夏服
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史記卷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 七
乎無為淫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
王終日馳騁而曾不下輿脅息倦劇輪卒自以為娛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
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與使者出田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奏哉問楚地
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
下不稱述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驕奢言
淫樂而顯後宮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

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之惡與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亦東有陪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鼂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炀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芥蔕若乃俶儻瑰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可不勝記禹不能名契卨不能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為無用以應哉無是公听然而咲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幣帛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肥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昭德顯行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乎君未睹夫巨麗也

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南西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泑溴之野壁汨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陋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汨偪側泌瀄横流逆折轉騰澫瀏澎湃滂濞沆瀣穹隆雲橈蜿蟺宛潬膠戾蜒蹏踰波趨浥浥浥泣下瀨批巖衝壁發

揚滯沛臨坻注壑瀄瀄沸鴈駭鶬起鵠鵠鵝鵝鵠鵠鵝鵝鵠鵠鵝鵝

鸂鶒鳧群浮乎其上汎濫泛汜灩隨風潛淡與波
搖蕩掩苯薄草水陼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
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鉅木嶄巖嵾嵳
差丸嵬嵬磈礧南出北園連綿屬乎蒲陂
溪通谷潗湁潏淪乎其下瀺灂潗瀄喷薄乎
丘墟沇溶淫鬱閌茂平原隱轔鬱嵷登降施靡陂池
乡浴乎清流晞髮乎陽阿蹲鴟伾立鶬鴰鵁鶄鸀鳿
鷛鷞鷖鵜鵁鶄鸂鶒軒翥鴻騖乎其間鴻鵠鵝鶤鵠鵝鶤
薰鼓以江離槀以荃蘅糅以芳芷雜以流夷
攢羣拾蠭蘇蘇紛紜衆多發揚布寫
揉以蘭槀本射干茈姜蘘荷依紆若

亭亭茕茕芘蔭覆廣夏連棟接榱
榛橚槮叢茂林深竹叢蔣竹之類
香芬越暢鄉若布寫曖曃曖曃忽忽
泛汜觀縹盼繽紛軋洽茇茇芒芒
之無崖涯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
長踊躍其間則有鵷雛孔鸞鳳皇騰遠
翱翔乎其北則盛夏含桃楔櫻蒲陶隱夫薁棣
樝棠荅遽荔薜枝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貫
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圭采榮煌
扈鄂衍溢陁靡乎蘭皋藉莎若蘆葭
邪仁頻并閭樛木相纏糾葛蒙茸
夸條直暢實葉扶疏落英幡纚紛容
前葵喬松夾道而生修竹冬青
管籥之音柒池茈虎旋還乎後宮雜遝曼輯

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
徐素雌雄蠖飛鴈鶩蛭蜩螗蠖蠋蜾蠃蛸蠨蛛胡蝉蛫棲
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
顛於是乎隃絶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間牢落陸
離爛曼憂遠遷若此輩者數千百千處嬉游往
来宫宿館客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備具於
是乎背煬涉冬天子校獵乘鍐象玉虵拖蜺旌
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
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鼕縱徐獵者江河為阹
又重重百千案 會稽
秦山為櫓車騎雷起陰天動地先後陸離雜散別
追遥淫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貌狗博豹狼
手能龍足野埜羊豕鵝鵝綺白虎被豻班文跨
野埜馬陵三軍之危下碛歷之坻徑陵峻趹險
越堅厲水推蜚廉弄解豕鷹格瑕蝦蛤鋋錞氏胥
翳緩要禹步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鴻臆弓不虚發
旗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
来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灘浸潘
促節馳騖乘流雜輕禽鵔鸃鵁鶄鵾鵜鴻鵠鶬

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靡曼美色於後宮羅紈曳綺燂燂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莊刻飾便嬛嫶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嫺

班馬異同

司馬相如傳下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夜郎西夷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費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太守檄吏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 師古曰詘讀與屈同 膝請和康

居西域重譯請朝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棘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 卿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賀之發巴蜀之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而曰諭矣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編白刃貫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後嘗樂死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譽施於無窮功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楚中而不辭也今奉幣役使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聞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責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陛下縣道使咸知 諭陛下之意嘼毋忽也相如還

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
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事卒多物故費
以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士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為
內臣要請吏比南夷天子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
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置時嘗通為郡縣矣至
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上
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
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

以略西南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
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
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
尚司馬長卿晚而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
馬長卿相如使便畧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
君皆請為內臣妾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
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
作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
西南夷之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

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秦嬴政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滔天浸淫下土黎民懷襄堯獨憂之於是伯禹乃興溝洫疏川導滯決江疏河瀉泄注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股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稱洽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

誦書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豎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吳伏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域舟輿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虜係虜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鎰夫為之垂涕兄弟況乎上聖又承大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之亂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祥河鎒零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習爽聞昧得耀乎光明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討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攜福不亦廉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及衰世之陵遲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

聞音循鶴鳧明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益稱曰乡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怠勞請以身先之漸罔靡徙因遷延而
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
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病
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
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
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能馳逐野獸相
如因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
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之憂竊以為
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

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蠭車之清塵與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
用枯木朽株盡為害雖桀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
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乎蓬蒿豐草馳騁乎丘墳
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甘為禍害也
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
有一危之塗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
留意垂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
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望入曾宮之

差峩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
之碕碕兮通谷豁兮谽谺洞泊滅嶕嵲以永逝
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扶疏蒼翠叢茸兮賁
榛棻東馳土山兮北捐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吊
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
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
魂無歸而不食愛娥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
休精罔閬而飛揚兮捨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
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
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
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
乃遂就業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

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揭
輕舉而遠遊聿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建格澤之長旍兮竚芳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
蜺兮拖彗星而為髾曳捎擊橋以偃蹇兮又旆
旃以招搖撰搖捎以為旌兮靡蒲虹而為綱
紅杳冥以眩曜玄潛兮發風誳而雲浮鴻鵬翠
與之翫略遥委麗乎太清驂赤螭青蚪之蜿蟺蜿
蜒低卬夭蟜据以骄驁兮詘折隆窮躍攘以連卷
沛艾赴蠖伦以信僊兮逴躒遠去蹶蹭蹬以遽
軋車轄轄容以委麗兮顩顩昧昧以眩曜兮
紛紜揯捖以梁倚兮猋風涌

倒景兮涉雲霧而遠遊旁浦雷而循階降兮
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
兮上臨廓而無天視眩眠泯而無見兮聽惝恍而
故悅而無聞乘虛無之上假遐兮超無友而獨
存相如既奏大人之頌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
後失之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
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著書人又取去
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
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奏
其書曰天子異之其書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
穹爰生民歷撰選列辭以迄于秦秦連諸侯武
內然後圜鶚虞之珍群徵麋麚之惟獸遠巢海一莖
六穗於庖犧双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放龜于
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園寘於閒館奇物
適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循以為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徵夫斯之為符也

以登介山亞不亦忽乎進讓揖之道其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憚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俸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舉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慶成陛下謙嗛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恐焉或謂且天為質問示珍符固不可嗣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罷罔幾也亦各並作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乎哉夫脩德以錫符泰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他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浹黎民也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幸業業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屏采錯事猶無正列其義校倭餒鏘厥作春秋一輅將襲舊六藝為七擾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翼翼厥旨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賢焉於是天子沛然

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賢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詘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遂作

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稽昌蓍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偏我汜專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虎黑尊其儀可嘉嘉旣攸處蹈我君圃奉璋峩峩薦之上帝以祈厥福靈之斿斿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淫淫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來厥塗蠖蠖厥路天瑞之徵茲亦爾於舜廬氏以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祥可記記寓論以封巒披蓁肅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事旣有端統統翼翼也故曰於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雖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旣卒五

歲天子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滑甬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猶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司馬遷稱

太史公贊曰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個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采其語可論著者著于篇

班馬異同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伍被傳第十五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厲夫人高祖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即位也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

吏曰得辜上有身子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又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無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卒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厲王遂即位隨厲王盡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然常心怨辟陽

侯弗不敢發文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寘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杖力能扛鼎之即自袖鐵袁金椎椎辟陽侯之令從者魏敬推椎辟陽侯辟陽侯出見到刑之厲王乃馳走請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共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之當是時帝新即位寬仁慈惠天下莫不聞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作法令擬於天子數上書不遵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賜帝舅薄昭為將軍寧重上令昭厚真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

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聽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樂奪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棄先帝之業不可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幾逆天子之令不順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

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蔡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齊赴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秤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太行主諸徙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

盈行多不軌追念畢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忻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浦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輦車四十乘友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延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馬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臣逆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雜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稱制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收漢諸侯各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八人與棘浦侯太子奇謀反欲危宗廟社稷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等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

但等吏事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閒章長匿不
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
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埋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
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
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
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
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
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
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齎賜長黃金五千斤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
海民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
見長怒曰汝欲離我自附漢長所記不載當棄市
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置法於王其與列侯
吏二千石議臣蒼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

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益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
史遂考 建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
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
文八年上憐淮南王蚤失國置守冢三十戶冢孝
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
陽侯子良為東城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
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嘆曰昔堯舜放逐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為我為貪淮南王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 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
城陽而乃立其厲王三子 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
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
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三分之東城侯良
削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使者至淮

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
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之淮南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
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王弗不應而往
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
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
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於濟北所以褒之及賚
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
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天下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
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
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之獻頌德及長安都國
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枝賦頌輒稱善然後罷時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
淮南王安初入朝素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時
為太尉乃迎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
一日晏駕非大王尚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
武安侯金財物實賂陰結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
輕薄以厲王遷死感衆安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
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
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
諸侯將士奇材諸辯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阿
諫王王喜多賜予之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
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嘗多予金錢為中詷長安
女陵慧有口辯王使陵伺漢公卿長安侯伺漢公卿請逮捕
治獄跡連王王使人候
治王王恐事發欲舉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者則即
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遍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宋即訊驗王王
又具長太子妃劫
淮南王王后茶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為太子
還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
不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詐陽為怒太子閉太子使
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
謝歸去之王后茶太子遷數惡及女陵得愛幸擅國權
使奪民田宅妄殺人三九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
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三再
辟讓誤中太子太子怒拔劍擊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
詣京師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
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
至之長安上書有明詔下其事下廷尉河南河南
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舉遣太子遂發兵
反計未定猶豫與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當是時淮南相怒毒春承間太子逮不遣劾不敬
王以請相相弗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
治驗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
治王王恐事發欲舉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者則即
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遍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宋即訊驗王王
又具長太子妃劫

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漢中尉
其顏色和訊問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不
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雁閑求
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弗不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可
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其罪罰以削地中
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
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
即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
史漢異同卷十八 淮南王安 十二 衆校
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罪人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即
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呉等案輿地
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卜無太子宮車即晏駕趙
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徵帝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乎且吾高祖帝孫謀反賊天下絶先王之道絞
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賢子乎漢書 此下文入伍傳伍 被棄人
連下文王有孽子漢書

也或言其五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
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
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
王坐東宮召伍被欲與謀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
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言乎
臣聞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
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
也於是王怒繫伍被父母因之三月王復召被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小臣將為大王畫計
史漢異同卷十八 淮南王安 十三 衆校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
舉而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萬世列為三
代王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
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呉楚亦
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被傳連下文曰方今漢廷
治乎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呉王
之聽昔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絶先王之道絞
術士燔詩書戮聖賢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法轉
負海瀕之粟致之于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

足於糟糠糗餌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
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
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千里於是百姓力
竭財盡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
藥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
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奉至之禮弗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
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
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且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
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
說多齎珍寶遣振童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
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
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室而六又使尉佗
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不來
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
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行者不還徙者莫返於是
百姓離心畔解欲為亂者十家室而七漢書伍傳
連下文與萬乘之勢至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
而八止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
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歲旱勝吳廣大呼發矣高
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劉項並和天下不期而響應
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時
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
之中而立為天子以成帝王之功功高三王德傳
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
近世之吳楚乎漢書伍傳連下文當今陛下臨制
至被以為過矣止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
杖而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泉
山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伐江陵之木
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
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
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
父奔走而東還至於丹徒為越人所禽之死於丹
徒顛足與處身死絕祀絕為天下笑戮夫以吳
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道違衆而不知
見時也漢書伍傳連下文王曰男子之所死者止

未見其福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有萬倍於吳楚秦之時願大王從用臣之計大王不後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箕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將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身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湔

厓而橫流即被因流湔而起歷階而去伍傅逮下文王復召問被止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不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王獨有二所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並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蔡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御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聖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

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逆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探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

冀書連下文於是王猶欲發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也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貢獻東甌入降朝廣

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
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
曰山東即有兵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
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被所善者黃義從
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言大將軍遇士大夫有
以禮於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
如蜚飛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
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
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盡已渡鎗
河廼度皇太后所賜金帛錢盡以賞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不過也王默然曰夫參太子知畧不世出
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冰候而冠耳
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漢書伍傳連下文
王復問被曰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
欲緣被又以為難王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舉
兵是邪非也邪被曰以為非也漢書伍傳此下連
上文夫吳王賜號起至不見時也一段止無下文

孫無遺類臣為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
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先
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
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
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
者通谷數行人言曰絕成皐之口道天下不通據
三川之險招山東天下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
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漢書伍傳連下文
後漢遣淮南王孫建繫治之起至未見其福上王
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無福什事八九成公
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若
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千百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然帶勝兵者可得二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鉏
耰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漢書伍傳連

上文臣不敢避子胥之誅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怒父不寧子兄不便安弟政苛刑峻慘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

八漢書伍傳連上文客謂高皇帝曰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壹誅暴海內汎愛衆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敵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二十八 淮南王安 五一

材能不特非直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伍傳連上文且大王之兵聚不能什分吳楚之一至王筵召同被曰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彼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其罪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令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以逮諸侯太子妃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士隨而說之儻蕩可以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鉏

然吾以為不至若此專發而已於是王說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偽為得罪而西事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使人偽

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使人即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卷二十八 淮南王安 五二

相二千石不聽王迺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因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

太子遷伍傳後漢遷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伍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

史記建收衡山被討也

利害具來盡。

此敘宇女婿固史官故自東故詳備非尋常之也

發被曰南收舋衡山以擊廬江有畏隘之船守下雉之嶮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保會稽南通勁越招彊江淮間猶可以得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伍傳連上文王曰左吳趙賢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與淮南中尉建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案不得

史漢異同卷廿八 淮南王安 三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龍相王計猶豫與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君臣可用者皆前擊令無足與舉事者王以為非事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偷欲休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到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因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伍傳下接天子以伍被雅辭吏因捕今子王后圖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者皆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

諸珠曰非重故自殺自殺之人非史人首

案史記是文取衛宏漢舊儀為詳耳

真人君之言

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無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譴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度行邪辟有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甚書創印

史漢異同卷廿八 淮南王安 三

國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仕宦為吏者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心臣湯等以聞天子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刑殺王后奈太子皆棄市之畫欲勿誅廷尉張湯進曰

被不可知張揖
注云言史得其
一謂首要餘從誅

後有中兄孝則
不為少男

心結字精徵張云

師古曰內史掌
治而長安書注以
為治內史

後書續漢山宇
先才去銅也疑
參與宇從谷知
宇又勝胡不可
無證宇制字是

被首而之 王遣友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
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
男孝次女無采少男孝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
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衡山兄弟相
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
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
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奏主
怒故劾慶死罪擅移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劾
史記集解卷二八 淮南王安 五百
其徵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
天子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
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左法候星氣者日夜從
縱容吏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
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
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
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之王后
以此心怒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
采嫁棄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以數讓無采無
之無米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
采及中兄孝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
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
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為之
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
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
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
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污
史記集解卷二八 淮南王安 二十五
之欲并廢兄弟二子而以立其已子廣代太子之
太子奚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
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
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
王常欲廢已而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
奸無采與奴奸王疆食請上書即倍背王去王使
人止之莫能禁王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言
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訢孝材能迺
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家多給金錢招致

賓客有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晝日夜從
容將食勸之王通使孝客江都人救救赫陳喜作
輜車鐵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
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
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
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通昆
弟語除前郤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
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通使人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
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遣孝作輜車鍛鍛矢
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即
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之恐其
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以為不道棄市
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 元年冬有司公卿下
沛郡不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
山王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
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

有不至字文好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洗馬以莊嚴見憚孝景帝崩太子武帝即位黯為

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謂者東越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

報曰越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內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南內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

之罪舉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

病歸田里上聞乃徙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

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

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上頗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

令無罪衛斬臣黯矯民乃罪出馬且匈奴昧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驟動罷弊中國而并心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抵者五百餘人黯入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與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救濟天下之饑餓而令此輩守邊是以餘肉飼餓虎也且匈奴以市道交得其利反以為漢利與之耳

發良民侍養舉騎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如淳曰闌謂出財物關津也不能得匈奴之資廡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深詆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說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乃受拜為淮陽太守黯既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事項籍將
籍死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阨聲
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
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當時好黃老之言其慕長
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即位莊當時稍遷
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
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司農令莊
當時為太史誠大史戒門下客至無亡貴賤無亡
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性麤又不
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
算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
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
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閒人
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
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當時在
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汲黯當時為大司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置益當時為大司
農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僚人多連負司馬安為
淮陽太守發其事莊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遷汝南太守數歲以
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鄭莊當
時始與汲黯始列為九卿廡內行修絜此兩人中
廢家貧賓客無所歸及卒後當時死家無亡餘
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先
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
爵網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
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賤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

友閭境門及廢門外可設崔羅羅公復爲廷尉寳
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
云悲夫 漢賈同張馮傳

班馬異同

史彙卷四十六 一八葉

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遠令人讀之有感慨流連之味者若之其初非
制治清靜之事便得大經說到衰微處自上下相遁則結法爲煩
故事而無清靜之意不以法敝未嘗不以法救及至於不振當是
此時非酷吏莫能勝其任而愉快也

止能給火用之快非止酷吏也吾於酷吏嘗著不得不然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
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
濁之源原也昔天下之網 同嘗密矣然姦僞萌 執
史彙卷四十六 一八葉 酷吏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言道德者濁其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
觚而爲圜斲雕 猶而爲朴 樸號爲 網 同漏於吞舟
之魚而吏治烝烝 烝不至於姦民艾安由是
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
室侵奪功臣呂氏已敗遂禽 夷侯封之家孝景時

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倫

郅都者河東大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帝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

林賈姬如在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

從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天下所求寧賈姬等乎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

后何上還彘亦去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

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瞗氏宗人三

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郅都 二

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誅瞗氏首惡餘皆股栗居

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

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背親而出仕身固當奉職死

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

至貴倨居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樸畏罪自重

而郅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

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弗予與魏

其侯使人以閒與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

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徙使使持節即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

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舉邊

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

大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

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乎於是遂斬郅都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郅都 三

寧寧成者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

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

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

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

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

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

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黨弗如

然宗室豪桀人皆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

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

火被刑而成刑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廼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迺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
後伸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金為任俠持
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燕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姓
周陽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
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修謹甚然由居
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
史記卷一百二十 周陽由趙禹 四
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
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焉
由後由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議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寧審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蓼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
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日極知禹無室然文深不可

一傳皆為事書員百七十自形容欲盡得其為人

於是又見條侯之長者其舉招之言也

以居大府今上 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稍遷為
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以法益刻蓋自此始
迪下文張湯傳內禹為人廉止 官屬陰罪又連後
趙禹中廢至以壽卒于家結傳
張湯者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 熏得盜鼠及餘
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
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史記卷一百二十 張湯 五
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
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
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 竊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

河口無巫字

語自切中典獄傳明監司間

湯為之足世湯字似可無

謂其有德可事

亦其天資倫得之此非學力可至使無此學則
勢利所在其心已為之奪時既不能為之合非
事實之者

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聽案求官屬陰罪

書入趙禹傳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

爰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

湯夾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奏先為上分

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湯主之明奏事即讞湯應推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

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通正監掾史某所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拿予監史

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與予監史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雠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

致法上財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

內行修也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貴是弟調護之左厚其造請問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

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闥爪牙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

功多此類於縣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湯承上指請造白

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銅蒙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罷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

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蔑其利奸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舉則自公卿以下

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上至自至舍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

伏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
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
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今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東宮間天
下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
困負由此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
無知伏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乃下
史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
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容田甲雖賈人
有節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而甲
所坐贓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郤陰已而為
御史中丞恚薦數從中文書事事有可以傷湯者不

能為地湯有所愛史意嘗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
書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
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雖跡安起湯佯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
往視疾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訟
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
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
至為摩足疑與為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
其弟弟數箠笞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

為之而詳陽不省謁居弟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
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嘗與
湯有郤陰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
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
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
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
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
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以楚辭與助
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

使賈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擯莊助
買臣固怨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
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
宛之 索隱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
史邊通學長短剛悉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
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
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

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 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
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吾謀告之者湯不謝
湯又詐 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
上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
無所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不知分也君所治棄滅者幾何人矣今人主君皆
有狀天子重致君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

結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 延
告上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

行往來編溫藉縣無遠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
君子仲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
豪猾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
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寧家居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
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
令治民上乃徙寧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稍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循直寧成
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閒寧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不手之吏任用遷為
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
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論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
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
擊毛鷙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
尤甚乃遣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
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
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
應其治放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井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
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閒寧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不手之吏任用遷為
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
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論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
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即有避四因其事東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

盜賊不敢近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
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
以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
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
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
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
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無聲毋敢夜行野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
之旁郡國追求梨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
如此天子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
內徙諸名徙請召猾滑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等義縱為內史聞之未敢恣
麻戍關中楊賴成信等義縱為內史聞之未敢恣
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
法抵罪連下楊僕傳內溫舒復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選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所斬伐不
避貴戚數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

能遷稱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擊
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上以為能南
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
以為將軍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寧舉以為
騎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掠死人以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吾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
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
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侵巧
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寧鄉里是
三過也失期內額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
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

出兵而陽不知挾為千君是五遏也受詔不至瀕
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
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
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僄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
軍荀彘俱擊朝鮮傳為荀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
為庶人居久之病死宛 漢書楊僕傳此下起我宣
傳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 宅憧憧不辯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閭中俗知豪猾吏
史記集解三十卷 一 徐廣曰 七
豪猾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奸察盜賊 猾惡少年
校銛使賻告言姦實伯落格長以牧 牧司姦盜賊
温舒為人多謲善事有勢 執者即無勢 執者視之
如奴有勢 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即無勢 執者銛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 請下戶之猾以熬 動大豪
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 氐盡雁爛獄中行
論無出者其不乎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猾

以下皆伏有姦 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
多以權貴富温舒數 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以

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
人温舒請發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 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
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賓騎錢
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
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
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
金 漢書王温舒傳止此下起尹齊傳後數歲
史記集解三十卷 一 徐廣曰 七
年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
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妻亡去歸
葬 漢書此段結上文尹齊傳後下楊僕傳自温舒
等以惡為治而是時郡守都尉諸侯 相二千石欲
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 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
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 百政楚有殷中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繆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 趨具食小群盜

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上
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也乃
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
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
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諾郡甚者數千
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
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弗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益賊滋
又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文法焉漢書自是時

郡守尉諸侯相以下入臧宣傳後

臧宣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宮
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承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
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駮
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為中
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

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帶得擅搖蒲以
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辦然獨
宣以小致治大能因力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
右扶風坐怨怒其吏成信信亡藏臧上林中宣使
鄠令將軍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吏
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
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連上文楊僕傳內是時郡

守鄠尉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
史漢傳同三十卷 杜周

爪牙舉諸之張湯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
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多奏事中上
意往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其治與
宣相放然周少言重遲外寬而內深次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伺司上
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
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
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答掠答定之於是聞有逮證抵罪誣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共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家丞千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始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列三公列而子孫尊官兩千石延年行寬厚云

治皆酷暴唯小子

太史公贊曰自郅都以下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時數稱當不阿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

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職救過不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道壹切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云至若蜀守馮當暴桂廣漢李貞擅殺人東郡彌僕銀鐺論項天水駱壁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毫無忌馮翊殷周蝮螫永衡閻奉朴擊京師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馮與同

班馬異同

游俠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
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
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
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
衣疏食不厭糟糠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
史漢異同比卷 一 游俠傳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
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蹠暴戾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怨孤立之義久孤於世
宜若卑論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
所謂賢家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守季次原憲比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史漢異同比卷 一 游俠傳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
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
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
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
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焉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由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
罔紊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
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

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
徒以朱家郭解等令與盜蹠同譏而共笑之
也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
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
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
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
力政爭強滅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
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鷄鳴
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
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奪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撓擊而游談者
又以四豪為稱首於是皆分爭於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
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
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
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

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
公侯雖脅於威重然其名迹顯焉閭巷之人其
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仗義而誅之狙其閒於刑辟自
匿逃遁而不能絕之以禮法民固錄知禁而反正平古之正法五伯
之以證法民固錄知禁而反正平古之正法五伯
三王之舉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
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
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
窮周急讓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終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
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卽國家禁
防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
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
及王莽時譜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
魁

魯朱家者魯人與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
朱家用俠開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
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敬飲其德諸所嘗施唯

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亡餘財衣不完粟食不重味乘不過軺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劒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田仲已歿而後雒陽有劇孟漢書朱家傳此下別起劇孟傳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冝發及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天下騷動宰相大將軍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羅薛宋陵

郭解河內軹人也字翁伯溫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慍既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臧匿亡命作姦劇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而陰賊著於心卒本發於睢此解姊子負解之勢嬈與人飲使之嚼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時人殺吾弟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吳楚舉大事解姊子乃收而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舉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閭巷少年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舉乃陰屬請尉史曰是人吾所急重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直更數過吏弟求代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徙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
以十數終不聽客乃遮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
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洛陽諸公在此間
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
邑中賢大夫權乎乃遮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母
用庸待我去令雒洛陽豪居其間乃遮聽之
解為人短小精悍執恭敬俠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遮敢嘗酒食諸公以此故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 七 金蘭]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
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從豪富茂陵也
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
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
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
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萬之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
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邑人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

下上聞乃遮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
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翁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
籍少公翁已出解轉入大原所過輒告主人家
處吏遂之跡至籍少公翁自殺口絕久之
乃得解窮治所犯為雖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
生侍使者坐客罵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
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
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母罪
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傳 八 金蘭]
以雖匕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
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
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
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中太原閎孟公翁孺
臨淮兒長卿東陽田仲陳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恂恂
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
仇景東道趙他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
而居民間者耳昌是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所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

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佞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佞幸寵臣高祖至暴抗也然時則有籍孺以佞幸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

從家安後其後寵臣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談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通無他能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幸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時皆無寵臣景帝惟有郎中令周仁耐帝時騶馬都尉桃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

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龔國除鄧通罷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顧見其衣褷

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嘗夢欲上

見鄧通其衣後穿意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

氏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焉尊寵之日異通

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巨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間如

鄧通家游戲然鄧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士達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

當貧餓死文帝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

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上嗜吮

吮之文帝上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疾文帝上使

太子嗜癰太子嗜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

嘗為帝嗜上嗜吮之太子心慙由懇是此怨心恨

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

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

盡沒入之鄧通家尚負責數巨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

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趙談者以星

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寵最

過厚不乃甚爲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

宦者則李延年

韓嫣者宇王孫弓高侯頹當之孽孫也今上武帝

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

親嫣嫣善騎射善佞聰慧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胡

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

侯於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有

詔得從上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

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

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鞅鞅

太后縣由此憾衛媼媼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便使賜媼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媼遂死而媼弟綦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侯愛幸以軍功封綦道侯巫蠱時為奚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得幸號李夫人列外戚傳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

如等作詩頌歌弦之延年輒善承意弦歌次所造初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共弟女亦幸有子男延年縣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號協聲律而與上臥起其貴愛幸埒如韓媼也

久之延年其弟季寬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則上遂禽誅延年昆弟宗族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氏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皆以外戚貴變幸然頗

用材亦以功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賈誼曰柔曼之便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along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踰道位過共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昌足不踰楝幹徵挫一朝帝崩姦臣擅命

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班馬異同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二百二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其言天道之回是耳余雖缓弘語自然但聞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是滑稽之人也

少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賫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

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五穀蕃熟穰穰滿臣家見其所持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故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

髡捧觴跪（捧奴衣反觴也跪曲也脛自其脛反拜也閒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

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至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不必有是事有是事不必有是言至群臣夜之非情都何

宜至此無根基未必實録士也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靈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莊王之時有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槨銅歷為棺獶以薑棗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有司

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貧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奪身死家室富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於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聞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

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漫漫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釐至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役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貧新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儒哉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
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
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
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明易先
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曾誼曰吾聞
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

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
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
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
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
不順理宋忠賈誼閒觀竊而不悅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庇
累辱而不恥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庇
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害去不為福非其罪也雖
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
而前媿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
望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
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奉腹大笑曰
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
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

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徼幸民以官為
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譽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
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
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
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竊位食飲驅馳從娼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官民蠹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
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試試
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捕夫
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忠不
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
與鳳凰翔乎蘭芷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
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
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
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
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
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

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道惑教愚也天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獻多故駃騠不能與罷驢為駕鳳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喜喝喝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若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閶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

義未有以異也父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班馬異同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

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濕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蕈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有節制而取物然猶山不童澤不竭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罟不布於墜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謎既頓時

力相君雖為僕虜扶亡温色故夫論變詐為姦軋
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
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
傳世變云

昔者越粵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 延用范蠡計
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
貨之情可得而觀已 見矣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
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
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
 史記貨殖列傳卷 六 貨殖 五 官福印
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
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
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貨物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
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略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
兵中國號稱五霸既雪會稽之恥 范蠡乃
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 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

已以施於國吾欲用於家乃 延乘扁舟浮於江
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
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 延
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 產者能
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再分散
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鉅萬故
 史記貨殖列傳卷 六 貨殖 六 官福印
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
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 而類淵顏食
駟飲在于酉巷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庭與之抗 亢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
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然孔子賢類
淵而饑子贛日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太歲熟取穀予

之絲漆千斤此老子之所
謂至死不相往來也
惡至午阜明歲美至酉穫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
歲美有水至卯穰明歲美至酉穫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
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節衣服與用事僮僕
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
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
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
不能以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也益天
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
荷頓用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鑄冶成業與王
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
戎王什倍其償與之予畜至用谷量馬牛羊
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
訾清寡婦也能守基業用財自衛人不敢見侵犯
秦始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連下

文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大倮鄙人牧長清
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乎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
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
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秦雜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遷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
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
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
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
野地饒巵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僮
西近邛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
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
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
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

畢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邊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温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慒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則相隨推刼休則博塞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跕鳴琴彈絲跳丸劇意遊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宋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

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亦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出焉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俊壻賈埶

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巳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

俗類徐僮胸縮以北俗則燕浙江南則越夫吳自
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
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
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
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龍門碣石北山嚮西則晉
好辭巧說以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
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皆物之所有取之不足
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
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
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
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
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
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俗懇急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至此漢書調用其語於地理志中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
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鯈史久久
而不絕匹夫編戶之民亦各任其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
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
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
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
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捻長
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
弋射漁獵犯姦冒寒侵晨夜馳不避猛獸之害

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將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察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秦漢之

制列侯封者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戶也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亦有歲率二百蹄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凱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榮巳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茜千畝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邑

下文諺曰以貧求貧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酒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閒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若富次之發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

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使之萬則僕物之理也諺曰夫用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垂漿千甔屠者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輛

漆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藘薑千石鹽豉千苞合鮐鰕

千斤鮑千石鮑千鈞粟粟千石者三之祖貂裘
千皮羔羊裘千石裘榱席千具旃席千具果菜果千鍾狸
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合賈三之廬賈五之此亦
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連下文卓氏倪業
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
蜀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諾遷虜最
有餘財爭與雇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
史漢異同三十卷 一六 貨殖 三 王鳴盛

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墊下有蹲鴟至死
不饑民工於作布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
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倾滇蜀之民富至
僮童千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
卓氏俱居臨邛程卓既哀至成哀問成都羅哀訾
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
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
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卒其半賂遺曲陽

定陵侯依共擅力除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
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
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田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
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賜與名然壯氣得過當愈
益於鐵鼓鑄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
史漢異同三十五卷 一八 貨殖
鄧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
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束有拾仰身有取
史漢異同三十五卷 一九 貨殖 三 王鳴盛
者以貿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然黠奴人之所患
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
交守相望故能蚤起富數千萬故曰
寧漪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
周人既織縗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
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貴人學事

言形勝在去貧者皆老於富家之父母兄弟素所厚而急者故曰級任此等家為閭人貴重可任也

所以証人棄戟取之必然

古酹酋豪帥與史異

猜當曰開孟嘗門性長比若當厚其下故又父兄之

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用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十萬師史既衰至成衰王莽時雖勝張長叔薛子仲猶各十萬師史亦十千萬猶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

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橘姚桃以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之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子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賈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櫟田關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故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

此其章章在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其餘郡國富民蕪業額利以貸賒自行取重於鄉里者必用奇勝故秦陽以田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故秦陽以田農拙業而秦陽以益甲一州搖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翁伯以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質氏以灌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濁氏以胃腸簡

徵耳濁氏而連騎張里以馬醫淺方張里而擊鍾
皆越法矣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
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
邪非也然常循守事業積累廉利漸有所起至於
蜀卓宛孔齊之刁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
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鋤齊民之業皆陷
不執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猗
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山人高濂覆校

班馬異同

右史漢異同近從鄒侍講借錄凡三
冊此書吾郡前輩家有之相傳作於
須溪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批點鑄
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然文獻通考
云倪思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思以
班史仍史記之舊而多刪改務趨簡
嚴或刪而遺其事實或改而失其本
意因其異可以知其優劣所論政與
今所錄者合而卷數亦同豈非書作
於倪而評論批點出於須溪邪
永樂壬寅八月既望盧陵楊士奇識

宋刻班馬異同後

古稱史才寂難左氏而下惟予長孟堅為史家宗優劣之評紛紛迄未有定倪思氏又合二書校其異同凡遷盈辭固所刊落者豎抹其旁寘以故簡帙甚約而二書之文凡百餘萬言咸備無遺其用意亦精勤矣哉簡端時有論斷是遷者往蹟標微辭犁然咸當于人心相傳出劉須溪氏今亦無所考或者即出思手蓋據其異同而附著所見云耳大抵班書較遷史誠為簡嚴然遺事實而失本意亦往往有如昔人之所譏者矧首創與纂述功有難易則二子之甲乙可睽見矣舊未有刻本吉郡士大夫家多私相傳寫予始獲見於今少宰鐘石費公所手錄以歸而屬予讎

後漢書年表十卷

（宋）熊方集補

清乾隆刻本

補後漢書年表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朱熊方撰。方字廣居，豐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迪功郎、權澧州司戶參軍。是書前後進表，不著年月。表中有皇帝陛下奮神武以撥亂，致太平而中興，仰稽聖功，同符光武之語。又有擬宸翰於九經，永光岸序，煥雲章於八法，冠絕鍾王之語。御書太學石經乃高宗時事，則方為南渡初人矣。昔司馬遷作史記，始立十表。梁書王僧度傳稱其effectively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三代之遺法也。班固八表，實拾其例。范蔚宗作後漢書，獨闕斯製，遂使東京興故，散綴不能綜聯，繩貫閑然。方因作此表，凡同姓侯王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其所證據，一本范氏舊文，義例則仿之前書，而稍為通變。如王子外戚恩澤諸侯表皆不復分析，惟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而以功以親自可瞭如指掌。又百官雖因西漢而廢置不一，方取劉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等，以繫於年，而除拜冠冕之實悉見，其貫穿鉤考，極為精詳。綱目條貫，亦俱燦然有法。惟中閒增緒繁密，故踏駁之處亦閒有之。如海昏侯會邑安眾侯松其舉封固自西漢，而前書皆云今見為侯，則明章以後尚嗣封弗絕，自應在東京列侯之數，雖史文闕略，不能得其傳世之詳，亦當標其國號名爵，而注云後闕，始合史法。方乃因其世系無徵，遂斷其名，僅以見前書王子侯表一語附識篇末，實如是則城陽恭王祉亦見前書王子侯表，何以此書又得載入乎。此其為例不純者也。又如伏完乃伏湛七世孫，襲封不其侯，見於湛傳及皇后紀者甚明，惟袁宏漢紀有建安元年封董承伏完十三人為列侯之文，范史誤採入本紀中，方不加考辨，於伏湛下既書侯完嗣爵，而於孝獻時諸侯表內又別出一列侯伏完，殊為複疣。又皇后紀稱完為屯騎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是曹操弒伏后時完已先卒，故史但稱操殺后兄弟宗族而不及完，方乃誤以為曹操所誅國除，而於侯典一代竟不列入。又如漢壽亭侯世但稱壽亭侯，沿習舊譌，未能糾正。此其考核偶疎者也。又漢制以太傅至將軍為五府，自大將軍車騎將軍度遼將軍以外，其餘雜將軍號，隨時建置，見於紀傳者尚多。乃於百官表內槩不之及，頗傷闕漏。此其採摭之未備者也。

凡此數端，皆爲所短。要其經緯周密，敘次井然，使讀者按部可稽，深爲有裨於史學。豐城縣志稱方作是書自題其堂曰補史，其深自矜重，殆亦非徒然矣。

新校定熊方後漢書年表序

表者明也標明其事使著見也表而不明則有之庸愈於無乎史之有表也創於子長而沿於孟堅其體例亦不盡同史記功臣王子侯等表以帝之世統侯以侯之年繫帝或一帝之世而子孫繼承或一侯之身而年數離析此則典籍具在故紀載可詳漢書則以侯之子孫世次爲序而承襲亡卒之年多略焉得毋遺漢中絕文書散亡雖欲如史公之例不可得乎建武中興而後東觀史臣猶相祖述傳於今者乃獨有范氏之紀傳耳志猶賴司馬紹統之書可補其闕至於表則亡也久矣唐劉知幾著論以史之有表煩費無用讀者緐而不視嗚呼此其所以湮沒之易易與去之千載當宋南渡時有澧州參軍豐城熊方者以所爲後漢書年表十卷進於朝未聞所以可否之者史家亦不著錄吾友鮑君以文得宋梓本欲復開雕以裨補東漢史之遺闕既手自讎校又益以嘉定錢宮詹辛楣弟兄之覆審而復以示余余偕老友江陰趙君敬夫重加考覈粗訖功擬之入燕又擬之入晉參於他事此書置几案閒四閱歲矣今年正月兀坐精舍無應酬之煩自念此書若不及今整頓恐後精力益不支於是發憤爲之位置高下排比疎密一一皆經手定宮詹之意重戒更張卽余亦豈好爲改作者然熊氏草創之勞固不可泯而其牴牾之失亦不能爲之諱若復因循或轉致貽誤後人於是更定其尤甚者數條與夫未是而猶仍其舊者皆著說於下以俟後之人取衷焉且令其體例畧仿孟堅分封徙封皆大書之庶有子孫承襲者不致混然無別舊異姓侯中有同姓四人今俱已改正至建安中政由曹氏本不以漢宗之故疏恩凡舊置異姓者固可無庸別出熊氏本書惟據范史然亦尚有漏者至章懷注中所引若東觀記續漢書皆正史也又水經注一書酈氏就所沿歷詢訪遺封於年代亦不甚遽斯爲可信故亦閒增一二其出於子孫譜諜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類咸不盡收斯則余損益之大指也其或前後尚有未能盡一者則因不欲過損本書之故閱者當可以共諒焉夫馬班之表可以補紀傳之所未及

故其所繫爲尤重史通漫不加察從而致譏他人之繁而不視更復何責今此所補之表則但因范史之成文本不可與史漢並然夫功狀事實予奪拜罷之班班具列者一覽可知既覩紀傳又及此書提綱挈要於是乎在論世知人不勞而得不誣古人不誤後人此余之所以兢兢致愼遲之久而始得以報鮑君也熊氏字廣居靖康中舉於鄉嘗名所居堂曰補史進此書不得命又進狀於朝乞命儒臣續古今人表噫此則過矣夫班氏之區別九品皆譬者不獨一知幾尙可以效尤乎想爾時雖不深責定一笑置之耳已

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孟陬月下旬六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於三立書院之須友堂

經進集補後漢書年表序

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臣熊方撰

臣聞昔司馬遷班固之爲史皆謹於表年從春秋之法大一統以明所授蓋天子之事也至范曄作東漢史僅單紀傳而表志未立蕭梁時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殆非聖人所以辯正朔存褒貶之意史家大法於此缺廢且東漢之治凡一百九十五年前繼西京之盛而一代信史有不足於遷固稽之聖人垂戒大訓尙有遺闕甚非所以昭中興之偉績也臣今輯集補後漢年表十卷以足范劉之未備庶史冊之文稍全而繼體統元之旨自明聖人之制不泯也凡表之義例一據曄昭舊文不敢復取他說以汨其傳至綱目條章稍倣前書其有闕疑則俟後之君子

進後漢書年表之表

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臣熊　方　上表

臣方聞明爻象象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臣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迂疎寔淺之末學奇窮艱苦之餘生荒松菊而出遊駐桑榆而筮仕考麟經雖曰聖作亦本舊文觀遷史素號良才悉因前筆裒非一腋流必有源臣不揆荒蕪深製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袁年懼悼遺闕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偽闕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督爲山而竟虧一簣倣鍊石而欲補高天人異而志同世殊而事合故衆哲追爲華黍小雅始全暨冬官取於考工周禮乃備恭惟

皇帝陛下學由天縱道本生知智勇冠乎禹湯孝悌同於堯舜奮神武以撥亂致太平而中興仰稽

聖功同符光武開獻書之路來上者汗馬牛廣祕府之藏所積者充棟宇加以麻文深略重道崇儒瀾宸翰於九經永光庠序煥雲章于八法冠絕鍾王此又永平之日未聞兩漢之君希有兼容寸善博採遺文故茲褒德一介之愚亦效涓塵萬分之助前賢後聖既功德之同流古史今文實進作之一體烏能補袞第若續貂初或

前於然魚尾亦遵其例於班固不減角爲陵遲作史冊既仝綱目詳而不煩實非無大手何明章安帝永初建光延熹永康六朝而德美益闕人方蓋本天宗之有文猶繼先儒而傳後時序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以聞臣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進狀

臣謹按班固前漢書爲表有八其七爲年表其一爲古今人表及考其書自伏羲氏至司馬欣自望人至愚人凡九等原班固之意自秦以上別爲百人自漢以下則爲今人篇目雖曰古今人表然但及於今而不及於古而不及於今顏師古注云其書起於上古而作始於父彪固因父之筆未及成而卒餘人表及天文志及後漢和帝詔其女弟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以是推之若古來知其爲臣按庸劉子元言作史有五不可曰史局深籍禁門庶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僞未竟竝會赤眉之災燔燒門屋而朝野咸知孫盛取燕樓門三物見譏長沙官人之情不能無畏此三不可也蓋班氏父子撰述之時前漢可書之人子孫雲仍與朋舊輩類往往具存苟人人而第之智愚一分得不鞏起而讎之哉班氏所以不明今人而次於表者懼此故也然俚曰古今人表而闕今人之表有俟後之人者其意以今人之表有俟後之人耐至范曄爲後漢史又突書面頒使表志未

立至劉昭補注諸家之志表又闕之則欲成此書當在今日臣遂集補年表十卷昨嘗投進未蒙

指揮然視班固人表雖年表僅備而古今人表尚闕前書之表斷自於秦而漢初已來皆不與焉則次補者雖入表當以兩漢爲目上考漢與已來諸子百家與夫衆史記一言觀仍元四三年見諸子百家與夫衆史記錄搜討未盡非歲月所就臣按古有石渠東觀太朝亦合陝陽脩宋郡並脩唐史至今學者傳

誦並又按劉子元爲祕書少監時宰相蕭至忠領監脩子元痛言五不可有曰國之門史皆出一家求聞藉功于衆今史可取正者多人自爲蒼蒼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閨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竊見人之好尚自古不同唐之史臣已嘗病此臣所上年表皆出臣愚見雖各有所依據亦歲有子元五不可之說則衆志紛紜難得歸一如使得成愚臣一家之學不惑於衆不勝幸甚臣不避斧鉞再詣

大庭陳
進伏望
堂慈詳惻特降
旨俾以補范史不足并臣前所上年表庶傳不朽以
資後學謹錄奏
聞伏候

經進後漢書年表目錄
卷之一
同姓王侯
卷之二
同姓王侯
卷之三
異姓諸侯
卷之四
異姓諸侯
卷之五
異姓諸侯
卷之六
異姓諸侯
卷之七
異姓諸侯
卷之八
異姓諸侯
卷之九上
百官
卷之九下

百官
卷之十上
百官
卷之十下
百官

後漢書年表卷第一

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臣熊 方 集補

同姓王侯表

光武初與因西都疏爵之制封建宗室故齊武僖哀汝陰濮以功安成居巢甘里輩以親皆能乘時蹈運分茅胙土以爲藩翼增壯中興至明章之世乃有東平東海與沛獻等各能廉抑令終爲一代賢王其蹈憲綱者雖或有之然無吳楚七國之勢光武之慮遠矣作同姓王侯表

號	中山	王	茂
謚	光武	族	父
始封	建武十六年七月壬午封	建武十三年二月丙戌封	建武十三年二月丙戌封
子			
孫			
曾孫			
五世			
六世			
七世			
冀州			

淮陽王立
光武族兄
以起兵謀復舊業
成陽侯延
初名京
光武即位封
後徙封
濮澤
侯延薨
子建武二年
封侯
一人為侯
○校上脫文
今據正
建武二年封
侯名闕文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建武二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趙孝王良
光武叔父
建武二年甲午封
四月甲午薨
封廣漢王
五年二月丙午徙
趙王十九年
建武二年封
永元九年薨
子商嗣
永元十六年薨
子乾嗣
永初三年薨
子建嗣
建光元年薨
子嘉嗣
永和二年薨
子栩嗣
永和二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建武二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永元三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永元九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永初元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永初三年
封侯名闕
一人為侯
○校上脫
第八世上
今據正
永和二

高鄉　侯堅以孫子建武十二年封

泗光　建武二年五月庚辰封十年十侯薨以嫡子武立凡小子封淮

水武　九年

王族　薨後○校曰國除立

徽父　薨子嗣立

淵川邵　建武二年封十年薨以子武立十年薨以子敞立十年薨以子對十年薨以子敞立凡九國九侯薨○校曰增立此侯不正

曲陽　侯鳳以孫子建武十年封

東安平　侯蓋以孫子封○校曰舊無此侯今案水經注下增侯建作建武七年封案蓋之封當與曲陽同時亦當是十年乃傳寫之誤

濟陰

故真定王德子楊王定真

建武二年五月庚辰封十三年二月丙辰薨○校曰楊王定薨後無嗣國除此侯不正

楊王定薨後無嗣國除此侯不正

定真王德子楊王定真

建武二年五月庚辰封十三年二月丙辰薨○校曰楊王定薨後無嗣國除此侯不正

宜春侯臣參　建武二年封十年薨

朝陽　建武二年封十年薨

孫　侯蓋以孫子封○校曰舊無此侯今案水經注下增侯建作建武七年封案蓋之封當與曲陽同時亦當是十年乃傳寫之誤

侯蓋以孫子封○校曰舊無此侯今案水經注下增侯建作建武七年封案蓋之封當與曲陽同時亦當是十年乃傳寫之誤

豫章

常山

安城孝侯賜

光武兄族

建武二年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白牛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光武兄族

光 以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 端氏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成武孝侯順

甘亭侯敏從弟

成武孝侯從弟

甘亭侯敏從弟

長沙王興屬

光 以自長安 成武 以自長安 甘亭 以自長安 戈陽 以自長安

建武初封 詔洛陽建 詔洛陽建 詔洛陽建

一年三月丙辰降 武二年封 武二年封 侯敏武二年封

臨湘侯

荊州 汝南 濟陰 汝南

安眾侯宜

長沙定王後

光 以長沙王後 封都鄉侯 仍為都鄉侯 仍為都鄉侯

南陽靖侯隆

南陽宗室

以騎都尉侯 排朱鮪降 建武一年 遣武一年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封九女侯 十二年增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封四男 封四男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年十六 年十六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年復封 年復封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功冠雲臺 功冠雲臺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平侯二十 平侯二十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年定封四 年定封四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中元二年 中元二年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薨本侯傳 薨本侯傳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乃南陽宗 乃南陽宗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室宜亦置 室宜亦置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員數故中 員數故中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讓今移正 讓今移正 侯閏月 侯閏月 侯閏月

南陽

汝陰侯陰信

光武兄弟子

光武兄族

河閒王開

光武疏屬

居巢侯孝

故楚王英

般陽侯順

故孫貸

懷陽侯嘉

武陽鄉侯

光武兄族

黃李

南陽

廬江

冀州

汝南

齊武王縯

光武兄子

長武

光武兄

下博侯

廣

利鄉侯

青州

魯　哀　王　仲

光　武　仲　兄

以先戰功小長安鄉　北海　靖王興　建武十五年正月癸丑封　二十年四月甲辰薨　追諡為王　子　以兄嗣子本紀作分封魯王為仲

十一年二月丁巳降為公　十九年閏四月戊申復為王　二十八年三月己巳徙北海王　永平七年八月庚辰薨　十九年改正

都鄉侯輔以五千永平十四年封為實惠侯

臨邑　侯復以異腹　侯騊駼　侯復以異腹今補　校曰補誤

臨邑　侯復以異腹　侯騊駼　侯復以異腹今補　校曰補誤

王威以嫡子永元元年襲二年自殺　王康子永元二年襲後立七年　年八非嫡子又坐論　論謀自殺　子及復非嫡子又坐論　五字及復字當今增　侯騊駼　侯復以異腹　○校曰按

豫州

同姓王侯

後漢書年表卷一　十一

沛　獻　王　輔

光　武　子

建武十五年正月庚午封　年四月丁未光武七年永初三年　已封侯明年五月丁巳　公十七年冬十月庚寅薨　年已五歲　中山王二　十年六月己未徙　為吉王　月辛巳薨　和元年六　十七年說　曰舊作　為四王　從本紀及　七字元年說作六年　今皆改正

中元二年永平十八封興平二年封睦子八為縣侯二人為縣侯　者闕文　侯八人為鄉侯皆闕文

平望　侯殿以嫡子早薨初一年封侯　校曰據後漢書　在永元中　見文苑傳　建光二年　嫡少子　為今侯　闕文

豫州

楚王英

光武子

建武十四年四月丁巳封爲楚侯種以英公十七年子紹封楚王永平十三年薨子永○校曰種紹名闕文

武光子

永平十三年薨改正六朝坐謀反自殺立本後農書卜四年四月癸巳立本傳作陸和二年追貶爵爲侯謚曰逆

英武子

漢書作英○校曰漢諱改之

除二字今補正

侯殤傳國子後○校曰此本傳文不知生前傳國歿而追貶爵爲侯殤之義

八世

王莽時入繼爲侯

沛

元和元年封正第二子中元二年薨以輔人爲縣侯永元十年封○校曰舊闕文○八世下今改正

侯嘉以輔子未下元年封○校曰永下闕文

僅

元和二年封定第十二人爲縣侯名闕文

改正

濟南安王康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封王錯爲都王番爲中山王永元十五年改封濟南王

中元二年薨子安王延嗣

延薨子承嗣永和元年薨子王建嗣

建薨子王崇嗣

崇薨子王贇嗣

贇薨子王忠嗣

忠薨子王儀嗣

儀薨子王榮嗣

榮薨子王賜嗣

賜薨子王寵嗣

寵薨子王贊嗣

贊薨子王定嗣

定薨子王廣嗣

廣薨子王賜嗣

賜薨子王永嗣

永薨子王贇嗣

贇薨子王忠嗣

忠薨子王儀嗣

儀薨子王榮嗣

榮薨子王賜嗣

賜薨子王寵嗣

寵薨子王贊嗣

贊薨子王定嗣

定薨子王廣嗣

廣薨子王賜

東平憲王蒼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王恩詔賜王冀元和元年永寧元年光和二年四月丁亥增邑五千四月丁酉入續為三萬戶已封東平九月乙未增邑五千四月丁酉入續為三萬戶分十七年薨子凡十一侯一絕一未葬五凡十二月丁亥一年○按十二月丁酉入續為三萬戶分十七年薨子凡十一侯一絕一未葬五凡十八年

遂爲王建山王傳一未葬五凡四十八年

初八年上年此后傳四十八年

五凡四十字凡字當

月壬辰葬誤衍一

五年

西平昌于

列侯當以音近封

侯景以音分養

叔父永元○按永元十

中封須坐作私

莊奪侯　永初

勤王職行分

今改正

列侯尤重

權位不得封

子前王薨

名闕文○按日講

英侯薨分

語倒不順

列侯當以音近封

侯景以音分養

叔父永元○按永元十

中封須坐作私

莊奪侯　永初

勤王職行分

今改正

列侯尤重

權位不得封

子前王薨

名闕文○按日講

英侯薨分

語倒不順

永平元年

封蒼子二

人爲縣侯梁以蓋

名闕文○孫永元十

校曰十一年封

有陽晉子

列侯印十

九枚

永元十年

封蒼子五封說第六

人爲列侯人爲列侯

名闕文○考證文

校曰永誤

涯數增封

蒼子爲萬歲

侯先五

人之一名

并不書

永寧元年

封蒼孫二

人爲亭侯

名闕文

任城

貞王安劉尚王勳紹王博以

永寧元年元嘉元年謚王開子開王建子

奉王術以正月甲辰國十　月參戶亭侯勤以建

蒼子元和二年立凡十庚午薨立延熹四

元年四月丁巳薨子凡三十一昭月甲寅封事竟

年無子國除己卯分爲增戶二六年入續

平國封永平三爲崇德侯

元十三年

二月癸丑立

凡十八年

○校曰任

城之封當

閏於縣

侯列侯之

闕顯欠消

析本縣之

於此疑若

依前書之

例則當與

始封王一

例更是

桃鄉

侯順以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封十四年坐母憂不行服貶爵爲關內侯

以安帝之弟子繼其後今移止

侯承以安帝母弟永初四年封

侯成以安帝母弟永初四年封

富波鄉

侯光以安帝母弟永初四年封

阜陵質王延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四月丁卯立凡二十七年建武十七年封淮陽王十七年改封阜陵王二十八年薨

十月辛巳禁子國除

公十七年改曰質作

初元年十月坐謀

以不敬徙都以沖兄阜陵王建絕封今從

建光元年十月庚子薨

永元元年九月復王

十月庚子立凡五

十一年○改曰以不

謀逆爲侯

延光四年

軹侯薛演作謀反貴今從本傳

九江

廣陵思王荊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四月丁卯立凡二十七年建武十七年封淮陽王二十八年薨

永元八年慈光三年封第十子汝陰侯二十二年薨

永元十四年

後徙廣陵

永寧元年十月卒

建光元年十月庚子薨

延光四年

平十年○改曰文

正又此及下條並置

葬毛上今

葬元年慈光三年封第十子汝陰侯二十二年薨永元十四年後徙廣陵永寧元年十月卒建光元年十月庚子薨延光四年平十年○改曰文正又此及下條並置葬毛上今

桂陽公十七年封爲山桂陽公十七年薨

侯悅嗣子後○校曰傳國上本傳竝不當有繼字今刪去

侯悅嗣子後○校曰傳國上本傳竝不當有繼字今刪去

徐州

中山 簡王 焉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焉爲中山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平十三年庚午薨

二年辛未葬

章和二年戊子薨

元和三年丙寅葬

永元十四年壬寅薨

十六年甲辰葬

安帝永初元年丁卯薨

五年辛未葬

順帝永建二年丁亥薨

六年辛酉葬

沖帝永嘉元年乙卯薨

本初元年丙辰葬

桓帝建和元年丁卯薨

二年戊辰葬

靈帝建寧元年戊辰薨

四年辛未葬

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薨

二十六年辛丑葬

魏文帝黃初二年辛酉薨

三年壬戌葬

明帝太和六年壬申薨

青龍元年癸酉葬

齊王芳正始十年己巳薨

嘉平元年己巳葬

高貴鄉公髦甘露五年庚申薨

六年辛酉葬

陳留王奐咸熙二年乙酉薨

晉武帝泰始二年丙戌葬

○按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正月葬陳留王奐

東海王彊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彊爲東海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平十三年庚午薨

十五年壬午葬

○按東海王彊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東平王蒼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蒼爲東平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平十三年庚午薨

十五年壬午葬

○按東平王蒼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琅邪孝王京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京爲琅邪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平十三年庚午薨

十五年壬午葬

○按琅邪王京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臨淮懷公武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武爲臨淮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平十三年庚午薨無子國除

永平十四年封元舅第二人爲侯名闕

○按帝紀永平十四年封元舅第二人爲侯今以傳考之沛侯名閎文○校曰案李善注沛侯名閎氏出姓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閎云荊生元侯生彪平生彪襲封

徐州

東平王蒼 永平元年封皇弟十封弘第二人爲侯

○按列人侯侯闕以傳係名闕文名闕文 第永和六年封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蒼爲東平王

永平元年永寧元年永和元年建光元年延光二年永建四年陽嘉四年永和六年建康元年

永元十五年永寧元年永和一年中平二年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延光四年乙丑薨

永建四年己巳葬

陽嘉四年乙酉薨

永和六年辛酉葬

永興元年癸酉薨

永興二年甲戌葬

○按帝紀永興元年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永壽元年乙卯薨

二年丙辰葬

延熹八年乙巳薨

九年丙午葬

永康元年丁未薨

建寧元年戊申葬

熹平元年壬子薨

二年癸丑葬

光和六年癸亥薨

七年甲子葬

中平六年己巳薨

光熙元年庚午葬

○按帝紀中平六年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琅邪孝王京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京爲琅邪王

永元十五年永寧元年永和一年中平二年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元十五年癸未薨

十六年甲申葬

○按琅邪王京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臨淮懷公武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武爲臨淮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元十四年壬寅薨無子國除

永元四年永寧元年封皇弟十封弘第二人爲侯

○按列人侯侯闕以傳係名闕文名闕文 第永和六年封

徐州

東海王彊 永初元年延光二年永和五年封皇第八封臨濮侯

○按帝紀永初元年封皇第八封臨濮侯今從續漢志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彊爲東海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平十三年庚午薨

十五年壬午葬

○按東海王彊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東平王蒼 永初元年延光二年永和五年封皇第二封樂鄉侯

○按帝紀永初元年封皇第二封樂鄉侯今從續漢志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蒼爲東平王

永平元年永寧元年永和元年建光元年延光二年永建四年陽嘉四年永和六年建康元年

永元十五年永寧元年永和一年中平二年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延光四年乙丑薨

永建四年己巳葬

陽嘉四年乙酉薨

永和六年辛酉葬

永興元年癸酉薨

永興二年甲戌葬

○按帝紀永興元年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永壽元年乙卯薨

二年丙辰葬

延熹八年乙巳薨

九年丙午葬

永康元年丁未薨

建寧元年戊申葬

熹平元年壬子薨

二年癸丑葬

光和六年癸亥薨

七年甲子葬

中平六年己巳薨

光熙元年庚午葬

○按帝紀中平六年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琅邪孝王京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京爲琅邪王

永元十五年永寧元年永和一年中平二年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元十五年癸未薨

十六年甲申葬

○按琅邪王京薨葬年月後漢書帝紀不載今從續漢志

臨淮懷公武

光武子

建武十五年己未封皇子武爲臨淮王

二十年甲辰就國

永元十四年壬寅薨無子國除

永元四年永寧元年封皇弟十封弘第二人爲侯

○按列人侯侯闕以傳係名闕文名闕文 第永和六年封

徐州

東海恭王彊

光武子

建武二年封王政事頗王制融津王狼嗣王承嗣入六月戊戌以譖欲刺延光四年順帝時增建安五年總爲承德立爲太子縣一永元七月丙午戶五千永十月甲申薨立凡二十七年母陰貴人十四年二薨立凡四十一年

后騎十九月乙卯薨十三年月甲申薨年立凡二十一年

年降封王立凡四十四年

永平元年

五月戊寅

薨立凡十八年○校日舊本脫薨今補東安平一八九十八

封王上增

降字

太子尚未

是年后騎薨

母后騎薨

去以字於別

扇也今別

後漢書年表卷一 同姓王侯

永元十六年徽徙封濟北王永建二年薨子永建二年薨子

二十一年薨子永建二年薨子

二十一年薨子永建二年薨子

之一二十一年薨子永建二年薨子

日吳公○校日吳公○校日吳公

蒸鄉

侯薨以減子永建二年封復增戶五百○校日據安帝封侯名表補

汝陽

侯薨以減子永建二年封復增戶五百○校日據安帝封侯名表補

正

右光武二十有八人○校日又安帝減二人今從異姓表移入共三十人 襄邑敦孰 壽光趙蔡陽高鄉堂谿淄川安城白牛成武

順陽黃李齊北海沛東武城凡十有七人隨父○校日安城成武順陽皆縣世不當數之又襄邑齊北海實皆始封而熊氏追封者爲首故以此三人亦爲隨父并數之實止十有四人 邵曲

陽齊下博臨邑縣二人鄉三人凡十人隨祖在本表○校日不當又數齊今補東安平一八九十八人 安衆二人 海

昏一人見前書王子侯表凡五十有八人○校日案盧考證稱氏武帝時亡入侯叔孫校爲漢帝後使侯請座遷武十六年封代王明年復徙回乃非同姓王貶以同姓之故姑附見於此 景

後漢書年表卷第二

同姓王侯表

後漢書年表卷二 同姓王侯

譙鑒屬始封子	孫	曾孫五世	六世	七世
于乘明 永平二年四月辛酉封四年九月戊寅薨無子國除				
哀王建子				
帝				
敬王羨子				
陳明 永平三年四月辛酉封鄄城王翻轉七遷陳平帝元始中繼中山孝王後永元十一年初六年平千戶九月癸巳薨十一年立凡二十七年				
豫州				
樂安				
陽都鄉耕亭侯 侯薨以樊侯安國以子永元十年襲侯永初二年封				
新平亭侯 侯千秋以樊子永元十二年封				
周宇 侯廣以子永元十二年封				
樂陽亭侯 侯嘉以吳子永元十二年封				
博平侯 侯賢以濟子永元十二年封				
高亭侯 侯以崇子永元十二年封				
彭城靖王恭子				
帝				
城明 永元九年以淮陽王進爵頃王定國孝王和嗣後薨子永元二年封鉅鹿郡二十八縣立凡四十四年				
五世 王薨以郡五子分封七年入繼為東海侯				
徐州				

竹邑東安亭 侯阿叔以侯順以恭孫元初五年封

都鄉卞亭 侯丙以孫侯嶽以定子元初五兄本初元年封

安鄉昭陽亭 侯國以武侯光以定子元初五弟本初元年封

鄗陽鄉公梁亭 侯丁以承侯固以定子元初五弟本初元年封

蒲亭 侯興以定弟本初元年封

昌城亭 侯應以定弟本初元年封

梁父亭 侯紀以定弟本初元年封

西安亭 侯堅以定弟本初元年封

林亭 侯代以定弟本初元年封

後漢書年表卷二 同姓王侯 三

樂成靖王黨

明帝子

永平九年庚王崇嗣 萬號置嘉立二月薨 王十五年無子國絕

四月庚子封樂成永 元七年坐不法貶二 月癸亥薨

五年○按七月十 日永元七年四字今增

樂安平王寶 王寶以濟北貞王子 元興元年四月己 丑紹封坐不道貶阿侯

安平 王建嗣中平元年坐 事王得以不道伏誅 河閒王開立凡三十 子延光元四年國絕 年五月己○按曰續 已紹封改一作續中 平元嘉元字今增 樂成公安平元年四 月己丑立凡二十年 ○按曰閏 傳稱朴卷

河閒

下邳惠王衍

明帝子

永平十五年四月庚午建二年中平元年薨子封延光七月爭立不葬立凡五年建安十四年二月親立凡二十七年乙亥親立年凡五十四

永建元年封成武一封衍氏一人為列侯人為列侯名闕文

陽嘉元年封昌邑第八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建元年封東石一年薨無子國除

徐州

梁節王暢

明帝子

永平十五年四月庚辰建元年子封建初四年薨子建嗣凡十一年薨子定嗣凡十七年

永元十六年封緊弟封匡亭侯二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元十六年封緊弟封匡亭侯七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建二年中平元年數月薨無子國除

豫州

濟陰悼王長

明帝子

永平十五年四月庚午封元和元年薨子剛正立凡十三年薨無子國除

淮陽頃王暢

明帝子

永平十五年四月庚午封常山襄王子建初四年已為嗣徙封常山王仁孝和元年四月壬子薨子質立凡十三年薨子○按曰立為嗣三字今據後漢書補

常山

永元十六年封緊弟封匡亭侯二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元十六年封緊弟封匡亭侯七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元十六年數月薨無子國除

陳州

永元十六年封緊弟封匡亭侯二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元十六年封緊弟封匡亭侯七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嘉元年封匡亭侯二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嘉元年封匡亭侯七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和二年封匡亭侯二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和二年封匡亭侯七人為鄉侯名闕文

永和二年數月薨無子國除

兗州

右孝明八人齊利都鄉北海縣二人鄉二人凡八人隨祖。校曰案對與北海皆不當數實止六人熊氏并齊北海數之亦止八人指作凡九人誤也今改正僅廣陵東海鄉三人縣二人凡八人隨父。校曰案對與北海皆不當數實止六人熊氏并齊王子平初封森湯坐事失國永平五年更封見嗣宜寮侯匡子淨封郁陵侯亦當在永平時合之凡九人鄉三人隨叔父見光武王侯表凡二十有七人。校曰舊作凡二十有八人承上誤也今改正去齊

千乘貞王伉

章帝子

建初四年四月辛卯封永元五年更封樂安王元和元年正月戊子薨立凡一名依劉珍表

樂安勃海王忠

安帝子

永初三年四月辛卯封永寧元年更封甘陵王延光元年降爵為侯永建元年復封其月己未薨立凡二十八年子

全王悝春平王

章帝子

建初四年四月己未封元和元年更封樂陵王虎威五年薨立凡二十七年子

清河孝王慶

章帝子

建初四年四月戊子封永初三年更封清河王延光元年降為平原王永建元年復封其月甲戌薨立凡二十五年子

建平

侯續以適子襲封永興元年徙封甘陵王延光元年降為侯永建元年復封其月己未薨立凡二十五年子

冀州

江夏

甘陵 高王定國 永寧元年立凡十三年 建光元年以十一月癸卯王忠嗣 延平五年立凡十一月癸卯王忠嗣 安帝建光元年以十一月癸卯王忠嗣 延光四年立凡四年為貴人所譖 自殺立凡

陽嘉元年封
政第十三人
爲平侯名闕
文

敬武公主

侯志諱本
初元年閏
侯嗣以閏子月庚寅即
永壽元年18皇弟位是
封平原王永爲桓帝○
建王勝紀桓校曰侯諱
光元年貶都尉王今改
德侯諱遷河正桓帝追
閏閏除永遷爲不及平
五年父閏上原益知當
書分憲書封在河閏表
寫武侯本初明典
元年九月戊
辰追諱爲尊
德侯○校曰
諱宜平追王
下并敘之悉
并依今移正

平原

王顯以桓
帝兄建和
二年四月
丙子自都
鄉侯封平
原王永興
元年正
一年閏作頗
○校曰當
丙子下云
紹封誤又
頗墨皇后
紀又作名

解瀆亭

侯表翻建侯宏嗣建
寧元年閏軍元年正
侯叔以閏月甲午追月庚子即
子陽嘉中帝爲孝仁皇帝立
封建寧元年○校曰爲孝仁皇帝立是
年閏月甲辰御作長
樂宮未
年追尊爲
孝元皇

後漢書年表卷二　同姓王侯

城陽章

永元二年
五月丙辰
封六年五
月癸卯子
國除

懷王帝

封六年五
月癸卯子
國除

淑子

廢宗章

永元五年
正月丙戌
封元興元
年四月乙
酉都無子
國除

孫王帝

封元興元
年四月乙
酉都無子
國除

孫盛子

右孝章七人○校曰次以下四人皆和帝時封

二十三人鄉十二人亭十八凡六十有二人

不言封之趙齊東平平望列二人亭十八凡十六人

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隨齊東平不當數凡六十有二人

沛任城東平琅邪列二人亭十八凡三十九人隨父○校曰沛東平琅邪

平原懷王勝

和帝子

延平元年正月辛卯封未初七年四月乙未薨立凡八年無子○校曰正月辛卯四月辛卯字今增

濟南

王貴開建王開建立
安十二年十三年入
王康以利代黃市所薨爲孝穆
子真平二侯○校曰
年六月封
乘孝仁皇
祀

濟陰

鉅鹿

王開建王開建立
名業任城
孝王開傳
作河間孝
王開建亦作貞
避王諱

青州

右孝和一人。（案時封安濟南中山西平昌阜陵二校曰安濟王子紹封五月六年薨無子）

八鄉亭十二八列十八八凡三十有五八隨父。（校曰西南中山不當數阜陵止一八凡二十有二八）趙北海沛任城濟南琅邪東海陽都鄉新平周亭樂陽亭博平高亭樂成二八常山二八鄉亭二八凡十有四八隨父見孝明王侯表。（校曰梁又樂成二八不當數當止二八其一乃徙封二十八當凡四十有一八）陳梁閒（當數增桃西一八凡四十有一八）

右孝安時。（校曰一八見孝和王侯表）趙朝陽沛任城阜陵中山琅邪東海二八列十二八鄉亭五八亭七八凡三十有八八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趙沛任城阜陵中山琅邪東海皆不當數北海止一八增當數止一八實凡三十有一八）陳彭城竹邑父。（校曰彭城下邳不當數實止七八）耕亭東安亭樂成梁陳二八凡六八隨祖見孝明王侯表。（校曰梁又陳二八不當數實止一八）清河濟北廣川鄉五八凡千乘一八隨父見孝章王侯表。（校曰千乘改為樂安此不當數）凡九十有七八。（校曰孝和所封四八見孝章王侯表不數安濟所封者實凡八十有三八又梁鄉侯時長安一八隨父卽安樂見孝章王侯表）

右孝順時齊沛東平阜陵中山琅邪樂成亭侯表。（校曰樂又樂成二八不當數當止二八其一乃徙封二十八）濟北河閒解瀆亭亭十三八凡十有六八隨父。（校曰齊沛東平中山琅邪五八不當數濟南止一八鄉三八外又有鄉侯無當作約四八凡八八）列二十九八縣二八亭七八凡六十有五八。（校曰實凡五十八）

右孝順時齊沛東平阜陵中山琅邪樂成亭侯表。（校曰樂安此不當數）濟北河閒解瀆亭亭十三八凡十有六八隨父。（校曰濟北不當數實止六八又北鄉卽少帝此不數）列二十九八縣二八亭七八凡六十有五八。（校曰樂安不當數凡五十八）

南鄉濟南二八鄉三八凡十有三八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齊沛東平中山琅邪五八不當數濟南止一八鄉三八外又有鄉侯無當作約四八凡八八）列二八隨父下邳梁常山列二八亭二八鄉亭十五八凡二十有二八。（校曰梁又樂成二八不當數當止二八其一乃徙封二十八）濟北河閒解瀆亭亭十三八凡十有六八隨父。（校曰河閒不當數當增桃西一八凡四十有一八）清河河閒濟北凡三八隨祖見孝明王侯表。（校曰此三人皆不當數）凡五十有四八。（校曰此下缺作五十有六八卽上廿有三八誤作廿有五人數并總數亦誤也今皆改正實計之止四十有五八）

右孝沖時彭城常山亭四八凡六八隨祖見孝明王侯表。（校曰彭城常山不當數）

右孝質時亭一八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平原止一八當數建平凡五八）

昭陽亭公梁亭蒲亭昌城亭梁父亭西安亭林亭凡八八隨祖見孝明王侯表亭一八隨祖見孝章王侯表。（校曰孝章表內物海由樂安徙此亦不數）凡十八

右孝桓時趙沛任城東海阜陵二八凡六八

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唯任城阜陵是侯非也凡二人　彭城安平梁
常山凡四人隨祖見孝明王侯表。校曰皆不當載　勃海
濟北河閒凡三人隨祖。校曰唯勃海一人是　甘陵一人隨
父見孝章王侯表。校曰甘陵亦隨祖此誤分　平原一人隨祖見
孝和王侯表。校曰今移在孝章王侯表　凡十有五人。校曰實凡五人
右孝靈時東平任城阜陵中山琅邪凡五人
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止任城一人是其餘及下所載皆非也　下邳梁凡
二人隨祖見孝明王侯表河閒濟南甘陵二
人凡四人隨祖見孝章王侯表凡十有一人
右孝獻五人博陵琅邪東海汝陽陽都凡五
人隨祖見光武王侯表。校曰博陵乃從封與東海俱不當載凡二人　彭城一
人隨祖見孝明王侯表。校曰此不當載　濟南一人隨祖
見孝章王侯表凡十有二人。校曰實凡九人

東海王敦	南陽王焉	濟陰王熙	山陽王鑠	濟北王邁
獻帝子	獻帝子	獻帝子	獻帝子	獻帝子
建安十七年九月庚戌封	建安五年七月己卯封見月十二年表	建安十七年九月庚戌校曰當列侯以下皆同	建安十七年九月庚戌封	建安十七年九月庚戌封
徐州	荊州	兗州	兗州	兗州

後漢書年表卷第二

後漢書年表卷第三

異姓諸侯表

世祖倉卒擾攘之初亟侯諸將矣蓋激礪磨淬亦事之常至起卓茂伏湛爲三公剖符而封之功臣不假以權革西京之弊天下廓然以名節相先及叔季李膺范滂輩雖相枕就死而不悔曹操豺虎之姿猶懼孔融荀彧等終其身不敢爲盜德義之足以服人心也如此可不尚茲作異姓諸侯表

號謚姓名	始封侯狀	子	孫	曾孫	五世
建忠侯 彭寵	以更始偏將軍行燕郡太守墨光武領冀州北騎大將軍二千人從光武討邯鄲二年反誅○校曰酈氏此時今據本傳增	以邛人更始時襲越僊太守故稱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及陳於公孫述遣譙敏光武因而封之建武十四年上計部侯咸僊太守十九年謀駙馬武威將軍劉尚○校曰撤此條全舊亦無此條今據酈氏增			
邛穀王 長貴					
淮陵侯 軟	以從破羌邑卿侯符朝爲關內侯又破邯鄲封毛鄉侯建武二年更封後徙封富波侯十三年增戶邑更封向三十年定封淮陵永平二年薨				
王霸					
阿陵侯 陽	以偏都宇將光武帳腹封永元侯電嗣武封武成侯建四年薨武二年更封阿陵邑萬戶五年薨				
任光					
中水侯 李忠	以都尉迎光武侯威嗣封武固侯型武二年更封中水邑三千戶十九年薨				
槐里侯 萬脩	以信都令守九侯薛嗣武封建義侯建武二年更封槐里邑萬戶薨				
泫氏 扶柳	侯統嗣永平九年坐事貶爵侯薨嗣				
琴亭	永初七年復封				
曲平亭	侯嶷以偏都國除元作虛無子	侯嶷嗣永建四年坐事貶爵侯薨嗣			
昌城侯 劉植	以擊昌城迎光侯向嗣武封利侯建武二年更封昌城侯薨嗣永初七年坐與楚王謀反國除				
東武陽	侯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謀反國除				
門德亭	侯崇以偏都國除孫延熹二年紹封				
安平					
右扶風					
河閒					
北鄉	侯勝嗣後徙封	侯世嗣			
下邳	侯勳嗣				

觀津侯 以與劉植同定光武封侯建武二年更封觀津侯○校曰與下條之校曰與於補傳同於補表則植傳作劉植

劉喜

浮陽侯 以與劉植同定光武封侯建武二年更封浮陽侯○校曰補傳云真卒重立

劉歆 被免不在二侯以聞對定光武侯建封取地侯從破銅馬帝功封永平十六年定封東光十四年坐事十三年薨○校曰范書卷十四作更封東光永平十六年坐事國除○校曰補傳云真卒重立

東光成

侯耿純 以開對定光武侯建封取地侯從破銅馬帝功封永平十六年定封東光十四年坐事十三年薨○校曰范書卷十四作更封東光永平十六年坐事國除○校曰補傳云真卒重立

苦鄉侯 高亭 侯野建初二年封永平十年超封襄無

六世 以上谷長史南侯侗嗣 侯侗嗣 侯侗嗣 侯侗嗣

五世 侯侗嗣 侯侗嗣 侯侗嗣 侯侗嗣

監亭 侯遵以侗子永初七年紹封

侯遵以侗子永初七年紹封

侯遵以侗子永初七年紹封

陽夏節 王郎封侯建十二年更封武二年定封陽夏食二縣十年攻海門

侯馮異 從于軍

平鄉

析鄉 永平中徙封

侯析以異子建武十一年封

栗邑 侯憙以兄子永元中封侯

侯憙以兄子永元元年封有罪侯薨以嗣子

北鄉侯有功封也

永初六年絕

○校曰梅不書年今補又封上衍而字今刪

○校曰梅不書年今補又封上衍而字今刪

陳國

今改正

五

美陽 侯冲繼永元四年坐不對

侯冲繼永元二年坐不對

○校曰梅不書年今補又封上衍而字今刪

林慮 侯承以明帝子建武十一年封

延光四年坐不對

建光元年坐事徙爵

侯承以明帝子建武十一年封

○校曰梅不書年今補又封上衍而字今刪

廣平忠 以偏將軍援助哀侯成嗣為

期門號騎侯奴所殺

及即位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

侯吳漢 定封廣平食四縣二十年五月

薨葬舞

灌陽 侯且頻建武三十八年分

廣平國封舞陽子國除

新蔡 侯興以漢子建武二十八年分廣平國封

平春 建初八年徙本侯後

祝阿 侯肝以哀子建武二十八年分廣平國封

新陽 以偏將軍援助哀侯成嗣為

期門號騎侯奴所殺

及即位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定封陽夏食二縣十年攻海門

羅壽侯 以漢大河軍將侯湯嗣

初封武陵元年薨

建武十八年分武陵置

樂陵 侯建封十九年薨

邳彤 以偏將軍援助舞陽侯嗣

建武二十一年更封

阜成侯 以偏將軍援助舞陽侯嗣

及即位封武強侯建武十二年

王梁 以護軍從征河陰侯薨嗣

北對侯陽侯建武二年更封

增邑定封阜成侯建武十二年薨

朱祐 南侯 以偏將軍援助舞陽侯嗣

及即位封武強侯建武二年更封

北對侯陽侯建武十三年增邑

定封南侯邑七千七百戶二十四年薨

平原

安平

常山

平亭 侯秉以彤孫建光元年紹封

侯秉嗣振子

國除名閔文

侯秉嗣振子

父為真定王謀反誅國除

侯演以永元十四年坐險初七年嗣封

侯演以永元十四年坐險初七年嗣封

侯沖演子永

后乘輿事免

為庶人

侯沖演子永

后乘輿事免

為庶人

六

鉅鹿

高密元侯鄧禹 以前將軍擊赤眉略地武建元年封高密侯二年春更封梁侯十三年定封梁侯二十七年薨 永元後成嗣 侯成嗣 永元後成嗣 千四百八十戶 元初元年薨 侯成嗣 元初元年薨 侯鴻嗣 永寧元年薨 侯鴻嗣 永寧元年薨 侯鴻嗣 永寧

六世 舞陽南鄉

侯遵以隨從侯嘉世以漢第封建光元子恒帝以后年坐讖自殺絕封及后日坎日卦所殿下猶死

六世 安陽

侯崇以統從見誅封尺數下都死

六世 汝南

侯福訓永建元年薨無子國除

侯訓永建元年薨無子國除

十五年襲爵子國除

侯資訓永元十

侯茂訓

侯訓

侯訓

侯

舞陰 壯侯 岑彭

以從平河北及侯進嗣 師位襲故縣德侯建武二年更 細陽 封食縣四一年徙封 平已薨於蜀所 爲刺客所殺○ 按注引水經注 作淯於侍郎三 字誤在句末今 移正

六世 虞陽鄉 嗣絕

敞 以從子 侯建武十三年 奉恩侯劉封

侯光嗣

侯代嗣 侯起剛化初侯戴嗣 三年坐事失 國建光元年 復侯

膠東 剛侯 賈復

以開門降將拔鄗侯忠嗣 建武二年封 定策侯建武二 年八月益封 一萬戶二年定封 膠東食六縣二 十一年薨○按 注引水經注 膠東本也又置 膠東以處小侯育 子建初時增 封食一縣

侯光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郎顗 侯宗以弟 建初時封食 一縣章和二 年薨○按以 弟襲爵作復 子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北海

侯優嗣

侯優嗣

南陽

祝阿侯 陳俊

以從破王郎及即位封 封列侯建武二年 帶延對所居復徙 侯十二年增邑 定對祝阿二十 三年薨

斬春 侯起剛化初侯戴嗣 三年坐事失 國建光元年 復侯

侯成嗣 侯進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九江

安成忠 侯銚期

以從破王郎樂侯再嗣 嘗讀及即位封 安成邑五千戶 薨建武十年

葛陵 侯建以胡子 建武中封○ 按注引水 經注平輿水 又東逕葛陵 城北建武十 一年封

侯代嗣 侯起剛化初侯戴嗣 三年坐事失 國建光元年 復侯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齊國

參蘧 鄉侯 杜茂

以萬徵侯及侯元嗣永平 初位封樂鄉侯十四年坐與 種夫二萬口謀畔事下獄 誅○按注引水 經注平輿水 又東逕平輿 城北建武十 一年封

安樂亭 以元子 侯秉以元子 侯建光元年 紹封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汝南

合肥 侯堅鐘

以偏將軍從平 河北及即位封 侯濤嗣 侯濤薨建武六 年定封合肥二 十六年薨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侯封嗣 侯進嗣 侯成嗣 侯稚嗣 侯忠嗣 侯育嗣

平原

揚虛侯　馬武　以將軍從擊盧芳侯進開封關及都位封山陽侯建武十三校曰史失年增邑更封郁夷王英謀反事泄戶五百定封揚虛永初四年薨子代立永初七年坐事減戶五百定封揚虛永初四年薨子代立永初七年坐事減戶五百定封揚虛永初四年薨子代立永初七年坐事減

宣平侯 以舊臣建武二年二月壬子封

宋弘 梅邑侯復徙宣平侯無子國除

襄親侯 以廣平侯演薨封

吳翕

安陽侯 以父尉從征伐歿死封

吳彤

建信侯 以都尉會賓客封

嚴宣

關內侯 以初與定策建義封

閻業

關內侯 以上谷太守建武初侯薨

鮑永 鄧賢門客侯

廣武侯 以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

郭涼

新陽 以議定下都名爲新陽○按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有新野縣無新陽縣此作新陽疑即新野之訛

鄉侯 其例下部名爲鄉侯者倣此

楊茂 以諫議大夫傳士遷武陵太守二年卒有勇略復封之語蓋增邑并刪去汝南二字

關內侯 按日本武無此

丁恭

會稽

隃門

汝南

汝南

鄭侯鄧 以舊臣建武初有功侯薨嗣○按日本武無此

郎

關內

武始節 以前將軍從征伐封○按後漢書耿弇傳建武九年弇薨明永元十二年

侯張純 以偏將軍從征伐封○按後漢書張純傳純建武十三年薨永元五年二月甲寅薨○按日本武無此

武邑侯 以偏將軍從征伐封

耿植

侯吉嗣永初三年薨子國除

魏郡

安平 ○按日本武無此

信都

遂鄉侯 以偏將軍從征伐封○按後漢書耿弇傳弇薨明永元十二年

侯耿 以偏將軍從征伐封○按後漢書耿弇傳弇薨明永元十二年

宿

著武侯 以裨將軍從征伐封

耿訢

平臺侯 以偏將軍從征伐封

尹綏

重平侯 以偏將軍從征伐封

張萬

勃海

常山

濟北

扶陽侯　以常從征伐賜武初封十五年正月辛丑坐剛切免自殺○按日剛切當作柢

韓歌

關內侯　以在長安時被擄王莽有思對

楊音

後漢書年表卷第四

異姓諸侯表

號謚姓名始封侯狀	子	孫	曾孫	五世
陽安　以常從征伐賜武初封十五年正月辛丑坐剛切免自殺○按日剛切當作柢				
節侯　以在長安時被擄王莽有思對				
郭況　以皇后弟建武後貴顯永平二年封綏德侯四年坐子與獄下獄死十七年徙封陽安侯二十六年建初元年分在鄉侯永元十六年進爵為侯永初元年又絕國永寧元年復封侯光和二年復封侯建安二十五年徙封山陽公薨追諡曰思				
新鄧侯　以長沙定王後紹封武初封永平中坐事國除建初○按司此與○校曰諸史侯薨建初二年封嗣子爽除				
郭竟　以皇后從兄建武初封永平中坐事國除建初元年復封嗣子爽除				
發干侯　以皇后從弟建武初封三十年曰諸侯薨薨嗣○校曰諸史侯薨建初二年封嗣子爽除				
郭匡　以名儒博洽才優貧嗣				
不其侯　以名儒博洽才優貧嗣	伏湛			
東萊　以名儒博洽才優貧嗣	六世	七世		
汝南　以名儒博洽才優貧嗣	侯賢嗣	侯完娶馬賈掾卽後國除○校曰所載猶作涂今改	侯光嗣　建初二年復封侯度嗣　侯無忌嗣　觀都　失國　伊亭　侯勤以蕃王建初二年封嗣子爽除建初○按此與○校後卽永平中坐事國除	孫　會孫	五世

列侯 慶吾 以劉永將斬永 謚隱強武三年封

宋公 孔安 以前後建武五年二月壬申封 紹嘉公十三年二月庚午更封宋公

壽張侯 樊宏 以光武舅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十五年定封壽張 十八年增封永平二年以疆外親重爲萬歲鄉侯益東平 二十七從封 薨○校曰舊以光武舅故侯樊宏薨故次於此今移正

蒸侯 燕 以光武功臣建武五年封 薨○校曰舊以光武舅故侯樊宏薨故次於此今移正

不義侯 子密 以名實相反建武五年封

則鄉侯 哀侯 霸 以名實相反建武五年十月壬寅封 二年薨追封則侯 傳國二千六百戶

於陵侯 侯昌嗣 一世今絕 侯昌嗣○校曰轉寫去此

六世 侯世嗣

平望侯 茂 以宗室少子光武中興其封交阯復封

二

侯以建武以來第一次封

東平

侯泥嗣

侯勝嗣

侯孫嗣 元延嗣

侯孫嗣 元始嗣

侯孫嗣 元壽嗣

侯孫嗣 元鼎嗣

侯孫嗣 元康嗣

侯孫嗣 元光嗣

侯孫嗣 元朔嗣

侯孫嗣 元狩嗣

侯孫嗣 元封嗣

侯孫嗣 元鼎

列侯 韓湛 以吳漢被刺追斷董憲建武六年封

關內侯 關陵 以方與人拒順蔣遵武六年封

滋浦侯 帛意 以平秦王歙建武六年封

列侯 王遵 以興義王鴻建武六年封

列侯 楊邑 以梁王書建武王侯建武六年封

向義侯 王遵 以翊衛將軍建武七年封○校後漢書云上雒侯

全椒侯 馬成 以期門從征伐侯御謂建武七年夏封平舒侯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二十一年薨

六世 棘陵 侯承嗣 侯豐嗣 侯主嗣 後從封

七世 益陽亭 侯嗣以成五年坐棄市絕封

九江

安豐戴 以河西五郡來○校西當作東侯寶以融孫侯嘉全嗣 輔義武八年從襲有異不得永平十四年紹封邑二千戶 祖陵侯封安豐侯食四縣永平五年薨

安成 冠軍 思侯勳以融侯憲以勳子孫襲后父建皇太后兄弟初七年追封匈奴有功永元元年封武陽侯勳一年封冠軍侯邑二萬戶增食四年卒不遭更封遭絕國自給○校曰侯寶子侯嘉嗣侯會宗嗣 侯寶以勳子孫襲后兄後有罪永元元年奪匈奴有功而封四年坐不遵自絕今改正

廬江

鄭 侯萬以勳子永元二年封邑六千戶四年卒不遭自絕

汝陽 侯景以勳子永元二年封邑六千戶四年卒不遭自絕

夏陽 侯瑾以勳子永元二年封邑六千戶 羅 五年坐事徙十年爲梁集所殺

顯親侯 寶

友 以與兄融累河東侯國中元西降建武八年封二十三年襲初二年錄擊呼衍王功增邑千二百戶章和二年薨無子國除○校曰建初以下十六字舊本漏寫增

助義侯 寶融舉河西降建武八年封 竺曾

褒義侯 以張掖太守與寶融舉河西降建武八年封 史苞

輔義侯 以金城太守與寶融舉河西降建武八年封 庫鈞

扶義侯 以酒泉太守與寶融舉河西降建武八年封 辛彤

關內侯 以河西豪族建武八年封○校曰舊脫關字 孔奮

陵鄉侯 以與竇融舉兵來會建武八年坐誹謗免國除 孔奮

關內侯 以河西豪族建武八年封○校曰舊脫關字 梁統

陵鄉侯 建武十二年更封高山侯後定封陵鄉 梁統

褒親侯 以統子侯紹永平元年封○校曰舊脫親字 梁平

褒親侯 以統子侯紹永元中封邑作永元中今訂正

汝南

天水 初置武時屬隴西建武時並得復舊今改正 ○校曰舊作漢陽案明帝始改天水為漢

乘氏 侯薛以漢子西辰永元中封邑五千戶 忠侯前嗣永和六年八月邑後嗣父侯建和元年增封三千戶和平元年薨無子國除 增封萬戶元嘉元年增封定陶成陽成為四縣前所號合三萬戶及定陶 延熹二年八月丁丑坐陰謀作亂徙比景部佈侯自殺○校曰據但云侯竇篤不書初封又并前所食合二萬戶及定陶成陽成為五縣今改正

單父 侯薛以漢子永元中封邑五千戶○校曰舊脫五字後公移正

六世 襄邑 侯薛以漢子侯桃永興元年封延熹二年坐事徙戶減半永興二年坐父謀亂誅○校曰據年坐父謀亂誅○校曰舊脫誅字今定此條或作城陽四城陽

七世 城父

西平 侯蕤以不疑第建和元年封

順陽 侯不疑以薛云二弟及子同年封各萬戶 侯建以薛第建和元年封○校曰據

六世

頻陰

侯陽以不娶子永興二年封永興二年坐妻殺免國除○校曰據續漢志永興二年坐妻殺免國除永興二年無乙卯朔此誤

四字

梁巡 以永興二年封

關內侯 以永興二年封

梁鴻

宣恩哀侯陰陸 以光武建武九年追封

新陽 侯執金吾以建武二年坐盜鑄錢免國除

原鹿 侯執金吾以建武二年坐盜鑄錢免國除

關內侯 以光武建武十一年封

關內侯 以光武建武十一年封

六世

侯雄嗣

宣 以光武建武十一年六月進侯公孫述將謝豐所殺追封征羌侯謚嗣

侯來歙 以光武建武十一年六月進侯公孫述將謝豐所殺追封征羌

錡胡侯 以宣勇將軍從擊隗囂建武十一年封

隨昱

六世

侯雄嗣

宣 以光武建武十一年六月進侯公孫述將謝豐所殺追封征羌侯謚嗣

侯來歙 以光武建武十一年六月進侯公孫述將謝豐所殺追封征羌

錡胡侯 以宣勇將軍從擊隗囂建武十一年封

隨昱

武進侯 以宣勇將軍從擊隗囂建武十一年封○校曰袁山松書作建武十二年

隨憲 以經光武建武中興見監臨○校曰袁山松書作建武十二年

宜西侯 以帶甲萬人守宜西建武十二年封○校曰袁紀作宜西鄉侯

來由 宜西鄉侯

明親侯 以為宣勇將軍從擊隗囂建武十三年封

鄧寬

射陽 以安集侯安集將軍從擊隗囂建武十三年封○校曰此與更始時所封射陽侯同名疑誤

侯焚 父舊將隨父在河內為和帝后家所譖父子俱死永元九年后家自殺侯國除

丹 侯焚子永初元年紹封

雲中

汝南 侯雄以鄧太后從父永寧元年封永寧元年無乙卯朔此誤

孫

更父侯 以宏族兄建武十三年封
樊忠
玄鄉侯 以宏兄子建武十三年封
樊尋
褒成侯 以孔子後建武十四年四月奉褒成侯祠已封○校曰本永元四年紹封○永元四年從
孔志
列侯 以西域都護建武十四年封
賈丹
列侯 以河南尹由將兵東征建武十四年封
霍匡
列侯 以河南守發覺東海建武十四年封
解勝
關內侯 以發覺劉永謀反賜爵關內侯
馮勤
南緣侯 以張后叔父舅增以恩澤封
陳茂
成義侯 以領護將軍從征中封○校曰案以益州太守遣使自歸徵爲領護將軍封在建武十八年前
文齊

平陽

侯霸以執金吾從征伐功封八年薨子奉世嗣永元七年紹封

侯定國傳至建安四祀

侯遵 侯度 以秉漢元初二年紹封

侯順 以宏族兄建武十一年從擊隗囂先十三年長侯擊以明德皇后兄弟平隴右十九年德皇后兄弟平隴時封新息侯○元和四年紹永元中坐驕恣免○建初四年封永元四年從○侯薛無子國度下有脫字

新息

忠 以孔子後建武二十七年五年擊五校蠻校以侯擊卜陵蠻千屯所爲眾有脫字誤今改正

成 侯印建初三年松所防遠收捕遠嶺山忠成侯○校曰博作侯建初八年復侯誤今改正

馬 侯 以建武八年從擊隗囂先十三年長侯擊以明德皇后兄弟平隴右十九年德皇后兄弟平隴時封新息侯○元和四年紹永元中坐驕恣免○建初四年封永元四年從○侯薛無子國度下有脫字

援

鉅鹿

侯鉅鹿 以建武十一年從擊隗囂先十三年長侯擊以明德皇后兄弟平隴右十九年德皇后兄弟平隴時封新息侯○元和四年紹永元中坐驕恣免○建初四年封永元四年從○侯薛無子國度下有脫字

翟鄉 侯鉅鹿 侯防以擊子建初四年封二千戶 永元中坐弟超與憲逆誅徙丹陽○元和二年紹封 光武賜憲璽書加戒 永元中作永元初又五坐 永元中作永元初又五坐 永元中作永元初又五坐

節鄉正侯趙熹 以衛尉從征伐熹侯代嗣永元十七年坐事下獄 武二十七年封關內侯永平元年定封關都鄉 永平五年 月戊辰薨

楊邑鄉侯馮勤 元年封中山侯二年坐酎金免 永平十五年復封 四年薨 子訢嗣 訢坐事國除 元年封東郡 二十年 今紹下十五字全

許 谷鄉

侯光以援子侯嗣永初七年封 建初四年封 六千戶永元中坐為寶憲 奴部與憲逆 自殺○校曰 侯稱封許陽侯薄宗訓但 移許侯永遷 不書封許陽字事 以下皆永元中改 正

右光武侯者一百有七人 ○校曰今補建忠邛敖二人出安衆劉寬侯別隆二人入同姓改陽安新都鄉侯承以代弟嗣

夜固始召陵陽安山桑愼昆陽陵陽武始不

其則鄉全椒顯親陵鄉宣恩原鹿宣義征羌

壽張射陽更父新鄭發干關內二人凡五十

有四人隨父 ○校曰案止有後牟平析鄉新蔡吳房穀陽建平召陵原鹿宣義及關內陰興一人又案宣恩乃追封其子喻就封衡陽并數在內凡十二人餘皆非也 灌陽筑陽樂陵玄鄉平望發干凡六

二八凡四人見前書恩澤侯表 ○校曰案止有灌陽筑陽樂陵玄鄉平望三人餘皆非也 平陽高昌歸德

昌周承休紅陽凡三人見前書功臣侯表 ○校曰脩德父子嗣侯非紹封不當數之 平

凡一百七十有四人 ○校曰案元年建武五年復發案白馬嘉元年數至二十八年乃下詔大風五年復當以是時失數四十有九年疑不云紹封亦不云復侯而但云復種皆如詔復家之比耶疑不能明

有二人
○校曰馬武自敘其祖廣起兵佐光武有大功帝即位以為虎賁中郎將又景丹亦以討徒中元二年四月封雖俱食邑五千戶弟文通征討屢有奇捷宜在封侯之比都亦不書於表今補入
所遺將晉去漢侯
未遇姑附見於此

後漢書年表卷第四

後漢書年表卷四 吳汝綸

後漢書年表卷第五

異姓諸侯表

號謚姓名	始封侯狀	子	孫	曾孫	五世			
安鄉侯 李訢	以討徒中元二年四月封							
龍舒侯 許昌	以建武二十六年封							
閼內侯 桓榮	以太常永平二年薨謚未元侯晉副年封邑五千戶五年薨							
折姦侯 燕廣	以定襄人降王莽建武十四年封							
中陵鄉侯 蘇純	以都護副校尉從車騎將軍竇固擊北匈奴有功永平中封○校曰純父子相繼傳國至曾孫不著今補正							
右孝明侯者五人	○校曰據上文當云六人今脫一人疑不能明又兩美傳永平元年頒詔其祖父封之語疑不能明又兩美傳永平元年頒詔其祖父封之語疑不能明又兩美傳永平元年頒詔其祖父封之語

姓侯表 ○校曰案上有安豐胡陽鄉侯人數非乃往封之數紀非也 以景帝後元年封 凡二十有七人 ○校曰貢上十人

破虜傷 靈帝建寧二年封 建和二年坐謀誅 ○校曰頻年上脫增食一字

邑侯鹵 ○校曰頻年上脫增食一字

承 以曹騰功封

平陽侯 以曹騰功封 一年坐

曹湛 以外戚恩封

西陵侯 以黃三輔功封

陰棠 以孫程功封

鄭侯 以程功封

蕭熊 以程功封

南陽

江夏

河東

裒成侯 以夫子後元和二年紹侯 ○校曰裒上有安豐胡陽鄉侯人數非乃往封之數紀非也

孔僖 曰壯謚曰恭

明進侯 以父育自光武 卒裒和元年封 七百戶

傅毅

後漢書年表卷五 異姓諸侯 二

右孝章侯者六人 ○校曰共裒成上五人

鄉許節鄉楊邑鄉凡七人隨父 ○校曰案上有膠東即墨順陽雒鄉許節五人脫非也 膠東即墨順陽雒

高亭二人美陽平鄉安成平陽伊亭即墨凡

八人隨祖見光武異姓侯表 ○校曰案上有高亭二人及安成是平陽製毋封亦數之脫非也

凡二十有一人 ○校曰實凡十有五人

南陽

穰侯 以擊匈奴永元 四年封六月坐 謀反誅

鄧疊 也又案鄧都侯鄧駿本騎千嗣侯永平中失國建初三年復封此當數之凡五人

定遠侯 以悉平西域五侯勳嗣 十餘國永元十 年封千戶十四 年九月薨 ○校曰案上有安豐胡陽鄉侯人數非乃往封之數紀非也

班超 月詔令改正 曰九月薨作四

鄭鄉侯 以中黃侍永元侯國除 十四年封邑千 五百戶永初元 年增二百戶 薨 紹

鄭衆 永初元年襲 太后詔加封

關內侯 以尚大長子劉 太后詔加封

曹成

右孝和侯者五人平壽關內侯 ○校曰案上有安豐胡陽鄉侯人數非乃往封之數紀非也

父 ○校曰案上有裒親乃追封耳 阿陵美陽粟邑武始馬亭鄉冠軍

鄙汝陽夏陽樂平乘氏單父吳房平陽順陽

雒鄉楊邑鄉凡十有七人隨祖見光武異姓

侯表 ○校曰阿陵武始馬亭鄉雒鄙關內一人隨祖見孝鄉五人不當數之止十有二人

明異姓侯表 ○校曰此關內粗備不當數 上謂內鄉彭見光武表者不同

在本表 ○校曰此亦不當數

凡二十有七人 ○校曰實凡十有五人

關內 侯石關延壽一年紹封 ○校曰東觀記云在漢中南鄭之西鄉 ○校曰在南鄭楨陽見壽續志

安鄉侯 以定冊功侯益嗣 元年封食千二 百戶七年薨

張禹 以定冊功永初侯嗣

龍鄉侯 以定冊功永初 元年封食千一 百戶

徐防 以定冊功永初侯嗣

福亭侯 以定冊功永初 元年封五百戶 襲爵子關除

尹勤 以潘北惠王薨 無後永初元年封

新亭侯 以定冊功永初侯嗣

申轉 以祀西城劇賊 坐事免永初二 年封二百戶坐 受賕棄市

樂亭侯 以定冊功永初侯嗣

任尚

泰山

當陽穆侯宋揚　以清河孝王廣外祖父永初中追封○校曰袁宏紀當陽侯作當陽亭侯今改正宋揚今據北宋本後漢書改

盛鄉侯　侯衍以揚子永初元年封　列侯傳以揚子永初中封　列侯傳以揚子永初中封　列侯傳以揚子永初中封

討姦侯　以客刺殺演陽侯賜杜琦永初五年封

杜習

龍亭侯　以中常侍元初元年封二百戶坐事數免亭

蔡倫

北宜春　以皇后父元初三年封五千戶長社　延光二年徙長社縣後為三千戶四年坐事誅

文侯閻暢

破虜侯　以左馮翊子從師濟陽零昌元初三年封

須沈

破羌侯　以當開種羌刺殺杜季貢元初四年封

檢鬼

汝南

九江

羌侯雕　以上都全無稽光前級狼其元初五年封

何

都鄉侯　以讀光祿尉遷光元年封安平侯邑千戶永建元年坐事免永和六年歲後

馬賢

寵鄉侯　以小黃門建光元年封三百戶　功小黃門建光元年封三百戶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為孫程所殺

李閏

都鄉侯

江京

右孝安侯者十有六人。○校曰陳省雲橫皆以前人應為剝殺案封以勃功權則殺實只封兩侯傳此脫漏并計之凡十有九人監亭蘆亭林慮平鄉平亭

兩夷安上蔡都鄉陽安舞陽安樂亭瀆亭朗陵高置亭原鹿燕頡陽合鄉曲平亭二人葉二人西平二人西華二人凡二十有七人隨祖見光武異姓侯表。○校曰林慮朝陸二人不當數其曲平高葉西平西華各一人不當并數前侯實止二十有一人鄉鄉一人隨父見孝和異姓侯表。○校曰此不當數

鄉龍鄉盛鄉長社縣列三人凡七人隨父見在本表。○校曰縣字可省唯盛鄉及列三人是錄非也長社係徙封例不當數實止四人凡五十有一人

後漢書年表卷五　異姓諸侯　五

安城剛　以中黃門與定冊功延光四年封淳陽邑萬戶徙封安城陽嘉元年薨

侯孫程

○校曰實凡四十有四人

南郡

常山

常山

							華容侯	以中黃門興定	長沙	
							王康	爵功延光四年封九千戶		
							酃侯王國	以長樂太官丞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九千戶	南陽	
							湘南侯黃龍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九千戶。按曰永和二年坐事與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孚元李勳凡八人減租四分之一	南陽	
西平昌侯彭愷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二百戶									
中盧侯孟叔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二百戶									
復陽侯李建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二百戶									
廣宗侯王成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祝阿侯張賢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臨沮侯史汎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廣平侯馬國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范縣侯王道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褒信侯李元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山都侯楊佗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下雋侯陳予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析縣侯趙封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枝江侯李剛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四千戶									
夷陵侯魏猛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二千戶									
東阿侯苗光	以中黃門興定爵功延光四年封千戶									
定頡昭武侯郭鎮	以定爵功永建元年初封二千戶四年成侯薨									
安鄉侯朱寵	以大尉永建元年二月丙戌封									

高望亭 以滿論者長興定册功陽邑初封
侯興渠
東鄉侯 以小黃門封三百戶年闕○校曰帝紀仙封
籍建
都鄉侯 以大長秋孫程子賜高中封二百戶名闕
良某

右孝順侯者二十有四人牟平陽亭征羌乘氏二人凡五人隨祖見光武異姓侯表○校曰唯牟平陽亭二人是
舞陽亭一人隨祖見孝安異姓侯表○校曰亭字今增
宜城浮陽凡二人隨父見本表○校曰宜城以洪鈞封者一侧數之亦可以

平鄉侯 以下五人應劭漢儀後書志與此異 爲隨父則非也 凡二十有二人○校曰實二十有九人
謝安
義陽亭 以父沖與兄駿死永嘉元年封
侯趙愷

右扶風
鉅鹿

異姓諸侯表

號謚姓名	始封侯狀	子	孫	曾孫	五世
安樂鄉	以定册功建和元年封貞字元年三月壬戌薨				
文恭侯	○校曰侯以建和二年卒不應復封此				
胡廣	以定册功順帝時追録元年封				
蔚亭侯					
趙戒					
費亭侯	以中常侍定册策嗣爲阿功建和元年封課所殺				
曹騰					
安國亭	以定册功建和貞文侯遺制侯薨嗣爲元年封五百戶益立增戶卓所殺				
康侯袁	二百戶○校曰前作食父侯遷又三百作五百皆誤				
湯					
鄴	中侯薨以孫初平三年爭白馬賊有功封是年薨				
江南亭	侯薨以孫從帝西都初平中封建安十三年薨				
漁陽	以定册功建和貞文侯遺制侯薨嗣爲青陽之安				

○校曰北青陽鄉也屬南陽

中山

亭侯州輔 以長樂太僕與定策功建和元年封

新豐侯段熲 山陽太山鉅永昌二年封列侯延熹八年封都鄉侯邑五百戶建寧二年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光和二年坐臧下獄自殺○校曰段熲傳熲豐非定策與熲同封未詳孰是今皆增正

單超 以中常侍誅梁冀延熹二年五月壬子封邑萬戶三年正月薨○校曰超傳五人封侯惟動為七人疑侯縣侯之下脫木旁侯縣縣侯之前脫亭字今悉依超傳注之次第更正之其餘并失實縣名者亦並增補

新豐侯 以中常侍誅梁冀延熹二年五月壬子封邑萬戶

武原侯徐璜 以中常侍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五千戶薨

東武陽侯具瑗 以中常侍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五千戶坐事免都鄉侯薨

上蔡侯左悺 以小黃門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三千戶八年坐有罪自殺○校曰邑萬二字及八年二字衍也

汝陽侯唐衡 以小黃門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三千戶薨

宜陽都鄉亭侯尹勳 以侍中與參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邑萬戶坐事自殺○校曰勳傳勳自殺之故曰尚云都鄉侯此尚云宜陽侯下同尚書侯非是

鄴都亭侯侃霍諝 以小黃門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

山陽西鄉亭侯張敬 以侍中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

脩武仁亭侯歐陽參 以侍中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

宜陽金門亭侯李瑋 以侍中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

都亭侯虞放 以侍中誅梁冀延熹二年八月壬午封

下邳高 以尚書僕謀梁冀延熹二年封 ○校曰案延熹二年十月壬午封

遷鄉亭 月壬午封

侯周永

鄉侯劉 以小黃門趙梁冀延熹二年封都鄉侯後坐罪貶

普 梁冀延熹二年封都鄉侯後坐罪貶

列侯趙 以小黃門趙梁冀延熹二年封都鄉侯後坐罪貶

忠 時徙封侯 ○校曰論定

關內侯 以尚書令延熹九年封

黃儁

北鄉侯 以右中郎將延熹九年封

左黨

高鄉侯 以中常侍延熹九年封

侯覽

東鄉侯 以中常侍延熹九年封

抗徐

右鄉侯 以侍中延熹九年封

度尚

後漢書卷表第六 異姓諸侯

河東

南陽

右扶風

貿紹

鄧侯 以桓后從弟鄧定陽功建事元和封鄧賢武亭侯

拙詠

人 四十有二人

凡四十有五

右孝桓侯者二十有七人門德亭南鄉安陽

南頓沘陽昆陽消陽安陽益陽亭襄邑城父

潁陽潁陰西平凡十有四人隨祖見光武異

姓侯表 ○校曰南陽創業此從本紀表內從傳互異

異姓侯表廚亭費亭宣文凡三人隨祖見孝和

表 ○校曰案三人皆名當數章文乃安帝父侯未嘗改封殤帝以長君之謚嗣父侯未嘗改封殤帝以長君之謚嗣父侯未嘗改封殤帝以長君之謚嗣封者一例尤大誤

凡四十有五

消陽 繼桓武子建平元年封 ○校曰論定

渭陽 繼桓武子建平元年封 ○校曰論定

南鄉侯 桓帝不得立延熹八年平冒日校 ○校曰延熹八年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傳勇其一爵乃作二兒

右稱

西鄉侯 以祖后從弟與定陵功臣侯年封坐法國除

寶靖 以中常侍與定策桓帝功建平元年封長安鄉侯六年又封新豐侯永康元年薨

育陽侯 資武從討有陽賊增三千戶永平元年又增四千六百六十戶先和四年薨○校曰按安帝永初元年封育陽侯永寧元年薨中平元年復正

曹節 以定陽侯建寧元年封光和元年遷

安陽鄉侯 以定陽侯建寧元年封

侯周景

華容侯 以故中常侍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增邑作容于某縣後千五百戶徙封某縣

朱瑀 以從官史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三百戶

張亮

都鄉侯 以從官史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二百戶

共尊

都鄉侯 以從官史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二百戶

王尊 以中黃門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二百戶

常山 南郡 常山 常山 汝南 南陽 漢陽

郟鄉侯 以長樂門者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三百戶

侯景 是勝

純陽侯 以黃門令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純陽侯三百戶永平元年增封四百戶光和二年坐事下獄死

王甫

不其鄉侯 以長樂太僕光和四年十月壬戌封

侯宋鄧

鍾塘侯 以安陽鄉侯與定策桓帝建寧元年封增邑五千戶光和元年坐事下獄

朱儁 以交阯刺史與討黃巾功光和元年封都亭侯五百戶遷右中郎將二年拜交阯刺史增邑五千戶封鍾塘侯下獄

舞陽宣德侯 何進 以皇后兄光和四年遷封

潁川 吳郡 東萊 南陽 常山

馮翊	定襄		臨晉文侯賜	烈侯楊賜	中陵鄉侯劉陶		關內侯張濟		慎	都鄉侯	皇甫嵩
			以上張角傳中平元年封下五名傳末增	實能○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光武前將軍侯進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光武前將軍侯進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光武前將軍侯進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光武前將軍侯進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光武前將軍侯進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中平元年封三百戶	戶二萬十月庚於	中平元年封三百戶		和中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中平元年封三百戶	中平元年封二千戶	破黃巾功中平元年封二千戶
			元年封下五名傳末增	元年封下五名傳末增	年十月坐匿黃巾下獄死		恩侯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八月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都鄉侯二千戶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都鄉侯二千戶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戶二萬十月庚於	戶二萬十月庚於	蔡陽鄉侯蔡陽傳		侯濟以中平二年封以勢子	濟陽侯	宜官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破黃巾功中平元年封二千戶	破黃巾功中平元年封二千戶
			以上張角傳中平元年封下五名傳末增	以上張角傳中平元年封下五名傳末增	以上張角傳中平元年封下五名傳末增		侯濟以中平二年封以勢子		張讓誅又宋作往封	都鄉侯不書戶	誤又宋作往封
			改爲及新侍講	改爲及新侍講	改正		侯濟以中平二年封以勢子		數張角傳中平元年封二千戶	今增	今增

馮翊	定襄		安次侯王敏	鳥程侯孫堅	郿侯董卓		列侯劉寬		逢鄉昭	皇甫嵩	
			以統軍司馬從侯敏入建安	以破黃巾中平四年封中平三年擊劉表破下揚州	以破黃巾功中平二年封獻帝初平元年進爵爲侯○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光祿勳策免爲公訓○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以破黃巾功中平元年封二千戶	
			三年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擊劉表破下揚州	以討董卓功封○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黃巾逢鄉中平四年封六百戶	槐里侯二千戶	
			新趙縣功中平	吳	作亂二年四月				元年封六百戶	二年坐贓減功	
			補無此條今增	破黃巾中平四年封	平已卯誤○校曰侯下脫入此表當補				二年增	減二千戶封	
			水經注聖水下	年封刻平三年	及云初平元年進爵今皆沿正					都鄉侯二千戶封	
				擊劉表破下揚州	破黃巾中平四年封					都鄉侯不書戶	
				吳	破黃巾功中平					今增	

吳郡	勃海	右扶風								常山	

陽泉鄉侯 以討蘇坐中平元年封 建寧元年薨 無後

易侯公 以討賊有功中平中封都亭侯 初平二年徙封易 興四年徙封易 以兵反爲袁紹所殺

孫瑾 以討賊職顯中平中遷封○按中平凡號 職顯或同軌節侯非封也此誤

傅燮 以涼州刺史中平五年討北州反 兵不中機○按日報者皆書冀

劉焉 益州牧中平五年封 四年爲公孫瓚所殺

陽城侯 以討賊職顯中平中遷封○按中平凡號 職顯或同軌節侯非封也此誤

壯節侯 以討賊有功中平中封都亭侯 初平二年徙封易 興四年徙封易 以兵反爲袁紹所殺

易侯公 以討賊有功中平中封都亭侯 初平二年徙封易 興四年徙封易 以兵反爲袁紹所殺

侯黃琬 以討賊有功中平中封陽泉鄉侯 建寧元年薨 三年六月爲董卓所殺

襄賁侯 以涼州刺史中平五年封 建寧元年薨 四年爲公孫瓚所殺

劉虞 以宗室屬尊 幽州牧中平五年封

列侯王 以中常侍封中平六年讓等卻賀天子走河上 袁紹追急殺河南尹

讓

列侯張 以中常侍封中平六年讓等卻賀天子走河上 袁紹追急殺河南尹

玄鄉侯 以太尉中平時封後爲盜所殺○按此條今據文侯注實武侯之誤 官銜增

張溫

潁川

河閒

廬江

鄭侯 以執金吾封 都鄉侯元年封 二年舉兵叛爲曹操所殺 無後

袁紹

城安鄉侯 以司隸校尉封 建安元年薨

侯郭鴻 以中常侍封 建寧元年薨

列侯許 以中常侍封 建寧元年薨

相

列侯延 以中常侍封 建寧元年薨

悟

列侯郭 以中常侍封 建寧元年薨

勝

列侯孫 以中常侍封 關後坐誅

璋

列侯畢 以中常侍封 關後坐誅

嵐

列侯栗 以中常侍封 關後坐誅

萬

列侯段 以中常侍封 關後坐誅

珪

列侯高 以中常侍封 關後坐誅

望

長沙

魏

列侯張 以中常侍封 闕後坐誅

蒸 列侯韓 以中常侍封 闕後坐誅

悝 列侯宋 以中常侍封 闕後坐誅

典 鄛侯趙 以城拔降趙 封 闕

也

右孝靈侯者四十八 ○校以前表 詞二人 潤陽一人隨父見

孝桓異姓侯表有陽安陽華容愼濟陽蔡陽

凡六人隨父見本表凡四十有七人 ○校曰前陽安 陽華容愼濟封 不當數之又濟陽漢作順 陽今改正凡四十有六人

後漢書年表卷六

後漢書年表卷第六

後漢書年表卷第七

異姓諸侯表

西漢自新室凡一時封拜前表多黜而不書

東漢自建安已來政出曹氏一時爵命亦非

孝獻今將棄而不書則操非居樞故與新室

異若將書之而紀傳或有闕文故下考于三

國志以其尚假漢朝名器雖爲異代之史庶

得其實耳

號謚姓名始封侯狀 子 孫

高陽鄉 以中謁將從擊○校曰前西都初平元年封坐事下獄死

侯蔡邕 初獄死子

關內侯 以林中謁將從西入關封建安六年徙○校曰前闕內侯蔡第五世見漢典云侯與關為異云侯與關同時不名為超之故何休注之

相典

左馮翊
都亭侯 以殊宮迎大子繼實初年元年封
閿貢

丹陽
邵侯 建初元年二月庚申封
堇

河內
溫侯王 以殊宮迎大子繼實初年元年封
允 校曰二千當作三千案得六邑五千戶光武改正

潁川
溫侯呂 以中興將帥平三年封都亭侯
三年封溫縣以奉 校曰陽翟縣故屬潁川
陽翟侯 以安國將軍討張純功封 校曰陽翟縣故屬潁川
安國亭侯 永平二年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袁術 以安東將軍討徐州賊功封 校曰術自領揚州則史爭僭稱封
布 以安東將軍討徐以兵屬建安三年為曹操所破
溧陽侯 以平中對稱以兵屬建安三年為曹操所破
陶謙 以揚州牧討黃巾功封 校曰謙死子應襲
池陽侯 以牛輔校尉討董卓故將樊稠功封 校曰輔校尉討董卓故將樊稠功封
李傕 以兵屬建安二年坐誅國除 校曰未三字不增

右扶風
安樂亭 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戶

河內
都亭侯 以殊宮迎大子繼實初年元年封
閿貢

河內
邵侯 建初元年二月庚申封
堇

河內
溫侯王 以殊宮迎大子繼實初年元年封 校曰二千當作三千案得六邑五千戶光武改正
允

左馮翊
美陽侯 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郭汜 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樊稠 以董卓故將平三年自侯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張濟 以牛輔校尉討董卓故將平三年自侯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平陽侯 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蔣年侯 以董卓故將平三年自侯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成武侯 以荊州牧討平劉表子中封梁兵糧遮建安十三年薨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劉表 以荊州牧討平劉表子中封梁兵糧遮建安十三年薨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右扶風
安樂亭 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戶

河內
都亭侯 以殊宮迎大子繼實初年元年封
閿貢

河內
邵侯 建初元年二月庚申封
堇

河內
溫侯王 以殊宮迎大子繼實初年元年封 校曰二千當作三千案得六邑五千戶光武改正
允

左馮翊
美陽侯 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郭汜 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樊稠 以董卓故將平三年自侯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張濟 以牛輔校尉討董卓故將平三年自侯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平陽侯 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蔣年侯 以董卓故將平三年自侯以兵糧遮卓軍功封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成武侯 以荊州牧討平劉表子中封梁兵糧遮建安十三年薨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劉表 以荊州牧討平劉表子中封梁兵糧遮建安十三年薨 校曰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

右扶風
安樂亭 侯國以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增置戶

宛 侯據以操子建安十六年封淯陽侯五千戶二十二年徙封宛

伯陽 侯宇以據子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千二年徙封伯陽

□陵 侯林以據子建安十六年封二千戶十一年徙封□陵

西鄉 侯建以據子建安十六年封二千戶薨子十六年封

弘農 侯軌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高平鄉侯二十二年徙封弘農二十二年薨子

鄖陵 侯彰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五百戶二十二年薨子

賀 侯表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二十二年徙封賀又徙封閬

巴東 侯續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都鄉侯二千二年徙封巴東

壽春 侯益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

鄧 侯襲以操子建安二十二年封二十三年薨○按曰二十三年薨當二十四年薨當二十一年封今改正

樊 侯乃以操子建安二十二年封二十四年薨

歷城 侯徽以操子建安二十二年封

平輿 侯 後以操子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徙封平輿○按曰諸侯以作平輿二字為一句非也

鄧 侯 珍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徙封安陽亭侯

臨汝 侯 敬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徙封臨汝侯

武德 侯 整以操子建安二十一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徙封武德侯

宜城 侯 以操前妻丁夫人弟子建安元年封宜城亭侯○按曰諸侯王又繫此者蓋流寓非以宗室封故不改

劉備 以操前妻丁夫人弟子建安元年封宜城亭侯○按曰諸侯王又繫此者蓋流寓非以宗室封故不改

遂鄉 侯 以操前妻丁夫人弟子建安元年封遂鄉亭侯從駕平安邑封都亭侯延康元年徙封遂鄉侯太和元年薨

徐晃

南郡

沖 北安元年八月

列侯丁 建安元年八月

完 侯 不其侯伏湛後徙封東海不其見光武

列侯伏 建安元年八月封○按曰此制不其見光武

承 種 侯 封後以謀誅曹操事泄為操所殺

列侯董 建安元年八月封後以謀誅曹操事泄為操所殺

薄

列侯鄧 建安元年八月

侯鍾繇 參

東武亭 侯 建安元年八月封魏太和四年

輔

列侯种 建安元年八月封後以謀誅曹操事泄為操所殺

列侯董 建安元年八月

列侯劉 建安元年八月

艾

列侯韓 建安七年八月封

斌

列侯羅 建安元年八月封

邵

列侯伏 建安元年八月封

穆

列侯趙 建安元年八月封

陽城亭 以父衍從帝西遷建安初封
侯楊亮
務亭侯 以從車東遷 安二年追封
楊衆
都鄉侯 以呂布都部 衆降建安初封 關內侯從封都亭 延康元年復 都鄉侯 黃初元年削
張遼
廣昌亭成 以都尉從擊袁 建安初封七 百戶後有功 增二千戶 二年封
侯樂進 五百戶二千三 年薨
以軍司馬擊張 征伐建安初封 一千戶後增 二百戶二十四
侯于禁 年兵敗降吳 以還薨
益壽亭 以車駕還洛陽 侯有功後封 都亭侯 二百戶 增二百戶 延光四年 增二百戶 永和元年 增二百戶 永和四年 增二百戶 永和六年 增二百戶 永和六年 增二百戶 永和六

號謚姓名始封侯狀 子

萬歲亭 以佛中守衛傳命擊軍謀事故邑 建安五年封邑千戶十一年以增千戶十七年以坎日飲酒卒○校曰據傳作以司馬從征操征伐或今改正案錢志本傳封存八年與後漢書互異

敬侯荀 以都尉從操征伐或今改正案錢志本傳封存八年與後漢書互異

彧

都亭侯 以都尉從操征伐建安五年封○校曰侯上脫都字今據公孫瓚傳補

鮮于輔

漢壽亭 以偏將軍從操征伐建安五年封○校曰據晉書地理志漢壽屬武陵郡疑此誤作壽亭侯

侯關羽 後騎馬割髮傳作髮斷今改正

桃里侯 以建安七年封十七年坐子通謀反除國三載後復建安十五年封十年坐子通謀反除國三載後復建安十五年封十年以兵反

都亭

馬騰

安平亭 以光祿勳從操破袁紹錄陽嘉侯建安初封都亭侯從征伐平定冀州賞初當

侯曹仁 以曹仁弟從操征伐建安初封三百戶十五年

高陵亭 以光祿勳從操征伐建安初封三百戶十五年

侯曹純

左馮翊 冀州 右扶風 武陵

廣漢 常山

都鄉侯 以永初元年從陽安都鄉侯延光四年進爵為縣侯

張郃 以都鄉侯從征伐建安初封都鄉侯永和中薨

都亭侯 以都尉從操征伐建安初封亭侯

任峻 以奮武將軍都督軍糧建安八年封

劉侯呂 以奮武將軍都督軍糧建安八年封

劉侯昌 以奮武將軍都督軍糧建安八年封

曠

詳

陵樹亭 以卓師從征伐有功建安八年封侯建安十二年十九年本傳曾四百戶卷○按之前侯在後騎馬割髮之前侯在作曠則侯之前侯在作曠則侯之前侯在作曠則侯

關內侯 以易陽令舉兵 降建安九年四月封

韓範 以涉長龍縣降建安九年四月封

關內侯 以梁岐降建安九年四月封

梁岐

列侯荀 以征軍校尉誅反者尚粲建安九年封○按旦反者尚粲伐高幹誅之今改正

衍

高安鄉 以常從擊征代建安初封十二年封邑千八百戶超集九年四月改名

忠侯夏 以中黃門從侯郢擊征代建安初封十四年薨

侯惇

列侯史 以中黃門從侯郢擊征代建安初封十四年薨

渙

列侯韓 以屯衛將從侯郢擊征代建安初封薨

浩

列侯焦 以義陽降建安十年正月封

觸

列侯張 以義陽降建安十年正月封

南

安國亭 以張山賊帥率衆降建安十四年四月封邑五百戶

侯張燕

貞侯郭 以征伐建安十年封三百戶十三年益封增八百戶

嘉

千秋亭 以校尉從征伐建安十二年封侯太和中薨

侯董昭

埶亭侯 以討袁紹軍官渡建安十二年封○按昭封長樂鄉侯時候者十五人

侯董昭

安昌侯 以治書執法建安十二年封關內侯後有功進封安昌侯薨正始三年薨

滿寵

博昌亭 以關內太守監撫征伐建安十七年封二十四年與列侯薨諡敬侯

愍侯夏

侯淵 以安撫荊州建安二十一年封

新都亭 以安撫荊州建安二十七年封

侯鮑郡 以討破韓遂楊秋功建安二十年封萬戶

閬中原 以張魯功前後凡二十年封○按魯二字衍文

列侯閻 以張魯功前後凡二十年封○按魯二字衍文

圃

建安二十年封降下五人名闕

巴郡

廣漢

樂安

任城

常山

潁川

列侯朴 以色夾王朝泉附建安二十年九月封
胡
列侯杜 以親色侯承嗣附建安二十年九月封
蓮 以從馬超為親
關門亭 以侯時操征益門亭三百戶二十四年為裨將
侯屠徳 以從馬超為親

關內侯 以裨將從征建安中封二十三年薨於道
王粲
國明亭 以常從操征伐建安中封魏太和六年薨
侯曹洪
靈壽亭 以常從操征伐建安中封魏太和中薨
侯曹眞 以從操征伐建安中封魏黃初
安國亭 以從操征伐建安中封魏黃初中薨
侯程昱
關內侯 以并州刺史建安中封魏太和中薨
梁習
武始亭 以新野令從操征伐建安中封魏黃初四年薨
侯張既

中山 廣漢

都亭侯 以中山將從振征伐建安中封二百戶後增二百戶薨
李典
武安鄉 以親色侯承嗣征伐建安中封卒諡曰侯
侯臧霸 以從征伐建安中封武安鄉侯諡曰侯
呂郁亭 以討臧霸功封郁亭侯卒諡曰侯
侯孫觀 以討臧霸功封建安中封
列侯孫 以討臧霸功封建安中封
侯文聘 以從馬超降建安中封魏太和中薨
關內侯 以從馬超降建安中封
許褚
延壽亭 以討臧霸功封建安中封卒諡曰侯
康

武鄉侯 以屬羽從征伐建安中封
嚴幹
列侯王 以上洛都尉從征伐建安中封
琰
列侯韓 以臨菑侯庶子建安中封
嵩
列侯閻 以金城太守降建安中封
公英
列侯成 以金城太守降建安中封
行
都亭侯 以扶風太守降建安中封
王忠

酒泉 廣漢

灊津亭 以災執金吾將軍梁松建安
侯士孫萌 中封○校曰案卓傳端時已還復封
列侯鄭 以馮翊由賊率衆降延康元年五月封
廿
列侯王 以馬踊山賊率衆降延康元年五月封
照
安樂鄉 以御史延康元年封魏太和五年廢
侯華歆
安陵亭 以御史延康元年封魏太和二年廢
侯王朗
東陽亭 以中領軍從振行役延康元年封魏太和中廢
侯曹休
關內侯 以河東太守延康元年封黃初中廢
杜畿
列侯張 以張遼兄延康元年封
汎

益壽亭 以樂山太守延康元年封魏太和中廢
侯呂虔
關內侯 延康元年封
郭淮

右孝獻侯者一百有四人。○校曰杉關內侯第一人於此共列侯伏完還出當脫人數同關內一人隨父見孝靈異姓侯表。○校曰此不當數郭江南亭凡二人隨祖見孝桓異姓侯表。○校曰凡字不當烏程一人隨父見孝靈異姓侯表。○校曰此孫策也先諱當與弟匡見魏書建安二年諱策關內侯宣威廣昌亭萬歲亭湔陽亭閻中高陵亭襄平永寧鄉亭二人列十三人凡二十有八人隨父。○校曰要衆本無此節字此或當作不當數本無此節字此或當作不當數都亭止一人列止十八其凡二十有七人溫西鄉鄒陽晉武德凡五人隨祖在本表。○校曰溫當作溫下同不當數本無此節字此或當作不當數本無此節字此或當作不當數本無此節字此或當作

或戴黃屋東漢之王所食不及十二僅與西漢之侯等至功臣外戚恩澤等侯以功者或親以恩者或功亦多互見而范曄書又有闕文今併其篇目概曰同姓異姓侯表而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則功恩自明矣

後漢書年表卷第八

後漢書年表卷之上 百官

百官

兩漢官制雖相因襲然輕重廢置不一班史各以所屬約爲十四等表之今取劉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凡二十有三以繫於年而除拜襲免之實見矣其郡縣蕃夷之官不與爲作百官表

太傅

太師

太尉

太尉參軍 太常卿丞 太常博士 太常太史令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大予樂令 太常雅樂郎 太常協律校尉 太常協律都尉 太常協律司馬 太常協律候 太常協律侯 太常協律丞 太常協律史 太常協律令史 太常協律掾 太常協律主簿 太常協律祭酒 太常協律從事 太常協律議郎 太常協律博士 太常協律太祝令 太常協律太宰令 太常協律大予樂令 太常協律

十四年 戊戌

十五年 己亥

正月辛丑大司徒侯霸自殺丁卯侯霸為大司徒 二月乙卯內侯為大司徒 十一月甲戌下詔死十二月庚午關內侯為大司徒

騎都尉大將軍竇

十六年 庚子

十七年 辛丑

十八年 壬寅

十九年 癸卯

侍中竇融為大將軍

二十年 甲辰

五月辛巳朔庚午六月壬申司徒歐陽歙下獄死歐陽歙傳作歐陽大司徒歐陽歙下獄死六月壬戌免六月庚寅薨 癸卯中大夫嚴光為諫議大夫 秋七月乙酉車駕東巡狩 冬十月乙酉車駕還宮 十一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 乙巳

六月庚寅大司徒侯霸為大司空

二十二年 丙午

十月壬子大司空李涌坐賣弄國恩免 癸卯侍中竇固為駙馬都尉

二十三年 丁未

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丙申光祿大夫張純為大司空 九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十月丙午車駕東巡狩 癸酉行幸魯 甲戌祠東嶽泰山 乙亥校獵于下邳 丙子還魯 丁丑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戊寅還宮 己卯行幸南陽 庚辰祠光武于舊宮 辛巳還宮 壬午行幸章陵 癸未祠舊宅 甲申還宮 乙酉行幸汝南 丙戌還宮 丁亥行幸潁川 戊子還宮 己丑行幸河內 庚寅還宮 辛卯行幸河東 壬辰還宮 癸巳行幸長安 甲午還宮 乙未行幸新野 丙申還宮 丁酉行幸宛 戊戌還宮 己亥行幸淮陽 庚子還宮 辛丑行幸梁 壬寅還宮 癸卯行幸舞陰 甲辰還宮 乙巳行幸譙 丙午還宮 丁未行幸沛 戊申還宮 己酉行幸東海 庚戌還宮 辛亥行幸琅邪 壬子還宮 癸丑行幸泰山 甲寅還宮 乙卯行幸魯 丙辰還宮 丁巳行幸睢陽 戊午還宮 己未行幸鄴 庚申還宮 辛酉行幸真定 壬戌還宮 癸亥行幸常山 甲子還宮 乙丑行幸中山 丙寅還宮 丁卯行幸信都 戊辰還宮 己巳行幸和成 庚午還宮 辛未行幸元氏 壬申還宮 癸酉行幸南頓 甲戌還宮 乙亥行幸汝南 丙子還宮 丁丑行幸南陽 戊寅還宮 己卯行幸新野 庚辰還宮 辛巳行幸宛 壬午還宮 癸未行幸葉 甲申還宮 乙酉行幸潁川 丙戌還宮 丁亥行幸河內 戊子還宮 己丑行幸河東 庚寅還宮 辛卯行幸長安 壬辰還宮 癸巳行幸新安 甲午還宮 乙未行幸弘農 丙申還宮 丁酉行幸函谷關 戊戌還宮 己亥行幸河南 庚子還宮 辛丑行幸魯 壬寅還宮 癸卯行幸東海 甲辰還宮 乙巳行幸琅邪 丙午還宮 丁未行幸泰山 戊申還宮 己酉行幸濟南 庚戌還宮 辛亥行幸平原 壬子還宮 癸丑行幸東平 甲寅還宮 乙卯行幸山陽 丙辰還宮 丁巳行幸淮陽 戊午還宮 己未行幸梁 庚申還宮 辛酉行幸睢陽 壬戌還宮 癸亥行幸譙 甲子還宮 乙丑行幸沛 丙寅還宮 丁卯行幸彭城 戊辰還宮 己巳行幸下邳 庚午還宮 辛未行幸廣陵 壬申還宮 癸酉行幸臨淮 甲戌還宮 乙亥行幸九江 丙子還宮 丁丑行幸會稽 戊寅還宮 己卯行幸吳 庚辰還宮 辛巳行幸丹陽 壬午還宮 癸未行幸秣陵 甲申還宮 乙酉行幸江夏 丙戌還宮 丁亥行幸長沙 戊子還宮 己丑行幸零陵 庚寅還宮 辛卯行幸桂陽 壬辰還宮 癸巳行幸武陵 甲午還宮 乙未行幸南郡 丙申還宮 丁酉行幸江夏 戊戌還宮 己亥行幸汝南 庚子還宮 辛丑行幸梁

二十四年戊申
二十五年己酉
二十六年庚戌
二十七年辛亥
二十八年壬子
二十九年癸丑
三十年甲寅
三十一年乙卯

五月丁丙司空宋弘罷以光祿勳侯霸爲大司空二月壬午太尉牟融薨九月壬子大司馬吳漢薨

五子太傅胡廣太常橋玄太尉

本原太常趙彥
執金吾太僕
衛尉太僕守太僕

中元元年丙辰
二年丁巳

四月己卯司徒侯霸爲太傅

五月乙未司徒侯霸薨十一月庚午太常張純爲司徒

四月己丑司空李訢爲司徒

建武中興中郎將梁松爲虎賁中郎將

永平元年戊午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顯宗五月太傅楊終

二月甲寅太尉寇恂薨癸巳司徒鄧禹薨丙申司空馮魴爲太尉

常山太守張奮爲太僕

前太尉○坡曰嘉爲虎賁中郎將永平中以太尉○坡曰楊終爲虎賁中郎將永平中以太尉○坡曰張奮爲太僕不得其年

四年 辛酉
五年 壬戌
六年 癸亥
七年 甲子
八年 乙丑
九年 丙寅
十年 丁卯
十一年 戊辰

十月乙卯司徒鄧禹罷行丞相事為大司徒
二月甲戌光祿勳竇融為車騎將軍
三月辛巳司徒鄧禹行丞相事
太尉李月辛卯太尉趙熹為司徒
中郎將來歙行車騎將軍
右中郎將馬援為太常
衛尉臧宮為虎賁中郎將
十一月癸酉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十月乙卯司徒鄧禹罷行丞相事為大司空
太常馬援為伏波將軍
南陽太守杜詩為河南尹
十一月癸酉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太僕伏波將軍馬援為虎賁中郎將
二月甲戌光祿勳竇融為車騎將軍
衛尉臧宮為大將軍
大司空杜林罷
大將軍臧宮下獄死
十二年 己巳
十三年 庚午
十四年 辛未
十五年 壬申
十六年 癸酉
十七年 甲戌

太常馬援為伏波將軍
七月乙卯司空李通為衛尉
三月己巳衛尉李通為大司空
太僕朱浮為大將軍
二月甲戌大將軍竇融為太傅
四月丁巳太傅竇融罷
太僕朱浮為大將軍
五月癸丑司徒歐陽歙下獄死
六月丙寅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二月乙卯司徒侯霸為太常
太常侯霸為司徒
三月庚申大司空杜林罷
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二月己酉司徒侯霸罷
太常張純為司徒
太常張純為大司空
行司徒事
衛尉太常
行司徒事
太常張純為大司空
行司徒事
太常張純為大司空
行司徒事
太常張純為大司空

十八年 乙亥
十月丁未行太尉司空事
十月丁巳太尉邵陵侯鄧騭爲太傅錄尚書尚書事自騭始
十一月戊戌帝太守第五倫爲司空
天河臨
樓蘭
太常建
初元年
虎賁中郎將耿秉爲衛尉四年以北地
元年
建初
章帝
二年 丁丑
度遼將軍西河行度遼將軍事
行車騎將軍事
駙馬都尉
三年 戊寅
十二月丁酉行車騎將軍事
四年 己卯
一月庚午甲寅太尉陳破胡南陽
月甲戌薨五太守杜
司徒鮑昱爲太
五月丙戌車騎將軍防
五年 庚辰
五月戊辰太傅
薨罷
前車騎將軍竇憲作大
將軍防其馬光與仲
爲光祿勳衛尉建太陵
歷七年八年免

六年 辛巳
六月丙辰太尉
尉
四月丙寅太尉
由爲司徒免大宋
子司空
倫病罷
安爲司
宏
張掖太守鄧鴻則界起營田遮虜障馬防
度遼將軍鄧鴻則界起營田遮虜障馬防
行度遼將軍事
七年 壬午
八月甲子太尉
免爲司徒大
八年 癸未
九年 甲申
元年
永元
二年 乙酉
常侍○按曰此條今依前書太
侍之
大鴻臚行司空事○按曰此條今依前書太常倒行
時太常○按曰集解見前書張
三年 丙戌
前車騎將軍竇憲爲大將軍
正月庚申郎將
永元六年卒

永初元年 丁未
太僕任尚光祿勳河南尹
鴻臚龍亭侯荀昱爲安
二年 戊申
二月戊戌太僕
卒
本增
永初二年校曰前脫此條
四年 庚戌
明年實
固代之
不稱始
除年
太常○按曰
行字
今增
張掖太守鄧鴻則界起營田遮虜障馬防
度遼將軍鄧鴻則界起營田遮虜障馬防
行度遼將軍事
常○按曰
五年 辛亥
六年 壬子
太僕
卒
鴻臚
永大
元元
年去
官○
按曰
以永
元元
年上
元初
元年
印綬
作元
初元
年誤
太常
也是
年
一章○按曰
年當爲前
者大鴻臚
一章
年
校曰前
脫此條

章和元年 丁亥	二年 戊子	和帝永元元年 己丑	二年 庚寅	三年 辛卯	四年 壬辰
六月戊午朔辰司徒邶光麻成免癸卯任隗卯司空為司空	二月庚戌朔太尉趙熹免乙亥侍中兩邑太僕劉方為衛尉丁丑河南尹張酺為太尉	九月庚申朔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大將軍	正月己丑朔司徒宋由坐事免庚寅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光祿勳郭璜為衛尉	七月己丑朔八月辛丑太尉尹睦為司空	九月庚申朔司徒丙寅司空鄧彪為太尉
安為司徒	丙辰光祿勳張酺為太尉	丁丑河南尹張酺為太尉	明年遷射聲校尉下獄死	宋由坐事免庚寅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光祿勳郭璜為衛尉	丙寅光祿勳張酺為司徒
徒	卒	卒	己丑光祿勳張酺為太尉	己丑尚書令韓棱為司空	己丑尚書令韓棱為司空
			庚寅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車騎將軍	庚寅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車騎將軍	庚寅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車騎將軍
			辛卯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大將軍	辛卯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大將軍	辛卯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大將軍
			九月庚申朔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車騎將軍	九月庚申朔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車騎將軍	九月庚申朔侍中虎賁中郎將竇憲為車騎將軍
			行車騎將軍事	行車騎將軍事	行車騎將軍事
			行生送終禮	行生送終禮	行生送終禮
			下獄死	下獄死	下獄死
			太僕屬	太僕屬	太僕屬
			兼行虎賁中郎將事	兼行虎賁中郎將事	兼行虎賁中郎將事
			遷執金吾	遷執金吾	遷執金吾
			朱寶為執金吾	朱寶為執金吾	朱寶為執金吾
			兼行虎賁中郎將事	兼行虎賁中郎將事	兼行虎賁中郎將事
			遷將作大匠	遷將作大匠	遷將作大匠
			將軍北征	將軍北征	將軍北征
			還	還	還
			竇憲北征匈奴	竇憲北征匈奴	竇憲北征匈奴
			鄧鴻行車騎將軍事	鄧鴻行車騎將軍事	鄧鴻行車騎將軍事
			鄧鴻為車騎將軍	鄧鴻為車騎將軍	鄧鴻為車騎將軍
			行車騎將軍事	行車騎將軍事	行車騎將軍事
			行執金吾事	行執金吾事	行執金吾事
			行將作大匠事	行將作大匠事	行將作大匠事
			行中護軍事	行中護軍事	行中護軍事
			行護烏桓校尉事	行護烏桓校尉事	行護烏桓校尉事
			行度遼將軍事	行度遼將軍事	行度遼將軍事
			行使匈奴中郎將事	行使匈奴中郎將事	行使匈奴中郎將事
			行護羌校尉事	行護羌校尉事	行護羌校尉事
			行護烏桓校尉事	行護烏桓校尉事	行護烏桓

十年 戊戌
十一年 己亥
十二年 庚子
十三年 辛丑
十四年 壬寅
十五年 癸卯
十六年 甲辰
元興元年 乙巳
延平元年 丙午
殤帝
安帝 永初元年 丁未

二年 戊申
三年 己酉
四年 庚戌
五年 辛亥

六年 壬子
七年 癸丑
元初 甲寅
元年 乙卯
二年 丙辰
三年 丁巳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太子大長 太子將作 城門北軍 司隸 河南

少傅 大匠 校尉 中候 校尉 尹

光武 建武 元年 乙酉

二年 丙戌

三年 丁亥

四年 戊子

五年 己丑

六年 庚寅

七年 辛卯

八年 壬辰

九年 癸巳

十年 甲午

十一年 乙未

十二年 丙申

十三年 丁酉

十四年 戊戌

十五年 己亥

十六年 庚子

十七年 辛丑	十八年 壬寅	十九年 癸卯	二十年 甲辰	二十一年 乙巳	二十二年 丙午	二十三年 丁未
			東海相杜林爲少府			

十四年 戊申	二十五年 己酉	二十六年 庚戌	二十七年 辛亥	二十八年 壬子
	司徒高密侯鄧禹爲大司農		五官中郎將東平王蒼爲太尉	

二年 丁巳	三年 戊午	中元元年 丙辰	二年 乙卯	三十年 甲寅	三十一年 乙卯	三十二年 丙辰	三十三年 丁巳

二十九年 癸丑	三十年 甲寅	三十一年 乙卯	三十二年 丙辰

顯宗 永平元年戊午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
八年乙丑
九年丙寅

十年丁卯
十一年戊辰
十二年己巳
十三年庚午
十四年辛未
十五年壬申
十六年癸酉

十辛
甲戌
十八年
乙亥
肅宗
建初
元年
丙子
二年
丁丑
三年
戊寅
四年
己卯
五年
庚辰

六年
己巳
七年
壬午
八年
癸未
元和元年
甲申
二年
乙酉
三年
丙戌
章和元年
丁亥

二年 戊子 ○校曰○時齊正制爲見桓帝傳

和帝 永元四年免見 ○校曰○校補侯門為少府 ○校曰○校補侯門為少府 ○校曰○校補侯門為少府

十一年 己亥
十二年 庚子
十三年 辛丑 海兵校財劉恒見後漢書
十四年 壬寅
十五年 癸卯
十六年 甲辰
元興元年 乙巳
延平元年 丙午
殤帝 延平元年 丁未
安帝 永初元年 戊申

御史中丞 何敞 校尉 馮柱 射 ○校曰行司隸校尉時舉書為河南尹 時司隸兼置此官 ○校曰續漢志永初元年罷護烏桓校尉 光武始得見尹時 ○校曰行司隸校尉時舉書為河南尹 時司隸兼置此官 ○校曰續漢志永初元年罷護烏桓校尉 光武始得見尹時

光緒	元年	壬戌
	二年	癸亥
	三年	甲子

咸豐	元年	辛亥
	二年	壬子
	三年	癸丑
	四年	甲寅
	五年	乙卯
	六年	丙辰
	七年	丁巳
	八年	戊午
	九年	己未
	十年	庚申
	十一年	辛酉

道光	元年	辛酉
	二年	壬戌
	三年	癸亥
	四年	甲子
	五年	乙丑
	六年	丙寅
	七年	丁卯
	八年	戊辰
	九年	己巳
	十年	庚午
	十一年	辛未
	十二年	壬申
	十三年	癸酉
	十四年	甲戌
	十五年	乙亥
	十六年	丙子
	十七年	丁丑
	十八年	戊寅
	十九年	己卯
	二十年	庚辰
	二十一年	辛巳
	二十二年	壬午
	二十三年	癸未
	二十四年	甲申
	二十五年	乙酉

後漢書年表卷第十上

百官

太傅 大司馬 太尉 大司徒 大司空 將軍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將作大匠 城門校尉 北軍中候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黃門令 中常侍 小黃門 謁者僕射 尚書令 尚書僕射 尚書 侍中 給事中 中黃門 左右曹 諸吏 散騎 中謁者 符節令 僕射 尚書令 尚書僕射 尚書 侍中 給事中 中黃門 左右曹 諸吏 散騎 中謁者 符節令 僕射

順帝	正月壬正月辛正月第十月丁七月庚	已太傅已太尉已司徒表司空年衛尉
永建	石坐阿事免二薨免二有罪免	賈逵單匠來歷事爲太
元年	丙戌月丙戌月丙戌張時爲	光祿勳李脩以病
內寅	傳錄尚太常卷爲司徒	見貶爲太守王
	新都○錢倘背	校曰宋本
	城門宋事	四字脫
	魏今殘	

二年	七月壬七月壬	太尉年司徒
丁卯	龍龍庸傳據殿	子太常子光祿
	皇光焉動六黨	太尉錄尚書事
三年	十二月	已亥太
戊辰	傳焉坐	聽者爲
	晦召禁	免○
	校曰諸	作坐禮
	禁錮更	免義公
	明今從	本傳增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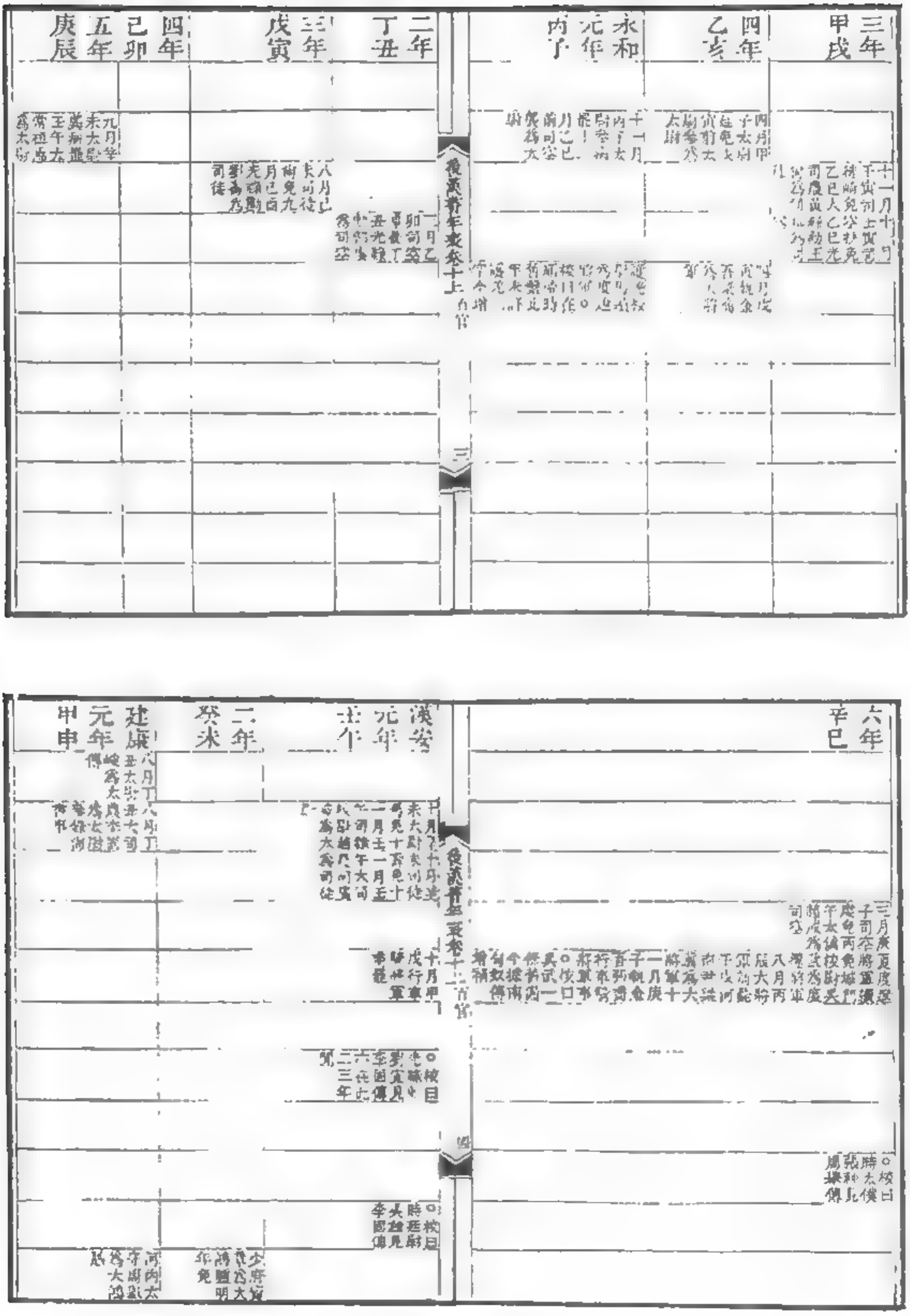
四年	八月丁十一月八月丁東平相	已太尉庸殿司空宋漢爲
己巳	光免九徙雒慕賜免九度遼將	月癸酉十二月癸酉軍
	大鴻臚乙卯常太常王	雒容爲正刻編繫爲司
	太尉錄尚書事	而起事
	乙卯條曰	校
	案十二月條辛	卯朔則
	乙卯紀作	本紀

六年	七月己	未太尉
辛未	豐免八	大鴻臚
	月己巳	爲孫
	校曰七	太尉○
	月癸酉	誤
	作十	月己巳
	誤作己	未今從
	本紀	改正

永初	五月度遼將軍梁慬擊	平司空尹勤車騎將軍
元年	羌於富平	鄧騭擊羌於平
丁酉	冬十月	高陵
	太常孔	校曰案
	脩爲司	後漢書
	空○按	年表
	舊本誤作	作冬
	己未今	十月
	從本紀	是也
	改正	

二年	三月度遼將軍梁慬擊	羌於富平
戊戌	太常趙	
	代其職	
	前司	
屯騎	隸校尉	
卒爲	司空	
是		
是日罷爲光祿		
勳○大極殿		
日校增爲太		

三年	前將軍	度遼將軍
己亥	二將爲	大鴻臚
	年始大	鴻臚代
	卒爲鴻	梁慬
	臚代	
今脫前○二將爲前將軍		
脫○按年始大鴻臚代		
字據日卒爲鴻臚代		



沖帝 九月庚戌大行
永嘉 編發
元年 乙酉 質帝 六月壬寅六月壬寅六月壬寅太皇太后下詔曰大將軍冀功德盛重固辭不受其以下悉如前詔○庚申太皇太后崩○辛酉葬懿陵○冬十月太尉李固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坐事免
本初 元年 丙戌 桓帝 六月壬寅六月壬寅六月壬寅太皇太后詔曰大將軍冀以舅氏宰輔權重不親小事其令尚書平處奏事○秋七月太尉李固坐事免○冬十月太尉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
建和 元年 丁亥 六月壬午六月壬午六月壬午帝加元服○秋七月太傅胡廣坐事免○冬十月司空趙戒為太尉
光和 元年 戊子 六月壬午六月壬午六月壬午帝加元服○秋七月太尉胡廣坐事免○冬十月太常劉寬為司徒
三年 己丑 六月壬午六月壬午六月壬午帝加元服○秋七月太尉劉寬坐事免○冬十月太常橋玄為司徒
和平 元年 庚寅

元嘉 元年 辛卯 ○改曰大鴻臚 ○時太常為祭祀事○司徒兼光祿勳○司徒兼光祿勳○冬十一月司徒太僕為司徒
二年 壬辰 十一月司空黃瓊為司徒○十二月前太尉為司空
永興 元年 癸巳 十月丁酉十月丁酉十月丁酉帝加元服○冬十月司徒胡廣坐事免○冬十月太常為司徒
二年 甲午 正月丁酉正月丁酉正月丁酉帝加元服○秋七月司徒黃瓊坐事免○冬十月太常為司徒
永興 元年 乙未 正月丁酉正月丁酉正月丁酉帝加元服○秋七月司徒黃瓊坐事免○冬十月太常為司徒
永壽 元年 丙申 正月丁酉正月丁酉正月丁酉帝加元服○秋七月司徒黃瓊坐事免○冬十月太常為司徒

三年 丁酉

十一月 十一月太常張酺爲司徒 張酺免司空鄧禹爲司徒

延熹元年 戊戌

七月甲子太尉 陳蕃免太常胡廣爲太尉

京兆尹樊儵坐事免 陳留太守張皓爲廷尉 皓免廷尉吳雄爲大鴻臚 雄免大鴻臚魯恭爲廷尉 恭免廷尉胡廣爲司空 廣免司空黃瓊爲廷尉 瓊免廷尉陳蕃爲太尉 蕃免太尉劉矩爲司空 矩免司空劉寬爲太尉 寬免太尉黃瓊爲司空 瓊免司空劉矩爲太尉 矩免太尉黃瓊爲司空 瓊

九年 丙午
七月太四月司九月司以
財幣以供物免宏茂免中
郎坐了五月太上二月皇
費免九常制臨光據動見
月前司為司徒免臨為度遂初次傳
宏開據○校曰本傳太常
為太財免舊誤
前司空正
衛誤作
光祿勳
今改正

永康 元年 丁未

靈帝 正月實四月宏正月司虛月虛正月
子納太殷太財徒胡演殷司空十城門
建寧 司空為袁五參錄尚書事免長駐軍
太傅錄月丁未書事九樂衛尉太常
元年 九月丁未劉矩司空八錄尚
戊申 書事太中大月丁亥王暢益陽
中常侍太監司徒八錄
光和 元年 戊申 特置卷十 月○校以
為中常侍
前太僕

長樂少○校曰
府謂典時在建
為書侍太僕正
明仁中常侍
雲都尉長樂
○校曰
衛尉

二年 己酉
五月太六月本五月司長樂衛大司農
財幣以常漆園令相以財貴錮鬼與為
與服為司徒免宏茂免中郎坐了五月
六月司空為六月太尚書月繫廷尉
徒免為僕射為獄日罷永免
大赦十一月以○校曰
日蝕免
前太僕
為太

三年 庚戌
四月太七月司
中常侍
太中大六月大
夫劉為司
空

四年 辛亥
三月辛酉月太
尉河南尹徒常侍
袁氏日訓免司空為司空
錄免太尚書為七月以
建寧 元年 戊申 建寧元年戊申 特置卷十 月○校曰
袁尚為中常侍
前太僕
卿為
中常侍

永平	二月壬戌太傅				
元年	廣陵				
壬子					十二月
					司徒褒
					以老病
					罷大鴻
					臚宮為
					司徒
二年					正月丁
癸丑					丑司空
					伸屠二
					月壬午
					光祿勳
					楊賜為
					司空七
					月以災
					免太
					常陳珍
					為司空
					鴻臚代
					虞為司
					空與紀
					同校
					其日自
					殺紀
三年					二月己
甲寅					巳太常
					龐參為
					太尉
					十二月
					丙寅司
					空珍以
					災免
					羅永乘少
					府卿為
					司空
四年					
乙卯					
五年					五月壬
丙辰					午司徒
					尉虞延
					卒詔隗
					囂十月
					司徒成
					太常為
					太尉一
					月丙戌
					司空
					七月羅
					成光祿
					勳大鴻
					臚楊為
					司徒
					光祿勳
					劉寬為
					太尉

六年					十月癸
丁巳					丑太尉
					龐參免
					以日食
					策免十
					一月甲
					寅太常
					孟冀為
					太尉
					十二月
					己酉司
					空十一
					月以地
					震免十
					一月庚
					寅太常
					陳寵為
					司空○
					校曰○
					袁山松
					書天下大
					水司空
					張純以
					老病策
					免太常
					張酺為
					司空五
					月庚午
					太常第
					五倫為
					司空○
					校曰○
					袁山松
					書倫為
					司空不
					在位年
					五六年
					薨○校
					曰○袁
					山松書
					倫薨于
					位也
光和	正月太白晝見				
元年	閏月丙申朔				
戊午	日有蝕之				
	三月辛酉太				
	常鄭玄以				
	老病乞歸				
	徵玄為大				
	司農○按				
	日者太常				
	司徒之誤				
	也日者東				
	觀記○按				
	日者太尉				
	九卿司空				
	之誤司空				
	九卿司徒				
	之誤也				
	九月癸酉				
	朔有蝕之				
	宋袁山松				
	書太尉十				
	月也				
	常侍太尉				
	張溫討涼				
	州賊邊章				
	韓遂等為				
	太尉時見				
	車駕西幸				
	宋袁山松				
	書溫討賊				
	還拜太尉				
	非時見車				
	駕西幸也				
	十一月陳				
	球為太尉				
	十二月丁				
	巳光祿大				
	夫陳球為				
	太尉○按				
	日者前太				
	尉橋玄此				
	年尚在為				
	太尉○按				
	日者太傅				
	袁隗時在				
	太傅非時				
	見車駕西				
	幸也宋袁				
	山松書隗				
	薨于位也				

二年 己未
三月乙巳司空張酺免帝以其太常徒通梅鵬部將朱龍以其司徒通梅鵬部將朱龍以其司徒通梅鵬部將朱龍以其司

六年 己巳
四月戊申月有食之。秋七月司空張禹薨。八月辛亥大將軍梁冀進位太傅。閏月庚寅九月甲戌免井陘侯馮石爲太傅。閏月庚寅九月甲戌免井陘侯馮石爲太傅錄尚書事。乙酉十二月丙戌太尉李固免。庚寅太尉杜喬免。庚寅司空胡廣爲太尉。庚寅司空趙戒爲司徒。庚寅司徒袁湯爲司空。

建和元年 庚午
正月己酉大將軍梁冀自爲丞相。己酉封梁冀子胤爲襄邑侯。己酉封梁冀弟不疑爲高平侯。己酉封梁冀弟蒒爲西平侯。己酉封梁冀弟廣德爲潁陽侯。己酉封梁冀弟叔孫爲潁陰侯。己酉封梁冀弟紀爲鄠侯。己酉封梁冀弟戈爲西華侯。己酉封梁冀弟旻爲東平侯。己酉封梁冀弟淑爲平陵侯。己酉封梁冀弟彪爲魯陽侯。己酉封梁冀弟忠爲襄城侯。己酉封梁冀弟敞爲汝陽侯。己酉封梁冀弟開爲吳房侯。己酉封梁冀弟益爲宜城侯。己酉封梁冀弟讓爲西平侯。己酉封梁冀弟勤爲魯陽侯。己酉封梁冀弟寔爲定陵侯。己酉封梁冀弟志爲新成

二年 乙亥

王月王午車駕自洛陽幸雲臺 司馬自爲軍假太傅

天將軍爲稱假事 所統領軍爲將軍 車騎將軍爲軍號 驃騎將軍爲軍號 左將軍爲軍號 偏將軍爲軍號 裨將軍爲軍號 安西將軍爲軍號 征虜將軍爲軍號 建義將軍爲軍號

太傅○校見明年取賜太傅事

建安元年 丙子

八月癸卯安西將軍趙憙爲大司馬九月太尉司馬苞薨十月大司馬吳漢薨○校宇文紹先脫紹字正義不解文意

尤月司入月癸丙太僕卿史中故東郡太守王良爲大司空十一月爲大將軍六爲光祿勳爲衛尉丙戌青州兵起年卒 勳六年卒 丙戌青州兵起年卒 據自爲將軍號 司空行事爲事 車騎將軍 軍事百九月司 實綱已誤校刪 以聽○青據爲校曰丙大將軍 省減二字 增

後漢書年表卷十上 百官

敢海相御史大夫 卒○校曰御覽 作太僕 又脫卒字

二年 丁丑

三月大 駙馬都尉自 爲大將軍 車騎將軍 已 其 將軍 車騎將軍 將軍 將軍

七年 壬午
八年 癸未
九年 甲申
十年 乙酉
十一年 丙戌
十二年 丁亥
十三年 戊子
十四年 己丑
十五年 庚寅
十六年 辛卯

十七年 壬辰
十八年 癸巳
十九年 甲午
二十年 乙未
二十一年 丙申
二十二年 丁酉
二十三年 戊戌
二十四年 己亥
延光元年 壬子

百官

太傅秋　少傅大匠校尉中候校尉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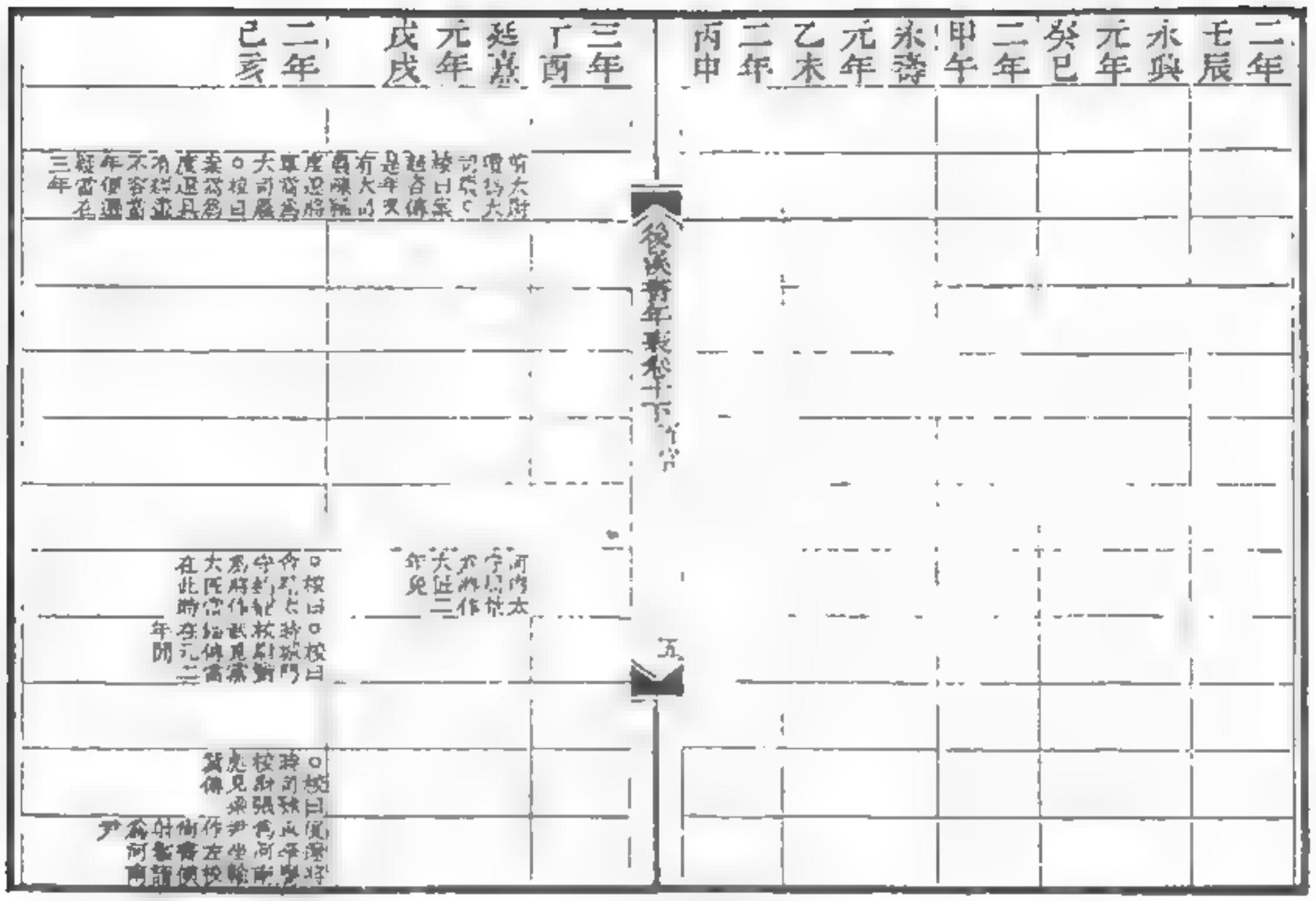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太子大長太子將作城門北軍　司隸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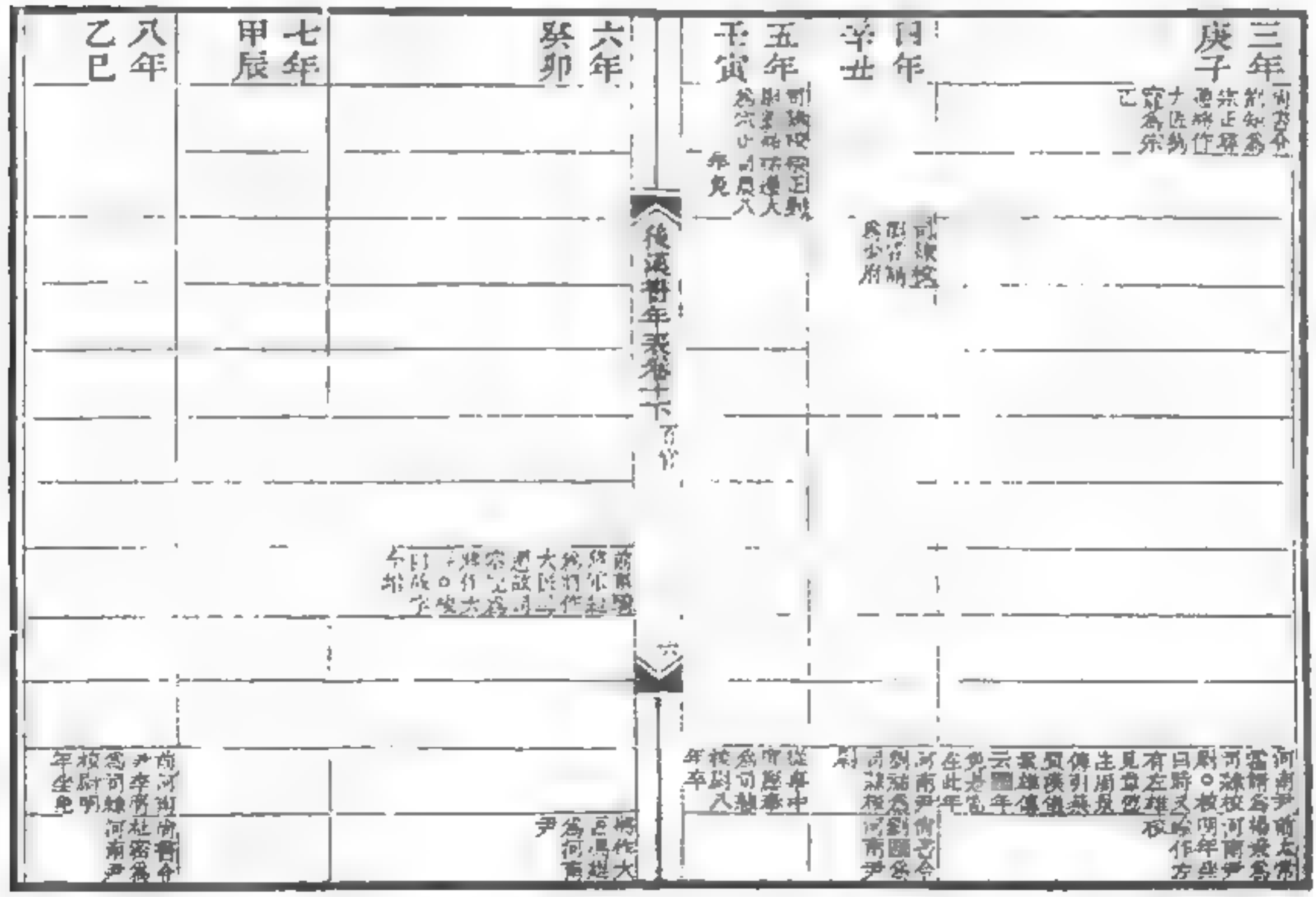
順帝　永建　元年　丙寅

二年　丁卯　三年　戊辰　四年　己巳

陽嘉　元年　壬申　二年　癸酉　三年　甲戌　四年　乙亥　永和　元年　丙子　二年　丁丑　三年　戊寅

永和　五年　庚午　六年　辛未





九年 將作大匠遷甘陵相 ○校曰古今人表作大鴻臚
丙午 爲尚書令 卒官

永康元年 丁未 ○校曰古今人表作大鴻臚與尹勳梁少府爲大司農○按曰四年梁少府爲中宮衛尉此事不知在何年當是後事也

建寧元年 戊申 竇帝 竇武少府張奉爲大中大夫 ○校曰後漢紀少府張奉爲大中大夫與此同是

二年 己酉 ○校曰太守趙謙作太守趙謙與此同是

三年 庚戌 ○校曰太守趙謙作太守趙謙與此同是

四年 辛亥 ○校曰袁安子敞代父爲司徒○按曰袁安子敞代父爲司徒事在永元四年此時敞已卒不得復爲司徒

永平元年 壬子 ○校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與王河南尹張奉共擊之○按曰後漢書皇甫規傳規與王河南尹張奉共擊之

光和	元年	戊午	二年	己未
○校曰光祿大夫楊賜見卒	衛尉張奐爲大司農	張奐見卒		
大司農張濟爲太僕	少府何進爲大將軍	太僕張濟爲少府	大將軍何進爲車騎將軍	車騎將軍何進爲大將軍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車騎將軍何苗爲大將軍	大將軍何苗爲少府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車騎將軍何苗爲大將軍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下邳王紹爲虎賁中郎將	下邳王紹爲虎賁中郎將	下邳王紹爲虎賁中郎將	下邳王紹爲虎賁中郎將	下邳王紹爲虎賁中郎將
事見紹傳	事見紹傳	事見紹傳	事見紹傳	事見紹傳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少府何苗爲車騎將軍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大將軍何進爲大將軍	大將軍何進爲大將軍	大將軍何進爲大將軍	大將軍何進爲大將軍	大將軍何進爲大將軍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太僕張濟爲少府	太僕張濟爲少府	太僕張濟爲少府	太僕張濟爲少府	太僕張濟爲少府
事見張濟傳	事見張濟傳	事見張濟傳	事見張濟傳	事見張濟傳
衛尉張奐爲大司農	衛尉張奐爲大司農	衛尉張奐爲大司農	衛尉張奐爲大司農	衛尉張奐爲大司農
事見張奐傳	事見張奐傳	事見張奐傳	事見張奐傳	事見張奐傳
執金吾袁隗爲車騎將軍	執金吾袁隗爲車騎將軍	執金吾袁隗爲車騎將軍	執金吾袁隗爲車騎將軍	執金吾袁隗爲車騎將軍
事見袁隗傳	事見袁隗傳	事見袁隗傳	事見袁隗傳	事見袁隗傳
河南尹何苗爲車騎將軍	河南尹何苗爲車騎將軍	河南尹何苗爲車騎將軍	河南尹何苗爲車騎將軍	河南尹何苗爲車騎將軍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事見何進傳

丁巳	六年	戊辰	五年	乙卯	四年	丙辰	三年	甲寅	三年	癸丑	二年

五年 戊辰

南匈奴 中郎將 馬

○校曰○按曰馬宗正馬

佛中楨 領少府

六年 己巳

○校曰○按曰州刺 時置志漏書 為大司 處見閻 最傳 少府丞 稱年

○校曰○按曰中軍校 尉袁紹 為討 是時 在焉 故

前將軍 王允 領 河南 尹 本傳 及傳 何進傳 何進傳

明年以 物未 分起兵 討董 擊袁 前鋒 司隸 校

獻帝 初平 元年 庚午

○校曰大將軍 何進 為時 執金 吾張 為大 少府 ○ 晉士孫 瑞 初校 山頭 項見 王平 中卒 車偏 高 允傳 皆在 此時 貴 珪 加 有 執 故 因 改 元 年 二月 起 此 年 為 初 元 年 也

二年 辛未

三年 壬申

四年 癸酉

前 張 校 為 太 尉 司 隸

前 胡 校 為 太 尉 城 門 戰 死

○校曰○按曰時以 事重 重 加 驃 騎 將 軍 假 節 鉞 前 將 軍 司 隸 校 尉 加 大 將 軍 儀 同 三 司 開 府 置 官 屬 又 辟 召 掾 屬 如 公 之 制 其 後 漸 去 節 鉞 唯 大 將 軍 乃 得 專 制 外 內 故 傳 多 以 大 將 軍 總 之 王 校 為 又 前 司 隸 校 尉 假 節 鉞

興平元年 甲戌
建安元年 乙亥
二年 丙子
三年 丁丑
四年 戊寅
五年 己卯
六年 庚辰
七年 辛巳

○校曰袁五行志是年被少府田銀等

帝太財個為大司農卒

將作大匠孔融坐少府五年免

博中伏氏為執金吾卒

○校曰是年大疫袁紀見

前北海相孔融為將作大匠

大月數有事輒頒下郡國校勘詳定○按曰前之前以軍興權宜從事

○校曰袁紀是年大將軍何進不聽中官故

拜前令潁川陳寔為部郵尉

八年 壬午
九年 癸未
十年 甲申
十一年 乙酉
十二年 丙戌
十三年 丁亥
十四年 戊子
十五年 己丑
十六年 庚寅
十七年 辛卯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永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按曰時少歷有缺紀

與錢辛楣論熊方後漢書年表書　盧文弨

讀大作熊方後漢書年表序校正精核指摘彌復切當源流異同之故數言瞭然於後復丁寧於元文之未可輕改此不欲沒著書者緝綜之勞而幷慮後人紛更之失致揜其前美誠凡傳述舊人文字者皆當若是文弨向來持論亦然然於此書反覆披對瑕瑩甚多若遽流傳深恐疑誤學人有不得不與閣下商之者如前表於侯封之下間係以所在郡邑之名此自是當時文簿可徵確乎不謬今若欲仿斯例自當求之本傳如濟北惠王壽傳云分太山郡為國則當係以太山而熊氏則署云兗州又河間孝王開傳云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則當並係三郡之名而熊氏則署云冀州夫州之為境也遂矣今不切指其所封之地而舉一州以相酉葢何所當乎且敬韋懷注中引據舊書亦自有明係所屬者如武邑侯耿植注云屬信都而熊氏署云安平不其侯伏湛注云屬琅邪而熊氏署云東萊葢熊氏但知以續漢書郡國志為據而不知事實之有不符也其最不可通者如淮陽王延之下署云陳州即郡國志並無此州名閣下知其誤而省去州字若以愚見揆之陳字亦不可斷葢淮陽之在前漢本為國後漢章帝章和二年始改

爲陳國今爭之封在光武時以斯知其不可也至於鄉亭之侯但當係其本縣其鄉亭之名固有與縣名同者不可混也范書中有明著其爲某縣之鄉侯者如抗徐之爲烏程東鄉侯楊茂之爲烏傷新陽鄉侯烏程烏傷皆會稽屬也二人所封皆其縣之鄉也今熊氏於異姓諸侯表一則但書東鄉侯抗徐不係以烏程而係以南陽蓋誤以爲南陽之東鄉縣也一則兼書烏傷新陽鄉侯楊茂下係以會稽又係以汝南是又誤以茂皆爲兩縣之侯也夫既明曰鄉侯而可曰縣侯乎即二人之體例亦自不當一思以爲不若并州郡而盡去之亦未見其必不可已也爲都鄉侯遷還河間則此以後事仍當以翼係於河間之下本末方得具明所受蠡吾之封則父開請分國以與之者也於後其子爲桓帝追尊翼與開而不及勝以非所承也即後桓帝封兄顧爲平原王但云奉翼後不云紹封熊氏之云紹封者妄也使桓帝以其父終爲勝後而以其兄紹封則桓帝獨非勝之孫乎而追尊顧何以不在此而在彼也夫倫類典禮所關匪細後人將於此置喙焉而可輕徇乎至若始封之君當列於首其追尊者止當於注中附見不得以冠始封之上乃齊武王縯魯哀王仲皆非始封也建武二年封縯子章爲太原王與爲魯王只與嗣仲二王乃始封也熊氏一則書太原哀王章嗣夫嗣者嗣王也史不載先封縯爲太原王何嗣之有於魯則書曰紹封於建武十五年方追諡縯爲武王仲爲哀王皆依其子之封也而熊氏之所謂嗣與紹者非其辜臆妄造者乎又爲王與後徙封北海于孫記於濮末不改若依前書之例雖有始封而以後之定名爲準則此當大書北海靖王興冠首庶乎得之異姓如壽張敬侯樊重非始封亦不當冠首以於實事皆不合故也更甚有謬者異姓諸侯表中有桃鄉侯稱當塗鄉侯亢熊氏既皆明注云以任城王安母弟封而又係其下云姓閼支夫任城王安者東平憲王蒼之孫也福與亢亦憲王孫行也而乃不知其姓置之於異姓表中使後人舉而正之則吾輩亦當與熊氏分過矣又有安衆侯劉宣即安衆侯劉崇之從弟襲封爲侯者又慎靖侯劉隆本傳明云南陽宗室而熊氏並置之異姓其用意不可曉也盧芳於建武十六年封代王以其稱武帝曾孫則不能不載之於同姓但於注中明著其

詐亦自不沒其實不宜徑削之也他如濮澤侯鄧鯉幽
成侯劉建皆光武時封見寒朗傳而熊氏疏遺之若梭
章懷注所引及水經注庾宰相世系表亦尚有可補者
至其世系相承位置殊如魯哀王之曾孫一行凡敬
王睦之子如臨邳之例不但無出之嫌反應其足以惑亂
視聽賈之鮑君先亦然仍前附駁正於其左如槃
解索隱注史記之例純完然爲熊氏之書而又不以其
誤誤後人淘再引作也但如同姓入異姓之類不識可改
竊冀門下尚有以明教之

與鮑以文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今已錄出清本可以授梓人矣所以
遲至今日者實以此書紕繆極多若徒校訂一二傳寫
之譌未便卽稱善本仍然留後人指摘何益前與錢宮
詹書中已略道一二今書中凡改正增刪之處俱有校
語繫於其下可無庸委悉具述姑撮其大段言之侯表
中功狀不明紀事失實或以更始時事入之建武或以
主將之官加之偏裨置臨邑侯復於王威之上而其子
騶駼之嗣侯反遺之（本傳並不言國除故文獻通考載騶駼嗣錫光封鹽水侯而但稱列侯又沒其不從王莽之大節而泛稱曰降
征羌侯來歙爲光武祖姑之子而以爲甥宜城侯孫美
襲其兄之封而以爲隨父鄧陽諸弟並未受封而書其
子皆曰嗣袁逢嗣侯其證曰宣文而誤以爲宣父與鄉
亭名一例宜城漢志皆書叛曹操所殺亦云誅百官表
中何苗本不與何進同意而乃以謀誅張讓幷歸之虞
晞代陳禪爲司隸校尉而反謂禪貸代謝袁敞代劉愷
爲司空而敞之拜反在愷未遷官之前又遺漏甚多今
於正史所見年代可考者補之其年代疑似與見於劉
昭章懷注中者亦於校語內附著之視元本爲少詳贍
矣范史紀傳互有參差所當擇而從之至如北海哀王
基濟南孝王香東平懷王忠諸人之年熊氏實沿本傳
之誤今俱加以訂正然而猶有不能盡易者焉如宮詹
之所規者但仍之而著其誤則以此固熊氏之書也如
欲別加撰造又似不必故未免依違於其間而前後致
有未盡畫一之處然猶愈於襲訛沿謬云爾足下其覆
審之

欽鮑君以文得熊氏後漢書年表手自讎校將
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學屬覆校焉予弟晦之
尤熟於范史因與參攷商略正其傳寫之譌脫
者兩閱月而畢事乃識其後曰史之有表昉於
子長至班氏而義例益密東京則有伏无忌黃
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表邊韶諸人作百官表
東觀史臣猶仍舊貫自范蔚宗書出而東觀謝
薛諸家盡廢志既未成表乃全闕熊氏生於千
載之後上追史漢斐然有作洵乎豪傑之士矣
而典籍散亡范史而外無所取材宗親承襲功
臣事狀列卿除罷姓名湮沒什有六七光武始
封宗室百三十七人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
恩澤四十五人今見於表厲同姓王侯五十有
八異姓百七十有四文獻無徵不無遺憾於蔚
宗焉予又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開有未合者
如王侯表云某某隨父者祇計始封及繼絕而
言此乃併父子相繼數之關內侯前表不書此
則皆書公卿表祇表九卿不及百官執金
吾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其列於
九卿故得與焉此并大長秋將作大匠城門校

尉司隸校尉等一槩表之長樂衛尉長信少府
之類前表例不書此亦皆書之蓋作者自出新
意不必悉仍乎舊至若三公除免有月日而列
卿則否將軍比公者則書而雜號不書則猶前
書之例也孔僖傳有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
錢帛之語而遂以僖爲褒成侯伏完本承祖不
其之封而他卷又別見此或千慮之失第元文
未可輕改聊效光伯規過之義以諗來學云歲
戊戌五月望日嘉定錢大昕書

隋書八十五卷（一）

（唐）魏徵等撰

元大德饒州路儒學刻明嘉靖遞修公文紙印本

隋書八十五卷內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貞觀三年詔修隋史十年成紀傳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上進據劉知幾史通所載撰紀傳者爲顏師古孔穎達蔡允恭許敬宗與魏徵公同修隋書而傳不著姓名但據唐書言之未考知幾書也撰志者爲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案宋刻隋書之後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同修紀傳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題舊本十志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內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敬宗撰者今從眾本所載紀傳題以徵志題以無忌云云是此書每卷所題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盡一至天聖中重刊始定以領修者爲主分題徵及無忌也其紀傳不出一手同有異同如文帝本紀云善相者趙昭而藝術傳則作來和又本紀云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本傳則作吳州蓋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顧炎武日知錄所摘突厥傳中上言沙缽略可汗墜阿波被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改人以爲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條則疑上文本言擊阿波破之傳寫誤衍一擒字炎武以爲一事重書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攷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竟未有其文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即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時晉書已成而律歷志所載備數和聲度嘉量衡權五篇天文志所載地中晷影漏刻經星中宮二十八舍十二次諸篇皆上溯魏晉與晉志複出殊非史體且同出李淳風一人之手亦不應自駁已說殆以晉書不在五史之數故不相避歟五行志體例與律歷天文三志頗殊不類淳風手作疑宋時舊本題褚遂良

撰者未必無所受之地理志詳載山川以定疆域
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別差等能補蕭子顯魏收所
未備惟經籍志編次無法遞經學源流每多舛誤
如以尚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
有書教齊魯閒以詩序爲衛宏所撰益而不知傳
自毛亨以小戴禮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
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
在十志中爲最下然後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
考見源流辨別眞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隋書目録　特進臣魏徵　上
帝紀五
志三十
列傳五十
帝紀第一卷　隋書一
帝紀
高祖上
第二卷　隋書二
帝紀
高祖下
第三卷　隋書三
帝紀
煬帝上
第四卷　隋書四
帝紀
煬帝下
第五卷　隋書五
帝紀
恭帝
志第一卷　隋書六
志
禮儀一
第二卷　隋書七
志
禮儀二
第三卷　隋書八
志
禮儀三
第四卷　隋書九
高祖下
第三卷　隋書三
帝紀
煬帝上
第四卷　隋書四
帝紀
煬帝下
第五卷　隋書五
帝紀
恭帝

志第一卷 隋書一
志
禮儀一
第二卷 隋書七
志
禮儀二
第三卷 隋書八
志
禮儀三
第四卷 隋書九
志
禮儀四
第五卷 隋書十
志
禮儀五
第六卷 隋書十一
志
禮儀六
第七卷 隋書十二
志
禮儀七
第八卷 隋書十三
志
音樂上
第九卷 隋書十四
志
音樂中
第十卷 隋書十五
志
音樂下
第十一卷 隋書十六
志
律曆上
第十二卷 隋書十七
志
律曆中
第十三卷 隋書十八
志
律曆下
第十四卷 隋書十九
志

志　天文上　第十五卷　隋書二十
志　天文中　第十六卷　隋書二十一
志　天文下　第十七卷　隋書二十二
志　五行上　第十八卷　隋書二十三
志　五行下　第十九卷　隋書二十四
志　食貨　第二十卷　隋書二十五
志　刑法　第二十一卷　隋書二十六
志　百官上　第二十二卷　隋書二十七
志　百官中　第二十三卷　隋書二十八
志　百官下　第二十四卷　隋書二十九
志　地理上　第二十五卷　隋書三十
志　地理中　第二十六卷　隋書三十一
志　地理下　第二十七卷　隋書三十二
志

經籍一 經

第二十八卷 隋書三十三

志

經籍二 史

第二十九卷 隋書三十四

志

經籍三 子

第三十卷 隋書三十五

志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列傳第一卷 隋書三十六

后妃傳

文獻獨孤皇后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帝蕭皇后

第二卷 隋書三十七

列傳

李穆 子寧 詵 孝恭 孝基 孝常 孝孫 孝敏

梁睿

第三卷 隋書三十八

列傳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盧賁

第四卷 隋書三十九

列傳

于義 宇文弼 宜敏

陰壽 子世師 胄 儀 世基

竇榮定 元景山

源雄 豆盧勣 子毓

賀若誼

第五卷 隋書四十

列傳

梁士彥 宇文忻

王誼 元諧

毛世積 賁慶則

元胄

第六卷 隋書四十一

列傳

高熲 蘇威 子夔 夔弟 夔子

第七卷 隋書四十二

列傳
李德林
第卷
隋書四十三
列傳
河間王弘子慶
楊慕綱
楊子崇
觀德王雄第十
第九卷
隋書四十四
列傳
滕穆王瓚第王綸
道悼王靜
衛昭王爽嗣王集
蔡王智積
隋目錄 八
第十卷
隋書四十五
文四子傳
房陵王勇子暕
秦孝王俊子時
廢人秀
庶人諒
第十一卷
隋書四十六
列傳
趙芬
長孫平
元暉
韋師
楊尚希
楊異
蘇孝慈
李穆
張煚
第十二卷
隋書四十七
列傳
韋世康第沈
藝沖
柳機 平述 機第旦 慶子書史
從父第壽
楊素 第約 從父文思 文紀
從兄弟
亮
第十三卷
隋書四十八
列傳
牛弘
隋目錄 九
第十四卷
隋書四十九
列傳
道悼王靜
蔡王智積
第十五卷
隋書五十
列傳
宇文慶
李禮成
元孝矩 第寬
郭榮
龐晃
李密
第十六卷
隋書五十一
列傳
趙芬
長孫平
長孫覽 從子晟 晟弟熾
韋師
第十七卷
隋書五十二

列傳
韓擒虎 第僧奇 洮
賀若弼 賀婁子幹
第十八卷 隋書五十三
列傳
達奚長儒 劉方
史萬歲
第十九卷 隋書五十四
列傳
王長述 李衍
伊婁謙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徹 崔彭
第二十卷 隋書五十五
列傳
明克讓 魏澹
陸爽 表白 杜臺卿
弁德源 柳謇
許善心 李文博
第二十四卷 隋書五十九
煬三子傳
元德太子昭 齊王暕
趙王杲
第二十五卷 隋書六十
列傳
盧愷 令狐熙
薛冑 宇文弢
張衡 楊汪
第二十二卷 隋書五十七
列傳
盧師道 從父見植
李元操 薛道衡
第二十三卷 隋書五十八
列傳
魏澹
陸爽 表白
弁德源
許善心
第二十四卷 隋書五十九
煬三子傳
元德太子昭 齊王暕
趙王杲
第二十五卷 隋書六十

列傳
崔仲方
段文振
第二十六卷
列傳
宇文述
第二十七卷
列傳
王韶
劉行本
柳或
裴蘊
第二十八卷
列傳
樊子蓋
元壽
衛玄
第二十九卷
列傳
李圀通
隋書六十一
于仲文 兄勣 從父弟
郭衍
元巖
梁毗
趙煚
史祥
物義臣
劉權
隋書六十二
隋書六十三
隋書六十四

張定和
麥鐵杖
來護兒
陳稜
第三十卷
列傳
周羅睺
李景
薛世雄
權武
董純
第三十一卷
隋書六十五
王辯 劉焉 蜀
魚俱羅
沈光
張大澗
周濆尚
慕容三藏
王仁恭
吐萬緒
趙才
第三十二卷
隋書六十六
列傳
李諤
鮑宏
柳莊
郎茂
張慶威
陸知命
榮毗
高構
源師
裴政
房彥謙
隋書六十七

列傳 虞世基 裴矩
第三十三卷 列傳 宇文愷 何稠
第三十四卷 列傳 王劭 蔡允
第三十五卷 隋書七十 李子雄 趙元淑 劉元瑾 裴仁基
第三十六卷 誠節傳 劉弘 游元 張須陀 獨孤盛
第三十七卷 孝義傳 陸彥師 田德懋 張孝珣 劉子翊
第三十八卷 隋書七十一 王頒 郭衍 李德饒 郎方貴 細回 羅藝 薛舉 梁師都 梁洛仁 梁彥光 趙軌 公孫景茂 辛公義 劉旻 王伽 魏德深
第三十九卷 酷吏傳 周法尚 魏澹 房陵 柳儉 郭絢 敬肅 馮慈明 楊善會 元文都

庾抃 王文同 田式
蘇綽 趙仲卿
第四十卷 崔弘度 弟弘昇 元弘嗣
儒林傳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文學傳
第四十一卷 隋書七十六
劉臻 王頍
崔儦 諸葛潁
孫萬壽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 弟正藏
第四十二卷 隋書七十七
隱逸傳
李士謙 崔廓
徐則 張文詡
第四十三卷 隋書七十八
藝術傳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韋鼎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冑玄
許智藏 萬寶常
隋目 十六
第四十四卷 隋書七十九
外戚傳
獨孤羅 弟陀
第四十五卷 隋書八十
列女傳
蔣昇 蕭摩訶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妃 華陽王妃
譙國夫人 鄭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韓覩妻
陸襲母 劉昶女
隋目 十七

鍾士雄母
元務光母
趙元措妻
第四十六卷
隋書八十一
裴倫妻
孝婦竇氏
東夷傳
高麗
百濟
靺鞨
俟國
流求
第四十七卷
隋書八十二
南蠻傳
林邑
赤土
婆利
真臘
第四十八卷
隋書八十三
西域傳
吐谷渾
党項
漆國
高昌
安國
石國
焉耆
疏勒
鐵汗
女國
龜茲
于闐
吐火羅
米國
曹國
烏那曷
穆國
何國
漕國
挹怛國
史國
第四十九卷
隋書八十四
北狄傳
附國
波斯
鞠
突厥
鐵勒
契丹
室韋
第五十卷
隋書八十五
列傳
宇文化及
王充
段達
竇建德
劉武周
李子通
沈法興
陳稜
張鎮周
朱粲
李密
王世充
杜伏威
輔公祏
李軌
梁師都
薛舉
劉元進
高智慧
汪華
林士弘
敬槃陀
朱燮
管崇
沈光
周文舉
王薄
孟讓
格謙
張金稱
向海龍
孫安祖
竇抗
竇線
竇榮定
竇榮
竇榮
竇榮

帝紀第一

高祖上

特進臣魏徵上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
代稱純孝字文護執政忌高祖雄傑陰圖之及受禪追
尊為太祖武元皇帝廟稱高祖次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襲爵平原太守烈
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
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
保諡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
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
從來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

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痛甚驚起皇妣大駭墜
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貴人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
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頤
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案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
尹薛善辟為功曹十五以太祖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
太祖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
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已
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骨驚天下君必大試
殺而後定善記願勉之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為隋州刺

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二年晝夜不離左右
代稱純孝字文護執政忌高祖雄傑陰圖之及受禪追
尊為太祖武元皇帝廟稱高祖次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襲爵平原太守烈
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
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
保諡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
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
從來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

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二年晝夜不離左右
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嬖高祖長女為
皇太子妃益加禮重薛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
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
為將耳內史王軌聽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
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
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
平齊進位柱國宇文憲被齊侍城王高湝於冀州除定州
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父閉不行葬文宣帝時或請開之

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
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每恐妻恒
妻君守時帝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
興化之道切諫不納高祖位望益隆帝頗忌為息帝有四
幸姬並為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
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
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眷高祖為揚州總管將發
暴有是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時靜帝幼沖未能親理政事
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皆受

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
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為
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
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宮為丞相府以鄭譯為長史劉
昉為司馬具置寮佐詹事帝時刑政苛酷羣心崩駭莫有固
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儉天下悅之六
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達代王盛滕王逌並至京師長安相
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趙
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衆至十餘萬又宇文胄以梁
州右懾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文羅以兗州皆應於迥

迥遣子賢於陳請援高祖命上柱國鄭國公韋孝寬討之
雍州牧畢王賢及趙王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因
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寬趙王等之罪因詔五王劾狀上
聽入朝不趨用安其心七月陳將陳紀蕭摩訶等寇廣陵
吳州總管于顗擊破之廣陵人杜喬生聚衆反刺史元
義討平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傳首闕下餘黨悉平
初迥之亂也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舉應淮南州縣多
同之命襄州總管王謙討之消難奔陳荊鄧羣蠻聚衆

亂命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薨於
總管既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已覬之心以匡復為
謝高祖方岳東夏山南為事未遑致討謙進在亳州聞陳
始州至是乃命行軍元帥上柱國梁睿計平之傳首闕下
巴蜀阻險人好為亂於是更開平道以招納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
總百官己丑王陳誅滋甚高祖癸酒沉湎有以遣趙王招等
趙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幾危賴元胄以獲免胄以潛語往胄傳於
是誅趙王招越王盛九月以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
家宰壬子周帝詔曰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
諸軍事上柱國大家宰隋國公堅威山河之靈應星辰之
象道高雅仁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播紳傾屬開物成務朝
野承風受詔冕皇鄰諸實基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

其德者聖人一陰一陽謂其氣者上宰所以降神載擬權
鑄羣生代序賢之王成魏魏巍巍業假貴戚時節大來相
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應百代之期當
千齡之運家隆鼎貴之盛門有蚪椿之勤心同伊尹必致
莘野情類孔丘憲章文武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
軌物搢紳請為師表入處藩閫出宰藩政芳猷茂績聞望
彌遠往平東夏入情未安藏南越北實為天府擁節杖旄
任當連率柔之以德導之以禮長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風
美化歌頌獨存淮海樓船多歷年代作鎮南鄙遠畏惟賢

威震殊俗化行點首佐掌鈞陳職司邦政國之大事朝寄
更深鑾輿巡遊留輦務屬周公陝西之任惟可為倫濮臣
關內之重未足相況及天崩地坼先帝永遐朕以少年承
經綦喪親受顧命保乂皇家敢人乘隙潛圖宗社無君之
意已成簒弒之期有日英規潛運大略川廻任國既人罪
人斯得兩河遵亂三魏稱兵羊夫之下洶洶沸沸祖宗之
基已虛生人之命將忘安陸依舊藩通吳越蜂飛蟻聚江
漢騷然巴蜀臨張飄浮閒鄂衆逾重阻漢門重閉義奇帷
帳建出師單請將棄其讎壯士感其義莫不連時日咸得清
蕩九功法被七德光敷詔百僚師四門穆穆光景照臨之
地八荒來威武允文幽明同德聚山聚水返風歸

心使朕繼踵王室無為以治聲高宇宙道格天壤伊昔輔
殷霍光佐漢方之蔑如也昔嘗在曲阜地多諸國重耳小
白錫用殊禮詳論何儀贊拜之儀著君越公侯之爵雖劉敬
降代有令譽宜崇典禮寵章自昔可授相國總百揆去都
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為王以隋州之崇業
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
淮南古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
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
鄖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隋國朝覲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
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邦綏位在諸侯

事上莊國大家宰隋王天覆地載幽贊人事以財成日月之來由王道而盈昃五氣陶鑄萬物流形誰代上玄之工斯則大聖而已自生先正翊亮皇朝稽德和善載誕上相揩采末代風靡異今匡國濟時除凶撥亂百神奉職萬國宅心殷捐以先知悟人周朝乃弘道於代方斯蹤如也今辭授王典禮崇敬聖服允膺以不德半承丕緒上靈降禍凶遭愍以妖醜覬覦窓圖社稷宮闈之內疑慮萬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輯睦內外潛運機衡數人懈惰謀用不顯俾晉祚之危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家保翼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會掌禁兵外司出納政文經武夏啓我

揩朝野戎軒大舉長驅若陽張熊羆之勢翼部雄羆之威初平東夏人情未平晉鄭之北乃水之南西距井陘東至滄海比數千里舉袂如帷委裘為城建旌枝節動搖因其俗刑用輕典如泥從印簡單隨風此又公之功也兵越秦寡歷年代淮海之外時非圍有爰其旅出鎮於蒼武以威物文堅懷遠奮發自朔窮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殘賊未平一隅蜩飛蟻聚攻州略地揩以玄澤迷更知反服而捨之無待遺簇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親則宗枝外藩嚴邑影響鄰戚有同休燥迫脅使人救換城成偏師討誅遂入獨固重圍將軍如代國刑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寓任外陳韓擒梁鄭來新鄰貴在讓馬猶之擒以政弱大則吞小城有重閉卷無行人授律出師隨機掃定讓既授首此亦暴虐此又公之功也司馬消難叛國親

子旌旗尚質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皇旌頭
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爲王后長子爲太子前
後二讓乃受俄而周帝以屢望有歸乃下詔曰元氣肇闢
樹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書稱
祖宗之業不絕如線相國隋王敷聖百王英雄獨秀刑法
與權儀同運文德共武功俱遠愛萬物其如己任兆庶以
爲憂主運璣衡順時命將士安集玄刷蕩氛祲化通寇賊
威震幽遐唐堯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發之合位三五

豈可足論況木行已謝火運既興河洛出圖軒后之符星辰
表代終之象煙雲改色瑞繞青城歌謠盈室且
天也合德日月貞明故以稱大爲王照臨下土朕雖寡昧
未達幽顯之情皎然易識今便祇順天命出孫別宮禪
位於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高祖三讓不許遣兼太尉上
桂國杞國公楊惠奉冊曰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爰
啓清濁降符授聖爲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靈而
利萬物非以區區之富耒以宸極爲尊大寶爲重天下之
連赤奮之日咸以無爲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得
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王莫過於堯羲堯過於舜禹

嗣已作違衡之備舜過司空便叙精華之端彼衆聖既
貳宮設爨百官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慎
下祇天命不可不受湯伐於夏武王於殷予戈揖讓雖復
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周天厤逐獄
訟之歸神器隨謳歌之去道莫高有德帝錄靈著不王與天
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盛西戚將
窮顧臨寓關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揔茲三方
不令如碼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徽德在躬救
頹運之顛匡墜地之業極大川之溺撲燎原之火除羣凶
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

極九野萬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
天書見八風比及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布新之風煥焉在下九區縉紳百靈協贊人神屬望義不獨
知仰祇皇謨俯順人願今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祿永終於戲王冥允執厥中敬和儀刑與時升降而蒼
昊御宇極而撫黎元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慎歟
祖乃受焉
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

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麥雲氣赤黃周氏宮也儀漢魏之舊以柱國相國司馬渤海郡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沁源縣公虞慶則為內史令上開府濮安縣公韋世康為禮部尚書上開府渭安縣公元暉為都官尚書開府民部尚書昌國縣公元景山為安州總管丁亥詔大馬器玩口味不得獻上戊子弛山澤之禁以上開府當縣公賀婁弼為楚州總管和州刺史新義縣公韓擒為鷹揚郎將為虔州總管己丑盜庫狄峙為定州總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庚子詔曰自古帝王受終革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隆殺在兼濟立功立事爵賞乃行苟利於時其致一揆何謂物我之異無計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舊尊卑未改主簿錄受圖君臨海內載懷治道軍事有不同然則前帝後王俱有損益其大將軍已已以周帝為介國公邑五千戶為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為公辛未以皇弟周安郡公爽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為滕王同安公爽為衛王皇子勇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為太師上柱國鄧國公竇熾為大傅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為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為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為太子太保濟南郡公孫恕為

太子少傅開府蘇威為太子少保丁丑以晉王諒為并州總管以陳留郡公楊智積為益州總管以上柱國司馬消難為江陵總管戊寅以宮牛五千頭分賜貧人三月辛巳高平僖恭公韋孝寬卒壬午白狼國獻方物甲申太白晝見乙酉又晝見以上柱國景山為安州總管丁亥詔大馬器玩口味不得獻上戊子弛山澤之禁以上開府當縣公賀婁弼為楚州總管和州刺史新義縣公韓擒為鷹揚郎將為虔州總管己丑盜庫狄峙為定州總管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庚子詔曰自古帝王受終革代建侯錫爵多與運遷隆殺在兼濟立功立事爵賞乃行苟利於時其致一揆何謂物我之異無計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舊尊卑未改主簿錄受圖君臨海內載懷治道軍事有不同然則前帝後王俱有損益其大將軍已已以周帝為介國公邑五千戶為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為公辛未以皇弟周安郡公爽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為滕王同安公爽為衛王皇子勇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國公李穆為太師上柱國鄧國公竇熾為大傅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于翼為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為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為太子太保濟南郡公孫恕為

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壯鄴及建康二城並是前朝故都宮室之美可並毀除務從儉約其赤雀白環非關政要並宜停斷所有貢獻悉令禁絕

秋七月乙卯朔日有蝕之

八月壬午齊王暠等平江南獻俘於太廟

甲申詔曰梁氏以疏間親自相魚肉陳因其釁隙遂有侵軼江北生民塗炭情深矜愍今遣大將軍秦王等率眾臨江為之除害其梁主以下皆送京師

丙戌詔曰梁氏以來世為邊患每興師動眾勞費日滋今江外初平宜從簡靜其荊州總管所轄八州諸軍事並廢

己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丑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寅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卯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丙辰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丁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戊午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己未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庚申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辛酉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壬戌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癸亥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甲子詔曰梁氏以來竊據江漢地勢上流代為邊患戰爭之苦民受其弊今自江陵已東至於滄海同我大隋永無分別凡諸關塞並宜除毀其江南人間有舊兵器悉皆收斂銷以為農器

乙丑詔曰梁氏以來竊

此城從漢厥殘日久屢爲戰場權宜又非謀策從龜筮吉所聚論變通之數其幽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滋阜小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語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幹太府少卿高龍義等創造新都秋八月癸巳以左武候大將軍賀婁子幹爲營新都副監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爲工部尚書十一月景午高麗遣使獻方物十二月辛未上講武於後園甲戌上柱國竇毅辛景子名新都曰大興城乙酉遣沁源公虞慶則弘化備胡突厥寇周松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之爲虜所敗景戌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丁亥親臨問徒三年春正月庚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癸丑大刀長矟癸亥高麗遣使來朝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壬申宴北苑勸

農丁酉陳遣兼散騎常侍賀徹聘突厥寇邊甲戌溱陽獲毛賊三月丁未上柱國達奚長儒爲武衛大將軍壬戌以左衛大將軍李禮成都尚書醴泉出丁巳詔購求遺書於天下庚申宴百寮班勳各有差癸亥城門開夜四月己巳上柱國建平郡公子慶爲蘭州總管景辰雨常服入新義署庚午陰谷渾寇臨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辛未高麗遣使來朝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郡李敏爲吏部尚書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竇榮定爲雍州牧己卯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庚辰行軍總管陰壽於青海破高寶寧於青海甲申早上親祈雨於國城之西南景戌詔天下勸學行禮以齊北郡公梁遠爲汝州總管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讓遣使請降上以和好不納辛卯遣使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劭使於陳癸巳上親率甲午突厥遣使來朝五月癸卯行軍總管李充破突厥及吐谷渾於涼州暴雨敗績龍死罪已下六月庚午以衛王爽子集爲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請和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

州總管已丑以河間王弘爲寧州總管乙未幸安成長公主第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周搖爲幽州總管壬戌詔曰行仁蹈義名教所先厲俗敦風宜旌表徵異孰加旋軫乃心王室義烈奮發志在滅賊而孤城遠守多不自全辭陰大守杜猷身陷賊徒命縣寃手郡省事范臺致傾寔護免其戮厚卹其家言誠奬節有司嘉宜超恒賞用明沮勸壬戌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蝕之八月壬辰朔大將軍李禮成爲襄州總管刺史乙未幸揚州總管壬午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鎮荊州道內史監農慶卿出鎮郢州道並爲行軍元帥以擊胡戊子上有事於太社九月壬子幸城東觀稼癸丑大赦天下冬十月甲戌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爲秦州總管十一月己酉發使巡省風俗因下詔曰朕君臨區宇深思治術欲使生人從化以德代刑求莫衆之若訪問里之行民間情僞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採訪揚鑣分路將遍四海必令爲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爲時知宜以禮發遣廕將銓擢其有志節高秒越群超倫亦仰使人就加旌異今一行一善褒勸於人遠近官司遐邇風俗巨細必紀還日奏聞庶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庚辰陳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裴矩來聘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彥畫像持去甲午詔天下諸郡閱十二月乙卯遣兼

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使於陳戊午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刑部尚書蘇威爲民部尚書○四年春正月甲子日有蝕之己巳有事於太廟辛未有事於南郊壬申梁主蕭巋來朝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月而罷壬午齊州水辛卯渝州獠獻俚一角同蹄壬辰改新曆二月乙巳上餞梁主於霸上丁未幕韈貢方物己卯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爲襄州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庚子以吏部尚書盧愷爲尚書右僕射兼納言辛丑以兵部尚書韋世康爲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尚書右僕射瀘州刺史楊尚希爲兵部尚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爲刑部尚書甲辰以上柱國叱李長叉爲恒州總管丁未宴實威高麗陸法和遣使貢於太興殿丁巳以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爲榆關總管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景子以柱國馮昱爲洛州總管乙酉以汴州刺史吕仲泉爲延州總管六月庚子降囚徒乙巳以鴻臚卿乙弗虔爲夏州總管上柱國昱廬勤爲夏州總管壬子開渠自渭通門以通運漕戊午秦王俊來朝六月己亥陳遣兼散騎常侍謝泉兼通直散騎常侍賀徹來聘八月甲午還十癸巳總管天下戊戌衛王爽納妃己丑宴羣臣賜各有差壬寅上柱國大將軍鄧國公竇熾薨

丁未宴秦王官屬賜物各有差壬子幸陳使乙卯陳特勤侯苗請降上以通和不納九月甲子幸霸水觀漕渠賜督役者帛各有差己巳上親錄囚徒癸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

十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常侍盧寔使於陳癸亥以榆關總管賀婁子幹爲靈州總管

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三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彌遣使貢方物壬寅上柱國王誼訐反伏誅乙巳詔徵山東馬粟伯等儒戈申車駕至自洛陽

丙申詔置義倉令民間勸課收貯以備凶年庚戌太尉公楊雄薨壬子太子勇納上大將軍元胄女爲妃大將軍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秋七月庚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話兼通直散騎常侍江椿來聘丁丑以上柱國宇文慶爲涼州總管壬午突厥沙缽略上表稱臣八月景戌沙缽略可汗遣子庫合真特勒來朝甲辰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之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己酉幸栗園九月丁巳至自栗園乙丑饗陀鉢可汗戊辰陀鉢可汗遣使獻方物冬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景午遣兼散騎常侍裴矩通直散騎常侍崔君贍使於陳癸丑陳主叔寶降甲寅以上柱國楊素爲信州總管丙辰以上柱國賀婁子幹爲朔州總管

吐萬緒爲徐州總管十一月甲子以上大將軍源雄爲朔州總管丁卯晉王諱來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戊申以上柱國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內附庚午班曆於突厥辛未以柱國韋洸爲安州總管壬申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三月乙酉山南荊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振恤之景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丁亥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乙未以上柱國崔弘度爲襄州總管庚子大赦天下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上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上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

孜孜猶恐不逮豈摩近代帝主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若哉癸亥突厥沙缽略遣使貢方物夏四月己亥陳遣兼散騎常侍周磐兼通直散騎常侍江椿來聘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水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八月辛卯朔內七州旱免其賦稅遣散騎常侍裴矩兼通直散騎常侍劉斌聘于陳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國公李穆薨閏月己酉以河州刺史段文振爲鄯州總管丁卯皇太子鎮洛陽辛未晉王諱奉秦王俊來朝景子上柱國郕國公梁彥光上柱國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許國公宇文善坐事除名九

月辛巳上素服御朝啟謚百寮前賜梁士并三家貨物梁
成上柱國宋安郡公景山卒庚子以上柱國李詢為隴
州總管辛丑詔大赦己巳來死事之家咸令振恤冬十月己
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癸丑置山南道行
臺尚書省於襄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并州總管晉王諫為雍州牧餘
酇平難為鄜州刺史鄉州總管周法尚為貴州總管甲子
甘露降于華林園

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于大廟乙未制諸州藏兵三人二
月丁巳祀朝日于東郊己巳陳遣兼散騎常侍王寔兼通
直散騎常侍主客郎來聘壬申東魏孝靜皇帝殂庚寅
十萬餘修築梁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己酉幸晉王第庚戌
於楊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癸巳獠反遣兼散騎
虞閭嗣立是為都藍可汗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
史西方以驃騎虎符於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遣兼散騎
常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常侍崔儦使于陳以民部尚書蘇
威為吏部尚書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己卯兩石于武安
滏陽間十餘里秋七月己丑衛王爽上發癸卯門下外
省八月景午以譙州刺史源雄為朔州總管庚申梁主蕭
琮來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蕭巖祔於其國以奉陳主卯

高祖下

特進臣魏徵上

八年春正月乙亥陳遣散騎常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常侍周止水來聘二月庚子鎮星入東井辛酉陳人寇硤州三月辛未上柱國隴西郡公李詢率舟師以成州刺史姜須達為會州總管甲戌進兼散騎常侍程尚書兼通直散騎常侍陳戊寅詔曰昔有苗不賓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項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兵行為今往來脩睦望其變改發揚之酷生君極撫教之若救掠人含斷截糇糧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弃桑麻荒蔓覩相繼或謀圍城邑或劫剥吏人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彼則蠶兵弊交未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開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誘闌越肆厥姦宄有梁之國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厥君人上懷此無忘既而百辟屢以為言兆庶不堪其擾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弟入益部樓船盡令東趨便有神龍數千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四日之內三軍共覩若非至誠安能感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合龍建之力便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永清寰海未可以北諸州飢饉東部

尚書斟臧振恤之九月丁丑宴南苑諸將頒賜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
巳嘉州言龍見冬十月己亥太白出西方己未罷淮南行
臺省於壽春以晉王諱爲尚書令辛酉陳建兼放騎常侍
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來聘拘留不遣甲子將伐
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諱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
元帥以伐陳於是晉王諱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爲行軍
楊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
斷春勃我公韓擒虎出廬江壽春公
熊桀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十萬八千皆受晉王節
慶東接滄海西拒巴蜀雄旗舟楫橫亘數千里曲赦陳國

有星孛于牽牛十一月丁卯車駕發京師謁陳叔寶位上
柱國萬户公乙支行幸定城陳師誓衆景子幸河東十二
月庚子至自河東
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貫日辛未詔若弼拔陳京台韓擒
拔陳南豫州癸酉以尚書右僕射虞慶則爲右衛大將軍
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蕭山擒其將蕭摩訶韓擒進師入
建鄴獲其將蕩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合州三十郡一
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
省是月詔百家爲鄉正一人百家爲里長二人丁酉以
襄州總管韋世康爲安州總管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
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拜晉王諱爲太尉庚戌
上御廣陽門宴將士頒賜各有差辛亥大赦天下己未以
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等
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辛酉以信州總管楊
素爲荆州總管吏部侍郎宇文弼爲刑部尚書宗正少卿
楊尹爲工部尚書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
戈方用猶冒寒暑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
流行凡我臣僚深身治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
綱紀大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
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

志存愛養時有疵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元家家
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盡兵可立戚不可不
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我
放電炬皆宜尊禮伐路既表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
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有功之臣隆情文藝家門子姪各
守一經今海內義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
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爲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
未精明勸所由隆茲儒術官府從宦園素士心可相表
覽弘爲念勿爲踈促乖我皇猷朕君臨區宇於茲九載開
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興寢自頃逕

功昌言乃報批誡切諫其事甚詳公卿上下咸望也及
啓至誠匡茲不逮見善必進有才必舉無或噤默退有後
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閏月甲子以安州總管韋世康爲
信州總管丁丑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
素爲納言丁丑以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時朝野物
議咸願登封秋七月景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
遐通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
非朕敢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八月壬戌以廣
平王雄爲司空冬十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上表請封禪上不許庚子以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
候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爲右領軍大將軍甲寅詔因
徙十二月甲子詔曰朕祇承天命清蕩萬方百王衰弊之
後兆庶浇浮之日聖人遺訓未能盡行制禮作樂今也其
時朕情存古樂深思雅頌鄭衛淫聲良能雜奏樂府之內
盡以除之今欲更調律呂改張琴瑟具妙術精徵并因教
習之人代掌其職務令純雅不足違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
域之間尚未異議大知神化何代能改蓋晦遠於非時候
昌言於所好宜可投諸以奏厥德觀一藝之能其就九

寨通直郎虞世基等處置作樂已已以黃門侍郎周
爲永州總管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滿王二月
庚申幷州夏四月辛酉至　自幷州五月乙未詔曰親
宋悖亂寓縣瓜分役車載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宜坊
府勿征北伐若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罷包桑恒爲流寓之
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爲州縣墾田
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置龍山東河南及北方
緣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入年五十免役收庸癸
亥以鷹揚郎將王世積爲荊州總管漸州刺史元胄爲靈

州總管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庚戌上親臨
囚徒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率士子吐谷渾遣使來朝
八月壬申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萊郡公王景
巡撫嶺南百越皆服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
官五品已上戊辰以泉州總管周法尚爲桂州總管十
一月辛卯幸國學頒賜各有差景午幸武德殿觀人高智慧蘇州人
有罪於南郊是月發州人汪文進會稽人
沈玄懀竹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
李稜饒州吳代華永嘉沈孝澈泉州王國慶余杭朱寶英

越國公楊素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毀
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是日皇太子妃元氏薨於
文思殿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貢方物以大將軍蘇孝慈
爲工部尚書景午皇太子納元氏之女爲妃癸巳晦頒
遣使巡省風俗觀察吏人善惡黜陟令劉曠治術尤異擢爲吉州刺
史己卯突厥遣使獻方物以大將軍蘇孝慈
遣通事舍人若干洽使于吐谷渾癸未以幽州總管周摇
爲涼州總管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爲衛王壬午右
衛將軍韓洪爲涼州總管夏四月戊午
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勒來朝五月甲子高麗遣使貢
方物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乙巳以左衛將軍元旻
爲左衛大將軍秋七月己丑以柱國杜彥爲洪州總管八
月壬申幸栗園勝王璿魏乙亥至自栗園上柱國沛國公
鄭譯卒十二月景辰蘇威韓擒遣使貢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蘇威爲信州總管宣
州刺史席固代雅爲朔州總管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
令兼右領軍大將軍漢王諒爲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夏四
月辛卯以壽州總管周搖爲襄州總管五月辛亥廣州總
管席固代雅卒秋七月乙巳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禮部
尚書容城縣侯盧愷並坐事除名辛巳幸昆明池其日還
宮己巳有事於太廟壬申晦日有蝕之八月甲戌制天下
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乙亥幸龍首池癸巳
制宿衛者不得輒離所守丁酉上柱國夏州總管楚國公
亶廣勤卒戊戌上親錄囚徒九月丁未以工部尚書楊尹
爲涼州總管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爲衛王壬午右
于太廟至太祖神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十一月辛
亥有事於南郊壬子宴貢獻賜各有差己未上柱國新
義郡公韓擒卒庚申以譙州刺史權武爲潭州總管甲子
百寮大射於武德殿十二月癸酉突厥遣使來朝乙酉以
上柱國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僕射己酉吐谷渾蘇鞨並
遣使貢方物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鄫國公韓建業卒景午契丹
突羅莫賀弗遣使貢方物壬子親祀感帝癸巳以信州總
管宣世康爲吏部尚書壬戌行幸汝州二月辛亥至自汝州戊子宴
群官丁亥至自岐州戊子宴諸使於嘉則殿己卯立皇孫
暕爲豫章王戊子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
襄邑郡公韓延等以賄伏誅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流一
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夏四月癸未制戰亡
之家給復一年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
者皆令禁絕秋七月戊申蘇威韓擒遣使貢方物壬子左衛大
將軍雲州總管鉅鹿郡公竇榮定卒丁巳幸昆明池戊

辰朝日有蝕之九月景辰降囚徒庶甲以邵國公湯滕王元丑以桂國杜彥爲雲州總管庚午上以歲星相太微以謝於天十月乙卯上幸華陰郡公渠彥先卒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詔曰在昔聖人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所以仰協靈心俯諧人欲故能感通神祇和洽遐邇自頃以來政道多闕於是爲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頼上天垂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爲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考已記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若能體制遵繫終浮若其歸逐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大

月丁卯詔省府州縣皆給公廨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邵國公蘇威爲納言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戶口就食於洛陽九月己未以齊州刺史崔仲方爲涼州總管壬己以基州刺史楊尚希爲并州總管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牛弘爲禮部尚書庚寅幸仁壽宮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

執勿令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牛弘爲禮部尚書庚寅幸仁壽宮辛巳制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職者聽並十一月辛酉幸溫湯乙丑幸自溫湯分路上皆斬於路籍沒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文代十二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於楚爲平原王俊爲襄城王該爲高陽王韶爲建安王諒爲平原王筠爲安陸王秀爲蜀王二月己丑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

卯制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司

月庚戌詔決死罪者三次行於冬十月己卯幸鄧
宮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宮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金國遣兵部尚書完顏
幸仁壽宮庚子上柱國晉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
壬戌罷戊戌突厥遣使貢方物丁卯荊州總管上庸
郡公韋世康卒 八月甲申至自仁壽宮庚寅上謂侍臣曰
禮義於敬賢 憲綦稷非聲色在祗肅廟庭設樂本以
迎神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為心在路奏樂
禮未為允羣公卿士宜更詳之冬十月丁未頒銅斛斗於
驃騎車騎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
禮皆因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聖敬
[illegible]
[illegible]
省河南河北丁酉四月戊寅頒新律壬午詔曰周穆告終
凶作謀起蒼服毒夜生人喪亡滋甚宇宙寧謐
乖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稚郎襲公孝寬平王雄將兵
齊楚國公勤齊國公賀拔岳長
又宜陽公世積趙國公羅雲龍西公訥豫寧公景昔為公
振沛國公譚襲城公子相鉅鹿公子幹等各庸納於時
革昧經綸之日卉[illegible]大節心盡帝圖成績效勳力宣誓南
宜弘其訓紹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州任者宜量
升用歷其榮位世祿無窮五百里安泉領谷
有差己巳幽王爽薨方物甲戌以柱國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朔州總管夏四月癸卯以蔣州刺史郭衍爲洪州總管
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魘魅厭禱之家投於四裔六月
景寅下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秋七月壬申以河南八
州水免其課役景子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志行
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九月己丑漢王諒師過狹而
旋死者十八九庚寅勑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辛
卯至自仁壽宮冬十月甲戌上親錄囚徒癸未有事於
南郊十一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任城郡公王景以罪
伏誅是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戊寅大射武德殿宴賜百

官二月己亥晉王諒及秦王俊來朝辛丑以并州總管長史宇文弢
爲朔州總管甲寅幸仁壽宮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內
附達頭可汗犯塞遣行軍總管史萬歲擊破之六月丁酉
以豫章王暕爲內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國尚書左僕射
齊國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國皖城郡公張威卒甲寅
上柱國城陽郡公李徹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爲吏
部尚書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爲啓人可汗築大利
城處其部落庚子以朔州總管宇文弢爲代州總管十二
月乙未突厥都藍可汗爲部下所殺丁卯皇孫勇於勃海
王昭爲晉王突厥處羅侯遣柱國韓洪擊之突厥軍敗績以晉
王昭爲內史令辛丑詔曰君子在野小人在官突厥都藍可汗首故投主殉節自古而難雖身事禮加二等而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癸亥尚書右僕射楊素爲尚書左僕射納言蘇威爲尚書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爲晉王突厥處羅侯遣柱國韓洪擊之突厥軍敗績以晉王昭爲內史令辛丑詔曰君子在野小人在官故投主殉節自古而難雖身事禮加二等而

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我叔不入兆域鶡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感歎且入廟祭祀並不發墳何心墳塋獨在其外自今已後載亡之徒宜入葬域二月己卯朔日有蝕之辛巳以上柱國獨孤楷爲原州總管

庚辰以襲爵滕穆王賚爲揚州總管夏四月以浙州刺史蘇孝慈爲荊州總管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壬辰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六月癸丑洪州總管長史韋洸坐事除名

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移風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

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進仕之路存賢舊之人而國學胄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寔虧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於是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其日頒合利於諸州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爲太學九月癸未以柱國杜彥爲雲州總管十月己丑有事於南郊壬辰以資州刺史侯莫陳頴爲桂州總管崇二年春二月辛亥以邵公宇文盛爲亳州總管三月己亥幸仁壽宮壬寅以齊州刺史張喬爲潭州總管夏四月庚戌政雍二州地震秋七月

景成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爲梁州總管八月己巳皇太孫勇納妃元氏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使賑恤之乙未上柱國竇州總管金水郡公周搖薨隴西地震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內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爲納言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將討定陰陽舛謬己丑詔曰禮之爲用時義大矣書曉天地之神奚盛性食展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歷年已

至於四時郊祀之節文五服昭穆之隆殺是非異說爭駁不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治人莫善於禮自區宇亂離歷年已

殊塗致使聖教湮訛輕重無准朕祇承天命撫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干戈之代克定禍亂先運武功刪正舛典日不暇給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風訓俗道德齊禮綴往聖之遺章興先王之茂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尚書右僕射邳國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內史侍郎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達古今或職典絲綸史委以裁緝實允僉議可並修定五禮乙巳上柱國益州總管蜀王秀薨爲庶人交州人李佛子

舉兵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三年春二月己卯原州總管比陽縣公龐晃卒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爲左武候大將軍夏五月癸卯詔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至親以喪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毋爲厭降是以父存喪毋還服于喪者服之正也豈容喪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喪禮唯哀爲主祭禮唯敬爲主故哀主而祭不可不祭敬主而喪不可不喪故有練焉以存哀祭之本然喪要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法象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麤服未改豈非經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練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人之意也故知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除喪者卒禮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有錢異服然則禮壞樂崩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縗疏其老謂之非禮滕

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蓋由王道既衰諸侯異政將踰越於法度惡禮制之音已乃滅去備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隆殺任情況孔子沒而微言隱秦滅學而經籍焚者乎有漢之興雖求儒雅人皆異說義非一貫又近代亂離唯務兵革其於典禮時所未遑夫禮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必故恩厚者其禮隆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立文別親疎貴賤之節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禮與時而殺此乃服不稱哀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禮之義也然喪與易也寧在於戚則練者非禮之本非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存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禫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秋七月丁卯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爲功況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籍羣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若昊虞舜嚴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勝爲殷之阿衡呂望渭濱漁釣之夫爲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

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王道衰人風薄君上莫能公道以御物爲下必踵私法
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園蓋
德之風難嗣離德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
衆口鑠金羣枉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
行足以勵俗遺棄萬物草野埋滅而無聞豈勝道哉所以
記百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又安四
表實服宣是人功實乃天意解惟風夜祗懼將所以上副
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
明靈是以小心勵已日慊一日以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
以庶政爲懷應一物失所雖求傳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
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夜抱關於冥門遠跡犬羊之間
屈身僮僕之伍其令州縣搜揚賢者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
亂先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
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八月壬申上柱國撿校
幽州總管諸軍事燕郡公燕榮以罪伏誅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十二月癸酉河南諸
子以營州總管韋冲爲民部尚書十二月癸酉河南諸
州水遣納言楊達報恤之
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
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勇四月乙卯上不豫庚申
改天下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鷹門秋七月乙
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己亥以大將軍段文振爲雲州總
管甲辰上以疾甚召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歔
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宣播
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
割疆土者非一所經冊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
上天降鑒爰命於我用登大位冀闕人力故得掃亂反正
恢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宇所
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
惮劬勞誰曰朕躬爲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
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聲竭心誠勤殷動義乃君臣情
兼父子燕語百寮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
樂不謂遘疾彌留奄至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
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
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
此之事本非爲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
不愛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悲惋忘既知無
益子之心所以廢默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
於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寫於公卿諸寮

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已下宜各舉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勅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故無墜厥命乙卯發河間楊柳四株無故黃落既而花葉復生八月丁卯梓宮自

仁壽宮景子殯于大興前殿冬十月己卯合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貌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朞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昌言聽朝日昃忘倦君臨萬姓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而已雖喬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恪遵行人採聽風俗使治

得夫人閭疾苦無不留意壽遍關中飢饉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粟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勑所在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府藏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矣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著

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遠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人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麝皮馬鞭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詔武庫具陳兵器令百官見之羣中蕪穢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貸焉議者以此少之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暮月

尉迴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遏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侯無警具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庶乎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孝基年此風遒扇又雅好

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作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孚斧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燒刻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帝紀第三　隋書三

帝紀第三

煬帝上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鄖國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委任漸重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敬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容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雍骨隆起貴

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大山也領武侯大將軍明年歸蕃後數載突厥寇邊德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日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今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景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築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涿郡營構臨朝殿名曰紫宸門東接長平西連上春門

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乾坦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泓創不同生靈所以順叙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發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功則可久朕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不變是故姬昌因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人順天功業見乎變變人治國者可不謂歟然雖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良久曰此真天下之中也數世皆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雒曰偃一日城洛陽宮

今念茲在茲興言感嘆朕肅膺寶曆纂臨黎烝思弘德化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逆使所驅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亟後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諮歌議但成周墟澗瀍洛寔爲土中今可於伊雒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雨高臺廣廈曷嘗適形故傳云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宮尼有云與其不逮也寧儉豈謂瑤臺瓊室方爲宮殿者乎是帝紀三 三

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奉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畢宮菲食後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爲條格稱朕意焉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爲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庚辰以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周羅睺爲右武侯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朝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潁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征壽公于仲文爲右衛大將軍己

亥以豫章王晞為豫州牧戊申發入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顧惟而牧家給人足故能風淳俗厚達至遐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祗荷寶曆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幸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達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寤寐所以諮咨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令既布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力役宣揚風化薦拔淹滯申達幽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

版授並依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斯有侍養之名曾無瞻賜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甚有名行顯著孝悌絜及孝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以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於時者依遷之日具錄奏聞已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弢為刑部尚書二月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為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實之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詢及芻蕘古昔哲王所以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詢考課庶績咸熙朕雖寡德上承鴻業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

林邑破二五月庚戌民部尚書樊叔略坐事免六月甲午大赦八月戊戌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丑公爵太師太德王雄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師甲子以尚書令楊素荷主集並省尚書置僕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吏部侍郎王弘上儀同於上柱國梁睿卒閏月癸亥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破之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

三年春正月癸亥朔幷州進黃龍醮而進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汾晉河水清三旬而止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星見於奎婦宮昌歷失度五帝北河入太微掃帝坐前後百餘日而止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太將軍姚辯爲左衛將軍癸丑遣羽騎朱宣使於滄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囊簀西門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卹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內給復三年

壬辰改州爲郡改郡爲大夫甲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譽百姓明君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帝想前風載懷欽仰朕夏履興寤寐流待旦引領巖谷實以周行鳧鷖群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在疇爰咨美璞鄧桑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求賢助化其勗哉庶幾有補若濟巨川義同舟楫其協心同德保茲寵祿晦迹幽谷實以待賢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祈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薦賢臣父議其舅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秦悼

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志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鄉閭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舉送之限景申車駕北巡辛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泰爲禮部尚書成成勅百司不得踐暴未稼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討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次赤崖澤

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墓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通于并州以通馳道景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幸朱啓民可汗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與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將星皆動搖六月辛巳獵於連谷丁亥詔曰聿追孝饗德義至重禮有損益殊時學減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其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代撫益殊時學減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其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遵奏悼

飛於四海革澆澈淳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往聖未恢夷宇未混寔事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徂荷來蘇爰暨風歷代所興至於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者不可勝紀無得而名者也昭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事宜異非緣情稱述即崇顯之義孟軻稱周之文武漢之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宜異謚森等天子七廟事著令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爲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戊子

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于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費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景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常鄉高頻尚書虞慶則二月己卯遣司朝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寘駕發榆林乙酉啓民歸廬清道以俟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極歡甲寅詔曰朕祗奉寶命君臨萬國思闡大猷光宅四海而天道玄遠未之前聞朕以寡薄志存治理夙興夜寐不敢荒寧每慮生民或有失業是以減膳撤懸情深納誨而百姓未安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丁卯賜城內居民米十石壬申以太府卿蘇威爲內史令鴻臚卿楊玄感爲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爲右候

衛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爲民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慶羅致汗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爲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並遣使貢方物乙丑詔爲妻五原因出塞巡長城景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剎女丙辰以河內太守張定和爲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記曰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藩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朔屢有陳請以酬懇誠寔簡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幹褥已上隨

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慰勞之丙辰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不拘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西院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主成制度毋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文本遭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宴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昌哒谷渾伏道党項先來貢方物癸亥出延喜門宴羣臣於渭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六月乙亥上獵於扶

黃直及督役者九人哒谷渾王子率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侯君集出松州趨洮河以擊其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寶相出其西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寶相出其西北屯泥嶺四面圍之渾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許和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為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和頭王被圍窮蹙老幼千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還至光祿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瑒等追渾主骨渴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險人馬踐而出者太半是午次張掖辛丑詔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並宜修葺庚子制魏周忠節不得為淫祀辛丑

資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幹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隱西科舉之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牙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鄯善未等四郡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曲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酋長各以職貢來集者甚衆自是相繼而至焉

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貫隋

逆黨未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給復二年

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隋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九

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

訓導崇乞言義彰滕序漢能為師取其功力救元老克

壯其猷肱永言稽古用來皇治是以尼稱黃髮更令收敘

務開栖優無廢蘇綽屢薦其弘益今歲耆老頗集

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堪赴職即給

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祿終廢身十

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千人甘泰完繕衣甲奏將

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覺擒訊既而奔衛士

仗將為亂郎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

千餘家丁丑角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焉

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

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二月乙

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

九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曰天帝降鑒惟德用能極敷顯運克

殷厥叶同心德用能極敷顯運克齊大寶然後疇庸展賞

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

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

猶循往弊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舊典

永垂天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襲

爵襲改封安德王雄為趙王河間王子慶為鄭王庚申徵

親文周陳樂入朝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子以鴻

臚卿史祥為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汪洋已南父

老頒賜各有差六月辛卯詔赤土並遣使貢方物壬辰

爲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寶雄谷遣鷹揚楊伯

泉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

尚書梁毗卒壬子民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十

二月己未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

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貞定侯郭衍

卒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官頒賜各有差

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

宇泳郡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

之以教義西雖西元侵突譜禮將欲問罪遂左恢宣勝略
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
山西山北年九十已上者授縣令三月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三月
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夏四月庚午至
涿郡之臨朔宮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為民部尚
書敕太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冬十
月己卯北巡河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崔
勇緒為宅儀大將軍十二月己未西突厥羅多利
可汗來朝上大悅接以殊禮辛酉宴於紫門之內時遼東戰士及饑運者填
咽於道晝夜不絕老弱有始為羣盜甲子勑郡縣捕盜復斬決之

煬帝朱

八年春正月辛巳天星隕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為
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
哲至仁著用兵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
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頃者版泉丹浦莫匪稽其行誅亂賊容成
由順動況乎博野誓師臨涿大禹之業問郊問罪周發
成文王之志未臨前敵勇氣自倍我有隋誕膺寶命兼
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為家授鉞所麾細柳盤桃之外聲

教爰暨海表貢枝之域達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於
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肴逐蠻
之境雖復漢魏誅討羣黎暫傾亂雖多阻神落渙渠羌川
數於往代揚實繁於近今朕已兆亂常敗撫非可勝掩應
忘稔既盈天道禍淫亦微已兆亂常敗撫非可勝掩應
懷義唯旨不足移吾之誠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
誘納云叛不知紀極充牣邊垂亟勞烽候朝拆以之不靜
生人為之廢業在昔簿伐已滿天網既縱前禽已戮未即
後服之誅循不悛固心顯為長惡乃燕契丹之凶猾侵剝
薄賦之服侵我邊民之表成修職貢碧海之濱

同禁正朝漾寢殺攘採薪遏絕往來雲及弗率誠而遏橋
軒奉使爰駐亘海東推貢所次途經薄境而擁塞道路拒
絕王人無事君之心實為昆夷之禮比而可忍孰不可容且
戍伶賜貨如市寇狂莫甯連以仍歲父凶比屋饑饉羌戈
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莫保朝夕
說肉哀憐不勝其弊迺前內各懷性命之圖莫肯救護周以之
咸丹酷毒之歎資俗觀風爰屆幽朔爭入問罪無俟再駕
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恢復天意殄茲逋穢
克嗣先謨今宜授律啓行分麾霜路掩勒瀕河雷震歷夫
徐以雪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先令五申必勝而後戰
左第一軍可錄方道第二軍可長參道第三軍可海貝道
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薛滕道第
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夫租道第十
第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增邯道第
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
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蕭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
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右此
衆軍先奉廟略駢馳引途振旅平壤莫非如射如歸之勇
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下騰欃心德
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萬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
右解倒懸於遐裔拯溺救於遺黎其外聽斎遊回顧隨機赴
會舊甲衛校出其不意又倉海道軍舟艦千里高颿電迅
巨艦雲飛指浿水以橫江浮渡平壤島嶼之間莫斯絕坎井之路
已窮其餘被髮九種之人控弦待矢簞微雪盡鼓櫓之旅不謀
同辭杖順臨迫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孰不一當以此攻城何
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
人之多僻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伯歸司寇即宜解
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
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咎單所次務在整肅勇有慈忍
寔易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固
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又倉海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薛滕道第
三千人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給文來第一軍發終四
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年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
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壹為刑部尚書甲戌內史令元壽
卒二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遂宿文武叶力爪牙
思奮以莫不靚鉞勤王捨家從役軍旅之間倉廩之資兼相播殖
之務朕所以夕惕忽忽其厚重之雖得素飽之衆悁在忘
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著行從一品以下及執掌人以上

家口郡縣宜數在閭若有糧食之少者宜賑給或雖有
曠貫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
有斂積之蓄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
夫觀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陰世師
卒癸巳上御師甲子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
不果濟右光祿大夫宋鐵杖武賁郎將
士雄孟金之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破
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鳴身朱足遊
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五月壬午納言楊達
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合城守攻之不

下六月己未朱雀門災詔將作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
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
九軍並陷將帥已下數十萬人還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寅
上至東都己丑詔曰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尊
德任與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擾亂屠販可以登朝
世屬隆平雖行優後升仕豐都妄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
武之朝功臣不參于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
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敘莫
非枝足行陣出自勇夫歟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
亦無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

極黜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出
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劍豈不傷于
美錦若吏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冬十月甲申工部
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義容公主嫁于高昌
辛巳光祿大夫韓洪卒甲申以將宇文述于仲文等並除
名爲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
死山東尤甚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

者每縣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于涿郡壬午
車駕自將討高麗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
毅武勇雄武等部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
數萬稱阿輔以拯幽東之弊攻陷郡縣自稱將軍置官屬
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剋
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諱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
右驍衛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濟北人韓
世洛聚衆數萬爲群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
高麗三月景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聚衆數萬己丑
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車駕渡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
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盜自號盧公
聚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

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丁丑次薩水南斗已卯濟北人聚資車聚衆萬餘營於東都河南諸務裝弘農拒楊玄感反於黎陽黎陽被玄感逼東都河南諸務裝弘農拒之反為賊所敗戊辰右部侍郎斛斯政下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勃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發米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

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頡聚衆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元禄大夫萬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聚兵為羣衆數萬庚辰攻城帥梁慧尚率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賈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詣行在所上變稱侯高麗數百無故言有戊子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義莫匪勤誠委命亡軀良深憫悼可贈金紫光祿大夫并賜物五百段冬十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於突厥啓民可汗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於突厥啓民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各言政治得失匡勅誠闕丙申詔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尚幼歲月已久已幸榛陵爽午上經三紀迨惟平昔未嘗不追懷感慟因設祭筵哭而送之今清淨四海吾人樂業方欲巡狩東岳告成天地兼問風俗有進止者悉以聞庚戌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夙夜祗懼若涉淵冰每思政術以寧黎庶而教化未孚禮義猶闕爰自兵興年將十稔干戈日尋土木不息加以水旱疾疫百姓困窮朕為民父母豈得自逸今天下富庶倉庫盈溢宜蠲租賦以惠元元其今年天下田租悉免之辛酉詔曰朕以寡昧君臨宇內戰戰兢兢若履薄冰每思政術以寧黎庶而教化未孚禮義猶闕爰自兵興年將十稔干戈日尋土木不息加以水旱疾疫百姓困窮朕為民父母豈得自逸今天下富庶倉庫盈溢宜蠲租賦以惠元元其今年天下田租悉免之

令死亡者如眾不及埋藏令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詔發於遂
西那立道場一所恩加衆壞庶弭窮魂之冤澤及枯骨用
弘仁者之心幸如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
乃德被諸侯今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陋頗餘
壘光武猶云窮寇豈宋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哉誅慕
成寶業君師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獨隗囂
教最爾萬里僭居崇表鴟張狼噬海慢荼毒我邊氓
侵軼我城邑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遣碣石長蛇於玄菟殲
封豕於襄平丁扶餘衆軍風馳電逝逕奔遂北徑踰沮水淦
海舟楫衝燃腹心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鎖泥首送

款軍門尋頭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記班師而
長惡靡悛晏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
百道並進以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九都觀兵遼水
順天誅於窮凶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
止除元惡勿問脅從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
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
銀鉄有司布宣帝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反
衆十萬推未央男子張為天子自稱
亥次臨渝以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夏四
月辛未朔誠張大電聚衆數萬保險為盜遣諭林

太守董統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
孝悌廉勤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謀脅琅邪郡庶申猗安
入劉邊論舉兵反白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
文雖林寶等衆三萬脅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
月癸丑車駕次懷達鎮乙卯費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
遣使請降內送解斯政七月己巳班師庚午右衛
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泰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
還京師十一月景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
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
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為永安王衆至數萬將

軍諸葛文討之不能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
慮山為益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
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
世充擊破之盜賊蜂起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
詞咸備越烏那曷波朥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
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衆失范延伽
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
頻宣政於齊郡庸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
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率衆萬餘攻

北平滑公本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擊柝暴事彰茬簒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敝遏田疇無伍郭郭未修遂使遊情間發寇敵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簡其姦宄藏逋不得聚井逃逃有司具為事條務令得所景子去谷人王須拔反白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五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先祿大夫成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魏刀兒所部將馳兒復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長安破西河郡已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

南人張起綽舉兵為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雁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鄉募兵於是守令各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雁門郡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聚衆數萬為盜

冤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廣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殺江都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隆明月營破其衛車庚辰詔長安鎮將尚書樊子蓋發關中丁壯討絳郡賊敬盤陀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誰郡人朱粲擁衆數萬破荊襄間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亡所

諫上請還西京上恕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
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
聲如隤牆癸丑大流星如雞卵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
楊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御衛將軍陳稜擊破之
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貪狼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
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
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
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
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爲開府儀
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都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

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駮翟兒於西
河虜男女數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舉衆反攻陷歷陽
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
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舉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
到公成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
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
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
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
丙辰定揚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

遣武賁郎將堂邑王軌光祿卿鄭善果前擊之反爲所敗死者
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梁元年開倉以振群盜衆至
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
王智辯于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盧江人張子路舉
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據十
萬餘艘江左地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
校尉薛舉舉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
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燔掠市而去癸巳李
密陷洺州汲郡是月光祿大夫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卯
夜有流星如雞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寅
突厥數千騎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癸酉積尸
景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
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九
月己丑帝拓江都人女妻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
寶藏以郡叛歸李密魏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據之見
於謹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
景申羅令蕭銑以驍及部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
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
既濟東於巖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遥尊帝

為太上皇立代王隨為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楊遷于江
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突厥犯太微有石自江浮文
于枞子曰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
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
樞虎賁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授牛方裕千
牛宗羅本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
義閤正張愷等以曉衆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
五十論后令宮人撤牀簀為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御衛
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宇文述弘農楊氏
之出也

若生衆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焉塘初上自以蕃
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
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
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
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
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訴於獻后
楊素等因機構搆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斷諒闇之禮蒸
溽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
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力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
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
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匹直十餘
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猜忌所幸之處不
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
五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
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
樞虎賁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授牛方裕千
牛宗羅本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
義閤正張愷等以曉衆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
五十論后令宮人撤牀簀為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御衛
將軍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宇文述弘農楊氏
之出也

史臣曰煬帝奚在弱歲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邦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其繡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釐務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頻類越裳重譯款塞之衆委積於塞下有并冤強之資思泉流溢乎郡內紅腐之制度尚秦漢之規奢恃才矜已傲遑無畏之欲侠殷周之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簡盜有肅清之稱掩其過滛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鈇誅骨肉窮勤患良受賞者莫肯任其功爲戰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遂左旌旗萬里徵

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童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詐稱煬帝之亂徵凶奴而鴈門之圍夫子方乘中土遠反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人九焉於是相聚羣盜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而食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悚悚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國相繼稱弔鼎祚上下相蒙良可念亂根極遊之羽翮長夜之樂未朝

魚爛其盤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在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滅亡

肇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袄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皇妃性聰敏有
大業三年立爲晉王後數載從爲代王尋加開府及煬帝
征遼東令於京師撫留事十一年從幸江陽拜太原太守
未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
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
喪亂天步不康古往今來代有其事爲臣不忠往往而
作逆者天胡漓於極禄之歲風薄惸凶孺子之哀太上

播越與言感動崩裂朕手懷太尉唐公膺期作輔舟楫
大舉橫流斯濟義兵首發逋亡總萃義旗纔舉關中響
明詔弱子幼沖顯命光臨天威咫尺對揚罔極悼心失圖
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僶俛南面瞥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
或違俾從權議奉遵聖旨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
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
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
尉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
丞相進封唐王景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遜巡

大川罔知所濟樞機朝夕憂心孔棘民之情僞智不周
王業艱難載云其勞賴股肱羣力上宰唐公冢匡冲人輔
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靈振情
罰成歸相府旒綖其冕凝旨成其扆遜避前史蓋爲典故因
循仍舊非曰推言所存本公無爲讓德已已以唐王子憺
爲齊公食邑各萬戶太原置鎮比府乙亥張掖虜老和眾
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
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擒
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放關鄉貴勇其衆數萬乙巳賊帥張善

安陷虞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劭爵進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內通
守垂書謁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裴仁德書翟通皆棄
之奔戍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景辰右屯衛
將軍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右御衛將軍獨孤盛
亦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皆化及所害秘書監內史侍郎虞世基
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裴蘊通議大夫行給事郎許善
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

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才忻侍郎荊朝請大夫沈光
同共討賊夜襲化及營及為所害戊辰詔追備九錫之
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綬位在諸侯王上庶國置丞相已
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朝詔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儀八
佾設鍾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
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宰嚭梁深驪
戎憑陵社稷長號永感心情罪深仰惟荼毒仇
讎自北徂南東征西戮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紓
復靡申彤扉相望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
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戮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紓

本爽夏大庇圮黎保又朕躬實是賴德俾遊化功格窮
安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屢為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舜
讓相惟荀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
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恩須期如是庶慙古之
國子本代王及子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慙古之
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雖兗恥於皇祖守
裡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
官羣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羅事須啟奏兼
懷假手貧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
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為酅國公武

太常博士都官郎中臣顏師古等奉勅撰

禮儀一

禮之時義大矣哉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惟人萬物之靈最為情欲之動七情迭用喜怒哀樂愛惡欲六欲從之是非無主則流湎忘返於是先王制禮以節之人稟五常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而有五行之氣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氣而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之聲五音和於律而有十二月之候十二月之候而有六位之別六位之別而有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定而不由之者也故禮由之而制焉不由之而亡焉故曰禮之於人也猶飲食也飲食以養人禮以養德是禮之於人大矣哉

禮樂緣風淪俗敝仲尼預嘆曾參欲救時文武成王周公未嘗不講故歐陽氏家云人必先學禮而後可以有為漢興叔孫通定朝儀而高帝知為天子之貴公孫弘開學校而儒術以尊然則禮樂之興廢治亂之所繫豈小哉

公冶長子而謂妻以兄女南容三復白圭而以兄子妻之孔子於弟子可謂親而不愛矣然則公冶長南容賢人故曰妻之也

則遙僻之陋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鄰剝飲酒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詩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之猶繫於禮況五倫之親萬福之基乎

記禮器則脅肉之恩薄矣詩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之猶繫於禮況五倫之親萬福之基乎

可謂朝聘之禮廢則侯伯之威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書君抑臣以為戮至於漢興則左傳所載並棄而不講

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弦並習於儀禮著
也干寶國典以爲將用昊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
儀注以爲五禮云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滅禮
以爲煨燼祭天之樂殘缺備者各中其所見物而爲之義
焉一云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圜丘方
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
不通圜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
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
二祭壇位惟一圜丘之

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穀孟夏一祭以雩祖明堂
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
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
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
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于隋議者各宗所
師故郊丘互有變易梁南郊爲圜壇九成之南高二丈七
尺徑十一丈下徑十二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
歲正月上辛行事用一特牛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
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
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公先

人風伯司空雷電而師其二十八宿及雨師
有女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設以陶匏席用槀秸太史設
燔壇於昊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以行禮禮
畢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爲方壇再成北郊爲方壇再成
十二丈高二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爲壝重與南郊間歲
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於其上以德后配禮以
黃琮制幣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無
閭山醫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
史設壇於壬地焉天監三年左丞呂撝之啓撝傳云啓
載而郊郊應立春之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

報萬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本拘立春之
先後焉冬至於圜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
啓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圜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
之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以圜丘自是祭天
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
於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
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爲祈穀何
恐二又啓祭當者盛以六彝六尊實以鬱鬯陳其玉帛兼備其文物施之宗
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既乖尚質謂宜準漢傳士明山
宜義以爲表記天子親耕突盛粢盛以事上帝藉明堂之

禖耳郊不應禘帝從之又有司以[illegible]
請依典焚埋之修之等議案禮祭器敝壞[illegible]
埋瘞而祔典帝曰瘞埋物陶匏既爾牛豈[illegible]
惡但弊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埋之
四年修之六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
天禮題宜曰皇天座地禮贊宜曰后地座又前郊明堂用冰
香及本天之資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
加雜穀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羲制古周以建子祀
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
月祭地自周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宜
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如五
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稱拜明上當
降神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
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議曰郊采五帝
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別有四望之座而又有岳鎮海瀆之座又四望稱類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
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
非議又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
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

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
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為宗
埋貴而祔典帝曰祔籍輕物陶匏賤祔尤宜下從埋之修
惡但弊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埋之
四年修之六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
天禮題宜曰皇天座地禮贊宜曰后地座又前郊明堂用冰
香及本天之資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
加雜穀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羲制古周以建子祀
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
月祭地自周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宜
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如五
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稱拜明上當
降神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
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議曰郊采五帝
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別有四望之座而又有岳鎮海瀆之座又四望稱類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
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
非議又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
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

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
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為宗
埋貴而祔典帝曰祔籍輕物陶匏賤祔尤宜下從埋之修
惡但弊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埋之
四年修之六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
天禮題宜曰皇天座地禮贊宜曰后地座又前郊明堂用冰
香及本天之資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
加雜穀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羲制古周以建子祀
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
月祭地自周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宜
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如五
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稱拜明上當
降神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
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議曰郊采五帝
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別有四望之座而又有岳鎮海瀆之座又四望稱類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
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
非議又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
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

在並留如故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
不應然詔下詳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為宗
埋貴而祔典帝曰祔籍輕物陶匏賤祔尤宜下從埋之修
惡但弊則埋之蓋謂四時祭器耳自是從有司議埋之
四年修之六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
天禮題宜曰皇天座地禮贊宜曰后地座又前郊明堂用冰
香及本天之資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
加雜穀帝並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羲制古周以建子祀
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
月祭地自周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宜
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并請如五
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及郊廟受福唯皇帝稱拜明上當
降神臣下不敢同也詔並依議六年議者以為北郊有岳
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為煩重議曰郊采五帝
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別有四望之座而又有岳鎮海瀆之座又四望稱類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
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為
非議又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
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

座悉無坎位矣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矣於是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得北方而爲壇

陳制亦以閏歲正月上辛用特牛祀天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武帝受禪備南郊圜壇高二丈二尺五十上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像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禮北郊爲壇高一丈五尺廣八丈以皇祖昭后配從祀亦準梁禮又文帝天嘉

壇埽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載之功爾雅亦云
言非人所造爲古圓方兩丘盖因見有而祭木無向
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壇或有地吉而未久有丘或
有見丘而不必廣埶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周
郊祀事書圓方二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
三王不相襲公謹按漢梁并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
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綽左户尚書臣元饒左丞臣
周確舍人臣蕭瀆儀曹郎臣沈客鄉周元規議詔遂依用
後主嗣立無意典禮之事加舊儛碩學漸以凋喪至於朝
亡竟無改作後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

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
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
方維八陛周以三壝去丘五十步中壝去內壝外壝去中
壝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爲大營於外壝之外輪廣三
百七十步其營漸廣二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
爲燎壇於中壝之外當立之景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
四面各有陛方澤爲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
各一陛其外爲三壝相去廣狹同圓丘壝外大營廣輪三
百二十步營塹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四面各通一門又爲
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圓丘則以祭

壁東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
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
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易於
星之位還於內壝之中各用蒼犢九蚊牲之旦太尉告廟
陳幣於神武廟訖埋於兩鑊門外祀感帝初獻太尉亞獻光
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五帝 [illegible]
八宿太常丞已下薦爰星方澤則以黃琮束帛瘞埋之日
祫崐崘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
岱岳沂鎮會稽鎮云山尋山嶧山嶓冢山羽山嶧山嵩嵓
岳衡鎮荊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
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荊山嶓冢山重口山
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
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嶓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
無閭山鎮陰山白嶽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
宜務山關山方山嵎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
黑水渭水涇水鄠水灃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
水呼沱水衛水洹水延水濕從祀其神州位在青陸之北
甲寅地祇位赤陛北面未地瘞位白陛之南地祇自餘並
內向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俄同圓丘其後諸

儒定禮圜丘改以冬至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陽
之辛南郊爲壇於國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陛
爲三壝內壝去壇二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
面各通一門又爲大兆於外壝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燔
瘞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爲燔壇於中壝之外量
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訖感帝瘞
成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帶各如其
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騂特牲一儀燔同圜丘其北郊則
爲壇於南郊壇爲壝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岳
明皇后配禮用兩圭有邸各用黃牲一儀瘞如北郊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各依儀制司量帝爲壇之制圜
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階
十六陛外官一百一十一座飛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
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比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
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
飛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
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爲方丘於宮城之北
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
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於北郊方丘之右其圜如方丘其
祭圜丘及南郊並正門上南向燔燎

昊天上帝於其上六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
並從祀皇帝乘玄輅載玄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祭服
南郊以始祖獻侯奏那配放感帝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
丘則以神州配后地之祇神州則以獻侯奏那配焉其用
牲之制祀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
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獻侯奏那配焉其用
純表貉磔攘用尨

高祖受命於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
圜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
二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四成

廣五丈再成各在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
皇帝配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千二座次官一百三
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飛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
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比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
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
飛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二五帝日月用
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爲方丘於宮城之北
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
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於北郊方丘之右其圜如方丘其
祭圜丘及南郊並正門上南向燔燎

隱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周黃牓五神州九州神
座於第二等又陸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
西南方柣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戚州東北方陽
州東方各用方色牓一九州山每巳下各依方面八陛之
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
九南郊爲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
高丈尺廣四丈孟春上辛祠帝威帝赤熛怒於其上以太
祖武元皇帝配其櫃四圭有邸牲用辭牓二北郊孟冬祭
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牓二尾大祀齋官散

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成不得聞凶穢經哭
泣哭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廟宮殿
大祀壇各五祀四望等爲中祀同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
星諸山川等爲小祀大祀養牲在滁九旬中祀三旬小祀
一旬其牲方色雜而者聽以純色代告祈之牲者不養養
祀犧牲不得種扑其死則埋之初帝既受周禪恐黎元未
愜多訛將封禪以問吳天上帝文五帝太常允並于壇上如
封禪禮祝曰維仁壽元年歲次作雒闕下敢昭告
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州作主大梁北壇
祭汜皇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餘同燔燎

十年冬至祀圓丘帝未親于郊詔備法駕行事是日太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而還帝在國之陽忽聞風雨暴至百官皆散而還帝獨留壇上有頃而霽初帝之將祀也有司奏請以高祖武帝配與舉者議之謂舉儀郊祀帝皆以配至天監七年增遣大臣分祭五帝明堂儀注猶云衮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為禮大祭而明堂祭昊天上帝五帝卿如之恐由天神尊卑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衮异又以為拜儀初設神席稱東上北上梁初依鄭玄義以為天神尊卑各隨其類所在之處而祭之並無泰肉之禮並請依周禮二帝二神之義以為

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莊無室則於
閏制曰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比
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百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
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爲三處聽
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
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
之外人神有別義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
年太常丞盧詡從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備展
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
云度室以筵者也鄭玄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

度制曰可於是營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陛
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基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
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揔配其五帝在阼
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隋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六座四方帝
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晉法武帝時以德帝
配文帝時以武帝配殿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樂盛
六佾妍蒙疏衛薦器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周採
漢三輔黃圖爲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相備唯明堂未立開

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等
定事在弘傳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月令文造
明堂未採古禮複廟五房四達大尺規矩皆准憑以獻
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
許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修經史正文重奏時非
議既多又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
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洛北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
遂寢隋代祀五方上帝北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
而祀其用帶各於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
帝在太皇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

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
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牲進熟如南郊儀

太常掌都邑宮殿郊廟社稷禮樂之事

禮儀二

春秋讓見面雩祭制不虛祀祭則盡其敬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振窮救孤獨者三需緣輕試舉進賢良五黜浪食鄙夫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減樂弛縣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帝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皇廟之主子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祈上帝徧祈所有畢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柴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與大雩壝內除地為壇舞童六十四人衣冠辟邪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為舞童六十四人衣被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樂詩一章而畢皇帝親祭天宰有司行事則不親若郡國縣早請雨則五重同時並行一理冤狱及失職二存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令七月繫囚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復祈如初二旬復仍不雨復齋祈其泉內山林川澤當與雲雨者祈而對亦各有所陳氏亦

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星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煬帝即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流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壇配饗歌舞者如五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地祇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祭孤獨者三需緣輕試舉進賢良五黜浪食鄙夫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減樂弛縣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皇廟之主子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祈上帝徧祈所有畢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柴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與大雩壝內除地為壇舞童六十四人衣冠辟邪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為舞童六十四人衣被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樂詩一章而畢皇帝親祭天宰有司行事則不親若郡國縣早請雨則五重同時並行一理冤狱及失職二存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令七月繫囚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復祈如初二旬復仍不雨復齋祈其泉內山林川澤當與雲雨者祈而對亦各有所陳氏亦

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星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煬帝即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流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壇配饗歌舞者如五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地祇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祭孤獨者三需緣輕試舉進賢良五黜浪食鄙夫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減樂弛縣而不作天子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皇廟之主子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祈上帝徧祈所有畢者大雩禮立圓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柴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與大雩壝內除地為壇舞童六十四人衣冠辟邪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為舞童六十四人衣被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樂詩一章而畢皇帝親祭天宰有司行事則不親若郡國縣早請雨則五重同時並行一理冤狱及失職二存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進賢良五退貪邪令七月繫囚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復祈如初二旬復仍不雨復齋祈其泉內山林川澤當與雲雨者祈而對亦各有所陳氏亦

○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帝於北郊之東為圜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外給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祭其上帝在甲寅之地亦帝在景巳之地黃帝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白帝在酉內向藉以蒲稾配帝在青帝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駒其儀同南郊又祈穀者有九焉一曰雩二曰南郊三曰先廟四曰乳頭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八曰九曰豹祠水旱癘疫皆有事焉無牲皆以酒脯聚粟之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雲壇禮用玉幣有燎不設

金石之樂選伎工端切著青謠詠者使歌雲漢詩設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則使三公祈五大帝於郊壇若燔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儀如郊禮先廟則遣使祈於國學如先廟社稷如正祭五岳遣使祈於岳所四瀆如祈五岳

瀆口

隋雩壇國南十三里按夏商以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天子五以四立之日及季夏秉五路建大旂服大衰各於其方之近郊為兆迎其氣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迎氣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興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大德必報其靈炎著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汁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恰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

桓機有開闔之義紐者結也　二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祀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七年尚書左丞司馬筠等議以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鳴化為鷹爵雉方設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用璧皮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皆容尚此請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八年明山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謂迎氣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陳迎氣之法皆因梁制

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及配帝王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儀與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官位皆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云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青土牛兩頭耕夫梨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登青帝於青牛之傍焉

後周五郊壇共崇及去國如其行之數其廣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內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為壇崇五尺方二丈去鎮為壇崇三尺堝深一尺俱方一丈其後頗同南郊

家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隋五時迎氣青郊為壇圓東去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為壇圓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為壇圓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為壇圓北十一里田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黃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十宿亦各依其方從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共儀同南郊其岳瀆鎮海各依五時迎氣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於夕牲日之旦太尉陳幣告請其廟以就配焉其從祀之位宋武初為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祖之位宋武初為梁公置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中興二年梁武初為梁公置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即祭五廟祠部即謝朏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寢於東城立四親廟并妃祔氏而為五朝告祠之

禮並用太牢其四月即皇帝位謝廣及議以為初祭是
四時常祭首月既未可從之洛於東城時祭訖還神主奉太廟始自皇祖太中府
君皇祖淮陰府君皇高祖濟陰府君皇曾祖中從事府
君皇祖特進以上皆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祇特進以上皆
不追尊從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為七皆
同一堂共庭而別室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并臘一歲凡五
祭謂之時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
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

非嫡故別立廟皇帝尊卑亦以大牢
如太廟禮天監三年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前王
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今歲暮
臣有六貴祭於大蒸知祫无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
及功臣有事典制宜改詔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臣歲
都令史王景之列自江左以來郊廟祭祀帝已入廟庭
尚哭送為乖禮後修之卒後明山賓建等奏禮國門在皇門外今之端
門是也今古殊制若猶服衆得入端門為太遠宜以六門
為斷詔曰六門之內士庶甚多四時蒸嘗俱應其要者有

三百步斷哭四年荷佟之議案禮未祭一日大宗伯省牲
鑊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司以羊代之君不復躬牽故有名牲之禮頃代人君不
必親奉故有名牲之禮頃代人君不復躬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設牲於廟門外今
牽牲於古無取宜依舊祭一日之暮君太常省牲視鑊祭
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少牢饋食設牲於廟門外今
儀注謂厨其牲謂宜依舊皇帝丹其祭後之又曰鄭玄云天
子諸侯之祭禮无有稟鬯之事乃迎牲今儀注乃至薦熟
毕太祝乃執鬯酌稟鬯祭訖還爵又近代人君不復躬行
稟禮太尉既攝位實宜親執其事而越使毕殿太祝甚非
稟鬯祭日之晨宜使太尉先行稟獻乃後迎牲帝曰
裸尸本使神有所附今既無尸稟將安設佟之曰如禹鄭
之意裸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義恐不可
闕帝曰此本因尸以祀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稟
義乃淺佟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稟今既存尸卒食
之獻則稟爵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稟經記無文宜依
禮章奏報而修之卒後明山賓建帝曰修之既
不復存宜從其議也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稟而又牽
牲太常代助又以太尉稟酒二刻施
俄頃中五刻行儀不辦近者饋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
三刻方辦明山賓議增明九刻已疑大早而不許其細也利益大

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改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
司以爲三牲或離群依制　堤瘞羣死則不埋請議其
制司馬褧等議以爲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
悉宜埋帝從之五年明山賓議祭圜丘唯有二樽
一曰象樽周禮也二曰著樽殷禮也三曰壺樽也從之
有舜名竟無其器自今四時祭宗廟及祭社稷之酒以爲犧象
壺通自今四時祭宗廟外可量代公卿議以大牖代一元
大武入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牲之事請亦省饌儀其
衆官陪列並同首牲帝從之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
有腊俎之類即之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爲時蔬左
祠夏約祼用雞彝鳥彝主以珪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
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樽殊無復亞祼止酌其二春夏
雞鳥彝秋冬斝彝無禮物備也帝曰雞是金禽亦主異位但
金火相伏用之通矣於義爲疑山賓曰臣愚管窺奉明詔
則終年乖舛案鳥彝者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
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七年舍人周捨以爲禮王祫以
祀金祫以嘗則祭日應乘玉輅詔下其議左丞孔休源議
玉輅既有明文而議主金祫輅當由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
從之文禮官司馬鈞議自今大事遣告七廟座月中再設酒饌自是訖
於是起至敬皇景帝立七廟座月中再設酒饌自是訖
於陳室城破諸廟迷不血食普通七年有司行
禘祫神主于小廟其儀未祖前先將遷廟室改塗其日有司行
禘除開遷室奉皇考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跪告
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
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
皇太子加元服冠訖乘輿還宮立廟築戎嚴警蹕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
一依圜丘祠廟講武備守祭器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
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五歲再
次北郊明堂巡狩四方御臨軒饋獻出征
次北郊明堂巡狩四方御臨軒饋獻出征
次北郊明堂巡狩四方御臨軒饋獻出征

殷殷大祫而合祭也初文帝入嗣而皇妣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齊文襄嗣位猶為魏臣置王高祖泰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文宣帝受禪追尊皇祖為德皇帝文襄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祖禰五廟而已又置二昭二穆為五禘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遷主實爵奠灸齊並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掇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撤焉

高祖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奏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衮冕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曰

為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于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變以太牢四時祭廟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塗之禮並准時饗

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周帝受禪追尊皇祖為德皇帝文皇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祖禰五廟而已又置二昭二穆為五禘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遷主實爵奠灸齊並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掇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撤焉

高祖既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奏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衮冕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上皇考桓王尊號曰為武元皇帝皇妣尊號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于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曰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曰皇曾祖康王廟三曰皇祖獻王廟四曰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變以太牢四時祭廟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塗之禮並准時饗

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於所遷之廟未毀之王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俱時饗焉若帝陳設器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饗并以其日便祀元代王公前祖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於安邑而孟配殷於洛邑以周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樂配者饗於廟庭大業元年煬帝將遷周梁皆立七廟而有司詳定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晃等議以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桃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冥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亦云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至於殷廟之儀皆依舊事案武帝初受命為王依

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禰五世祖祖國滕府君六世祖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遷身殁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定準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威時舊事統上更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其則天子立四親廟及高祖之父高祖之父及高祖并太祖而為之七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天子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

四親廟是為五廟 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之不可預毀為數也是以猶存親盡之主藏於祕府而萬代不遷也故周禮守祧掌先王之廟藏其遠祖之主若今之郊周公及二桃以待後代至於殷廟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桃以待後代至於殷廟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桃以待後代至於殷廟之內乃虛置太祖

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雅據據晉王事兼據遂令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親盡之後為不毀之法至於繼禰為親奉中於高廟有事祭祀則毀禰而祔焉於禮主祔夫親模可則毀祀易遵奏有功而彰明德大從古而貴能變臣案周公廟亦無虧毀之文據家人處髑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悅撰禮圖亦從此義漢宗謂開既遵文不行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非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奏其年別圖大祫高祖及二桃之外從遷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既禪其事

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三年有司奏請准前奉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誓曰今始祖及二桃已其令後宇孫勿毀何法為而行禮事遂詔青帝壇而祭焉

開皇十四年閏十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之文山卑下者也能以其神興雲雨潤於萬物故雅平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配故雅平梁甫地以深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之而為告焉

人於壝中設壇二丈東都過祀華岳禁壞於廟傍去
不經蓋非有司之禮也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依
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及迎氣當東向拜日其夕亦
向揖月魏文謙其必然是以魏氏及晉初並在國東門之外前史文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初
日出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辛其
日則應機今秦牲太祝令讀牲祭之日則大冢宰牲郊牲云社
稷牲司農省牲太祝東讀牲天監四年明帝詔議為案郊廟省牲
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貫幽顯宜同郊廟禮而令
微異牲頗多輕重且司農省牲要非北義太常禮官舊事
職祭社稷無親事牽之文謂宜從天監
太祝令讀牲帝唯災祝讀牲為疑又詔農省牲於理似傷煩更
詳細即事成非議以太常丞秦牲餘依明詔議於是遂定至同
初又加官社官設拜前為五壇焉○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
天廣四尺每以秋分之月壯於帝與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主
之梁以蠶桑以瑞麥令太中署常以二月令太官廚梁盛為飯糝
三牲肉餘以實體薦梁盛為飯糝以羊黍以簋盛
太宰祠老人星兼祠大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北斗
云云二十八宿大小星子孫星雷師等於中門之外外門之
而配焉歲凡再於蕃奉一日服之
內設而親之與先祖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禮亦異制故立
社稷而右宗廟若建武元年所創
賜給降職亦散藥先齋一日服之
○後齊辛天社帝社稷壇國學釋奠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二
仲春祭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農終獻

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
亥各以一太牢祭焉牲皆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
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王郊各為社又
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為靈星壇立秋後辰
令有司祠以一少牢
古典有天子東耕儀江左未暇至宋始有其典梁
初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
武帝以為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
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

即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祼
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
公云稷臨之太史贊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神
兼有讀述耕百今籍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
日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坐陳萬畝之禮讀辭如社稷
其又曰鄭代舊事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
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在左參保介之御間則置
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以明
慎重而遠在餘處於義為乖且御史掌視充為輕
賤員宜以將中奉耒耜載於鄭伯之後其日通二

耕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禁兆域大小列種黍稷便殿及
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壇耕壇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
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
黑黍麻子小麥各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
於阡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
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東南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
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耒壇上無配饗祭訖
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種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官并齋設
齋省於壇所列宮縣又置先農坐於壇上東官朝服司空

一獻不燎祠記皇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袍乘玉輅
貳以青幣祓禊備法駕未耨耕位御未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即御坐應
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執未三推三反
升壇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三品九推七反三品七推
九反藉田令卽其屬以牛耕終畝
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耨訖司農省
毀更衣鄉餐禮畢班賚帝還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壇畫青赤
祭先農於其上又后稷配焉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衮冕備法

授婦瀝酒祭者並復本位后乃降神奠爵
改服設醫酒祭畢而還
後周制皇后乘翟輿三妃三妏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
孤內子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膚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
隆壇昭化嬪亞獻敬嬪終獻皆以公桑葚
重翟輦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
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
壇上用一獻禮祭訖乘位於壇南東面尚功進金鉤與
制奉筐皇后採三桑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
世婦亦有爵無受功桑灑訖還依位皇后乃還宮自後齊

七日別設一座置蠶種公卿以下各以其職貢絲繭
后蠶壇高四尺方五丈四出階廣五尺
東南大路東橫路一名親桑壇高五尺方二丈四出階廣五尺
外兆方四十步面別有線祠輔祀蠶母
每歲季春擇吉後祭祠後漢禮儀公卿以下太牢祠先蠶
博士議禮無高祺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
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咸以爲蠶事至重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
晉惠帝元康六年祺壇石中破爲二詔問石毀不應復不
賈逵也祭器敝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立此石詔更鑄
此議不用後祺高堂隆故壞魏書曰
石今如舊置高祺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築令堅
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
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除

澄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
後齊高禖爲壇於南郊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
壝每歲春分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
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
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
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袨衣乘重翟
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
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燔位乃送神皇帝
后及宮官皆拜乃燔就燎禮畢而還隋制亦以玄鳥至之
日祀高禖於南郊壇在閑大牢一

雩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
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巽星之位兆司中司命
師於南郊以天神貴陽故北於南郊也非雨師於北郊者陰
水位在北也
隋制於國城西北十里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同壇
祀以立冬後亥日祭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
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春夏
後申壇皆三尺並以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爲蜡祭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
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

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之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
其典常以仲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毳毛
介水墉坊郵表畷獸貓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
羊刻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神黃鉞
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五方日
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氏伊
蜡無共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
地祇神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
辰五官后稷田畯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
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郊
表畷之類皆從埋祭星皇帝如南郊黃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
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祭
祭訖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
蜡祭訖還宮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十月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
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若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
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鑿冰於寒開冰
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開
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之交接前周

歲貢本之仲冬建冬之月稱禘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
姬氏之禘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從可以十
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後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以
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後主
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儛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
茲風至今不絕後周欽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天帝親
焉其儀蓋從夷俗淫僻不可紀也

太尉揚州都督益州總管上柱國越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禮儀三

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新除尚書左丞庾持稱晉宋以
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奏訖祥官
將發轀輬侍中版奏已稱某謚皇帝遺奠出於阼階下方
以此時乃讀哀策至而悲代舉哀猶云大行皇帝諱明加詳
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謂應刱風俗
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
將發轀輬啟奠告稱某謚皇帝遷座訖乃稱大行且哀策冊藏於
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詔可之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
若禪除儀注沈深議謂至親期斷加降故再期而再周之
後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漸創巨不
可便念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情至加父
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其期而除服無復衰麻
絰帶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復
改玄纁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禫杖期者十五
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慮之感故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

而已所以宋元嘉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大明中王
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
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逸所難
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案古循令宜以再周二十
五月爲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
復心禫之禮詔可之

隋制諸侯薨於王朝天子素服避正寢被朝三日遣使祭弔
竭之山川牲用大牢

皇帝本服大功已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
品及皇帝不視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內親及嬪官官正
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殿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緦
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

皇太后皇后爲本服五服內諸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爲
本服五服之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
哀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謝淑發不至斑門無
子普傳盡諮禮官何佟之佟之議以爲改葬緦親見柩不
可無服故也此上侵墳主不及於棹可依新宮火葬三日
哭假而已帝以爲得禮二年何佟之議追服三年無禪尚
書議並以佟之言爲得

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立月遇閏後手中祥疑所
附月帝曰閏餘分月節則各有所繫若節屬前月則宜
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
遠日

又四年安成國刺獠廟新建欲赴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
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以爲貴嬪既居母
宜持王妃服竟親舉盛禮

五年貴嬪母卒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申聖情歷不乖禮帝從
爲皇太子出貴嬪祔第一舉哀以爲貴嬪既居母
之

又五年桐鄉郡司馬聚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詔宜准
公子爲舅舅衣之制所生祖母亦除帝從之

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嗤聽作石柱記名
位而已

七年安成王憲太妃喪周禮緦縗使安成始與諸王以成服
日一日爲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既在遠嗣子宜祭
攝事周禮緦縗子爲細布衰約屨帶麻繩纓髽衰用十五升爲九
打事及歲時節朔望並於靈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

諸王服封國侯依成人之服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於是大同六年皇太子薨諸王為殤之小功不行婚冠嫁三嘉之禮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之禮豈容行三嘉之禮豁有小功帝曰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況下殤之小功不可哥代蔡謨謝沈丁纂鄧遂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裴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亦得出嫁竊伯子等雖復舉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詔斷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下達於庶人以為頓旌則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達於庶人唯旒而已

一年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答之議云大功之末非直皇女嫁降無疑皇子娉納亦在非吉故凡此諸議皆是公行正文務為減降檢案王文康並云非服降為大功皆不可以嫁嫁於義乃為不通而又不釋其意天監十年信安公主薨詔問臨川長子大功之喪合具論此義雖已詳悉太子今又啓審大功之末及下殤之小功行始成嫁三吉小功本非非服故不得有三吉之禮況本服未葬降為大功理當未可人間行者是用鄭玄通降之義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謂本服大功子則小功踰月以後於情差輕所以許有冠嫁此則小功之末通得取婦 別所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其簡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婦後言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非直子得冠嫁亦得取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復取有子婦子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況下殤之小功皆禮官不得輒為曲議可依此以為法

魏立凶門拍壁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鬼頭旌則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已下達於庶人唯旒而已其建旐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輈數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

主元軫子欲啓殯祖及祖母列上未知所服邢子才議曰禮政葬總麻鄭玄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承重者曾祖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總而上言三人若非遭痛便是舉其略耳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聖教陶鈞國章殊銀淡質為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昔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五儀偏隅一臣私撰注多違古法就庶非束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簡累代舉國遵

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隋殊不尋究遂相師祖故山東之人
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宣嘉之禮未暇詳定今休
明啓運憲章百代始頒新經垂茲俗樂詔曰可弘因奏微
學者稽儀禮百卷參用東萊傳注以為准亦微採王肅
修舉二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通用爲其義紀上自王公下
逮庶人有令有制無相侵越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
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其親已上喪並掌
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解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
服未有官者白紵深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棺內
下二輀車三品已上油幰朱絲絡通憾施襌兩箱畫雲氣畫四龍
諸未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幰施襌兩箱畫雲氣畫四龍
蘇八品已下達於庶人載以車無幰襌施蘇畫飾執紼一
品五十人三品二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幅布深衣
三品已上四引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幅布深衣
四牽九品已上二牽二牽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
魌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龜趺
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
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秦亦立碣

三年及朞喪不數閏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
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
凶服不入公門朞喪已下不解官事
重喪被起者單絰不絞帽若入宮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
百官例
緦麻小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
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不預宴朞喪
依例若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
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
周制諸侯爲梁王訖於隋恒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

之朝周入徹大享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
醢各三十瓦饒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
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主東帛束馬致食千賓及賓之從各
禮成而出明日王朝享於廟既祫享大宗宰又命公一
人玄冕乘車陳九儐以東帛束馬致食千賓及賓之從各
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設九儐以勞賓
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設九介迎
於大門授贄享贄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
乘車備儀衛以見于公館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
贄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贈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

日鄉一人又執幣勞王王見鄉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鄉又各饗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東帛同三公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巋朝于京師次於郊外詔遣平土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待降就便幕巋服通天冠絳紗袍端拱立於東門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巋揖內史令柳顧言宣詔勞于梁帝顧言乃告巋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巋送於門西再拜受詔訖巋俱至于庭下巋北面拜及哀皇后通天冠絳紗袍御大興殿

如朝儀歸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禰于上帝還亦以牲禰告桑主監初陸璉議定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尚行之宜造者票諜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及亦如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弁左貂附蟬以出警蹕乃行

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其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

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澤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取耳血

如皇帝受牲耳偏授大將及所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埤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訖乃掌事坎又歃血歃偏又以賓客設祭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六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訖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柴牢又祭所過大山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庶而授廟又訓不用命戮于社祖而後行戮記振旅而還格廟訓社訊馘告獻捷飲至策勳之義因述其功

號月朝陳六師凱入振旅以入設奠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不釁當禡

脯糒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遷禮亦如之將發則軷祭北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罍罇有司割羊豚祖旦磔爲將至委積犒勞至大壑於南軷及軷前乃饗授爵酒酹于洿鑿地於埤磔狗於軷上而行

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澤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取耳血

及侍從各乘其所十二衛士並袞帝衣冕玉輅備法駕
甲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於燔壇
設禹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輅祭英玉帛並如
宜社諸軍受脤畢設大駕鹵簿帝就位執爟火乃出又於圜城北設壇祭
馬祖於其上亦有燔燎又使有司并祭先牧及馬步
無建鼓之樂祭訖還宮設庭燎大駕
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置一旅十隊為一團有
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鉄具裝青纏拂後
貌旗第二團緋絲連明光甲鉄具裝赤纏拂後貔貅旗
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鉄具裝素纏拂後辟邪旗第四團

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六旒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
小鼓及鐃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鉦各二具後部
燒吹一部鐃二面哥簡及邪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簫
簫笛各四具角十具又於陣內以次安營皆定四面陣
圜每隊給青絲繩一條繩長一百二十步每隊白
隼旗幡一皆四圜每隊各集溝塹長壁於塹外設鹿
使者一人給馬輦車乘白獸幡及節騎一騎吏三人車輻向後十二
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為監軍車將發則
一通步卒第一圜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圜出營南門南
向陣第三圜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圜出營北門北向陣

陣四面圜營然後諸圜嚴備立大角三通則鏡鼓俱振騎
第一圜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圜次前部鼓吹
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獸旗細葉二張大將在其下
次誕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次第三圜次第四圜次
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圜第一輜重出
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
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
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圜
騎陣於東面第二圜騎陣於南面鼓吹胡大將居中駐馬
南向第三圜騎陣於西面第四圜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

四圜外向步卒胡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皆定四面陣
者引騎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警備督察其違營之制以車外
布間設馬擒次施兵幕內安雜畜軍事大將亞將等各就
牙帳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為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
日遷一軍先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
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

兩部前後先罷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重亘一千四
十里諸軍各以弟為帶旨受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
御營內者合卜二衛三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
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不得自言甚者當王公已下至于兵

丁酉詔悉以帛爲將帥綴于祕頓名軍記歸諸軍並給幡數百使還交相左來者魏以行不執幡而離本軍者化軍職事記錄非軍事悉斬之其成也行軍海鎮於蟄恭山築壇祀黃帝行轅祭訖少卿晉鄉侯梁定其禮皇帝及諸預祭臣近侍官皆單衣一宿前期設位爲埋增神坐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前諸神坐於壝內設帝軒轅神坐於壝內酉門之外以能辦者設帝嚳高辛氏坐於東南西向其餘各依其方建蘗於坐側入門皇太子以下文武官定位皆再拜萬禮畢還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前期祭官各於祭所設一帷門禮畢就燎柴於壇上祭訖瘞埋而不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諱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二獻之禮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龜設鼓旗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縗衰跣行載於太祖廟車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陳法駕服衮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軍既受斧鉞又拜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拜授柯曰從此下至三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還還亦如之別壇於北場興駕停鼓吹命將領士辭訖乘車建旌之節又別壇於北場興駕停鼓吹命將領士辭訖乘車為戰陣之法兄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

爲前行戰士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上司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队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若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鬭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險泥之途塗前五日皆請其處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四隅各依其軍戒鼓一通將士皆嚴備一通將士皆甲三通鳴鼓角而發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通告軍吏爲首陣以相接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旛鼓鐘皆帝式并乘輿法物大司馬介胄乘輦引文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決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後發三通軍士皆嚴備一通將士皆甲三通鳴鼓角而發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旛鼓鐘皆帝式并乘輿法物大司馬介胄乘輦引文行後發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諸王百官各就其位定訖歌進酒行爵三周樂止宣詔賜侯王已下及從官帛各有差宴訖皇帝興入便殿更衣出駕還宮大司馬以下送至城南郭外罷

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乞還御坐射縣侯又畢皇太子射訖還坐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埒一發射畢三品一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埒二發射畢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五發射埒二發射畢五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埒三發射畢六品三十發一發調馬五發射埒三發射畢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畢三發一發射帖二發射歌頭第二埒三品四十五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發射畢二發一發射帖二發射歌頭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發射畢二發一發射帖二發射歌頭四品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二發一發射帖二發射歌頭

下十九發射上一發射靶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帖二發射獸頭一發射
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帖二發射獸頭一發射帖
發射上一發射帖 八品第六等六
陣二發射帖 大射人員之 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一人七等各四人
正參軍各一人等十四人威儀一人執旗二人又各置大史等員以司
其事
後周伊婁敎拔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衆由之所鄉稍之宮
以旂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有建麾於後
表之中巢虎賁廣明僞誅其不及者乃陳於騎戰
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甲
之日於所衆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從騎序入門有
司居門以辨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
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司表於陣
前以大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壇建二旌列五兵於
坐側行三獻禮遂鼓鼙而致牲牷焉如振旅
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
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鷹毛無聲歌奏肜
夏在位諸侯畢出其旨中後下刻六軍士馬俱介胄集
於門外左右武伯督十二帥殿街侍臣文武俱介胄奉迎樂
帥將鼓鐘右五鍾皆應皇帝介胄躡當出如常儀而無
於大門內出國門而軷祭至則舍於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
嚴皇帝就位六軍鼓譟行三獻禮舞獻鼓譟如初獻事
訖燔燎服罪皮弁而還
隋制大射祭訖，候於射所用少牢軍之每年孟秋閱武貞

伸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破啓民及西域
來胡皆長垂來朝貢帝欲講兵於後
狩之禮詔虞部量校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將
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
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衆雍旗下鳴鼓後至者斬
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出
圍圍百面方幀而前帝服紫袍
如冬狩車輦漫輪畫龍綠轂
駕六黑騮太常陳鼓吹鼗鼓
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
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神冬教大閱如振旅

二百開猪俾輸有司斂大綏王公已下皆整弓矢陳於旛
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過於帝前初驅過有司整御
弓矢以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
從禽鼓吹皆振坐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
然後三軍四夷百姓皆發凡射獸自左髀而射之達于右
腸爲上等達右耳本爲次等自左髀達于右髀爲下等羣
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之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
其面出表者不逐之佰將上虞部建旗於圍內從旛多之鼓
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讙譁捷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

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于京師小獸私之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給僕子合
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皂褶裙袴鼓一百二十人
赤布樿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衣朱裳
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九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
鼓發升歌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褶執麾出戶向日立有
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校門者衛太社鄭令以宮屬
入殿門偏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儺戲

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從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
一日權假氣若儺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羖羊
及雜牲一選候子初後辭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閏年十
二人赤情褲褶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
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一人爲唱師者皮衣執棒鼓
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糗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
以送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
諸衛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

後磔衛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皇帝常服御坐百官
陪位宮人服黃衣立於堂東簷西向各設御坐
於其前侍御如常不省
若有後開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通天冠即御坐直衛

太尉楊州都督晉王柱國越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禮儀四

周大定元年靜帝遣兼太傅上柱國札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樊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隋司錄盧慶則以告天也

同詔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議以爲受禪登壇以告天也故魏晉漢神設壇於城南爲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沛武在部益非京邑所築壇宜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

莫不郊南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即位啓柴瘞親周帝初受朝於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祖也今即府爲壇

恐招後訓議者從之三月甲子椿等乘輿輅備鹵簿鼓吹至門東節西向皆奉策書樊奉璽綬出大門東節西向皆奉策書樊奉璽綬出次節導而進高祖揖之入門而右百官隨入庭中椿南向宣詔畢進授高祖北面再拜辭不奉詔上柱國李穆等又奉策書進

服衮冕乘小輿出自西序如元會儀禮部尚書奏
命及祥瑞牒進東階下納言跪御前以聞內史令奉宣
大赦改元曰開皇是日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
攝齋將崇皇太后則太尉奏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
皇帝乃臨軒命太保持節太尉副之設九傾命使者受璽
綬冊及節詣西上閤其日昭陽殿文物具陳臨軒訖使者
就位持節及璽綬褒詔二侍中拜進受節冊璽綬以付
小黃門黃門以詣閤皇太后服褕衣處昭陽殿公主及命
婦陪列於殿皆拜小黃門以節綬入女侍中受以進皇太
后皇太后興受以授左右復坐反節於使者使者受節出

冊皇后如太后之禮
後齋冊皇太子則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
遠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奏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於使以
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訖冊則
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
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頓幘服從以受冊明日拜章
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奏聞覽訖
日齋於崇正殿設兗冕右山安車謁廟禮畢乘輿還
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牋賀
冊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奏焉齎召版詣王

第王乘高車國簿至東掖門止乘輿車既入至端門外
讀冊訖以授王又授璽綬事畢乘輿車入閤簿乘高車詣
閶闔門伏閾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則鴻臚卿持節詣王
部尚書授冊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輿車持節詣王
第入就西階東面王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冊博士讀版
王俛伏興進受冊章綬某官某侯伏興進受節稽首還本位謝如上
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冊乘軺車至州如王第
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冊軸
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
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

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方取社壇方
面土包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
爲社
隋臨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
內史令讀冊記受冊者拜受冊者如上儀若
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伏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
爲
後齊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
軒中嚴君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
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

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紱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皇官三稱萬歲成皇帝入溫室移御坐會訖不上壽後日又武皇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羞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

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宅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立西階之南東面皇太子受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請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櫝三櫛訖興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奉進櫝三櫛訖興太子前東面祝脫加冠訖還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跪

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永巷奏伎皇太
南面皇帝御太極殿王公已下拜皇帝興入明日后服
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
陽殿擇日皇帝宮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
告而後徧見皇廟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
訖而行主人迎于大門外揖讓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
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副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
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加俎豆籩壺尊二雙酒黍稷米麪各
一斛白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半納徵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
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
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
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束馬納
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
將親迎皇帝臨軒戒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
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
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
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戶

前北面跪奠爵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
西階上施衿結帨又內施鞶囊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
姆加保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乃授綏
輅動侍送宮妃三日雞鳴風興以朝見舅姑質明奠於皇帝皇帝撫
之又奠於皇后皇后撫之婦於房間妃立於席西祭
舅而出
後舉樓禮二日納采二日問名三日納吉四日納徵五日
請期六日親迎皆用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
一斛自皇子王已下黍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
半納徵皇帝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第一品已

下皇從三品已下至從五品用豹皮正四品已下至從九品用鹿皮二張
錦綵六十匹一品綾綵四十匹二品二十四品雜綵十匹五品已下無
綿二百匹一品一百四十匹二品一百二十匹三品一百匹四品八十匹五品六十匹六品七品五十匹
八品九品三十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米麪各十
斛一品至三品減羊三口酒黍稷米麪各減六斛四品
五品減二口酒黍稷米麪各減四斛六品已下無牲酒黍稷米麪各減二斛六品已下無牲
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第一品新婚從
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第三品二十乘第四第五
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入已還於庶人五乘各依其
秩之飾
漢大同五年臨海公主薨公主於皇太子妃為姑姪進見

之制議者互有不同令曰繼禰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須參會亦有姻不失親者使奉服修祭饗副所期盛饌斯備不應歸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故進酬酢已徹事則而奉盤沃盥不行侯服入家是知祭其同行父異世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後魏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皇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擯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輿龍鳳車駕還宮臨軒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獻禮皇帝服通天冠絳

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衮冕興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詣門付璽一人執出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坐有司御前納舄升階尋路復之設本
[illegible]地奏玉輅王公以下各就門陛[illegible]
[illegible]佩劒詣本位[illegible]皇帝興公從御坐於西階東
向設皇太子王公已下位文奏中嚴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
[illegible]禮畢食食畢樂作奏[illegible]進御書[illegible]書甘建言已上[illegible]
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甘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
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前白獸鎮以次還坐[illegible]
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遂遊冠服乘金輅南郊以行[illegible]

會則朝賀升坐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旦
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東面於是御坐南向以西方爲上
萬國唯應南面何更東面於是御坐南向尚書令以下在南
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
方坐者悉東邊西向[illegible]元日御坐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
坐既南向乃詔壺於南蘭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諸侯璧非
[illegible]所司周捨案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
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太宰贊助尋尚書王者會
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illegible]五等[illegible]以玉宜郎受[illegible]
玄生親禮云既受之後[illegible]付玉人於[illegible]將必[illegible]

[illegible]錯[illegible]容受玉府掌宝[illegible]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云
會儀注御坐東與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復之設本
是人君處不容自敬宮室卑陋則衰小事升殿請自
今元正及大會[illegible]東小[illegible]與至太極階仍乘版輿升殿
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已下悉公服監之
設庭燎街鼓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位而朝宮人
皆於東堂簡練疏而觀宮門既無繩契人但絳衣者亦得
入觀晨昏上事人發白獸鎮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後魏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

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
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
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
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
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撙
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農桑
[illegible]務加[illegible]養發使[illegible]有以自救
[illegible]三曰六極之人務加[illegible]養發使[illegible]有以自救
[illegible]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illegible]逐末捨本政
之所疾[illegible]蠶桑之五曰人事[illegible]氣半亂奉公外[illegible]
記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illegible]勞[illegible]部上[illegible]

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
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筆劣及席既而本曹
郎中考校迹才藝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叙
元正冬至皇帝一品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代刺
史並殿從三品已下從九品以上及奏正使人比流官
並階下熟品已下端門外
皇帝出西房即御坐皇太子
隋制皆如前儀
朝賀前期習儀
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議皆東面二年
勝北城納安脩又議皆南面
爲西面拜
皇太子至於大夫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
位今一官之長無不南面坐議者言皆
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有司奏行觴訖乃出西房即座定又
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
皇帝舉酒上下舞訖三臣以次進酌以
升會訖興
後魏元日中宮朝會陳樂皇后禕衣乘輿以出於昭陽殿
坐定內外命婦拜賀禮畢皇后興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皆起長
公主一人前跪拜賀禮畢皇后又坐乃稽顙樂於西階皇
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上壽訖就坐御食賜
爵盡如外朝會

會遵舊禮燕義君位在東賓位則在西君位在作階故
有武王踐阼篇不在西也禮乘君之車不敢瞻左君在惡
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
尊東也前代及今皇帝宴會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
爲貴太子以儲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實自得申
其正位禮者皆東官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若以西面
爲卑實其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就丹書西面則道之
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有西何可皆避且事雖少異
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爲冢宰太子爲傅
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宜於宴寢南面貴於東面臣

疎於子家宰輕於傅貳周公攝政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
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崇宮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
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公卿爲賓明父子無嫌君有
嫌案儀注親王受詔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公
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議者南宮改就西面轉君位
更非合禮方面既少難爲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
宜然於禮爲允魏收議云去天保初皇太子監閱冬會羣
官於西園都亭坐從東面義取於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
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猶以爲疑前者遷有別議議者同
之耶尚書以前定東面之儀從申本懷此乃國之大禮

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之生亦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
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經衛石惡出奔晉
在衛侯衎卒之前衎卒昌邑始立明石惡於長子同名
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皇太子於天子猶亦不異鄭言
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宋向成計與君同名春秋不
譏皇太子雖有猶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
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宮人至微而有所犯朝名從
事亦是難安宜臨出言尚書屢更請依周制正
之二日皇太子南面云軒縣之樂及朝賀及開宴太子

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宣臣稱慶舊禮皆不復拜帝之
爲太子妻降車服宮官請不稱臣詔許之
後齊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青
青幡青機扇而受朝於太極殿前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詣帶跪讀時令訖興御酌酒卮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
飲禮成而出立夏秋讀時令則施御坐於中楹南向
立冬如立春於西箱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後魏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責士考功郎中策
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第對其
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

後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箱東向七廟子孫皆
公服無官者單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于殿庭七
十者二人扶拜八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興宗室
伏皇帝坐乃興拜而坐尊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
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爵畢宗室讌席行酒
後復位乃行無算爵
正晦泥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版輿以與
王公登舟置酒非預泥者坐於便幕
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於門外皇帝進
賢冠玄紗袍乘輦入掖門至壁雍入揔章堂列位定坐

庶老各定位司徒少卿儀試實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
門迎賢冠玄服黑履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帔單衣奏焉
後以至皇帝釋劒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不下
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揖答拜皇帝指尊
老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
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
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
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爵酌以饋執爵酌以醬
次進五更又設酒酌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
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

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有敕即給不爲常也
後周保定三年陳養老之禮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
有司具禮擇日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事見謹傳

奉敕撰

禮儀五

輿輦之別蓋元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
同秦漢已降制度漸廣其後武帝作通天仙人承露之
屬加以雕飾伏曼容奏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
議金五二輅並建青旂非時建所上
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請准舊用
青色時議所駁案行及天監三年乃改五輅旗同用赤而
旒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曰據禮五輅以祀金輅
齋車本以祭祀於是改陵闕皆乘玉輅大駕則大僕
卿御法駕則奉車郎取其餘四輅則使人執轡以案綠為
之執者武冠朱衣又齊永明制五輅上施重屋樓穿鳳望
級金鉦鏤珠瑞五蜂佩四角金龍銜五綵耘又畫麒麟頭
加於馬首著十二年帝皆省之初齊武帝造大小輦並加
軺車但無輪轂下橫轅軛梁初漆畫代之後帝令上可加
朱漆畫黑漆天監二年今三公開府得乘金飾車
後省軺置青幔朝左右光祿大夫特進
駙馬侍給聊泥銀飾後戶漆輪　畫輿輦
皆飾以五采畫雜雲為龍鳳象泰木橫前名為望板其下交花三

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一名輿車羊車一名
筆其上加軺小兒衣青布褠五髻數人引之時名羊
車小史漢民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漢貴賤通得乘之名
曰從子
畫輪車一乘駕牛乘用如乘制駕史言之詳矣
衣青車士乘駕牛漢皇蓋朱裏通江加綠油幢朱絲絡
青交路黃金塗五末一曰副車梁朝謂之衣書車
皇太子繼輅駕三馬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兔軾九旒
畫降龍青蓋幡文翰黃金塗五末近代亦謂之繼輅即
輪為副若常乘者輪以軺車為副畫輪車上開四望
綠油幢朱絲絡明衣飾以錦黃金塗五末
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給軺車駕牛後
銀鉦黑漆天監二年今三公開府得乘金
後省軺置青幔朝左右光祿大夫特進
駙馬侍給聊泥銀後戶漆輪　畫輿輦
皆飾以五采畫雜雲為龍鳳象泰木橫前名為望板其下交花三

漆輪轂黃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憾或四望上安
三夫人亦乘之以揭幢涅憾庶副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
車駕牛朱輪華轂天監二年令上書署長公主公主諸
王太妃妃皆乘清油與幢通憾車物幢涅憾為副尚書令
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揭幢車以法憾為副仆射乘涅憾之乘
犢車帷裳憾通覆上
方州刺史並乘通憾平扇與從橫施八橫亦得金渡衣軟
天子至于下賤通乘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以及襟舉之
無禁限載與亦如之但不施脚以其就席便也侯禮者入

與以升殿司徒謝脚以脚疾優之

大沖曰創騎騶路指南司方後設拉騎而存其車
記里車駕四牛駕中有木人執槌車行一里則打一槌
鼓吹車上施屋樓四角金龍銜鈴龍口銜流蘇羽葆鼓吹陸州樓
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鷁鳥擢為樓上有翔鷺為擢鳥
或為鵬形

練塹梁末王琳縱火延燒此車及五色副車
青蓋安侯列仙樓義士
晉金輅交龍為與駕牧文約伏軾蚪首銜軛左右吉陽當
鸞雀衡樓文畫轅縁如其蓋裏相思樣金華末鋒注
旅纏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桑戟於車之右翰以皺繡之

次獸頭幡長丈四尺縣於戟杪五輅王副同駕六馬餘輅
八馬駕四馬並黃金為之髦插以翠羽王太僕鋚又以絲
畫赤油長三尺廣八寸繫兩軸頭古飛輪遺象也五輅同制後皆用代瑁
為鵝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俗人謂之金鵝車兩箱之裏衣
以紅錦金花帖軒上用紅紫錦為後檐青紋綠帶夏用
簟冬用綿襜樽此後漸具依品采制

後魏天興初詔儀曹郎董謐損益舊儀始制車輿冬李韶更奏詳定事竟孝文帝時儀制
[illegible] 金 [illegible] 唯備五輅各依方色 [illegible]

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崔光與太常卿其議大駕車服定制五輅前赤質四馬二公及王朱屋青蓋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已下列卿已上並給軺車駕用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自斯以後惟車輅備北齊成乘用馬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

王麻冕玉佩冠冕同三司已上親公主雉扇鸞輿參乘皇宗及三品已上官著朱紫青綠袍衫達於士大不禁

正從第一品執事官及散官及僧同三司諸公主得乘油色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三品得乘裝飾

憲車車牛飾用金塗四品已下七品已上得乘偏幰車車牛飾用銅

尚書令給侍中十五人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十二人

周氏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與其物色

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玉輅以祭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大寶於郊禮食三老五更享諸侯及外祭則乘之二曰金輅以祀皇辰祭四望視朝大射饗群臣及諸侯家燕老遍賜侯家巡省臨太學幸道法則乘之三曰象輅以朝會賓客及饗諸侯及王公之子弟則乘之四曰革輅以從皇帝見宿宿之四曰翠輅以從皇帝巡守及臨軍旅則乘之五曰雕輅以臨朝聽政及饗群臣則乘之六曰玉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祀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輅之制而已不用他物為飾皆疏而質凡就各配其色俱十有二

當數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大寶於郊禮食三老五更享諸侯及外祭則乘之二曰金輅以祀皇辰祭四望視朝大射饗群臣及諸侯家燕老遍賜侯家巡省臨太學幸道法則乘之三曰象輅以朝會賓客及饗諸侯及王公之子弟則乘之四曰革輅以從皇帝見宿宿之四曰翠輅以從皇帝巡守及臨軍旅則乘之五曰雕輅以臨朝聽政及饗群臣則乘之六曰玉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祀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輅之制而已不用他物為飾皆疏而質凡就各配其色俱十有二

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碧輅金輅皆鍚面鞶纓九就金鉤象輅雕輅貝輅革輅象輅木輅皆鍚面鞶纓九就凡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自方輅而下八又無蒼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又無蒼金輅諸子自方輅而下五又無鞶輅凡就各配其命一

諸公夫人之輅車九乘皆銅面朱總金鉤
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文畫總繒總朱輅青勒
面刻青雲文畫總繒總朱輅白輅玄輅黑勒
面刻黑雲文畫總繒總朱輅黃輅總繒青黑色總
為雲翻鷺總繒青黑色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
伯夫人自翠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
人自篆輅而下五鞶纓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罽輅六卿自
公孤卿大夫皆以中之色乘祀輅士乘祀車
三公之輅車九祀輅罽具輅篆輅木輅革鞔鞶纓
輅車自篆已上金塗諸末疏鍚鑣鑾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罽輅六卿自
祀輅而下七又無具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
中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革鞔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
又無篆纓士車三祀車皆輇輈皆輇輈車皆輇輈車皆輇輈車

旗杠皇帝六刃諸侯五刃大夫四刃士三刃
旒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軫凡法毛於杠首
曰綏析羽曰旌全羽曰纛其修皇帝諸侯加以弧韜戟
方六尺而被之以斿唯皇帝諸侯軺建焉 斿旗同 車之
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蓋橑二十
有八以象列宿設和鑾以節趨行被旗以表貴賤其取
象也大其彰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輅車貝以玉飾諸末重箱盤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
畫虞文鳥獸黃金左轅金鳳在軾前入鏤花銜二鈴在軾
龍軨前設部麾青蓋黃裏繡飾博山鏡子樹羽輪皆朱斑
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 旒各五 旗長四尺廣三尺緣文旂首金龍銜
戟長四尺廣三尺緣文旂首金龍銜鏡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
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左建旗右建鬬戟 鬬戟 雜畫鳥獸
同加鈴赤駹朝覲會同乘之 駹 雜毛馬 鸞和鸞在衡
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黃赤 駹 雜毛馬 騂行
道則供之
革輅白質鞔之以革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已 獸 駹 白馬黑鬣 鞔 革
臨軍則供之
木輅漆之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駹 白馬黑鬣 騂 赤馬黑鬣
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黃赤 駹 雜毛馬 騂行
道則供之
革輅白質鞔之以革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已 獸 駹 白馬黑鬣 鞔 革
臨軍則供之
木輅漆之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駹 白馬黑鬣 騂 赤馬黑鬣
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黃赤 駹 雜毛馬 騂行
道則供之
革輅白質鞔之以革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已 獸 駹 白馬黑鬣 鞔 革
臨軍則供之
木輅漆之左建旗右建鬬戟 雜畫 駹 白馬黑鬣 騂 赤馬黑鬣

象初遣鄭譯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
給六宮有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
雲罕山林奇怪及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駕二十
四馬以給天中皇后助祭則乘又有大樓輦龍舸十二
加以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鸞樹形寶鐸旒蘇鸞翟
立衡六螭龍銜軛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有象
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獸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
以六駝代之并有遊觀小樓等駕十五馬車等合十餘
乘皆魏天興中之所制也宣帝至是咸復御之復令天下
車皆以漆成木爲輪

輅之蓋旌旗之質及鑾輅皆從輅之色蓋之裏棋用黃其
鐮鈴五輅同
安車飾重轅曲壁紫油縑朱裏通憾朱絲絡網朱鞶纓朱
覆髮具絡駕赤騮騑幸則供之
四望車制同憤車金飾青油縑朱裏通憾朱絲絡網紫帷
皇后皇太后重翟青油縑朱裏通憾綉紫帷朱絲絡網綉紫絡帶
以重翟羽青油縑朱裏通憾拜陵臨軒則供之
八鑾在衡鍚鑿纓十二就金爰方鈐揮翟尾朱、馬鐙帶小著馬勒
在兩耳兩鞦也駕赤騮六以朱
歌翟赤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以次翟羽紫油縑
廟井壇上在親迎及葬則乘之
皮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以黃飾諸末建旗畫以龜蛇受冊告
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子男及四品木輅黑質以漆飾之建旐畫以龜蛇受冊從郊禘享廟則供之
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朱裏通憾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其餘如重翟
駙親祭則供之
翟車黃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車側飾以翟羽青油縑
黃裏通憾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其餘如重翟
駕黃騮騑祭則供之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
安車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鳳文駕赤騮騑臨幸及弔則供之
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鳳文駕赤騮騑臨幸及弔則供之
軺軒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鄣塵朱義黃裏輪畫朱牙
建旂九旒右載闌戟黃屋左纛黃質祭祀乘之金輅赤質朝會乘之象輅黃質
四人鑾在衡二鈴在軾金爰方鈐揮翟尾五採鍚鑿纓十有二就王五等開國第一第二品及侯

九就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
輕車金飾諸末紫油憾朱裏通憾朱絲絡網朱鞶纓朱
臣出入行道乘之
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縑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
臨則乘之
公及一品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建旗畫以熊虎受冊告
廟井壇上在親迎及葬則乘之
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以黃飾諸末建旗畫以熊虎受冊告
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子男及四品木輅黑質以漆飾之建旐畫以龜蛇受冊告
廟親迎及葬則乘之
象輅已下旒及就數各依爵品雖依禮製名未及創造開
皇三年閏十二月並詔停造而盡用舊物至九年平陳又
得輿輦舊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載者並皆毀棄雖從儉
省而於禮多闕十四年詔又以見所乘車輅因循近代事
非經典令更議定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
玉輅者質祭祀乘之金輅赤質朝會乘之象輅黃質
臨幸乘之革輅白質戎事乘之木輅左建旗畫升龍左建闕戟
皆朱班輪龍軒重轅建十二旒並畫升龍左建闕戟
與輅同品鞍纓十有二就王五等開國第一第二品及侯

史輅朱質朱蓋斑輪左建旂旂畫龍二斾一降右建闕戟第三第四品輅朱質朱蓋左建旜畫龍通帛爲之旂旜皆六旒爻各依其品大業元年更製車輿五輅之外旒及斿纓皆放設副車名尚書令僕公卿奉迎則乘之尚書奏一公守文性冈史侍郎虞一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請郎閻毗等詳議奏決於是始擯前朝故事更其服捨云

玉輅祼祀所用飾以玉白武通云王輅大輅也周禮巾車氏所掌惟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虞喜謂之繁輅大戴禮謂之大輅周謂之乘輅大戴禮車設金鳳一在軾前餘在衡繼鳥車夏后氏謂之鸞車殷謂之大輅周謂之乘輅大戴禮車設金鳳一在軾前餘在衡

著其形式上蓋如覆象天二十八枚象列星下方與象切二十輻象一月前視則覆仰視則觀四時之運昔成湯用而郊祀殷車蓋有山車之瑞亦謂桑根車蓋猶斷論漢制度凡乘輿車皆有六馬羽蓋金爪黃屋左纛纛旄方鉞重轂繫纓黃麾爲導也左纛以旄牛尾建於竿上其大如斗立于左驂也鏤錫高闓各五寸上如傘形施於髮上而插翟尾也方鉞當顯蓋馬冠也繫纓前繫胸帶也重轂亦云天子命魏志亦云天子命太祖駕金根六馬設五時副車江左乃闕至梁始備開皇中太常卿副車平陳得之毀而弗用晉代復造之副玉輅秦謂金根即殷輅參司馬彪志亦云漢儀注輅車其所駕馬皆如方色唯晉太常卿摯虞獨疑大輅謂非玉

輅輦虞之說理實可疑而歷代通爲玉輅注其飾用義亦不殊左建太常安繫名旗畫日月爲常明也又畫升龍降雲以旂常於是施焉有虡鋪明黃中之制也黃屋左纛以旄牛爲之纛在車衡左方以指麾也金鉦金鐸各一在車左鉦以和鼓鐸以通鼙鼓鼙鼓在車右建鼓在鼙鼓之南植以貫之而載於車上樹羽於其端謂之羽葆鼓亦謂之鼗鼓鼗鼓在車左鼗鼓在車右鼗鼓在車前鼗鼓在車後

餘四副准此、

金輅案尚書郎從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夫九旗通於上也故天子乘之接賓客同姓諸侯受而出封是以漢太子諸王乘金輅及安車並朱斑輪倚鹿較伏鹿軾黑轂文畫轂旁金塗施樊朱畫轅金塗飾非皇子為王不錫此乘皆左右綏三馬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三駟晉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馬依舉虞義天子金輅次在第二又云金輅以朝象輅以賓則是晉用輅與周異矣宋起居注泰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天子之元子士也故商周於辟雍

雍欲使知教而後葬生而貴矣既命之後禮同上公故天子賜之金輅似減於章為等級象及華木賜異雖諸侯在朝卿士亦准斯例此則皇太子及帝子王若通衛乘之自晉過江天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太子禮依舊文乘輿不安車義不經見事無所出賜金輅者此為古制降乘輿二等駕用四馬至於太子五輅通駕六馬旗旌旗旒並十二旒左建旗乘輿雉羅畫鳥熊虎為旗郭璞云此謂全剥鳥皮毛置之竿上也舊說刻為並鳥熊虎牧云華急也言畫急疾鳥於旒上也周官所謂鳥隼為旗亦是急疾之

翰等並同玉輅駕赤驃臨朝會同鄉射飲至則用之皇太子輅古者金屬宋舜以來並乘象輅宇文愷閻毗奏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於東儲在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故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荐九旒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古於禮為中觀宋此義乃無不安但象已下即為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雖同旒及繁纓備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

方色以為殊耳若用此輅給於太子華木畫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既製副車駕用四馬至於金輅自有等差秦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於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并嫡皇孫及親王等輅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於古典臣胄雖制曰可於是太子金輅赤質制同副車其飾而小亦駕四馬數士二十人皇嫡孫金輅綠質駕太子一等去盤螭重轂鞁正起箱朱漆數士二十八人親王金輅以赤為質餘同於皇嫡孫唯

象輅案尚書郎先輅也周禮象輅朱敏鄭玄說建大赤以
朝異姓以封左建旌案爾雅注旌首白旌許慎說游車
載旌廣雅云天子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周書王
會篇有鬼旌禮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今象輅以
為貳象飾諸案左建旌書緑麟右建闟戰鷹貔貅猛獸
則用之
革輅案釋名天子車也周禮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
用之即戎以封四衛古者革鞔而漆之更無他飾又有戎
輅之萃廣車之萃闑車之萃輕車之萃此皆兵車所謂柔
戎然革輅亦名戎輅天子在軍所乘廣車橫陣車闑車

補闑車也飾並以革故師供革車各以其革鞔之廣雅革
輅第四左建旌案釋名熊獸為旗周官龍旂九旒以象大
火今革輅白質鞔之以革左建旗畫騶虞右建闟戰鷹自
駱逵中騶以下並乘革輅朱色為質
十六人
木輅案尚書郎次輅也周官木路綴斿鷩纓龍旂以眡
封蕃國賓賜車服云眡輅第五唯宋泰始以來木路以耕藉
徐爰釋駱駱曰天子五輅蓋取象五行隨其方色郊木輅即戎宋大明時始備其數

飾如其說約曰參葉木禮圖不載其形今旒數羽採並
同玉輅左建旒案爾雅注旂畫龜蛇為旒釋名云龜知氣兆之古
以也許慎云旒有四時以象鸞聲之左建
旒書云武右建闟戰鷹黑騶敢猛用之四品方伯乘木輅
赤質駕三十四人
安車案禮婦人夫我事則乘之其制如軿車惟蔡邕獨斷有
五色安車皆畫輪車謂曲壁漆油幢絡絲網
赤質總為四面油飾幸則乘之皇太子安車旋輪漆質
制略同乘與亦駕四馬
四望車案晉中朝大駕鹵簿四望車今四望車之名
皇太子及妃皆有畫輪四望車今四望車
飾青油幢宋袁粲通憲案絲網為幢宋終
皇太子四望車綠油幢青通幰宋終之三蓋車亦名
耕根車案沈約云親耕藉御之車也
耕根車案載於軾上即漢所謂紺轂馳者也
開皇無之駕出親耕則乘木輅蓋依宋泰始之故事也今
耕根車紫質為質三重施蓋羽葆雜飾其上問玉輅駕六馬
其載平送青畫蓋案而加於上藉以
而

之重加金寶飾紫繡幢朱絲給鼓吹
二十人皆駙鬃鬣簪取年十四五者為譜之在車小
坐駕以果下馬其大如常馬諸侯貳車九乘秦
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為八十一乘廣雅云秦初
甘泉則壹萌之前帝上原改文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
十二乘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駕車備八
十一乘並如輜車紫通幰朱絲綱黃金飾駕三牛在轅
簿中單行長道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部郎閻毗毗
曰民共字文帝參詳故實此起於秦始皇為後式故張衡賦
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此漢制也故文帝

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加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
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袁粲平二
宏曰八十一乘無所准憑江左五乘倫不中禮但帝王旅
旒之數皆用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開皇並陳因以為
法今憲章於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輦
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輦安輦輿名人所輦也輿成帝遊後庭則乘之徐妃釋
問云天子御輦侍中陪乘今輦制象輜車而不施輪通幰
朱絡飾以金玉用人荷之
副輦加笨制如輜車亦通幰朱絡謂之傘輦自梁武帝

始得乘之
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皇后重翟車安周禮是右亦有五秩一曰重翟二曰厭翟
二曰安車四曰翟車五曰翠翟車厭翟制自王加萬乘中翟

重翟青幔貝金飾諸末重轂其箱飾以重
翬青幔朱裏通幰紫繡帷朱絲絡紫繡帶綴花銜鍍
鍚鑣鞗十有二就金鍍之上駕蒼龍受冊從祀郊禖享廟則供之
厭翟朱幔貝金飾諸末輪畫妹朱其箱飾以次翬翟以
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其餘如重翟駕
赤騮採桑則供之

翬翟黃油金飾諸末輪畫朱其箱飾以翟羽黃油幢黃
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絡網白紅錦帶其餘如重翟駕黃
騮歸寧則供之諸翬總之色皆從車質

安車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
輦車金飾同於輦輿通幰斑輪駕用四馬宮城近行則乘之
皇后副車三十六乘初定請減乘輿之半
禮部侍郎許善心奏駁曰謹案周禮后備六服并設五輅
乘章之數並與王同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宋孝建時議
定輿輦夫子副車十有二乘至天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
后副車未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孌之議鄭
玄案后象王位六宮亦應五推其所正稍與王
同謂十二乘通關爲允宋帝從之遂爲後式今請依案與
不須差降制曰可

三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三馬九嬪已下並乘犢車青
朱絡網
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爲質駕三馬畫轅金飾犢車紫
幰朱絡網良娣已下並乘犢車青幰朱裏
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網絡五品已上命婦
並乘青幰與其夫同

隋書十

禮儀五

梁制乘輿郊天祀地櫜明堂祠宗廟元會臨軒則袞冕通天冠平冕皆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玄表朱綠廣七寸長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垂四寸仰垂三寸前圓而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其長齊肩以組為纓各加其綬色傍垂黈纊琉珠以玉瑱其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帝堯繡衣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以為繡凡十二章裳則藻粉米黼黻以為繡凡十二章亦加赤舄帶劒佩玉乘輿玄旂言皇則是畫鳳皇羽

朱繡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表裏為異蓋古之殺也絳裙襈以為緣中衣黑舄是為朝服元正冠冕還備更衣出所服也其絳韈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褲襪黑舄韈舒亦服袞冕加元服則空頂介幘拜陵則簪布冕衣介幘又有五梁進賢冠遠遊冠上幘武弁大冠黑介幘絳紗袍則服之單衣白帢以代古之疑衰皮弁為弔服為君臣舉哀臨喪則服之

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緇加於衰冕則是衰衣而冕加於衣冕則是衰衣而冕加於衣冕則是衰衣而冕加於衣

爲花非疑若一向盡雜善降之文何必安寄前義所未
允又帝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又曰冕席之安而挫浦越藁稭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
盡質今郊用圜鍾奏黃鍾古不異而大裘浦稭獨不復存其於
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爲質其禮之師及公卿所著冕服
可共詳定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
服皆獨取藁鞂散爲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蒲此
獨宜頗依節俊應用編織成著並可彰太素質玉瑩珠玉
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
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瑋等又奏大裘之制唯
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爲據案冕
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綃爲之其制式如袞其益表以
纁皆無文繡裏則無旒詔可又表興宴會服皇太子已下
舊三百九日小會初出東合輅服
八年帝改去還皆乘輦服白紗帽
九年司馬鈞等參議禮記王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
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
異公卿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預祭示衆
同在於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聹官則皆卑衣絳褌中單
竹葉冠若不預祭則不須入朝帝從之

十二年尚書參議祕禮記王藻云諸侯玄冕以祭裨冕
以朝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敬既絕情禮凡有褻
行者應皆跣韈詔可
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東興御服皆采梁之
舊制又以爲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旁垂過江服者多用
珊瑚雜珠飾之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
旒從之晉令云白旒蟬珠是也帝曰昔制依此今天下
初定發徒節儉應用編織成著並可彰太素金色玉珠玉
之飾信用蟬也至天嘉初乘改易之定令具依天監舊事
然永律律改革今不同者皆隨事於注言之不言者盡無
所改制云

皇太子金禮冠紐朱綬三
玉佩綬亞組朱衣絳紗袍卓緣白紗中衣白曲領帶鹿盧
劍火珠首飾革帶玉鉤樂獻頭雙璲其天小會同朝朝望
五日還朝皆朝服當還上宮則袞服若釋奠則袞遊冠玄
朝服絳緣中單絳褾革舄講則著小幘又有三梁進賢
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中單黼領絳
赤舄餘悉如元服則中舍執鼻從皇太子舊有五時朝
服自天監之後則朱服在上若省則烏帽赤褌若福者則白幘云
若正會則袞冕鉤鎖朱綬十二旒白紗中單黼領朱衣絳

紗袍早緑中衣素帯黒履佩山女王理紐大帶垂用雜
色大綬其加雙童者則服其加官之服
開國公侯章龜鈕文武職朝參之服七百四十首 朝服紗衣進賢
冠佩水蒼玉獣頭鞶囊青綬二百一十首 朝服紗衣進賢冠
佩水蒼玉獣頭鞶囊青綬二百一十首 朝服紗衣進賢冠
佩水蒼玉獣頭鞶囊青綬八十首 朝服紗衣進賢二梁冠
佩水蒼玉獣頭鞶囊青綬八十首 朝服進賢二梁冠佩
水蒼玉獣頭鞶囊青綬八十首 朝服進賢二梁冠佩
太宰太傅太保 同徒 同空 特進 侍中 尚書令 僕射
三梁冠佩山玄玉獣頭鞶囊朝服進賢冠三梁佩水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紫綬八十
服武冠佩山玄玉獣頭鞶囊朝服進賢冠二梁佩水
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及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

七侍讀侯助祭郊廟廿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後
以綬色為組纓旁垂韍繡衣玄上纁下盡山龍已下九
章備采大佩赤舄朐褘緑尚書無章綬品秩悉以餘官
攝司其任服則餘官之服猶執笏紫荷其它都坐則東面
最上
尚書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
玉無印綬青翰紫荷執笏 陳尚書令僕射金章紫綬
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負外常侍朝服武冠貂蟬侍中
左侍右侍 中侍中 皆銅印墨綬佩水蒼玉 其負外常侍不給輿
常侍侯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騶乘則不帶劒
中書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青翰紫荷執笏 陳制銀章青綬 章龜鈕文 諸曹郎中青綬八十首 朝服進賢兩梁冠
左右光祿大夫皆與加金章紫綬同其但加金紫者謂之
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光祿大夫 陳令有特進進賢
冠朝服佩水蒼玉綬不佩劒 梁制銀章青綬 章龜鈕文 諸曹郎中青綬八十首 朝服進賢兩梁冠
光祿大中中散大夫太常光祿弘訓太僕太僕廷尉宗正
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楊尹太子保傅太長秋
太子庶事銀章龜鈕青綬獣頭鞶囊朝服進賢冠二梁佩水
蒼玉 梁令不載 梁制銀章龜鈕青綬獣頭鞶囊朝服佩水蒼玉綬
光祿大夫助祭則元平冕元平冕 前無後各

以其級卷不名綬旁垂雙纓衣玄上纁下盡準武七
佩五采大佩亦綬駟胸履陳宮卿改云綠韍之舟卿服右之舟卿服章同
騎馬皇帝樟將軍中軍冠軍輔國將軍四方中郎將金
光祿中郎將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玉鉤
銀印青綬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玉鉤騎吏
給佩劍綬不給陳令領金章紫綬八十首平將軍金章紫綬八十首中軍中郎將金
銀印青綬八十首不
弘訓衛尉衛尉陳宮卿云悉同諸卿但武冠司隸校尉陳令領護金章紫綬八十首中郎將
左右

騎游擊將軍左右前後軍將軍金章紫綬朝服武冠
威厲威武威建武振武翼武揚武虎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朝服武冠
劍其在陛牙及備衛導著鶡尾鋒劍穀單衣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蠻越烏丸西域校尉銀印珪鈕
青綬朝服武冠獸頭鞶陳令無此官其鹿子鎮蠻章鞶平
安夷撫夷護軍州郡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軍銀
印珪鈕青綬獸頭鞶朝服武冠陳安遠鎮蠻護軍州郡國
護軍服章同無餘文
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劍絳朝服進賢二梁冠陳銅章龜
鈕青綬
餘同
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劍絳單衣介幘加中

二千石依獨尹冠服劒佩
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環銀黃綬獸爪磬筆朝服
梁冠
尚書祕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二梁
冠書劒
諸王公文學朱服進賢一梁冠陳令諸王師服同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朝服霄劒法冠治書侍御史則有銅印環相國綬康又有
霄劒
太學博士正限八人若著佩限外六人不給

王子公侯伯子男縣侯縣公侯朝服武冠佩綬進賢三梁冠磬筆
國子助教皁朝服進賢一梁冠磬筆
公府長史獸頭磬諸卿尹丞黃綬獸爪磬筆
諸縣令秩千石者獸爪磬銅印環鈕墨綬朝服進賢兩
梁冠長史朱服進賢一梁冠公府令史亦同
公府掾屬主簿祭酒朱服進賢一梁冠公府令史亦同
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磬護軍長史朱幘獸頭磬
諸卿部尚書朱服一梁冠黃綬獸爪磬筆
太子保傅詹事朝服一梁冠磬筆獸爪磬黃綬
郡國相內史丞長史獸頭磬其餘黃綬獸

諸縣令丞長銅印墨綬獸爪磬筆
賢一梁冠諸卿尚書令朱衣武冠
幘
太子門大夫獸頭磬侯令長獸爪磬銅印環銀墨綬朝服
進賢一梁冠州都大中正都中正單衣介

黃門侍郎朱服進賢二梁冠銅印環銀墨綬
黃綬黃門郎死從僕射臨太子寺人監銅印環銀墨綬朝服
武冠獸頭磬
公府司馬領護軍司馬護軍司馬諸軍司馬諸軍司馬諸軍
參軍越騎步兵戊己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銀墨綬獸頭磬
朝服武冠諸征司馬單衣介幘長史司馬同
公府從事中郎朱服進賢二梁冠諸將軍開府參軍
單衣介幘軍帥廷尉建威監平銅印環銀墨綬磬
朝服法冠獸爪磬
左右衛司馬銅印環鈕墨綬單衣帩平巾幘
諸府參軍臨長平巾幘
諸州別駕治中從事史簿

雄戟長劍綠[illegible]
開邊招速全威破陣勁弩橫野馳射等三十號[illegible]
銅印環鈕墨綬獸頭幢槊朝服武冠并左十二件將軍除並
假章印綬板則止朱服武冠而已其勳遷除
建威若門期門已下諸將軍並銅印環鈕墨綬獸頭幢槊
服武冠板則無印綬止冠服而已其在將官以功次轉進
應署建威已下諸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署位轉
亂將已上諸戟號亦
不限板除悉給印綬

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illegible]門將騎督將軍都尉太
子常從督別部司馬假銅印環鈕朱服武冠黑綬獸
獸頭幢槊
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其以此官為
千人司馬道賁督已上及司馬皆假黑綬獸頭幢槊平乾[illegible]
梁所紘及
不同者
陛長中僕射主事更將騎[illegible]廷上五牛旗假吏武弁在陛列
及備衛導服錦文衣武冠鼷尾陛三者假銅印環鈕黑綬
獸頭幢槊
假羽林在陛列及備衛導服絳單衣上者[illegible]
假羽林郎史單衣介幘其餘戎嚴時[illegible]
史單衣介幘凡節次以石為之時動[illegible]
心不在風式盛部討已上印者[illegible]
墨綬別部司馬已下服
持節史單衣介幘執節史朱衣進賢一梁冠（自此條已
下皆陳制）
持節節史單衣介幘執節史朱衣進賢冠兩梁冠假節節
假羽林郎史單衣介幘執節史朱衣進賢一梁冠（自此條已
下皆陳制）

諸王書佐單衣介幘
公府書佐朱衣進賢冠
諸王國舍人司理謁者閤下令史中衛都尉朱衣進賢一
梁冠司理假銅印謁者高山冠令吏已下武冠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主簿早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二傅門下主記錄事功曹書佐門下書佐記室幢下
督都督省事洗馬舍人朱服進賢一梁冠
大子妃家令丞朝服進賢一梁冠

大子三校二將積弩殺中將軍衣服皆以宮官同
太子妾以下朱服
舍人衣帶杖扇服飾衣扇珍寶朝廷主衣統奏事幹內扇
內幹朱衣武冠
諸公府御屬及將軍錄尚書省事大子門下及內外監丞
典事道士齋書佐書吏次功曹書函幹書佐紙五經典書諸守
宮舍人帝買清慎令宮內直齋宮舍人門舍人
諸門吏朱衣進賢一梁
太子妃傅令朱衣武冠執刀鳥信幢
太子二傳騎吏玄衣赤幘武冠帶行則執習執仗隨帥殿
帥戲儀帥傳令執刀載主藝扇麈纛殿上持兵車郎扶車
注疏前床漆閣食司馬督導車殿主食殿前帥殿前殿武

貴殿儀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武先驅補塞鞮小輿持
車輅車給使平巾幘黃布袴褶赤熊皮
太子諸門將溫布襦褲袂喻戲
大子南海戟吏赤幘武冠給使
布袴褶角五音帥長麾青布袴褶衣帽絳帶都伯平
巾幘黃布袴褶赤熊皮

文官幕幹白紗單衣介幘尚書二丞郎幹
武官門訖將士給使平巾幘白布袴褶
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
簡冠前加金博山述要輿所常服
遠遊冠制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簡橫于冠前皇太子
及王者後諸王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唯太
子及王者後常冠高太子則以翠羽爲綴以白珠其餘

進賢冠古緇布冠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
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別五梁唯天子
所服其三梁已下爲臣高卑之別云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今人名曰
繡花即古惠文冠也天子諸王及諸侯亦先加大冠今左右侍臣
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蟬爲飾

貂尾黃金爲飾云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有黑赤
斜無山述展當高山者取其矜莊寬達中外謁者僕射服
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爲緌鐵爲
柱卷陛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仆執法官皆服
之
鵕冠猶大冠也加雘尾豎筆而達故以名焉武官中郎
將羽林監羽騎郎柱陛列及南蘭者服之長官一名齊冠
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制如版以竹爲裏漢高祖微時

以竹皮爲此冠所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焉司馬彪曰
長冠楚制也人閒或謂之鵕尾冠非也後代以爲祭服第
敬之也至天監三年祠部郎沈宏議案竹葉冠先爲祖爲
高宗時所服安可緣代爲祭服哉詳去弁祭於公請令大
常永博士奉爵之服宜改用爵弁明山賓同宏議司馬彪
云若必遵二王則懼於改作一長冤謂宜仍舊參之宗
丞博士之服未有可據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紀天地五郊明堂雜
人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凡殿門

司馬衛士服之
却敵冠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冠小宮殿
衛士服之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
憤鬲冠一名憤式者短巾詘之
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尚書令僕射尚書憤收方三寸
名曰納言案冠高尊憤鬲施假髻者示未成人也
幘傳士云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步時人慕之因而
弗改今通爲賤者服之單或袷初婚冠送餞
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宋末闕其制齊立學太尉王儉
要造今形如之（帽自吳孚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
高頂帽吳孚在上者則烏紗在衆褶者則白紗又有繒
阜雜紗爲之高屋下褶蓋無定准
襆頭江代服以從我今案襆則交武官咸服之軍旅指揮皆用焉
我則綰髮不解散也中官案稍殺其髮綰之垂髻至頸
華
御[illegible]人皇[illegible]者白羅繞其頭以紫羅
裹之其餘公卿但靴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爲袱羅綾之服

外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爲祭
服蘭騶子云名曰袞冕袞冕趙光國傳云張安世子孫持袞冕事
孝武帝張晏云冕冠也袞冕卷也近臣有賜袞冕者得以卷
放記也
入殿門有龍旂者著之有綴則下之綠繡行得服衣者閤
內得著復衫紗帽齋閤及橫廈殿庭不得入服衣及捉
服飾入閤則執手板自掘衣几席不得入齋正閤介幘不
得上殿及東西堂儀仗纔列亦得入殿門壁
官閤訣曰妻大李亦皆朱服著襪謂王單衣情燕姓舄衣恰
謂三公必衣恰至黃閤下舄過閤還著履

古者君臣佩玉舄車有聲綬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
下趨緩舄緩服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采息佩非
兵器故非戰儀於是解去佩故佩玉廢
秦乃以采組連綴於舄轉相結受又謂之綬漢承用之至
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
造焉今之佩綬所制也
皇后謁廟服褕翟大衣蓋婚嫁服也謂之褕衣阜上阜下親
蠶則青上纁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繒青飾則假鬢髻
俗謂之珠松是也舊祖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枝
相繆交爵九華能歇赤鳳凡鹿辟邪南出豐大特六歇諸

魚以雜飾其間華綬仍同乘輿
貴嬪貴妃碧璽爲三夫人金章紫綬
玉獸頭鞶華
婕妤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皇爲九嬪
金章紫綬獸頭鞶華佩采瑞玉
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職亞九嬪銀印青綬獸
頭鞶
美人良人三職散位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華
皇太孫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獸頭鞶華
良娣銀印青綬獸頭鞶

保林銀印青綬佩水蒼玉青綬獸頭鞶
詔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鈕紫綬佩
山玄玉獸頭鞶華
駙馬都尉公侯太夫人銀印青綬獸頭鞶
○公主三夫人大手鞶七蠻散鞶
婦三鎮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主封君已上其帶綬以綵
組爲緄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公特進列侯卿
校中二千石夫人
結綠博異金首龍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鬢珥入廟拜

夫人已上至皇后皆以褕翟衣爲朝服
自餘皆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冕
冕各依品秩以赤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
故實正定前諸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
傅清河王懌奏門侍郎韋珍祥等奏定五時朝服准漢故
事五郊祀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制雜
著令定制云
乘輿冕冕黑介幘白珠十二旒飾以五采玉以組爲纓
色如其綬韈繶玉舄白玉鏤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綠紺純
黃質長三丈九尺五百首廣一尺二寸小綬長三尺二寸

與綬同采而首半之從服袞服早衣絳裙裾前三幅後四幅織
成爲之十二章縫絳中單織成緋帶朱綬佩白玉帶鞶囊
劒佩劒紗袍皁緣中單其五時服則五色介幘進賢五梁
冠五色紗袍又有遠遊五梁冠並不通于下四時祭廟園
丘方澤明堂五郊封禪大雩出宮行事皆受朝及臨軒
拜王公皆服袞冕還宮及齋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則冠
冕璪十二旒飾以青玉黃綖青紞黃纊充耳青紘繫白玉瑱
白紗單衣韈舄畫龍山純文金飾山純文金飾山則白
紗朝服青皂隨色純領袖及前後裾爲升龍各一黃
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爲

色如其綬金章紫綬四采赤黃縹紺綬采制長三丈
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色而首
之衣服同乘輿而九章絳紗袍瑜玉具劒火珠標首綠
袴襪赤舄非謁廟則不服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
髻雙導中官人執遠遊冠以從其遠遊三梁冠黑介幘
翠繢纓絳紗袍裳黑舄大朝則服亦服進賢皆縹緣中單黑舄大朝則服亦服進賢皆縹緣中單玄舄爲宮臣舉哀白給事服
冠黑介幘皁朝服絳緣中單玄舄爲宮臣舉哀白給事服
烏皮履未加元服則素服
皇太子璽黃金爲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皇太子
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
諸公卿平冕黑介幘青珠爲旒上公九三公八諸卿六以
組爲纓色如其綬衣皆玄上纁下三公山龍以章降皇太
子一等九卿藻火六章唯郊祀天地宗廟服之
遠遊三梁諸王所服其未冠則空頂黑介幘開國公侯伯
子男及五等散爵未冠者通如之
進賢冠文官五品已上並三梁四品已上並兩梁五品已
下流外九品已上皆一梁敎事者通著委貌經生兵官及
侍臣加貂蟬武弁侍臣加貂蟬御史大理著法冠諸謁者太
子中通事舍人著高山冠宮門僕射殿門吏亭長太子率
更掌門監太子諸門吏等皆著却非冠羽

林武賁羽林郎已下尚書以上著納言幘又有赤幘武
賤者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冕服其未冠者通著委貌經生兵官及
平市赤幘示威武以助於陽也止雨亦服之請雨則服絁
幘東耕則服青幘農人則服綠幘

印綬二品已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已上
中將中者以上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
爲印不得佩章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
印墨綬四品已下凡是開國子男及五等 七品八品九品
散品名號依甘爲銅章不得印 七品八品九品
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束

西南北西藩諸國王章上藩用中金中藩用銀並方寸龜
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已下九品已

上唯尚書爲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並不給
諸王綠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
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縣公玄朱綬四采
名亦縹紺朱質玄文織長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
國縣子男散縣子男名號朱綬三采青赤
白朱質白文織長一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品
紫綬三采青紺紫質長一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
三品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紺青質長一丈六尺百四十
首廣七寸五品六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一丈四尺
百廿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采黃白純黃質長一

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已上小綬附裙施
環凡綬先合單紡為一絛絛四為一扶扶五為一首首子
成一文采純為質黃為一絛絛四為一扶扶五為一首首子
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服公
服則佩綬者不合佩紛
一品綠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
織雲二品已上金縷獸銜磬宦無印綬者並不合佩磬裝
飾玄玉二品金裝劒佩水蒼玉三品及開
國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五品並銀裝劒佩水蒼玉
侍中已下通官郎已上陪位則像劒帶真劒者入宗廟
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劒一品及散騎公開國公侯伯皆帶入
佩二品已上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皆裝佩綬
如之
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綠令佩弓矢兵部尚書
頭復有白羽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綠荷綠令去弓矢
射左荷右櫜弓矢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七
品已下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皆著褠衣為公服
皇后鈿綬佩同乘輿假髻步搖十二鎮八雀九華助祭朝
會以褕衣祠郊禘以褕狄小宴以闕狄親蠶以鞠衣禮見
皇帝以袆衣宴居以禒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綬帶皇太
后居尊亦以白玉為之方一尺二寸二分蜿獸鈕文各如其
號雖去行用有令則太后以宮名銜尉印皇后則以長秋
印

內外命婦從五品已上鬌髻唯以鏤數花釵多少為品秩
二品已上金玉飾三品已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二夫
人視一品假髻九鏤金華紫綾服翬翟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
品三鏤銀印青綬服袆衣無佩公主亦十一御女視五品一鏤
銅印黑綬服褕衣又有宮人女官服制第二品七鏤鬌髻
服鞠翟三品五鏤鞠衣四品三鏤褕衣五品一鏤襡衣六
品褖衣七品青紗公服俱大首髻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
婦人帔帨紗羅衣深衣革帶假帶履襪舄命婦朝
皇太子妃 亞綬佩同皇太子假髻步搖九鏤服褕翟從

皇太子妃璽以黃金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妃之璽若有封書則用內坊印

郡長公主公主五國太妃妃妃繡朱綬鞶革服佩山玄玉

品郡長君七鑲蔽髀玄朱綬鬧花鞶革佩與公主同郡君縣

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君同太子良娣視九嬪服縣主青

蒼玉縣君銀鈕青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人同世婦

太子家人子同御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

女同外命婦章印綬佩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

不假一品二品七鑲蔽髀服闕翟三品五鑲服鞠衣四品

三鑲服褒衣五品一鑲服緣衣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織

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髀服青紗公服如外命婦縫帶襲

裳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嫡加太夫人者朝服公

服各與其命婦服同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

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青冕

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

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

州社稷則玄衣玄冕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

象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

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皆先帝大喪於龍食三

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

宗祭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

辰祭四望視朝大射饗君養國老則服山冕八

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祀視朝臨太學

入迎法門宴諸侯與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遇諸侯家則服

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裳山鷩三冕皆

裳重黼黻作革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襈冕通有十二旒廻

兵即戎則服韋弁謂以鞣韋爲弁又以爲裳衣也田獵行

鄉飲則服皮弁謂以鹿子皮爲弁白布衣而素裳也皇帝

凶服斬衰父母之喪上下通其弔服錫衰以哭三公緦衰以哭諸

侯皆十五升抽其半織者疏在內縷者疏其縷不灰其布皆在外也錫衰以哭大

夫十四升甘素弁如爵弁之數環絰一股繩纓

服縞冠麻帶麻絰皆慘黑色

諸公之服九一曰冕冕九章宗彝已上五章在

衣藻已下四章在裳二曰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衣重宗

彝為九章四曰弊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衣重宗彝及藻粉米為六章衣

五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六曰

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宗彝及藻粉米裳重黼黻山冕已

下俱九等皆以山為領襈冕俱九旒七曰韋弁八曰皮弁

九曰玄冠

諸侯服自方冕而下八無衮冕山冕八章衣裳各四章鷩
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玄冠朱緑纁裏衣重宗彝火冕六章衣重宗彝火冕五章衣三章裳三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四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已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爲領襈標冕俱八旒
諸伯自方冕而下七又無山冕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火冕六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已下俱七等皆以火爲領襈標冕俱七旒
諸子服自方冕而下六又無鷩冕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鷩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四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已下俱六等皆以宗彝爲領襈標冕俱六旒

諸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無火冕鷩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四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爲冕三章衣二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已下俱五等皆以藻爲領襈標冕俱五旒
子男服自方冕而下五又無火冕鷩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四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爲冕三章衣二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冕已下俱五等皆以藻爲領襈標冕俱五旒
公之服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六章衣裳各三章衣重粉米裳二章衣重藻四曰鷩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五曰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宗彝爲領襈六曰爵弁七曰弁絰皮弁九曰玄冠
三孤之服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鷩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四章衣裳各二章衣重藻與

粉米裳重黼黻俱八等皆以藻爲領襈標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八等
公卿之服自祀冕而下七又無鷩冕藻冕四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襈標各七旒
鷩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七等皆以粉米爲領襈標冕俱七旒
上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六又無藻冕鷩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爲六等
中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五又無皮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五等
下大夫之服自祀冕而下四又無爵弁繡冕三章衣一章裳二章衣重粉米爲四等
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
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玄後黃也
燕士之服一玄冠玄冕皆玄衣其緣士無人在官府史之屬其服雜未數
後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覆帢無帽其頂有纓其凶服皆與燕人同其弔服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向壁總衰於士疑衰其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公孤卿大夫之弔服錫衰弁絰皮弁亦如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絰否則皮弁
皇后衣十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昊天上帝則服鷩衣五色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翟衣青質五色祭羣小祀受獻瓚則服褕翟衣素質五色祭桑則服鳥衣玄衣黃裳從皇帝見賓客

聽女教則服鵕衣自食命婦歸寧則服翬衣亦俱十有二等皆蒲拜爲領褾各有二臨婦學及法宮門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褖衣晏衣晏衣還則青衣夏褖及祭還則朱衣祭還則玄衣自褖衣而下其領褾以相生之色

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以褕雉爲領褾各九自揄狄已下五曰禕衣鞠衣鵕衣朱衣青衣而下其領褾亦同用相生之色

褖衣玄衣而九自朱衣雉皆八等俱以鷩雉爲領褾各八

諸侯夫人自鷩而下七其翟衣雉皆七等俱以鳲雉爲領褾無褖衣

諸伯夫人自鳲而下七其翟衣雉皆七等俱以鳲雉爲領褾又無鵕衣

諸子夫人自鵕而下六其翟衣俱以鵕雉爲領褾又無鳲衣

諸男夫人自翬而下五其翟衣雉皆五等俱以翬雉爲領褾又無鵕衣

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一曰鴈衣二曰鵕衣三曰翬衣四曰青衣五曰朱衣六曰黃衣七曰素衣八曰玄衣九曰鬠衣以鬠華皆九樹其雉衣亦皆九等以鴈雉爲領褾各九三夫三孤之內子自鵕衣而下八雉衣皆八等以鵕雉爲

領褾各八

六嬪六卿之內子自翬衣而下七雉衣皆七等以翬雉爲領褾各七

上媛上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

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朱衣而下五

下媛下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四

御媛士之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命婦士之婦人自素衣而下三

中宮六尚一曰緅衣其色赤而緅玄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皇后華皆有十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爲之卿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爲節

皇后及諸侯夫人之服皆謂翟鳥雉爲領褾又無鵕雉爲領褾其餘皆雞爲領褾各如其裳之色

則鳥其餘皆雞爲領褾各如其裳之色

皇后之凶服斬衰齊衰降旁親及夫人孤卿內子之喪錫衰其緣有事其布衰在內也爲諸侯夫人之喪緦衰其緣無事其布衰在外也爲媛御婉及大夫孺人士之婦人之喪疑衰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衰在外也爲大夫孺人士之婦人之喪疑衰十四升去其半無事其布衰在內也爲命婦大陰虛則素服爲天下凶事則五衰自緦已上皆服之

內子大夫孺人錫衰於已之同姓之臣緦衰於士之婦人夫人已下凶事則五衰其弔諸侯夫人於卿之

袞衣皆吉舜無首其三妃已下及嬪三公夫人已下及
公侯伯夫人服鞠衣御蚕及士之婦人弔服凝衣同并
已下帶
并
皇帝三章龍冬山諸侯二章夫龍卿大夫一章以山
織綬以成之
皇帝備有衣制畫有伸圖宗彝於裳前之右乳傳國璽采用伸圖明公之於天博觀明帝
之於
皇帝首飾則冕旒於裳前之右乳傳國璽於箴前
之左又有六璽其一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公用之其
二皇帝之璽敕諸侯及三公書用之其三皇帝信璽發諸
蒼之兵用之其四天子行璽對命蕃國之君用之其五天
子之璽與蕃國之君書用之其六天子信璽徵蕃國之兵
用之六璽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寸螭獸鈕皇后璽
文曰皇后之璽白玉為之方寸五分高寸麟鈕三公諸侯
黃金印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已上銀四命已上銅
黃龜鈕三命已下銅印銅章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
公之印
皇帝之組綬以綵青公以白以玄以纁以紅以
紫以綠以碧以緑十有二色皆以黃以下諸侯八
色白以下諸伯七色五品以下六色白纁已下諸
男五色白以紅已下三公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
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如諸男
下大夫綬白繫已下士之綬白緑已下其璽印之綬亦契

太子楊少師右翊衛將軍臣柱國齊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敕撰

禮儀七

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宜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典章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尚其行色因以從之今雖及數稽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黃驪馬玄牡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牲初受天命赤雀銜儀兼姬　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迭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尚色乘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純殊常服為袀玄冠絳紗袍纁裳白珠十有二旒以組

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衮裝宜通用赤首舟烏木連姬有大白之旂黃星主德書稱黃自之瑪在杞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以後周制冕加爲十二旒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文不與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節郊祀禋祼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祈赤玉白駱黑表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缺文備於正

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元服納后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謁帝陵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旒施珠翠惠介情毛褒直絳紗袍褒深衣製白紗內單

皁領標襟裾緣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鉤佩綬
爲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如
冠飾朝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設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
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宗祭
祖罰社蜡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爲皮弁服謁衣則服
之白恰白紗單衣爲皮弁服謁衣則服之
神爵寶希求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若奉行璽封命諸侯
及三師三公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侯及三師三公若則
用之皇帝信璽發諸侯兵則用之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
君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蕃國之君金
蕃國兵則用之常行詔勅則用內史
皇帝臨臣之喪三品已上服錫衰五
下疑衰

皇太子妃皇孫妃白珠九旒青纊充
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
內單黼領青標襟裾褾襈革帶金鉤鞶
以朱綠織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
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緅
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各

用之天子信璽徵
下卽
諸侯總衰四品已

雇笄玄衣纁裳衣山
四章藏成爲之白紕
笄素帶朱裏赤紕
火珠鏤首瑜玉雙佩
長一丈八尺三百二
卿大綬而首半之閒

祭祀及謁廟元服
介幘纓垂緌簪導
假帶一心曲領紛
介幘纓垂緌簪導
假帶方心紛長
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全
朝則服之
白恰單衣爲皮弁服謁衣則服之
皇太子妃皇孫妃內命婦公侯夫人則服之若奉行
皇太子臨軒三師三公則錫衰五品已上總衰五品
已下疑衰
衰冕青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纁
皇太子王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
三公助祭者亦服之
將冕兗伯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二章裳藻粉米黼黻
四章藏成爲之白紕
侯伯初受冊執贄入朝
親迎則服之
玄冕子男五旒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二章
裳黼黻二章六
孤之

褶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七旒者衣繡一章裳繡二章各二重六旒者衣繡一重五旒又減繡一重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已下服章皆繡龍華蟲黼黻之狀唯王公冕旒垂青纊充耳去蔽青玉為飾餘同衮冕白紗內單領褾襈裾畫青領褾襈裾畫帶綬帶下以綠正三品已下朱裏雜色表裏通用其外以玄內以黃緅約用青緅朱敦九旒金飾青玉珠貫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為飾侍左者左珥右者右珥

遠遊三梁冠黑介幘諸王服之進賢冠黑介幘文官服之從三品已上三梁從五品已上兩梁流內九品已上一梁法冠一名獬豸冠鐵為柱其上施珠兩枚為獬豸角形法冠之官服之

高山冠謁者服之

郎非冠門者及禁防侯非服之

黑介幘平巾黑幘應服者並上下通服庶人則綠幘

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上下通服之

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頂黑介幘黃溧衣青領烏皮履

綬長三尺六寸色同大綬而半之乘輿一品施二玉環
已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三寸四分
各隨其綬色

鞶囊二品已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及開國男銀縷五
品綵縷官無綬者則不合劒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佩山
玄玉五品已上佩水蒼玉

年高致仕及以理去官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服州郡
秀孝試見之日皆假進賢一梁冠絳紗公服
隱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謁見者黑介幘白單衣革帶烏皮
履○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監門衛將軍大將軍

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
玳瑁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大將軍執赤槊杖左右衛左
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
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
率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
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白槊杖
○左閤將軍直寢員騎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
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褶銀裝兩襠甲

皇后璽不行用若封令書則用內侍之印

皇太子妃褕翟青紗內單鞠領羅穀褾
褾祿敵脣隨衣色以揣成爲之爲褾之形青質五色九等青紗內單鞠領羅穀
褾祿敵脣隨衣色以揣成爲之爲褾之形青質五色九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上以
以朱紅羅爲章三等加金飾瑜玉佩純朱綬章采尺寸與助
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皇太子妃璽未行用若封書則用內侍之印

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已上
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
娣三樹白皇后已下小花並如大花之數并羽博鬢也

皇后褕衣深青織成爲之爲翬雉之形青質五色十二等青紗內單鞠領羅穀
褾祿敵脣隨衣色以揣成爲章三等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
青衣革帶青鞢舄加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與乘輿同祭及朝

會凡大事則服之

鞠衣黃羅爲之應服者皆同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
色餘與褕衣同唯無雉親蠶則服之以助祭

青衣青羅爲之制與鞠衣同去花大帶及佩綬以禮見賓
客則服之

帝則服之

未次絳羅爲之制如青衣宴見賓客則服之

皇太后服與皇后同皇太后璽不行用若封令書則用宮
官之印

公王妃三師三公及公侯伯夫人服袆翟（褕翟爲之公十公及公夫人爲九等侯伯夫人八等伯夫人七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子男夫人服闕翟（褕翟爲之刻繒爲翟不繡級於服上子夫人六等男夫人五等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亦有鞠衣

諸王公侯伯子男之母與妃夫人同其都縣君品高及無夫子者准品及子若郡縣君品高及無夫子者准品

嬪及從三品已上官命婦青服（制與褕翟同青羅爲之加雜飾）助祭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從五品已上官命婦青服（制與青服同去雜飾）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女御及皇太子良媛朱服（制與青服同去雜飾）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六尚朱綠布公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六司六典及皇太子三司三典三寮青紗公服助祭從蠶朝會凡大事則服之

佩綬嬪同九卿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同五品公主王妃同諸王三師三公五等國夫人及從五品已上官命婦皆准其夫無夫者准品定令敍

右祖元正朝會方御通天冠絳紗袍其餘皆衣服郊丘宗廟蠶用龍衮衣裘冕服之制案釋名云衮卷也謂畫龍於上也是時虞世基奏曰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關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

皆藏御府弟服用焉百官常服同於平時唯進賢兩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黑領袖標裾革帶加十三環以爲差異蓋取於便事及大業元年煬帝始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兼內史侍郎虞世基給事郎許善心儀曹郎袁朗等寢章古制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皂服章皆有等差若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補黻乃與三公不異閒星
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畫宗彝藏畫補黻合望三物以就
九章爲十二等似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鷩服用七
今畫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執謙不敢負於日月所以
綴此三象唯施大帛天王袞衣畫九從九但天子體尚德
在照臨辰爲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聲明自古有
之理應無惑周勢謙遵殊未可依畫用宗彝又華法服今
唯尚書子欲觀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具依此於左右臂上爲日月各一當
後領下而爲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實

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
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鄭玄議已自非之云五采相
錯非一色也今畫並用織成於繡五色錯文准孔安國文質
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爲五物安得以繡加
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裁通數此爲九章裳上三辰而備十
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濃眉以來率甘如此既是先王
法服不可乖於真制儻而用之理將爲九墨勒曰可承以
單衣又案董邑輿服志宗廟冕服云絳領袖爲內單衣又
車服雜記曰天子褖冕祭羣祀則服之四時視朔則內單領襈各隨其方色注
內單領緣謂標及襈革帶玉鉤鰈大帶皆綠代之
以玄加山龍華蟲火宗彝等並織成爲五物安得以繡加
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裁通數此爲九章裳上三辰而備十
二也衣標領上各帖升龍濃眉以來率甘如此既是先王
法服不可乖於真制儻而用之理將爲九墨勒曰可承以
單衣又案董邑輿服志宗廟冕服云絳領袖爲內單衣又
車服雜記曰天子褖冕祭羣祀則服之四時視朔則內單領襈各隨其方色注
內單領緣謂標及襈革帶玉鉤鰈大帶朱裏紕其外
紐約用紐上加朱裁又案說文韠載也所以蔽前禮記曰
有虞氏載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玄曰見之載也舜始
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文飾禮記曰君朱韠鄭曰
韠象裳色今依白武通注以蔽裳前上闊一尺象天數也
下闊二尺象地數也長三尺象三才也加龍章山火以備
三代之法也於是制袞冕玄衣纁裳合九章爲十二
等白紗內單襈領青標襈革帶玉鉤鰈大帶裁鹿盧玉具
劒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大小綬朱韍赤舄舄飾以金
宗廟社稷藉田方澤朝日夕月遣將授律征還飲至加元
服納后正冬受朝臨軒拜爵皆服之

通天冠之制案董邑志冠高九寸形正豎頂少邪卻後乃
下直爲鐵卷梁前有高山故禮圖或謂之高山冠也晉起
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詔殿內曰平天通天冠垂不能佳
可更修理之雖在禮無文故知天子所冠其來久矣又徐
氏輿服注田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徐爰亦曰博
山附蟬謂之笄顏今制依此不通於下獨天子元會臨軒
服之其服絳紗袍深衣制皂緣白紈內單皁領襈裾緣絳紗蔽
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劒佩綬爲革帶皆與上同元冬饗
會諸祭還則服之四時視朔則內單領襈各隨其方色注
以方色白以綠代之

皮弁之制案漢舊雜事曰
莊王冠通梁組纓注云通
遠遊冠徐氏雜注曰天子
董巴志曰制如通人有簪
金博山九首施珠不與介
太子諸王加金附蟬宗室
與遠遊冠服白紗單衣承
武弁之制案徐爰宋志謂
輿服志云諸常侍內
文冠今制天子金博山
侍臣加附蟬貂璫武官
武官皆不貂璫其乘輿武
武出征四時皆打大射禮
弁之制案五經通義尚
董巴曰以鹿皮為之尚書
子至于執戈通賈服云
三節之令參准此通用為
及一品九琪二品八琪三
之不通武職舉此則有結
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
佩一隻視朝聽訟則服之
已上弁皆以為簡易衣袴
以絳衲襖及花仗內加兩
通冠史通服之以緑袍
帽古野人之服也董巴云
而書禾施衣冠明矣案宋
服以為紗弁後周天子
為紗弁後周之時成帝
案宋之遺象也又文帝
之時著而衲帝改後周
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
若入朝會後制白紗高
則服之
隋案傅子魏太祖以天下
緑帶以為之蓋自魏始也
之五梁注此其服白紗單
之

至漢孝文時乃加以高頗孝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乃始進幘又董偃召見綠幘傳轉東觀記云詔賜段頻赤幘大冠一具故知自上已下至于卑隸及將帥等皆通服之

今天子畋獵御戎文官出遊田里武官白一品已下至于九品并流外吏色皆同烏厨人以綠卒及馭人以赤皁輿人以黃駕五輅人逐其車色承遠遊進賢者施以笄導謂之平巾其乘輿黑介幘之介幘承武弁者施以笄導謂之平巾其乘輿黑介幘之

服紫羅褶兩布袴玉梁帶紫絲鞋長勒靴畋獵豫遊則服之○皇太子服六等衮冕之紺衣纁裳去日月星辰爲九章白紗內單黼領青纊琉耳履舃導

裾革帶金鉤觿大帶數二章玉具劒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擾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紺舊章用織成降以繡玉具劒故事以火珠鏢首改以白珠開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冕貫白珠及衍青珠九旒旒短不及髯降天子二寸

子以白珠太逼表請從青珠於是太子衮冕與三公王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髯降天子二寸

遠遊冠金附蟬加寶飾珠翠九首珠纓翠綬展衣白紗內單皁領標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鞶鬲革帶劒佩綬同衮冕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珠翠二首謁廟還元日朔旦入朝釋奠則服之

始後周采用周禮皇太子朝賀衮冕九章服開皇初非朝祭皆冠遠遊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蒂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共朝聘之服也伏尋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見況皇太子儲副之尊謂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賀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於衮冕位爲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

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爲太子嫌於上正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爲太子嫌於上正

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衮入朝至于開皇復遵魏晉故事臣謂衮冕之服章玉鏤並一日而觀頗欲相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內之服四年又賜趙王倫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理爲允帝曰善善與周閒皇舊式○遠遊三梁冠從省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鞢假帶方心佩一雙紛長六尺四寸四分色同於綬金鏤鞶

冕服黑介幘黃金飾兩梁冠加貂蟬佩綬白袷素羅衣白羅裙白羅襪烏皮履劍佩玉以常朝則服之

鷩冕一曰毳冕二曰希冕三曰玄冕四品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衮冕則服之

平巾黑幘玉冠枝金花飾簪導從騶賁絳袴褶白布袴玉劍

長劒靴侍從田狩則服之

白袷素羅衣烏皮履衣為宮臣擊哀弔喪則服之

諸王三公已下為服之制衮冕九章服三公攝祭及諸王初受冊贊入朝助祭親迎則服之

鷩冕七章衣畫山雉二龍在前裳繡宗彝藻火粉米加二重

禮冕五章衣畫龍裳繡黼黻加一重四品以上加一重五品減一重禮白袷羅衣烏皮履絳羅襪佩紛如從祭祀節級服之

玄冕三章衣繡黻裳繡二龍加一重三品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公卿已下常朝則服之

公侯助祭則服之

毳冕宋制畫山龍之服天子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

希冕宋制畫火以下三章繡黼黻各依其色

玄冕宋制畫藻粉米二章繡黻各依其色

衮冕九章三公及諸王助祭及親迎則服之

鷩冕七章衣畫華蟲二龍在前裳繡宗彝藻火粉米加二重四品以上加一重五品減一重禮白袷羅衣烏皮履絳羅襪佩紛如從祭祀節級服之

毳冕五章衣畫虎彜蜼裳繡藻粉米加一重四品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希冕三章衣繡黻裳繡二龍加一重三品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服之

玄冕三章衣繡黻裳繡二龍加一重三品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節級

遊之色自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衣服盡同而綬係其品色
祭朝饗宴表凡大事皆服之云品七品去劒佩綬公品九
品去白紗中單而用履代舄其五品已上一品已下文有
公服亦名從省服並烏皮靴笏曲領單皂緣於領
故事亦云服紗何稱素紗綬而偏乘二小綬綴於
獸頭垂裝佩正當由於後詔從之一品已下五品已
上同
高山冠案董巴志云一曰側法謂者僕射之所服也胡伯
始以爲齊王冠秦滅齊以賜謁者傳子曰魏明帝以高
冠似通天乃毀變其形除卷簷令如今情惔上加物

象山峯行人使者通皆服之新制參用其事形如進賢於
冠前加三峯名象魏制謁者大夫已下服之梁依其品
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曰
惠文制如蟬冀今御史服之禮圖又曰獬豸神羊也楚邑云如麟一
角應劭曰古有此獸主觸不直故設憲者爲冠以象之秦
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此即是也閒皇中御史戴却非冠而
無此色新制又以賜侍御史兩梁侍御史已下用麤羊角獨御史詞訟服之

貂蟬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董巴
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令亦同此今宦者去
貂內史令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加散騎常侍
在門下者皆有貂蟬至貴寵之職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
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白筆案徐氏雜注云古者貴賤皆執筆今之白筆是遺象也魏略曰明帝時大會百官而史察筆
今文官七品已上通服之武職五品已上服之
纓案儀禮曰天子朱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已下用麤羊角獨御史詞訟服之
纓六尺尉繚子曰天子玄纁纓諸侯素纁纓別學士也今不用素

並從冠色焉一品佩白玉畫已司馬彪云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所以章德也今參用杜預之法天子白玉太子瑜玉士山玄玉日公已下皆水蒼玉

綬案禮天子玄組綬侯伯朱組綬大夫純組綬世子綦組綬漢官云蒲何爲相國佩綠綬公侯紫綬二千石青綬千石黑綬今大抵淮此天子以雙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黃長二丈四尺五百首閒一尺雙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四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皇太子朱雙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閒九寸雙小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三公綠綬四采綠黃縹紫純綠質黃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閒九寸公玄朱綬四采赤縹紺純玄紺純朱質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三百四十首閒九寸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閒八寸子男綦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綦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閒七寸二品已上纁紫綬四采紫紺青縹純紫質綦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閒六寸三品已下皆水蒼玉

綬案禮天子玄組綬侯伯朱組綬大夫純組綬世子綦組綬漢官云蒲何爲相國佩綠綬公侯紫綬二千石青綬千石黑綬今大抵淮此天子以雙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黃長二丈四尺五百首閒一尺雙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四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皇太子朱雙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閒九寸雙小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三公綠綬四采綠黃縹紫純綠質黃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閒九寸公玄朱綬四采赤縹紺純玄紺純朱質文織之長一丈八尺三百四十首閒九寸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長一丈六尺百八十首閒八寸子男綦朱綬三采青赤白純朱質綦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閒七寸二品已上纁紫綬四采紫紺青縹純紫質綦文織之長一丈四尺百四十首閒六寸三品已下皆水蒼玉

綬案禮天子玄組綬侯伯朱組綬大夫純組綬世子綦組綬漢官云蒲何爲相國佩綠綬公侯紫綬二千石青綬千石黑綬今大抵淮此天子以雙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黃長二丈四尺五百首閒一尺雙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四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皇太子朱雙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閒九寸雙小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開皇用三今加一三公綠綬四采綠黃縹紫純綠質黃文織成三品已上服之下以緅織成五品已上服之又爲三等。革帶案禮博二寸禮圖曰瑞錫於革帶綴於革帶所以繫佩玉也古佩印皆貯囊盛之故有囊雖或繫帶於旁故班氏譏爲奢靡印鈕也今雖不佩印猶存古制有佩綬者通得佩之無佩則不合繫

梁陳東齊制品秩尊者以金織成二品以上服之次以銀帶故知形制等卑不別今博三寸半加金縷鹿蟺蝮鉤以章印則於革帶佩之東觀記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著革

相拘帶白大裘至于小朝服皆用之

劒案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魏武帝時百官惡會葬帶刀作座至開皇初因襲舊式朝服殿亦不解焉十二年

因蔡徵上事始制凡朝會應登殿坐者劍履俱脫其不坐者則召奏事及須升殿亦乾階解劍乃登納言黃門內史令侍郎舍人既夾侍之官則不脫其劍竹其刃非假飾也舊典弘制依定文准晉咸康元年定令故事自天子已下皆衣冠帶劍今天子則玉具火珠鏤首餘皆玉鏤首唯侍臣帶劍公已下非殊禮引升殿皆就階解而後升六品以下無佩綬者皆不帶

曲領案釋名在單衣內橫領上橫以雍頸七品已上有內單者則服之從省服及八品已下皆無

斑劍案禮天子搢斑方正於天下也又五經異義天子笏曰斑斑然有文理也今制准此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為之

笏案禮記疏以象大夫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畫於君前受命書於笏笏畢用也五經要義曰所以記事防忘忽志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漸廣之笏以法古名

白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皆用竹木

襪局案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夏葛冬皮近代以來重皮而不加木失於乾腊之義今取乾腊之理以木重底

服者色赤鳥履同鳥色諸非侍臣皆脫而升殿

九旒唯冕服及具服者之履飾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靸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諸建華鶡鷄鷸鵁鶄鷖鷁鷺鷥鳧鴈鴛鴦鴻鵠鶬鴇鶴鸂鶒鸛鸘鸕鷀鷗鷸鷨鷒鷞鷹鷂鸇鵰鶚鵂鶹鴟鴞鵜

順儀順容頒華脩儀修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爲九嬪
服制雜采衣首飾花八鈿并二博鬢銀印環鈕文從其職
紫綬二百首長一丈七尺金縷織成獸頭鞶囊白飾花七鈿佩采瑱三
婕妤女御織成獸頭鞶囊白飾花六鈿佩山玄玉瑜服
美人才人衣首飾花六鈿并二博鬢銀印環鈕文從其職
綬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絳繡織成獸爪鞶囊佩水
蒼玉
寶林服屬衣首飾花五鈿并二博鬢銀印環鈕文如其職
文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鞶囊佩玉同於婕妤
裨衣刀人采女皆服褖衣無印綬參雜宋泰始四年及梁
陳故事增損用之
皇太子妃服褕翟之衣青質五采織成爲揄翟以備九章
首飾花九鈿并二博鬢金鳳龍鈕文如其職素紗內單朱
領羅標襈色亦用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褕衣青綠革帶朱
隨色瑜玉總佩金鉤艾綬一百六十首長二丈獸
朝服革舄加金飾佩玉瑜玉總佩綬與褕衣同淮宋孝建二年故事而增損之
良娣翬衣之服銀印青綬首長一丈六尺獸爪鞶囊餘同世婦
保林八子褕衣之服銅印環鈕文如其職佩水蒼玉文綬

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獸爪鞶囊白
故事而損益之
諸王太妃妃長公主公主二公夫人一品命婦等准宋大明六年
綢爲九章首飾花九鈿佩山玄玉瑜服之服
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服褕翟之服
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褕翟之服
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鞠衣之服刻繒爲翟綴於服上以
爲六章首飾六鈿
駙馬夫人五品命婦亦服鞠翟之衣刻繒爲翟綴於服上以
修文服皆起之乃令何猶起部郎閻毗等造樣上呈二年檄
了始班行焉軒冕之盛實古今矣三年正月朝旦大陳文
物時突厥染干朝見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率左光
祿大夫薛道衡特勤阿史那職御左光祿大夫特勤阿史那
伊順右光祿大夫意利珍吐屯胡悉等並拜表稱
帝大悅謂弘等曰昔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
備足致單于解辮此乃卿等功也弘惶喜心甚基何猶聞
詔尊賜帛各有差差等出優厚皇後師保傅母命婦
至尊宮行從唯服褕翟而軍旅間不便至六年後詔從

游逐者文武官等皆戎裝帶弓箭隨其高下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衫裏以青縣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卓彼上天宮室混成玄戈居其左上弦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監陳易曰天乘龍聖人則之詩軒轅氏之有天下也以師兵爲營衛陣云代甘伏大備西漢武帝每上甘泉則駕鴻寶千乘騎二萬五千匹其屬車殿則植戟縣橦以戒不虞其所由來者尚矣

梁武受禪干齊侍衛多循其制正殿殿門及諸門上下各以直閤將軍等直領之設刀劍御刀御楯之屬直衛左右兼有御仗鉦鼓赤幢青龍旗勇士青幢衛仗長刀刀劍細仗羽林等左右二百七十六人以分直諸門行則儀衛左右又有左右夾轂間客插翎持細矛從遊盤直從細射廂廂刀劍楯隊凡四十九隊亦分直諸門上下行則隨東西指大同馬東西華承明大通等門又各二隊行幸不從又有八馬遊盤馬左右夾轂間許各二隊及騎官閱武馬容雜伎馬容及左右馬騎備扶行則侍衛左右分爲前後部鼓吹各五色節文飾悉繡虎豹龍鳳雲氣仙人及鳳凰麒麟天馬之屬鏤金銀爲面大小及度數乃至解

擂鼓而依常列乘輿行則有八騶法駕小駕大駕以郊廟上天臨馭九伐法駕則以祭右社祀明堂奉宗廟謁千畝小駕則以敬園陵親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騎乘大仗駕法駕小駕皆侍中騶乘奉車郎御左右公卿不引其餘行事送往勞旋則架伏近道則隊仗夾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騎乘大仗法駕則

後周警衛之制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小宮伯貳之臨朝則分在階陛之間並金甲各執龍環金飾長刀行則夾路車左右侍掌御寢之禁並金甲左執龍環右執獸環長刀並金飾長刀鳳環右執麟環長刀次左右前侍掌御寢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師子環右執象環長刀次左右後侍掌御寢北門之左右並銀甲左執師子環右執兕環長刀次左右騎侍立於寢庭之先後其副率貳之左右旅賁兼執師子形楯列左侍之外自左右中侍已下及露門之左右墊行幸則加金飾左右侍之後並銀甲左執龍環右執鳳環長刀次左右騎侍立於寢庭之東西階並銀甲左執龍環右執熊環長刀十二人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射聲率掌射聲之士其隊器服皆玄以四色飾朱裳為飾立於三伏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驍騎率掌驍騎之士器服皆黃以豹為飾立於三伏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羽林率掌羽林之士其隊器服皆玄以玄為飾立於三伏第五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遊擊率掌遊擊之士其器服皆玄以青為飾其副率貳之武賁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師子文袍執銀鉀檀杖副率通服金甲獸文袍各有佐長師長相次陪列行則引前侍之外行則兼帶皓弓矢左右勳侍掌陪左右庶侍而守出入則服金塗甲左庶侍之外行則兼帶盧弓矢廋囚執師子形楯列於左右執弢龍環長劒十二人兼帶皓弓矢左右執弢獸環銀飾長劒十二人兼帶盧弓矢廋囚則與侍中駕及乘輿寢半之小駕三分之一左右武伯掌

內外衛之禁令兼六率之士皇帝臨軒則備三伏於庭服金甲執金鉞杖立於殿上東西階之側行則列兵於帝之左右從則服金甲被繡袍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貳之服執同於武伯小立於大武伯下及露門之左右墊行幸則加錦袍左右武賁率掌武賁之士其隊器服皆玄以四色飾之各總左右持級之隊皇帝臨露寢則立於左右三伏第一行之南北出則分在隊之先後其副率貳之左右旅賁率掌被質士其隊器服皆青以朱為飾立於三伏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射聲率掌射聲之士其器服皆黃以豹為飾立於三伏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驍騎率掌驍騎之士器服皆黃以豹為飾立於三伏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羽林率掌羽林之士其隊器服皆玄以玄為飾立於三伏第五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遊擊率掌遊擊之士其器服皆玄以青為飾其副率貳之武賁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師子文袍執銀鉀檀杖副率通服金甲獸文袍各有佐長師長相次陪列行則引前侍長通服銀甲獸文袍師長通服銀甲獸文袍自副率已下通執獸環銀飾長刃凡大駕則盡行中駕及鹵簿則去鹵簿大駕則與侍中駕及乘輿寢半之小駕半中駕常行軍旅則服戎服臨朝大仗則領左

若大將軍二人分在左右廂左右直寢在右直齋左
後平步備身左右備身等夾侍供奉於左右及坐後左右
衛大將軍左右直閤將軍以次左右衛將軍各領儀刀爲
十二行四四行親衛行別以大都督領次外四行動衛以
帥都督領次少四行胡衛以都督領行各二人執金花師
子槍援刀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帶橫刀後監門直長十二
人左青龍旗右白虎旗左朱雀武衛開府各領三仗六行在
大仗內行別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領之帥都督一人後之
大駕則執黃麾仗其次戟二十四左青龍幢右白獸幢罕
畢各一鉦金二十四金節十二道蓋獸文幡引幡朱幢爲

持輦前隊應鞞大都督二人領之在御前橫街南左武
衛大將軍領大仗左右廂各六行行別三百六十人大都
督一人領之次大業四年煬帝北巡出塞行宮設大合城
方二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爲之方六尺外面
一方有板雉合爲一堵之塗以青色壘兵校爲城高三丈六尺
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樓敵樓
觀門樓櫓皆冊青漆畫女媧氏造六合毀千人帳載以槍車車
載六合三枚其車輪解合交叉即爲馬槍每車上張幕幕
下復平一營凡五人更直其車以爲外圍次內施鐵菱次內施鐵蒺每一蒺鞬中施

鹿角長六尺間三尺牀弩陛楯鋼鏃皆長五寸謂之蝦鬚
皆施機關張則鏃飛牀外以其牀上施旋機弩以繩連弩機
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觸所而發其外又以鞭月
圍行宮三丈一鈐柱柱舉矟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
北門施棖聲連鐸以機發矟一人觸鐸則衆鈐發鄉各舉擊
兩聲以知所警名爲鼓吹每年征遂又造鉤陳以木板連
如帳子張之則辯文武之則貴賤帝御營與賊城相對夜
中設六合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長高十仞上布甲士立
仗建旗又四隅有闕面別一觀觀下開三門其中施行毀
毀上容侍臣及三衛仗合六百人一宿而畢望之若高

龍昌忌見禪師之爲神尚

太常卿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音樂上

夫音本於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
著協於律呂宮商之爲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
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
八佾實幷平之氣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
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忽其流而往
而不歸足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準人倫削平澆放其
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

功啓萬物之情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迭範禮
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正其
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爲明也
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
和氣惡情辱恩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犧有網罟
之詠爲天八閎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
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
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
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
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奏人有作公卿
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儀章用花宗廟唐山夫人乃
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其音律之響定郊祀之祭頗雜
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
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
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
簫鐃歌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
風威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

官頌以爲登歌十月吉辰祠太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
薄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大音七始雖不兼該魏武平
荊州得夔使其列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
迄晉因循永嘉之亂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
羅鍾磬祭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覇道武
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士於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爲詩歌以協在位謠俗流傳布諸
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雜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
咨揚頌聲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勒俗浸
以陵遲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

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訛謬裁成一代周大徂發跡閼隴郎安戎狄君臣請劾成之樂式遵周舊儀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支而下武之聲昔姬人之唱采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刪詩定雅斯正所謂有其舉之而莫能廢也流唱翔鸞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感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慶帝圖納歌北鄙而殷王業樂

不豫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矜奢頗說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解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雜戲來幸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鄭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詔訪百寮曰天聲哲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賤辨而韶護之稱空傳感哀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饗失四縣之

儀胖眛旦坐朝思求厥古而舊事靡存未獲釐正寤寐懷忉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荅曰竊以泰代淳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間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頗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相承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雅琴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蔡邕初典章滅絕諸儒掇拾遺聞雖頗補緝之間得庶闕文典禮重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書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矜奢頗說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解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雜戲來幸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鄭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詔訪百寮曰天聲哲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賤辨而韶護之稱空傳感哀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饗失四縣之

儀胖眛旦坐朝思求厥古而舊事靡存未獲釐正寤寐懷忉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於是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沈約奏荅曰竊以泰代淳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間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頗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相承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雅琴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蔡邕初典章滅絕諸儒掇拾遺聞雖頗補緝之間得庶闕文典禮重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書其不相因襲以備于志周官大司樂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漢郊廟及武樂三百八十人煬帝矜奢頗說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括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解調者凡三百餘人並付太樂倡優雜戲來幸止其哀管新聲淫弦巧奏皆出鄭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云

梁氏之初樂緣齊舊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詔訪百寮曰天聲哲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賤辨而韶護之稱空傳感哀之實靡託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天人缺九變之節朝饗失四縣之

爲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六寸高一
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絃用一百四十
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羞強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
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羞弱二曰
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
十四絲長七尺五寸蕤賓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
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
尺六寸六分弱夷則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
分強林鍾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
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

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
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四清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
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
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
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
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
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爲
通聲歛古鍾五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校以八音
施以七聲莫不和韻是時北中郎司馬何佟之上言梁周
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尸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
今樂府之夏唯樂王夏爲異

而齊氏仍宋儀注迎神奏昭夏乃至牲出入
要奏引牲之樂其詞下禮官改正周捨
議以爲禮王入奏王夏大祭祀與朝會其用樂一也而灌
制皇帝在廟奏永至樂朝會之日別有皇夏三樂有異於
禮爲乖宜除永至遂用皇夏賓入大
門奏肆夏則牀設唯在人神其迎牲之樂不可溢也宋
季失禮頓廢舊則神入廟門遂奏昭夏乃以牲牢之樂用
於祭祀考之實所未安宜改也時議又以
爲周禮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而送依前式奏角禮云若樂
六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地宜依舊奏之又
以明堂設樂大略與南郊不殊壇堂異名而無
日堂則徧歌五帝其餘同於郊式焉初宋齊代祀六地祇
宗廟準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又太常住昉下懸工舞
梁天監初以周官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寧變以樂德以悅遠人是謂六同一時皆
今六代舞獨分用之不應人心遂依蕭藏祀圓丘祭方澤
代樂至是帝以圓丘方澤樂舞既異
典二議之議何事人禮雖車駕親出入則奏昭夏

不文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矣今合
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萬舞合節所以諧致
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即言分樂序之以祭祀此乃
明白明商則失其音矣推檢載籍初無郊禮宗廟備舞
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祀帝於郊祭先王先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
舞大武皮弁素積裨冕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
魯於天下也夫祭尚於殺無使樂繁禮黷是以季氏逾闇
而祭繼之以燭有司跛倚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
焉質明而始暮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
若依周禮郊既有迎送之樂又有登歌各須功德備以六

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此則進於仲尼雖異朝之奏矣於
是不備宮懸不偏舞式代逐所應須卿設縣則非宮非軒
非判非胥宜以至敬所應施用且宗廟省通送之樂以其
閑宮靈宅也齊永明中舞人矣幘並縑筆帝曰筆本爲盥以
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縑筆豈有身服朝衣而且綦識
復於是去筆又晉及宋齊態捷變失准相似皆十六架黃
鍾之宮比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鍾其東衛大於鑄不
知何代所作其東鑮鍾大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
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此
而變律皆於四隅懸中者

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鍾
姑洗蕤賓大簇四格而已六律何謂四廂備樂之文
其義莫在於是除去衛鍾設十二鍾鍾各依辰位而應其
律每一鍾鍾則設編鎛各一架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
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其文雅舞及三朝之樂以武
舞爲大壯舞項易云大者壯也言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
以文舞爲大觀舞項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
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
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
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定祭用咸樂齊

及梁初亦同晉是改爲後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三郊太朝明堂三朝同用焉帝出
於宋齊建二年秋起居注奏永奎齋又梁初亦同奎是改
爲璧雅取詩奎婁上帝瞻下有赫也三郊太廟同用皇太
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
寅雅取尚書周官三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
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
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雅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
雅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奏昭雅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修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

萬年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雍雅取春秋左氏傳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殽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識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北郊明堂太廟同用歌辭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肆夏及梁初改爲永至是改爲獻

百味既含馨　六飲莫能尚　玉壺氷信淸湛
金爼頗揩漑　敬舉敍天和　祥流嘉胔
需雅八曲七言
實體平心待和味　庶羞百品多爲貴
或鼎或俎宜九鬲　楚桂胡鹽芼芳卉
賀邊刻俎彫且薊　令芳甘旨庶且多
五味九變兼六和　圓案方丈象星羅
三危之露九期禾　玄芝碧樹壽華木
皇奠斯樂同山河　周拂腥羶和九穀

九州上腴非一族　洪鼎白黍用從新
既甘且飫致遐福　滑甘滌濁味和神
人欲所大味爲先　興和盡敬成在誠
碧鱗朱鬣獻嘉鮮　紅毛綠翼陵空翻
百司敍列皇在陛　既飫且酳卒食成禮
臣拜稽首萬斯年　凡百庶僚莫不愷悌
擊鍾以俟惟大國　況乃御天流至德

於焉逸豫永無期　咸降人神禮爲盛
備味斯饗惟至聖　負鼎言歸啓殷命
或風或雅流詠詩　祥社流嘉胔
悠悠四海同玆慶　不聾不瞽成以時
道我六藝躍人珍　其德不爽受福釐
需雅三曲四言
明明在上　其儀有序　終事靡警　收鉶撤俎
乃升乃降　和樂備舉　天德罕違　人謀是與
敬行禮達　茲焉讌語　嘉味既克　食言斯飫
我飫惟阜　我有孔庶　擊鞉鼓歡　懷生尊豫
鏘鏘無爽　冲和在御　既飫且酳　卒食成禮
蒸庶乃粒　寔由仁恕　百司斂迹　皇在在陛
共容穆穆　其儀濟濟　凡百庶僚　莫不愷悌
奄有萬國　抑由天啓　不聾不瞽成以時
滌雅一曲四言
將將盥禮　其儀孔臧　有腯斯牲　國門是置
不爽不商　靡愆靡忘　昊肌獻躰　來言昭事
其德不爽受福釐

俯休皇德　仰綏靈志　百福具膺　嘉祥允洽
駿奔庭位在　慶覃遐鬲
祫雅一曲四言
反本興敬　復古昭誠　神容宿設　祀事孔明
薦俎待獻　崇碑麗牲　充誠罔握　肅矣簉纓
其誉既啓　我豆既盈　庖丁迸刃　葛盧騰聲
多祉攸集　景福來并　神宮晏閉　禮獻既同
誠雅一曲三言　南郊降神用
懷忽慌　曖浩蕩　盡誠契　致虔想　出杳冥
降無象　皇情肅　具僚仰　人禮威　神途敞

俊明靈　申敬饗　感蒼極　洞玄壤
誠雅一曲三言　北郊迎神用
地德淸　崐丘峻　揚羽翟　鼓應橚　出尊祇
展誠信　招海瀆　羅岳鎮　惟福社　咸昭晉
誠雅一曲四言　南北郊明堂太廟迎神同用
我有　明德　馨香非媚　牲玉孔備　嘉薦惟旅
金懸宿設　和樂具舉　禮達幽明　敬行導姐
鼓鏞　云送　遐福是與　禮獻既同　齊祀豁福
獻祫一曲四言
神宮　肅肅　天儀穆穆　禮成樂闋　享已歆福
祫雅一曲四言　就燎
我有　嘉客　式備牲俎　神容宿設　祀事孔明
我豆既盈　我觴既酌　庖丁迸刃　葛盧騰聲
多祉攸集　景福來并　神宮晏閉　禮獻既同
祫雅一曲四言　就理
裡雅一曲四言
威樂駿舉　協徵調宮　靈饗慶洽　社稷化融
八變有序　三獻已終　坎牲瘞玉　酬德報功
於皇盛烈　比祚華嵩　道無虛致　事由感通

普通中薦蔬之後改諸雅歌勅蕭子雲製詞既無牲牢
遂省滌雅牲雅云
南郊禮奏黃鍾宮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
明堂宗廟所尚者敬蓋是爲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
故同奏焉其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
歌詩一十八曲云
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三言
敬既明　禮告成　惟聖祖　主上靈　尉已歆
享已盈　息羽籥　展歌聲　優如在　結皇情
獻祫一曲四言
神宮　肅肅　樽俎列　玄酒陳　[illegible]

玄虞樂　王既升　樂章閎　降蒼昊　垂方烈
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方壇既坦　地祇已出　盛典弗備　羣望咸秩
乃升乃獻　敬成禮率　靈降嘉祚　其升如日
允矣嘉祚　科條詳說
乾坤元　寔惟冢載　悠悠四海　莫不來荅
或升或降　揩珠動佩　躬茲奠饗　誠交顯晦
毓嗳不譽　祓福是賚　德表成物　慶流皇代
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

誠款罔僞　三獻具舉　百司在位
功高禮洽　道尊樂備　幽明同致　肅肅翼翼
靈之如天　容之如地　泛泛悠悠　無思不遂
慶兆玉筐　周始邰王　基我大梁　啓土七十
奄有四方　祚我無疆　帝軒百祀　人思未忘
不言聖烈　不見多罪　殺人塗炭　既躍乃飛　言登天漢
自天命我　戲高殄難　人神攸同　四海倒懸　十室思亂
慶慶爰祀　福祿攸贊　靈威以降　百福來綴
儀象既飾　羣俎斯具　我祭我卿士　駿奔是務　我聲我馨　黃流乃注
風上鳴竹　纓遷鳴鼓
悠悠德兆　天臨日照　鑄鉉鼐昊　甄陶區有
衍與至德　先祓黍首　盛典弗備　羣望咸秩
爾恭三獻　對揚高壽　靈降嘉祉　科條詳說
匪徒七百　天長地久　悠悠四海　莫不來荅
有命自天　於皇后帝　封人量可　含生無名
繁祉具膺　八神警衛　福至有兆　慶來無際
播此餘休　于彼荒裔　入管充室　六龍解駭
祀典昭垂　我禮莫違　嘉薦惟馨　景福攸歸
神宴爾適　靈寢微微　至魂光被　洪祚載輝
明堂偏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辭
帝居在震　龍德司春　開元布澤　含和尚仁
群芳既散　歲云陽止　飭我農分　地利惟始
雕琱綵繢　丹楹玉墀　靈威以降　百福來綏
歌赤帝辭
炎光在離　火爲盛德　執禮昭訓　持衡受則
繁萼既凋　溫風以至　嘉薦惟旅　時羞孔備
帝醑在堂　笙鏞在下　匪惟七百　無絕終始
歌黃帝辭

藝彼中壇　廻環氣象　輪無輟駕
布德蒞在　四序將收　音宮數五　飯稷驟駢
宅帝居中　旁臨外宇　升爲帝尊　降爲神主
歌白帝辭　元茲金德　載成寓寶
神在秋方　帝居西陌　參見火流　暮無玄鳥　菊有黃華
鴻來雀化　式陳舞俎　靈罔常懷　惟德是與

玄冥紀節　陰降陽騰　氣凝象閉
悠悠四海　駿奔奉職　祚我無疆　永隆人極
驚織未穴　邪寒坼地　晷度廻天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
閟宮肅肅　於穆夫人　固天攸降
清廟濟濟　文桃逵鬱　重櫨丹陛
膚敏禮　重櫨丹陛
祚我梁德　光流者遠　德盛者遠
飾我俎彝　朝事燕饗　推莫善焉
望我粢盛　躬桑蠶禮　貴殫美饗
悠悠萬國　具承厥慶　大孝追遠　兆庶攸詠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
禮貴殫市　嘉饗云備　盛典必陳
立愛惟親　皇情乃慕　帝服來尊
旂旞三辰　感茲霜露　享彼冬春

以斯孝德　永匡黎民
大壯舞奏夷則上觀舞奏姑洗其月壬也三郊明
堂太廟三朝並同用之今亦列其歌詩二曲云
大壯舞歌一曲四言
高高在上　實監爾人　爰求聖德　夫揖群倫
翠士方燎　如火在薪　棣棣黔首　暮不及晨
朱光旦耀　北斗杓建　我皇赫赫　龍躍漢津
言觀牧野　電激雷震　闕輦之甲　彭濮之人
或龍或武　漂杵浮輪　我邦雖舊　其命惟新
六代乃正　七德必陳　君臨萬國　遂撫八寅
大觀舞歌一曲四言
皇矣帝烈　大哉興聖　奄有四方　受天明命
居上不怠　臨下唯敬　舉無違則　動無失正
物從其本　人遂其性　昭播九功　肅睿八柄
寬以惠下　德以爲政　三趾聶儀　奎輪夕映
棧轂志阻　梯山匪愛　如日有恒　與天無竟
載陳金石　式流舞亦　咸奏韶夏　於茲比盛
相和五引
角引
前生觸發、歲在春、咸池始奏　德尚仁

遊滯以息、和且均
徵引
執衡司事　宅離方、滔滔夏日　火德昌
八音備舉　樂無疆
宮引
八音資始　君五聲、與此和樂　感百精
優遊律呂　被咸英
商引
同秋紀兌　秦西音　激楊鍾石　和瑟琴
風流福祉　樂清諧
羽引
玄英紀運　冬氷折　物為音本　和五悅
窮高窮深　長無絕

普通中龜茲以後勒簫工妙改諸歌辭為和引則依五音宮商用徵羽者為第次非隨月次也

舊三朝設樂各備其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獻也於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中華門奏後雅第五皇帝進王公發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賓雅帝入閤變服第

壽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預會奏籠雅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撤饌奏雍雅十三設大悲武舞十四設大觀文舞十五設雅歌五曲十六設作伎十七設鞞舞十八設鐸舞十九設拂舞二十設巾舞并白紵二十一設舞盤伎二十二設舞輪伎二十三設刺長追花幢伎二十四設受像伎二十五設車輪折腰伎二十六設長蹻伎二十七設須彌山黃山三峽等伎二十八設跳鈴伎二十九設跳劍伎三十設擲倒伎三十一設擲劍案伎三十二設青紗幢伎三十三設一縷花幢伎三十四設雷幢伎三十五設金輪幢伎三十六設白獸幢伎三十七設擲跳伎三十八設猴幢伎三十九設吹木幢伎四十設三集幢伎四十一設辟邪伎四十二設青紫麟伎四十三設白武伎作訖將自塵來迎下四十四設寺子導妙音究雀鳳凰文鹿胡舞降上雲輿歌舞伎四十五設緣高組伎四十六設變黃龍舟魚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禮畢雅四十八設百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興奏禮畢雅自宋齊已來三朝有鳳凰御皆伎至是乃下詔曰狄君臨南面道風益闡嘉祥時至為媿已多假令東序軒閣集同昌户猶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頗乘自欺耳目一切元會大樂奏鳳凰衛書伎至乃令人受書朱殿跪奏誠復興平前代率由舊章內

省懷戎彌與軍萬可罷之秦
始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別制養德之樂陽謂寘名元雅
迎送二傳亦同用之取禮云有元良萬國以貞之我明山
寘嚴植之及徐勉等並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並則
天數為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陽又疑東宮所奏舞
帝下其議陽以為天子為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觀其舞
知其德況皇儲養德春宮式增攸屬謂宜備大壯大觀
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從之於是改皇太子樂為元貞奏

二舞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
受制於侯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為妃請帝及主母范
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
帝潸然屑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豈索
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白此樂府
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送荊州經亂
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繕備荊州陷沒周人不知采
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隋初沒為奴婢
故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
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其第一漢曲朱鷺
改為木紀謝言齊謝梁升也第二漢曲思悲翁改為聖主
山言武帝破魏軍於司部聖主迹也第三漢曲艾如張改

為相柏山言武帝收司王業弼章也第四漢曲上之回改
為道亡言東昏喪道義師起樊鄧也第五漢曲戰城南改為
恢威言破加湖元勳也第六漢曲東流言
義師克舊邑滅也第七漢曲巫山高改為鶴樓峻言平郢
城兵威無敵也第八漢曲上陵改為昏主迷淫黜言東昏
政亂武帝起義平九江姑孰大破朱雀伐罪弔人也第九
漢曲將進酒改為石首局言義師平京城仍慶昏定大事
也第十漢曲有所思改為於穆言大梁闡運君臣和樂
威化遠也十一漢曲芳樹改為惟大梁言梁德廣運仁
休祚方遠也十二漢曲上邪改為惟我梁言梁德廣運仁

化洽也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
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與焉始
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
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楊州兒識者言白
銅蹄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楊州之士皆
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
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絃管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
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轉等十
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一奏倚歌梵唄
設無遮大會則為之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

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得同
郊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
安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肅雍幽帝還便殿奏休成送
神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
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
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今列之云

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於赫皇祖　宮牆高嶷　邁彼厥初　成茲峻極
縵樂簡簡　閑寢翼翼　祼饗若存　惟靈靡測

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昭哉上德　浚哲前訓　慶流後昆
神猷緬邈　清廟斯存　以享以祀　惟祖惟尊

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選辰崇饗　飾禮嚴敬　靡愛牲牢　兼罄粢盛
明明列祖　龍光先遠映　肇我王風　形斯舞詠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道遙積慶　德遠昌基　永言祖武　致享從思
九章傳列　八佾斯陳　靈其降止　百福來綏

皇曾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峰迹帝基　公戎懋績　恭惟藏往　瓊源方闡

真靈三清　筵陳四縣　增我堂構　式敷帝典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凱容舞辭

皇祖執德　長發其祥　顯仁藏用　懷道韜光
寧斯閟寢　谷此蕭鄉　永昭貽厥　還符劉商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

烝哉聖祖　撫運升龍　道周經緯　功格玄穹
方軒邁慶　比舜陵嬀　緝熙是詠　欽明在斯

雲雷建也　園商基業　大定楊越　震威懾楚
四奧宅心　九疇還叙　景星出翼　非雲入吕

德暢容辭　慶昭羽綴　於穆清廟　載揚徽烈
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劉仲
嘉王既陳　豐盛斯絜　是將是享　鴻猷無絶
舉權奏衆官入出皆奏肅成性入出奏引犧上毛血奏祐
薦迎神奏昭夏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
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
奏嘉胙就燎位奏昭夏還便殿奏休成至太建元年定三
廟之樂採梁故事第奏相和五引登歌五月四氣奏其
鍾唯樂官入奏俊雅林鍾作太簇參應之取其臣道也鼓
吹設於皇帝出閤奏皇雅黃鍾作太簇次鍾姑洗大呂應

之取其二月少陽也皇帝祭王公登奏寅雅奏則作夾鍾
應之取其月法也皇帝入宁變服奏皇雅奏鍾作林鍾參
應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座皆奏皇雅並如變服之作
上黃酒奏介雅太簇作南呂參應之取其陽氣盛其物引
神洪也介以綏也撫安也綏安雅雅娠射作中呂參應之取其律
潤下萬物成武雅奏大壯夷則作夾鍾參應之七月金始王
取其堅斷也鼓吹引而去乘文舞奏大觀姑洗作應鍾參
應之三月萬物咸布惠者也鼓吹引而去衆官

出奏俊雅舞宮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參應
之鼓吹作皇帝起奏皇雅黃鍾作林鍾夷則南呂無射參應
之鼓吹作祠用宋曲宴雅奏大呂參應之
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部郎牛弘
注汝秦等中所用樂譜次部為名正號位定物作校尉
舉鹿大樂令明於古樂識其聲調之代比酒
酣則奏之又令樂中造黃鵠留及王昭君及廢花金釵兩臂
舞曲與李陀等製其歌詞高極於事詳明之唱

宮縣高祖五聲於殿庭名之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閣侍郎
一人降於殿上稱故應之樂於群下奏康韶之樂韶延王公
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坐奏豫奏報韶至
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建昌侯徐陵儀同郎中沈罕
奏來年元會儀注稱今正旦大樂先會一日太樂展

齊神武霸跡肇創選都于鄴備曰人臣故咸漢魏興及文
宣初禪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
並設編鐘磬各一簴簴各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朝
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自言舊在洛下
晚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
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中山獲晉樂器
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更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創
制宮懸而鍾磬不備樂章既闕雜以被邊酒歌初用八佾
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江南宋樂又加大
禮畢雜用焉此聲所興益科設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
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
尚書長孫肅牛弘等斟酌繕修我華夏之舊采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者
以為雅班因采擷安能上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
定正聲始具在勿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解
立號所謂沒北郊云即成理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
之樂羣臣八

及皇帝初厥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圜丘之舞皇
帝入壇門及升壇歛嚴以肅成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
祖配饗奏武德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時祭
廟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
史custom祖太尉武貞公祖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
為祝仆之舞高祖神堯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
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
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
文明之樂為休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今列其
辭云

大祇圜丘及北郊歌辭

夕牲奉玄入門奏肆夏樂辭

肇稟靈序　奉宇黎人　乃朝萬國　爰稽百神
祗展方望　幽顯咸臻　禮崇聲協　幣列珪陳
翼翼鱗次　端勞乖紳　來趨動色　式贊天人

迎神於高明樂辭　登歌辭同

惟神監矣　北郊云惟祇監矣　皇靈肅止　圜壁展事　北郊云方琮展事
成文即始　北郊云即成理　士備入能　樂合六變　北郊云樂合八變
風淡伊雅　光華襲薦　宴衛騰景　盤駕霏煙

牲出入奏昭夏辭
剛柔設位　惟皇配之
飾牲舉獻　載歌載舞
物色惟典　齊沐加恭
鶩毛血奏昭夏辭
展禮上月　肅事展時
弓矢斯發　筮祭將事
率由先志　和以鑾刀
啟毓義孔高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
帝敬昭宜　皇誠肅致　王臬舜軌　舜攝咸次
三坎上列　四陛旁升　龍陳萬騎
鳳動千乘　神儀天謁　聆客離暉　金根鴈軫
奉先先導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
紫壇雲曖　紺幄霞褰　衍芒陸止
載致其虔　百靈咸聽　萬國咸仰　人神忻戾
玄應肹蠁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
上下眷　旁午從　爵以賀　獻以酢

牲出入奏昭夏辭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
皇帝升丘奏皇夏辭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辭
言肅升禮　心暢在忘
既捨伊胳　致精靈所
宗族咸登　罔不率從
九閽洞開　百靈環列　八樽呈備
皇帝獻太祖配樂神功昭德之樂昭烈之舞
皇帝小退當昊天上帝神位前奏皇夏辭同上皇帝入門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
配神登聖　主極莫競
禮弘化定　樂贊功成　穫獲介福　下被羣生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之樂皇帝詣東陛奏皇夏辭同初入門
乾坤詔百靈　報福歸昌運　承祐播休明
風雲馳九域　龍蛟躍四溟　浮幕呈光氣
皇心緬且感　吉繭奉至誠　赫哉光盛德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辭皇帝之堂燎位又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獻享事　懸俯周　神之駕　將上遊
超斗極北斗云極星也絕河流地理云絕河流而上天帝居焉
欣帝道　心顧留　元首照臨　合德致禮　有契冥心
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辭皇帝自望燎還本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玄黃獻奠載　元首照臨　合德致禮　有契冥心

越祕斯寮　寅賓　璇　[illegible]
降福無疆
皇帝臨便殿奏皇夏辭　漢出入時夏詞同上
天大親嚴　配敬伊孝　永言厚德　容明堂配
[illegible]　立既暢　北郊云陰　大典逾光　乃安斯息
欽若晧享　天迺地旋　鳴鑾鏘鏘　昆蟲咸悅
皇靈惟悅
五郊迎氣樂辭
青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歲云獻　谷風歸　斗東指　厲北飛　雷聲發
雷車遠　虹旌舉　青龍馭　和氣洽　具物滋
甦降止　應帝期
赤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歲云獻　朱精御　忘景延
太安司旦　中呂宣　柘火風水　應炎月
溫炎俊茂　溫風發　赤旂霞曳　會今朝
黃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元衡長物　德孔昭　帶雷雨　耀宇內　益區中　養帝道
黃帝黼黻　風雲發　飛朱雀　從玄武　承紀昌邦國
君中而五運　我衡執　今養養物
協德固皇基　曜綏教　奠玉燕　持[illegible]　化

良辰動靈駕　承紀昌邦國
白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風涼露降　鞞鼓寒鳴　山川播落　平秩在西成
蓋藏成積　蒸人被福　從享來儀　鴻休溢千祀
黑帝降神奏高明樂辭
虹藏雉化　告寒日次月紀　方極永壯地坊　年殫
日次月紀　方極　九州萬邦　獻力
叶光是紀　歲窮　微陽潛兆　方融
天子肅旅　明聖　享神降福　惟敬
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二日夕牲　羣官入自門奏肆夏
國陽崇祀　嶽載有聞　荒華奢豐　樂我大君
冕瑞有列　會帝奏勳　羣后師師　威儀容與
執禮辨物　司樂考章　率由舊章　休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辭
祖德光　國圖昌　祇上帝　禪四方　闢紫宮
洞華闕　龍獸驤　風雲發　飛朱雀　從玄武
攜日月　帶雷雨　耀宇內　益區中　養帝道
感皇風　帝道泰　皇風扇　榮盛列　樹將舊

太祖郾鄂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五首天高明樂舞辭同迎氣之舞樂舞同迎氣

我祀我祖　肇自天之命　道被歸仁　時地啓聖

運鍾千祀　授手萬姓　夷兇掩塵　匡顏翼正

載經載營　燕及感寧　九功以洽　七德兼盈

冊書入告　玄玉來呈　露甘泉石　雲郁河清

聲教咸徃　舟車會同　仁加有形　化洽無外

嚴親惟重　陟配惟大　既祐斯歌　率土攸頌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孝饗不遑　精絜臨享　滌宇委益　形色博愴

載飾載省　言承歌祀　肅肅威儀　敢不敬止

薦血毛奏昭夏辭皇帝出奏肆夏進熟皇帝入奏肆夏同上肆夏

牧將宗祀　貢獻嶽嶽　鞠躬如在　側聽無聲

簠色斯純　吳黍斯臭　有椒有蘭　惟神其佑

五方來格　一人多祉　明德惟馨　於穆不已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皇帝升壇奏

肇禋大圜　昭事上帝　感皇祖　配惟絜

度几筵　闢牖户　禮上帝　感皇祖　配惟絜

滌以清　薦心敬　達神明　降福臻

皇帝祼獻奏高明樂夏舞辭

帝精來降　應我明德　禮彌義茂　流社邦國

既受多祉　實賚孝敬　祀禮其誠　荷天休命

皇帝飲福酒奏肆夏辭

恭祀洽　盛禮宣　英猷爛曜景

廣樂同深泉　上靈鍾百福　羣神歸萬年

月執咸祥地　日域並跨川　瑞鳥飛玄亳

潛麟躍寒漣　皇家膺寶曆　兩地復參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夏舞辭

青陽奏　發朱明　歌西皓　唱玄冥　大禮畢

朱明奏　歌西皓　飭龍駕　矯鳳旂

西皓奏　發玄冥　神心懌　幹遠征　跨西汜

招閭闔　態容城　出曜谷　邁炎庭

過北溟　忽萬億　耀光精　比電驚　與雷行

望皇道　懷萬靈　固王業　震天聲

皇帝還便殿奏肆夏辭

文物備矣　聲明有章　登我晉室　薄海雲從

鬱齊云終　折旋告罄　稽穆旒冕　禮魏前王

屯衛校部　鑾蹕迴途　暫留紫殿　恃及清都

先祀一日夕牲羣臣入奏登歌樂辭

霜淒雨暢　悽哉帝心　有敬其祀　肅事惟欽
昭昭車服　濟濟衣簪　鞠躬貢酎　磬折奉琛
差以五列　和以八音　式祗王度　如玉如金
迎神奏高明降祉樂辭

日卜惟吉　辰協其良　奕奕蘭閨　肅肅周張
大台啓扇　應鍾爲羽　祀事孔明　百神允穆
路鼗陰竹　德歌昭舞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大祀云事　獻莫有儀　神心乃顧　保茲介福
執從伊球　勠飾惟慄　既歌既戾　贊顧迎祺
且握且駢　以致其誠　俟用老庭　將升於室
薦血毛奏昭夏辭　三公出奏肆夏進熟入奏肆夏動同

惠我鮮頌　降祉千齡　既歌既戾　贊顧迎祺
俟用老庭　將升於室　嘉薦孔時　繩繩四時
愐彼遐慨　悠然永思　留連七享　繩繩四時
神升鉶沈　靡聞靡見　陰陽載俟　冬夏兼薦
祖考其鑒　言率玉休　有流厥德　終耀其光
進熟皇帝入北門奏肅夏

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業

齊君嚴殿　風駕扈蹕　克明克俊　祖武惟昌
肸蠁神歆　降福敦錫　百福是日
送神敦錫　百福是日　洞洞自形　斤斤表敬
撤豆樂辭　撤心有慕　肸蠁神歆　降福敦秀

誕惟有族　丕緒克茂　大業崇新　洪基增構
高帝初獻皇祖秦州使君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祖德丕顯　明詰知機　豹變東國　鵲起西歸
入踐宸官次　命改朝衣
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光啓有業　潛德無聲　韜光戢耀　晨曜冥冥
道弘舒卷　施惇藏行　緬追成事　夜遂不寧
皇帝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
欽若皇猷　永懷王度　敬思孝享　多福無逸
執物俱宣　憲章咸布　圖聖有屬　揖讓惟時
茫茫九域　振以乾綱　混通華裔　配括天壤
作禮視德　列樂傳響　寅啓雍熙　下歸正路
龍升獸變　弘我帝基　對揚寧昊　寔荷天之錫　聖表克隆　高山仰矣　實祚其崇
皇帝獻高祖神堯大武德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辭
天造草昧　軒難糾紛　靜拯斯溺　霖雨其焚
大人利見　緯武經文　感龐惟永　神保無窮
開天闢地　峻岳夷海　顧指惟極　吐吸風雲
送神奏高明樂辭
仲夜擁　慕衣冠　禮云報　上德不宰
紛弈弈　乘白雲　無不適　冥工捲迹
歸帝社　眷皇鄽　禮備樂舉　肅禁神明
皇帝酌獻奏皇夏樂辭
禮行斯畢　樂奏以終　祀將闔　神之駕
受嘏先退　載暢其衷　時洗時薦　或降或升

鑒軒揖轍　塵旌複路　光景徘徊　絃歌顧慕
盤之相矣　有鍚無疆　國圖日鏡　家曆天長
元會大饗協律不得升陛黃門舉麾奏大予列其歌辭
云
皇帝入門西箱奏肆夏辭
昊蒼眷命　興王統天　業高帝始　道邁皇先
宣化穆穆　樂合風宣　宿朝羌夏　揚對鴻玄
皇帝出閤奏皇夏樂辭
夏正肇基　周物充庭　具僚在位　俛伏無聲
大君穆穆　容儀動睟　口煦天迴　萬霙齊華
皇帝當扆羣臣奉賀奏皇夏辭

天子南面　乾覆離明　三千咸列　萬國垂誠
猶從禹會　如次湯庭　奉茲一德　上下和平
皇帝入宁變服黃鍾宮奏肆夏二章奏皇夏辭
我應天曆　四海爲家　夏禮夷服　其會如麻
鶴駕龍馬　風乘雲車　協同內外　混一戎華
九賓有儀　八音有節　肅肅在庭　俟和任列
四夷會同　三光照晰　君哉舜矣　軒庶比轍
皇帝變服移幄北面箱帝出升御坐姑洗奏皇夏辭
悠悠玄谷　負笈來臣　千門洞闢　萬方觀禮
正華昭曉　具物充庭　二儀合體
受終以文　構業以武　或華或夏　奉璋惟新

誰言文軌異　今朝混爲一　其一
形旌燿景　丹陛流光　懸黃綰白　鵷鷺成行
文贊百揆　武鎮四方　折衝樽俎　獻捷協陰
大矣哉　道邁上皇　陋玉帝　狹三王　窮禮物
該樂章　序冠帶　垂衣裳　其二
天壤和　家國穆　悠悠萬類　咸孕育　葵花
侔大造　靈効珍　神鼎寶　與雲氣　飛龍蒼
麟一角　鳳五光　朱雀降　黃玉表　九尾馴
三足擾　化之定　至矣哉　瑞感德　四方來　其三
圖圍空　求賢振滯　棄珠玉
衣不解　宮以甲　當陽端嘿　垂拱無爲　其四
云云萬有　其樂不譆此舉時　進至道
肖形咸自持　賦命無傷夭　行氣進皇輿
遊龍服帝阜　聖主宰區宇　乾坤永相保　其五
奄家環海　實予蕪黎　大齊德　邀誰覿
無思不順　自東徂西　教南暨朔　罔敢或攜
牧野征　鳴條戰　大齊家萬國　拱揖應終禪
奧主廓清都　大君臨赤縣　高居深視
當辰正服　昌暮之期　今一見　其　兩儀分
牧以君　陶有象　化無垠　大齊德　邀誰覿
超鳳火　冠龍雲　風以薰　榮光至
氣氳氳其　神化遠　人靈協　寒暑調　風雨燠

鍚鞶金石　列列翰絲
文舞辭
皇天有命　歸我大齊　受茲亞玉　爰錫玄珪
奄家環海　實予蕪黎　圖開寶籙　檢封芝泥
無思不順　自東徂西　教南暨朔　罔敢或攜
比日之明　如天之大　神化斯洽　率土無外
眇眇舟車　華戎畢會　祠我春秋　服我冠帶
儀協寰象　樂均天籟　蹈武在庭　其容藹藹
金人降汎　火鳳來巢

搖鈴大號　振鐸命期　其六
茫茫區宇　萬代一時
象容則舞　歌德言詩
鳳儀龍至　樂我雍熙

眇功震德 千戚降祉 汎汎三主 歸八[illegible]
禮樂聿興 揖讓揚觶 [illegible] 樂載咸[illegible] 祖禰慌瘖 備漢時三

試舞辭

天紀攸歷 宅心玄聖 祖功宗德 重光襲[illegible]
我皇恭已 誕膺靈命 宇外斯燭 域中咸鏡
悠悠率土 時惟保定 微微動植 莫違其性
仁豐庶物 施洽羣生 海寧洛嬰 契此休明
雅宣茂烈 頌紀英聲 鏗鏘鼓 掩抑簫笙
歌者不足 舞以禮成 錄矣王度 緬邈千齡
皇帝入鍾鼓奏皇夏辭

樂奏九成 允也天子 穹壤和平
及寢宴息 一人有社 百神奉職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第一漢朱鷺改名水德
謝言魏謝禪受也第二漢思悲翁改名出山東言神武帝戰
廣阿創大業破尒朱兆也第三漢定如張改名戰韓陵言
神武戚四胡定京洛遠近賓服也第四漢上之回改名珍
國懽言神武道洽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平河外遠北
誅蔡中郎出第五漢擁離改名滅山胡言神武屠劉蠡升
高單懷禁俗蠕求向化也第六漢戰城南改名立定
言神武立魏主天下既安而館於鄴也第七漢[illegible]

漢聖人出改名受魏禪言受宣應天順人也第十五漢上
邪改名平瀚海言蠕蠕部落入寇武州之塞而文宣命
將出征平殄北荒戚其國也第十六漢臨高臺改名服江
南言文宣道洽無外梁主蕭繹來附化也第十七漢遠如
期改名刑罰中言孝昭帝舉直措枉獄訟無冤心也第十八
漢石留行改名遠夷至言時主化霑海外西夷各國遣使
朝貢也第十九漢務成改名嘉瑞臻言前王所[illegible]河清龍
見符瑞拱至也第二十漢玄雲改名成禮樂[illegible]王功成
化洽制禮作樂也古又有黃雀舒等二曲略而不用並載
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

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牧給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其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同鼓色

雜樂有西涼龜茲舞清樂龜茲舞然吹笛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並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戲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閣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

馬上奏之樂在哀來竟以亡國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泰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容寫已可不本於茲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於是有司詳定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祭用唐堯樂歌咸韶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享群神用夏禹樂歌函鍾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濩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舞大武皇帝出入奏肆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

出入奏肆夏王出入奏昭夏深夏宗宴會聚奏族夏王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爵奏宗夏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饗奏豫夏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雍夏王公出入奏納夏有功德者奏崇德夏祭祀奏誠夏送神奏豫夏皇帝謁廟奏皇夏還宮奏肆夏皇后謁廟奏豫夏還宮奏肆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雖有其文竟未之行也及開皇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祫祭則大武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護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護武德山雲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社以大護降神大武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護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護獻熟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建德觀觀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雍夏王公出入奏納夏五等諸侯正日廟王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皇帝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皇帝祠圜丘郊廟皆備用之無

負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

重陽禋祀　大報天　景牛封壇　肅且國
孤竹之管　雲和弦　神光未下　風肅然
天城七里　通天臺　紫微斜照　影徘徊
連珠合璧　重光來　天策貳軒　鉤陳開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

旌廻外壝　蹕靜郊門　千乘按轡　萬騎雲屯
藉茅無咎　掃地惟尊　揖讓殷禮　衛瑞節步
星漢就列　風霜相顧　取法於天　降其永祚
皇帝初獻奏昭夏

日至大禮　豐犧上辰　牲牢脩牧　繭栗毛純
俎豆斯立　陶匏以陳　六變鼓鐘　三和琴瑟
大報反命　居陽兆日　祖奇旦偶　惟誠惟質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

惟類之典　惟靈之澤　幽顯對揚　人神咸悅
皇帝初獻作雲門之舞

獻以誠　鬱以清　山罍舉　沿皇情　降景福　通神明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之舞

畏丘遠歷　大電遐源　弓藏高隴　鼎沒寒門
人生于祖　物本於天　尊神配德　迄用康年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

歲之祥　國之陽　蒼靈敬　翠雲長　象爲飾
龍爲章　乘長日　坯藝户　列雲漢　迎風雨
鳳凰樽　廻天瞻　顧中原　真牲牷　鬱金酒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

六呂歌　雲門舞　省滌濯　敬禋祀　至敬或遵
國命在禮　君命在天　陳誠惟肅　飲福惟虔
洽斯百禮　福以千年　鈞陳掩映　天駟徘徊
彫末飾羊　翠羽承璧　受斯茂社　從天之來
撤豆奏雍樂

禮將畢　樂將闌　廻日轡　動天關　翠鳳搖
和鑾聲　五雲飛　三步上　風爲馭　雷爲車
無疆述　有慶霞　禱皇情　休靈命　雨留甘
祝史陳信　玄象斯格　施敬繩繩　如日之升

雲翳慶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
六典聯事　九司咸則
掌禮移次　燔柴在燕
休氣馨香　誉望昭晰
帝遣使奏皇夏
玉帛禮畢　人神攸分
肇路千門　王城九軌
得一惟清　於萬斯禁

方澤歌辭
后祇肅景命　于天告成
降神奏昭夏
聚承方貺　瞻仰靈心
式遵祓禊　司奉迴箔
幣琮鎮瑞　方鼎升庖
聲舒鍾鼓　器辨陶匏

報功陰澤　展禮玄郊
調歌綠竹　縮酒汪茅
烈燿芳華　凝芳都荔
雲飾山罍　蘭罇泛舜
奠玉奏昭夏
日至之禮　歆此嘉爵
曰若厚載　欽明方澤
敢以敬荐　陳之玉帛
德包含養　功冠靈迹
斯貊斯格　子孫則百
初獻奏登歌辭　舞詞同首丘
質明尋敬　求陰順陽
壇有四陛　瘞爲八方

牲牷滌濯　蕭合馨香
威儀簡簡　鏞鼓鏘鏘
封中雲氣　坎上神光
望坎位奏皇夏
司筵撤席　掌禮移次
禮王埋俎　藏分斂氣
祀五帝歌辭
奠玉帛奏皇夏辭
嘉玉惟芳　嘉幣惟量
成形依禮　禀色隨方
神祇有灼　歲禮惟常
威儀抑抑　率由舊章

初獻奏皇夏
惟冬之月　惟嘉之辰
司嗇宿設　掌史誠陳
玄冥成氣　蒼靈發振
鈞陳旦闕　閶闔朝分
五運周環　四時代序
將迴霆策　數轉天文
神其降之　介福斯許
繼洪玉帛　循迴樽俎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舞
甲在日　鳥中星　檀東启　莫蒼靈　樹春旗
命青史　候鴈還　東風起　歌太德　舞震宮
迎濱石　施門桐　孟之月　陽之天　億斯慶

北斯年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帝出于震　蒼德次神　其明在日　其位居春
勞以定國　功以施人　言從配杞　近取諸身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
招搖指午　對南宮　日月相會　實沈中
離光布政　動温風　純陽之月　樂炎精
赤雀丹書　飛送迎　朱絃絳鼓　鏗鏘誠
萬物含養　各長生
皇帝獻配帝奏舞
以炎爲政　以火爲官　位司南陸　享配離壇
三和實俎　百味浮蘭　神其茂豫　天步艱難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舞
三光儀表正　風雲圖　戊己行初曆
黃鍾始玄宮　平琰在內旗　陰管奏司中
齋壇芝曄曄　清野桂馮馮　夕牢芬六鼎
安歌韻八風　神光乃超忽　佳氣恒葱葱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四時咸一德　五氣或同論　猶吹鳳凰管
尚對梧桐園　器圓居土厚　位揔配神尊

始知今奏樂　還用我雲門
皇帝初獻白帝奏雲門舞
肅靈祇景　承配秋壇　雲高火落　露白蟬寒
帝律肇年　金精行令　瑞獸霜輝　祥禽雪映
司藏肅殺　萬保咸宜　砥田上上　收功在斯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金行秋令　白帝朱宣　司正五雉　歌庸九川
執文之德　對越彼天　介以福祉　君子萬年
皇帝初獻黑帝奏雲門舞
北辰爲政玄壇　北陸之祀貢管　宿設女盡浴蘭
坎德陰風御寒　次律將迴窮紀　徵陽動欲細泉
管猶調於陰竹　聲未入於春弦　待歸餘於送曆
方履慶於斯年
皇帝初獻配帝奏舞
地始坼虹始藏　服玄玉居玄堂　沐蕙氣浴蘭湯
貂裘絮水泉香　陳配彼福無疆　君欣欣此樂康
宗廟歌辭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
肅肅清廟　嚴嚴寢門　歌器防滿　金人戒言
應鞉縣鼓　崇牙樹羽　階夔升歌　庭紛象舞

閑安象設　緝熙清奠　春鮪初登　新薤先薦
儼然入室　儼乎其位　悽愴履之　非寒之謂
降神奏昭夏
永惟祖武　潛慶靈長　龍圖革命　鳳曆歸昌
功移上墜　德耀中陽　清廟肅肅　猛虡煌煌
曲高大夏　聲和盛唐　牲牷湯滌　簫合馨香
和鑾戾止　振鷺來翔　永敷萬國　是則四方
祖入皇帝升階奏皇夏
月靈與慶　沙祥發源　功參禹迹　德贊堯門
言容典禮　揄狄徽章　儀形温德　令問昭陽
日月不居　歲時晚晚　瑞雲繙心　閟宮惟遠
隋書志九　二十七
亞獻奏皇夏
有道故韜光　滿源萬里長　無時猶戚翼
明皇初肇慶　盛德必有後　仁義終克昌
大電父呈祥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
龍潛基代德　天步屬艱難　謳歌送文瑞
乃登壇　升輿芒剌重　入位據關案
卷舒雲泥溢　游揚日浸微　出鄭終無反
居桐竟不歸　祀夏今惟舊　孽蠹益更追
皇帝獻明皇帝奏皇夏
桔水逢降君　弱葉屬惟政　不哉取帝籙
巒矣當天命　芳定五雲官　先齋八風令
文昌氣似珠　大史河如鏡　南宮學已開
東觀書還聚　大辭金石韵　辇翰風猷暨

清室桂馮馮　齊房芝詡詡　寧思王管笛
空見靈衣舞　皇帝獻高祖武皇帝夏
南河出靈氣　北斗降星辰　百靈咸仰德
千年一聖人　六軍命西土　青雲成紫微動　律定鳳凰馴
萬里更無塵　煙雲同五色　甲子陳東牓　戎衣此一定
流沙既西靜　日月並重輪　盤木又東臣　凱樂閒朱鳳
皇帝還東壁　欽福酒奏　皇夏
禮樂祼獻　樂極休成　長離前棓　宗祀文明
縮酌浮蘭　澄爵合巹　磬折禮容　旋回靈貺
受釐徽烈　欽福終構　惟光惟烈　文子文孫
皇帝還便坐奏　皇夏
庭閱四始　筵終三爵　顧步階墀　徘徊餘樂
六龍矯首　十葦警途　鼓移行漏　風轉相烏
還宴從事　綿綿四時　惟神降福　永言保之

太祖輔魏之時高昌獻伎樂及天和六年武帝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嬖皇后苾北狄
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
習焉樂人所傳琵琶五絃豎頭而橫抱之以手彈之其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會群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武
帝保定元年詔罷之及宣帝即位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
魚龍曼衍之伎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
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相隨引入後庭與宮人觀
聽盛樂過度遊幸無恒武帝以梁鼓吹能鼙十二案每
元正大會列於殿間與正樂合奏宣帝時車前代鼓吹制
為十五曲第一改漢朱鷺第二改漢思悲翁第三改漢艾如張為迎魏帝臨軒
開王業也第二改漢思悲翁為征隴西言太祖起兵誅戮
暴侯悅歸清隴右也第三改漢艾如張為迎魏帝臨軒

西平太祖奉迎宅關中也第四改漢上之回為平寶泰言太
祖擁兵討泰泰舍斬也第五改漢擁離為復恒農言太祖
攻復陝城關東寧謚也第六改漢戰城南為克沙苑言太
祖俘斬稗十萬衆於沙苑神武脫身至河單舟走免也第
七改漢巫山高為戰河陰言太祖破神武於河上斬其將
高敖曹莫多婁貸文也第八改漢上陵為平漢東言太祖
命將平隨郡安陸俘馘萬計也第九改漢有所思為拔江陵
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第十改漢上邪為宣重
言太祖命將令閻經平南土也第十一改漢芳樹為受魏
禪言閔帝受終於魏君臨萬國也第十二改漢上邪為宣重

光言明帝入承大統載隆皇道也第十三改漢君馬黃爲
哲皇出言高祖以聖德繼天禾下向風也第十四改漢稚
子班爲平東夏言高祖親舉六師破齊禽齊主於青州一
舉而定山東也第十五改古聖人出爲禽明徹言陳將吳
明徹侵軼徐部高祖遣將盡俘其衆也宣帝晨出夜還恒
陳鼓吹嘗幸同州自廳門至亦嘗數十里間鼓樂俱作祈
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衢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
至於亡

高祖既受命定令宮縣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鍾爲二十
虡虡各一人建鼓四人祝敔各一人歌琴瑟簫篪筑箏搊箏

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編鍾下坐笙長笛横笛簫
簫虡四面各八人在編鍾下舞各八佾宮縣簨虡金
五博山飾以流蘇樹羽其樂器應添者天地之神皆朱宗
廟加五色漆畫天神懸內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
鼓登歌鍾一虡磬一虡各一人歌四人乘輿鼗簫篪笙横
笛虡懸四面各一人其添畫及博山飾蘇樹羽與宮縣同登歌
人介幘朱連裘烏皮履宮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連裘烏
樂人武弁朱褠衣褶襲紗連裘帛內單
領袖襈烏皮鞾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
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褠衣烏皮履三十二人執戚龍二人執旄居前

三十二人執戚龍二人執旄居前
人執鐃一人執鐸四人執弓矢四人執殳四人執戟四人
執矛自旄已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宮縣及登歌與前同應添者皆五色漆畫悬而不設
鼓○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鍾於辰丑申三建鼓亦
如之其聲歌去兼歌者減二人其簨虡金三博山樂器添
者皆朱漆之其餘與宮縣同○大鼓長鳴中鳴吳横吹工人
晝夜地百文金益桐鼓小鼓大鼗鼓吹並朱漆
皆五采衣幡綷掌畫葵龍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
鳴工人皆地百文金益桐鼓小鼓中鳴吳横吹工人青地

准此

皇太子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大鼓
小鼓鐃金鐲長鳴中鳴横吹五采衣幡綷掌畫蹲獸五采
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中鳴横吹工人紫帽綷袴褶金鉦
桐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
大角工人平巾幘綷衫白布大口袴
正一品鐃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長鳴
中鳴横吹五采衣幡　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

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桐鼓小鼓中鳴
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
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上朱漆鐃飾以五采鷁哄
工人武弁朱褠衣餘同正一品四品鐃及工人衣服同三
品餘鼓皆綠沈金鉦桐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開皇二年秦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北來白久
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爲梁國雅事考尋古典高祖不
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遽我用邪時尚因周樂命工
人森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
鄭譯奏上請更將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
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論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
議未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
邪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
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
解又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律多乖牛弘辛彥之
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
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
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二均之中間有
七聲因而問之祇婆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謂祇
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祇婆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

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
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
聲也五曰沙腊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平
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善哉即變宮聲也譯因
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
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
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
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
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
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
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呂應用南呂爲商乃用
大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
聲二聲並次其十二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
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聲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
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
廷并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耐樂駁譯曰韓
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
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
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闕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
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

憲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
蔟爲人始是爲三始始洗爲夏始蕤賓爲夏中南呂爲夏終
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
則是冬夏闕四時不備是故蕤賓須立七調象從譯
文安緩又依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
臣之義請樂黃鍾宮以黃鍾爲調古制清樂去小呂猶用雅頌猶
象其從之變又與譯議符奏奏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
又不通諸儒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事可定而何妥鄭
譯所信高祖素不悅學未知樂要妥恥己宿
儒不悉譯等欲阻壞其事乃妄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
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兩
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
今樂唯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義非止金石諧韻
亦乃簫笛不繁可以直吉神寸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北七
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緩樂鼓琴吹笛之參云三調
三調之聲共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弘
亦有識音乃萬寶常洛陽高尚幼學
於祖孝徵知其上代舊調古樂周齊雜聲殷梁
牙縣入用七聲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宋

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
欲令脩造行成撰其善者而從一焉樂成善惡易見
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
蕤賓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
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妥等
議寢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越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音樂下

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若其職由是牛弘奏曰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舜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之舞周因之以具鍾律大予樂正掌六代之樂以文舞教國子舞羽籥武舞教國子舞干戚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則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鼓播鞉柷敔以和之凡樂成則合之以鍾鼓管絃以致鬼神和邦國以作動天地感鬼神莫善於樂是同慕容集破慕容求於是長子熙獲符氏舊樂垂意爲魏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起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太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所改其鍾律令李伯等將太樂細伎奏慕容德於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起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太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與書令參縗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舞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武德舞據韶爲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云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爲大壯大觀爲今人猶喚大觀爲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調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感神之舞又制樂名曰

折理應常同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齊州又得陳氏
正樂更傳相承以爲古且觀其曲體用雜胡沿襲訛變
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掾魏史云太武平赫連
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若出新造雜有胡聲而
我音亂華不可用請悉停廢制禮作樂宜在今日
也功成化洽方可議之今宇內初平正化未洽若纔革
我則未服晉王謂又表請帝乃許之牛弘遂因此奏
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爲宮雖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
奏五調調之五音緩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
爲次高祖猶憶安世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

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祕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
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後周
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
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
爲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
爲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圜鍾
爲羽舞韶以祀宗廟爲風師雨師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南呂
爲羽舞大夏以祭山川爲靈星舞皇舞以享先祖
實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尚謂故樂其官而去其名若曰
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此莫知

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旋次以其爲樂無克諧
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按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
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
子食歛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
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無有太蔟
均合得明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施用若
上言作樂器五載百四十六萬奏浸今明詔復下臣防以
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成首之始月發大蔟之律奏雅頌
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詳遂獨施行起於十月爲迎氣
雍肅太學隨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采音
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
黃鍾均食舉太蔟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以明矣計
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載用而復廢不經聖心以
制律呂尚書令子欽聞奏律五聲周流有窮六律六呂
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言聲不調斯
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按五聲十二律還
相爲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若五行之有五色

布十二張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祖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以大呂爲
正月以夾鍾爲宮餘月放此其正律管各備五聲其十
聲五聲成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者明其無用商角
徵羽爲別調之法樂書引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
於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
於夾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發儀
宮唱前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
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
靈恩云方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
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
錯綜而能成也樂緯叶嘉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
雲浮景鳳翔嗜韓詩云開其宮羣賢大悅其
商聲僕夫厲而好義及言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
爲曲令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
不樂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若得正聲
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話俗之音耳
牽強以爲非而援周官小胥職懸鍾磬正倍參悬之弘
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悬之爲
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
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編於鼓吹周客別曲
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節作不可分配餘調
更成雜亂也其實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唯奏

鞉火自鞉及駟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
於是有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鍾林
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
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
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
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悬之爲
準並以爲非而援周官小胥職懸鍾磬之爲

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鎛磬法每虡準之懸八用七不
取近周之法懸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爲宮縣陳
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大
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方西向太蔟起北
磬次之夾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
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林
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方東向夷則起南
鍾次之南呂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
北西鼓其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用圜鼓雷鼓祭
地用靈鼖鼖鼓宗廟用路鼓鼖鼓在縣內又準儀

禮宮縣四面設鎛鍾十二虡各依辰位又甲景庚壬位各
設鍾一虡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虡共爲二十虡其宗廟
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
均四箱同作蓋取毛傳詩云四縣皆同之義古者鎛鍾據
儀禮數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數焉
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克諧每
鎛鍾建鼓各一人每鎛磬簴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
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鎛擊笙簫笛塤應各一人懸內祝
敔各一人祝在東敔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紺
褠衣樂器並朱周宮參之梁代樽用其龍者其簴簨

皆金五博山飾以綵羽樹羽旒獸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
神皆朱漆宗廟及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箱別各有
一色今則不用文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
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
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己爲六代之
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
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
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

祀圜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寶曰冬至日加午陽氣
萌動黃鍾之氣應焉大呂助黃鍾宣氣而出滯也太蔟
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以養陽出滯
崐崘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以祀五
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姑洗所以滌絜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
洗以祀之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
祖宗有國之本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以祭社
稷先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蕤賓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
奏無射歌夾鍾以祭烈祖方澤無射所以示人軌物觀風
乾秩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六變
方澤降神八變宗廟祫祭用雅頌其先奏者其餘參奏

甘一變又周禮王出奏王夏兵出奏肆夏反入奏鼓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名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皇帝入出皆奏皇夏皇帝入出皆奏皇夏

用肆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謂樂出入奏鍾鼓也又魏晉故事有登俯及采薇導引今據前書且云千羽禮文稱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登俯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會之兵執俠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祕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黃梓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求嘉之後九服崩離典章符契遞相受授莫之能改陳氏據有江南頗存舊制雖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聖齊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舊器並皆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舊考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聚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奏聞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覓行者皆得之其人聞音聚流辭日久棄其舊職其未先達相

遵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虞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登俯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會之兵執俠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祕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黃梓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求嘉之後九服崩離典章符契遞相受授莫之能改陳氏據有江南頗存舊制雖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聖齊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舊器並皆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舊考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聚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奏聞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覓行者皆得之其人聞音聚流辭日久棄其舊職其未先達相

遵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虞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登俯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會之兵執俠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祕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黃梓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求嘉之後九服崩離典章符契遞相受授莫之能改陳氏據有江南頗存舊制雖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聖齊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舊器並皆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舊考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聚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奏聞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覓行者皆得之其人聞音聚流辭日久棄其舊職其未先達相

遵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虞思道等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登俯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會之兵執俠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秘書監奇章縣公牛弘祕書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虞部侍郎許善心兼內史舍人虞世基儀同三司東宮學士饒陽伯劉臻等奏曰臣聞黃梓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鳩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於故實求嘉之後九服崩離典章符契遞相受授莫之能改陳氏據有江南頗存舊制雖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於茲矣伏惟聖齊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舊器並皆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舊考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聚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奏聞并撰歌辭三十首詔並令施用覓行者皆得之其人聞音聚流辭日久棄其舊職其未先達相

善既福 德斯輔 流鴻祚 福區寓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
於穆我君 昭明有融 道濟區域 功格玄穹 百神effaced 衛
萬國承風 仁深德厚 信洽義融 明發思政 勤恤在躬
鴻基惟永 福祚長隆
登歌辭
德深禮大 道高響稷 就陽斯恭 陳配惟肅 血幣升氣
冕裘稱服 誠感清玄 信陳史祝 祇肅靈貺 載膺多福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
肇禋崇祀 大報真靈 因高盡敬 掃地推誠 六宗隨兆
元神景麗 百祿來成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
五諱陪營 雲和發韻 孤竹揚清 我豕既絜 我酌惟明

武舞辭
御曆膺期 乘乾表則 成功戡亂 兵暢五材
武弘七德 憬彼遐裔 化行充塞 三道備舉 二儀交泰
情發自中 義均莫大 祀敬斯肅 鍾鼓繁會 萬國來庭
兆人斯賴 享茲介福 虔哉元首 恭己南面 天長地久
送神奏昭夏辭
享序洽 祀禮施 神之駕 嚴將馳 奔精驅
長離耀 牲煙達 絜誠照 騰日馭 鼓電鞭
辭下土 升上玄 聽寥廓 杳無際 滄聲心
留餘惠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昭夏辭同上
五郊歌辭五首 迎送神並歌與圜丘同
青帝歌辭奏角音
震宮初動 木德惟仁 龍精戒旦 鳥曆司春 陽光照物
溫風先導 品彙欣欣 膏田已闢 原隰青青
帝赤歌辭奏徵音
長贏開序 炎上爲德 執禮司萌 持衡御國 重離得位
光臨在時 含樞育實 木槿垂艷 慶賞斯行 高明可處
順時經國 兵畅五材
二儀交泰 三道備舉
鍾鼓繁會 萬國來庭
天長地久 享茲介福
順時經國 兵畅五材
二儀交泰 三道備舉
鍾鼓繁會 萬國來庭
天長地久 享茲介福

黃帝歌辭奏宮音
愛猴作土　順位稱坤　孕金成德　履艮爲尊　黃本內色
宮貫聲始　萬物資生　四時咸紀　靈塤洪坤　盛樂高張
威儀孔備　福流無疆
白帝歌辭奏商音
西成肇節　盛德在秋　三農納已　九穀行收　金氣肅殺
商感厥戾　嚴風鼓壄　繁霜殞葉　羅落蟬蟄　勑法慎刑
神明降祐　國祚惟寧
黑帝歌辭奏羽音
玄英啓候　冥陵初起　虹藏於天　雉化於水　嚴閉重關

星迴日窮　黃鍾動律　廣莫生風　玄樽示本　奏雍惟質
恩覃外區　福流景室
感帝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禘祖垂典　郊天有章　以春之孟　於國之陽　爾梁惟誠
陶匏斯尚　人神接禮　明幽交暢　火雲薦祚　火唇誠隆
蒸哉帝道　赫矣宸風
雩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朱明啓候　時載陽　爾若舊典　延五方
嘉薦以陳　盛樂奏　氣序和平　資靈祐
公田既兩　私亦濡　人殷物富　政化敷

蜡祭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四方有祀　八蜡酬功　收藏既畢　稽萬寶終　使之必報
祭之斯崇　三時告勞　一日爲澤　神祇榮　鱗羽咸致
惟茲二孟　惟七之至　年成物阜　羅俎實爻　名恩已洽
慶福膺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朝日夕月歌詩二首
朝日奏誠夏辭
扶木上朝暾　嵫山沉暮景　寒來遊晷促
暑至晚糸　時和合盤耀　俗泰重輪明
夕月奏誠夏辭
澄輝燭地域　流耀鏡天儀　曆草隨弦長
珠胎逐望虧　成形表蟾兔　竊藥資王母
西郊禮既成　幽壇福桂厚
方丘歌辭四首　唯此四者異餘與圜丘同
柔功暢　陰德昭　陳慶典　盛玄郊　笙幕清
潛邕馥　皇情慶　具寮肅　望頌合　鼓鼙會
出桂旗　戎孔蓋　敬如在　肅有承　神斯樂
慶福膺

遵性含育器乃包藏報功稱觀盤磐有常六瑚已饋
玉醴流香貴誠前質敬洽義鄰神祇惟泉帝業增昌
皇地祇歌辭奏誠夏辭
厚載乘德峴丘主神陰精陪禮北至良夜警衆呈絜
牲粟麥純樽靈之親降玉朝陳聲與感殺精靈享臻
祇流於國社被於人
送神歌辭奏昭夏辭
奠既徹獻已周旒冕遠遊洞照極
帀九縣慶芳流社恒遍埋玉泵掩牲芬

晰神理顯國文
神州奏誠夏辭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四海之內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賴生長感沈懿降
泰折斯饗粢盛尚黑珪玉爰兩九竅斆神功克廣
社稷歌辭四首 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
春祈社奏誠夏辭
厚地開靈方壇鼎祀潔以風露樹之松梓匈朔既巾
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保社
秋報社奏誠夏辭
北壇申禮單出表誠豐穰入篇報功神祇惟秉帝業增昌
泉流又清如雲已望高岸斯盈
秋報稷奏誠夏辭
ノ天務急農亦動止感褒感禀惟蓼肅肅
旅云秋矣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先蠶奏誠夏辭 迎送神與方丘同
桑柘載晰土膏初起春原俶載青壇致祀敬躬長阡
迺旌外壝房俎鏘鳥山罍流澤親事采弦躬桑盛
恭神務福堂降社
先聖先師奏誠夏辭
經國立訓學事斆先三墳九典留篇開鑒理著
門墻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猷載仰祀典無騫
太廟歌辭
迎神歌辭
務本興教尊神體國霜露感心享祠陳則宮懸式序
奕奕往庭几筵繼慕祼獻惟誠嘉樂載奏神其降止
登歌辭
粒食興教稽厥有先尊神致絜報本惟虔騰歌荣末

荐熙嚴祖　師象敬宗　惟皇繕戡有來歸附　開基纘禋　觀德自感　奉璋伊泰　羣牢盡飾　羽緌有容　升歌發燎　肅祼升煙　福祚從之

祖入歌辭　郊丘社廟同

祭本用初　祀由功舉　駿奔感會　供神有享　明酌氣升　豐犧實俎　幽金既薦　續錯維旅　享由明德　香非黍稷　載流嘉慶　克固鴻緒　居高念下　敷安思危　昭臨有度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辭

締基發祥　肇源興慶　延仁廼哲　克明克令　庸宮開邸　七萃雲披　退揚進揖　步矩行規　勾陳不轉　華蓋森移　羽旗照耀　珪組陸離　居高念下　敷安思危　昭臨有度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辭

皇猷俊茂　帝系靈長　豐功曩軌　厚利重光　福曾善積　代以德彰　嚴恭盡禮　來錫無疆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辭

惟熙帝載　式固王猷　體乾建本　是曰孟侯　馳道夷漢　紀律無虧

寢門俳周　德心既廣　道業惟優　傅保斯導　賢才與遊　瑜琰發響　畫輪停軨　皇基方峻　匕箸恒休

食舉歌辭八首

惟泰設教　禮之始矣　五味相資　火爲紀　平心和德　在其首矣　牢羞既陳　鍾石俟　以斯而御　揚盛軌　養身必敬　禮食昭　時和歲阜　庶物饒

鼎鉉調 特以膚脆 加腊爪
感皇朝 樂備作 川潛之腔 雲飛雅
芬勺樂 金敦玉豆 盛交錯
安以樂
聽必珍 芳益既絜 重雉折
又調神 荆包畢至 海貢陳
德與垠
猶化益 沃土名滋 帝臺實
雕陵栗 鼎俎芬芳 豆邊溢
通幽致遠 仁為政 具物必陳
道高物備 食多方 山膚既薄 永發良
桓桓在位 簨業張 加邊折俎 關放行
恩風下潤 道化光
順時令 懷生熙熙 皆得其
禮以安國 流嘉慶
風采斤斧 於蒼蒼 禮樂成 臨朝日樂 其
於蒼蒼 皇道四塞 禮樂盛
甘芳既飲 酣以清 揚休垂 正化
陰我帝載 永明明

上壽歌辭
恰已又 時又良 朝玉帛 會蕤賓
基同北辰又 壽共南山長 稼元首
宴羣臣登歌辭
皇明啟歷 仁深海縣 載擇良辰 式陳高宴 顯顯卿士
昂昂矣匍 車攜煇煌 衣纓趙魏 司宮飾毅
三揖稱禮 九賓為傳 圜鼎臨碑 方壺在面 鹿鳴成曲
嘉魚入薦 笙鏞相輝 獻酬交編 飲和飽德 恩風長扇
文舞歌辭
天聽有屬 后德惟明 君臨萬宇 昭事百靈 濯以江漢
御之風烈 盤地深歸 窮天皆至 六戎仰朔 八蠻請吏
煙雲havoc彩 龜龍表異 緝和禮樂 變理陰陽 功由舞見
武舞歌辭
惟皇御寓 惟帝承乾 五材並用 七德茂宣 平暴夷險
拯溺救燔 九域載安 兆庶斯賴 緝熙文武 補天之大
聲隆有截 化罩無外 鼓鍾既奮 干戚載舞 功其盛重
政論化淳 鴻休永極 文而弼新
大明登歌辭
道德宜祥熙 聖文乘條明 優賢紹化神

選德射儀成　鑾旗樞上霽動　寶祝徹天衣
帀車整三乏　司衆舒五正　鳴球響高殿
華鍾震震麗　鳥獸亦昔奠　洪衛若前名
揖讓皆時傑　升降盡朝奠　附枝觀體定
杯水觀心平　豐觚既來去　繙爵復橫
欣看禮樂興　喜遇黃河清
勸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
於穆我后　睿哲欽明　齊天之命　藝貽孫生　開元創曆
邁德惟馨　朝宗萬寓　祇事上靈　燮平皇道　昭哉帝則
惠政滂流　仁風四塞　淮海來賓　江湖肹德　運籌必勝
濯征斯克　八荒寧卷　四表雲襲　雄圖盛略　邁後光前
寰區已泰　福祚方延　長歌勸樂　天子萬年
述諸軍用命
帝德遠覃　天維宏布　功高雲矣　聲隆韶護　惟茲海隅
未從王度　皇赫斯怒　元戎啓路　桓桓猛將　赳赳英謨
攻如燎毛　戰似摧枯　牧蒸殪克　彼姦逋　廓清西越
氣靜三吳　鯨鯢已夷　封疆翦定　瑤簡旋師　歸旌弈弈
靈臺表効　司勳紀績　業並河汾　道固金石

阪泉誓德　丹浦竟勳　始終乃文　嘉樂聖君
大哉爲君　出師命將　廟定算策　書執鉞弁　于戈是戢
弘風設教　政成人立　禮樂聿興　衣裳載緝　風雲自美
嘉祥委集　皇皇聖政　穆穆神猷　牢籠疊夏　度越姬劉
日月比曜　天地同休　永清四海　長帝九州
皇后房內歌辭
至順垂典　正內弘風　母儀萬國　訓範六宮　求賢啓化
進善宣功　家邦載孚　道業斯融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脩高廟樂曰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
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而作樂昔漢氏諸廟別所樂亦不
同至於光武之後始立共堂制魏文承運初營廟寢又
祖一室獨爲別宮自茲之後　車交爭制作規模日不暇
給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
頒下　晉書二十五　樂四
頒下　晉書二十五　樂四
須別令若月祭時饗既與諸祖共庭子方子功獨於一室
交違禮意案令人情其詳議以聞有司奏及陳奏帝又以
禮樂之事總付秘書監柳顧言少府劉暾河間荀松郎諸
葛潁秘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
懸並令新製顧言等後親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
廟歌辭亦並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首今亡又遣祕
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終大業世每舉用焉帝

又詔博訪知鍾律歌管者甘忠志之時有曹生立教成通焉
羅漢當賣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終總付太常肄令刪
定議脩一百四調其五調各在宮調黃鍾也一曰應調大呂
也二十五調商調大蔟也一曰林鍾也二十四曰角調姑洗也二十三
曰變徵調蕤賓也八曰變調夷則也二十五曰羽調南呂
也二十三曲變宮調應鍾也其曲大抵以詩為本參以古
聲協以律呂其聲哀以正其舞容以文其風動以和其
俗感人深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所謂陰陽金
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非獨絲竹歌必有鍾磬也內宰
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玄云為播之謂當與
樂相應鄭據之言雖施祭祀其入出賓客理亦宜同請以
歌鍾歌磬各設二虡土宜絲竹並副之并升歌下管總名
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燕用之制曰可於是內官縣二十

架其鎛鍾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餘飾並與殿庭同皇
太子軒縣去南面設三鎛鍾於辰巳中三建鼓亦如之編
鍾三虡編磬三虡其三鎛鍾為九虡其餘歌減者二人簨
簴金三博山樂器應添者來添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雜樂
鼓吹令依開皇之故雅樂合二十器令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曰鎛鍾每鍾縣一簨簴各應律呂之音即黃
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鍾小鍾也各
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鍾懸於一
簨簴
右一曰磬用玉若石為之懸如編鍾之法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爲五弦周文王加二弦伏犧所作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犧所作者也三曰筑
竹之屬三一曰篇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丘
尺四寸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三曰篪
仲所作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簫雖之倫長
二尺八寸四分四邊有奇其餘亦上下相次以爲長短
匏之屬二曰笙九簧十三管大者長四尺小者長三尺並女媧之所作也歷列管十
九於匏內施簧而吹之笙大三十六管

土之屬一曰塤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
之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懸鼓近代加承植而貫之謂
之建鼓蓋殷所作也又樓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
曰鸞也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精也越王勾踐滅吳
鼓於雷門以厭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降於鼓而飛入雲
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
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
是也二曰鼗鼗長二尺八面當鼓雷鼓六面路鼓路鼓四面鼓
以柞擊其鼓貫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所造也
木之屬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上有椎柄連底動之

令左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背有二十七鉏鋙而
長尺櫟之以止樂焉
鞞鼙所以騶鋪設發揚以警衆也植曰虡飾以鱗羽及
羽蠒鞞加木板於上謂之樂鼖人教其下爲業牙以挂懸
周人畫繒爲雲氣戴之以鞞鼓五采羽於其下樹於鞞鼓之
角近代又加金博山於其上垂流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
同用之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
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
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

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按漢魏
以來並施於宴饗鞞鐸漢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辭
云關東有賢女魏明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鐸舞傳玄代
魏辭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八音並陳是也
拂舞出沈約宋志云吳晉時移於建康有雙鷺降於鼓而飛入雲
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項莊因舞欲劒高祖項伯紓
長袖以扞其鋒魏晉傳爲舞焉檢此雖非正樂亦前代舊
聲故梁武報沈約云鞞鐸巾拂古之遺風楊泓云此舞本
二八人桓玄即眞爲八佾後因而不改齊人王僧虔已譏其
皇平陳所得者猶充八佾於懸內繼二舞後作之爲失斯

大抽四舞由來甚實已久請並在宴會與雜伎同奏西涼前奏之帝曰其聲音節奏及舞委宜依舊但拔鼗鞞鼓拊搏等及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依劇造既成六備於茲矣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

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行於內地及平陳後得之高祖聽之嘆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周武滅齊得其樂曰此新聲也鄭衛之音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蓋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逸時遷而古樂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捃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并設舞器有編

鐘編磬琴瑟箜篌琵琶五絃笙簫大篳篥觱篥小篳篥橫笛豎笛雅鼓齊鼓擔鼓貝等十九種為一部工二十七人

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疑即龜茲之訛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閻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蓋亡國之音哀思分散得永固平張賁始高祖病之謂秦臣曰開公等皆好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公家家自

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書濟其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不正何可使見女聞也帝雖有此物而竟不能改變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翔萬歲樂識鈴樂七夕相謁樂奏樂舞席同心著王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閻雞子圖百草泥龍并還種黃麞為之號為秦漢夜魏大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安伽抑揪臧哀音斷絕帝愍已詔李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識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但理之然也因語明達云齊民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其改官昌脩謹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

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妓音聲
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
疎勒盤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篪篳篥貢
鼓都曇鼓答臘鼓毗曇鼓銅鈸鼗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雜戲
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天竺即
其西境數以舞象其容取其誼以號之謂之為文康樂每
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行曲有單交路舞
曲有散花樂器有笛篳篥觱篥腰鼓等七種三慈
為一部工二十二人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狻猊像山車巨象拔井種瓜
殺馬剝驢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

寵於宣帝奏復齊故樂人並會京師為之盛秦角抵之流
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
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
帝御觀德殿以引見之有大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
衢流轉龍鱗變水人蟲魚鳧鴈隨覆于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
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蟠踴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
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
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雞器等各於掌上
而弄若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場之
又有神龍賀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漸干大
等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

駁之自是守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縱觀達旦以縱觀之至晚而罷收入甘衣錦繡綵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飾璫佩飾以花帽若菩薩三萬人初設方物突厥啓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技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繡綵綾為之中盧三年觀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絲竹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擫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為常焉

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陳鉦鼓以入千牛備身升車而鼓吹並作開皇十七年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喜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宗廟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章升降敬改發音遷入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貫事相適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貞少以後享廟日不須設鼓吹駐蹕勿奏樂悉在廟內及諸祭並准此其王公已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至大祥禫祭改設鼓吹依樂

為十二案案別有鎛于鎛鼓軍樂鼓吹等一部案下皆設鞉鼓豹騰伺承之以象音獸之　其大鼓鼗鼓吹小鼓加金鐲羽葆鼓鐃鼓節鼓皆安東重蓋其羽葆鼓仍飾以羽葆長鳴中鳴大小横吹五采衣幡綵掌畫交龍五采腳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大横吹節鼓及横吹後笳簫觱篥桃皮篳篥等工人服皆綠地黃文為袍袴及帽金鉦鐲鼓節鼓加八角紫纈小鼓中鳴小横吹及横吹後笳簫觱篥桃皮篳篥等工人服並青地黃文袍袴及帽明霞鼓鐃及歌簫笳工人平巾幘絳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掌帥服華帶大角工人平巾幘絳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掌帥服與大角同以下準教帥服亦如之　鉦鼓二曲俱奏　鼓大橦鼓一曲十二變　與金鉦同夜警用一曲俱奏　鼓一十五曲供大駕一十二曲供皇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駕三曲供皇太子及王公等鼗鳴笳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駕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

大角第一曲起捉馬第二曲被馬第三曲發引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陣第六曲收軍第七曲下

其辭並本之經典

雒誥十二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笙

磬有鼓并歌簫笳

大橫吹二十九曲供大駕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鼙

器有角節鼓金錞金鉦長鳴鼓大横吹十二曲供

大駕夜警則十二曲備用其鼙角簫笳皆

皮鞞鼗

自天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

莫不藉始聖之大象觀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賾成律

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舜命夔作樂典

興變之源故虞書序稽古弼諧揆倫納百揆時敘庶績又

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石而列管遵璇璣以運

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輕重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

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粤

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

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鍾鑄律於泠州

鳩鑄同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

咸備故辭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

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

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

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滅漢室初

興張蒼首定律曆蒼實善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制協律之官

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時劉

故條奏班固因志之餘邑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爰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又度雅備器writing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脩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望舊臺昧於雅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未能備完殘樂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備數

五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十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三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歷十二辰得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該積得九寸即黃鍾之長也起律以數放故可歷萬事綜數乘衆其術用竹廣二分長三十正策二百一

以御力役稱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刻漏以御陰陽至見八曰方邪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分有以貿之則筭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萬為一丈圓周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

指要精密舜氏之取昔也孰若宋之書名爲總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和聲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雌雄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鍾爲始度書云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周禮樂器以十二律爲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三應鍾長四寸三分二大呂而班固律曆志云黃鍾長三寸七分有奇律法相生上下生若從班義夾鍾當去調半是過於無調若遵從則夾鍾當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有調而京房不陷於二失蔡之數梁初因晉宋之舊以黃鍾十二爲宮七千一百四十七爲下生林鍾長六寸一分四釐強聲最清鄭玄禮月令注蔡邕月令章句及杜預春秋傳注皆同漢志京房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生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間復生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又以陽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乾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陽九編於冬至之後分爲六十律內北數遂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祕錄之因京房之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東爲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揔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曰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

辨正聊以餘月試推其首衆校舊器及古夾鍾王律更制新尺以證分豪制爲四器名之爲通四器絃間九尺臨碕高一寸二分黃鍾之絃二百七十絲長九尺以次三分損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經緯數及絃長各以律本所生之月五行生王終始之音相次之理爲其名義名之爲通通又不差異山謙之記云殿前三鍾悉是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遺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相中以夷則笛飲則應韻合和端門外鍾亦案其銘題定知是夷則其西廂一鍾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銅刻乃是大蔟則下今笛二調直勑太樂永斯宣達今更推校鍾定大蔟表裏皆然借訪舊識近宋泰始中使張永鑄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嚮下以推求鍾律便可得而見也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循致三鍾小大中各一則今之太林殿前二鍾端門外一鍾是也案西鍾銘則云清廟揚聲泰無施周制明矣又一銘云太族鍾徵則林鍾宮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檢顯既無秦漢年代直云夷則太族則非秦漢明矣古人性質故作篪字則顯題而言彌驗非近且大駿聲改政則五音六律悉可差舛工守其音儒執其文歷年永

久愒而不通無論樂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頌漢歌各敘功德莫參復施後王以濫名實今率詳論以言所見并詔百同以求厥中未及改制遇侯景亂陳氏制度亦無改作西魏廢帝元年周文攝政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閱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遑寧事竟不行後揔太僕得古玉斗校以造律及衡其事文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呂於是博徵學者互論其法文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符弘遺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大樂令蔡子元千普明等以候揆時爽年老以

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寇亂不能去法又弘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數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過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尺尺其事大重用金尺則在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爲玉尺見鐵作名爲鐵尺又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

劉焯上議於東宮論律呂其大旨云案玄曆兼論律呂其大旨云案
於音實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鍾從是乖互
律終小呂數復黃鍾積日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奏
為六十而宋代錢樂之更奏為三百六十考禮設次律有得
然化未移風將恐由此匪直長短失於其差亦自管管乖
於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既亂管絃亦舛度量謹旨
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鍾管六十三為實以次每律減三分
以七為寸法約之得黃鍾長九寸大蔟長八寸一分應
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四其年高祖
開煬帝初登未遑改作事遂寢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

詔改用梁表律調鍾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為合古其
制度文讀并毛奕等律並在江都淪喪

律管圍容黍

漢志云黃鍾圍九分林鍾圍六分太蔟圍八分縕志又鄭
玄並云十二律空皆徑三分圍九分後魏安豐王依班固
志林鍾空圍六分及太蔟空圍八分作律吹之不合黃鍾
商徵之聲皆空圍九分乃與均鍾器合開皇九年平陳後
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制其黃
鍾之管俱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圍徑長
短與度而差故容黍本同今列其數云

晉前尺黃鍾容黍八百八粒
梁法尺黃鍾容八百二十八
梁表尺黃鍾三其一容九百二十
一容一千一百二十
漢官尺黃鍾容九百三十九
古銀錯題黃鍾籥容一千二百
宋氏尺即鐵尺黃鍾凡二其一容一千二百其一容一千
四十七

後魏前尺黃鍾容一千一百一十五
後周玉尺黃鍾容一千二百六十七
後魏中尺黃鍾容一千五百五十五
後魏後尺黃鍾容一千八百一十九
東魏尺黃鍾容二千八百六十九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鍾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梁表鐵尺律黃鍾副別者其長短及口空之圍徑並同而
容黍或多或少皆是作者劣庶其腹使有盈虛

候氣

後漢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
仰觀雲色晉與入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
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論曰二十四氣

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葭自動他葭並在與
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
子元于晉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
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
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罨律口每其
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
灰飛有多少或初之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句間氣始應
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
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
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

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
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
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今爽等其法爽因稽諸
故實以著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臣爽按黃帝遣伶倫氏
取竹于嶰谷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氣
應是則數之始也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對氣以候四時其
數以紀萬物云隸首作數蓋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萬億
兆者引而申之盡歷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聲
帝自荊州爲質周武遇梁元帝數喜沒於周遒欲上聞陳武
乃取玉管及宋太史令鍾朴並以開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
斯以後律吹飛灰候氣累之亂真於太樂得之後陳宣
帝自荊州爲質周武遇梁元帝數喜沒於周遒欲上聞陳武
鄒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別也夏正則人
殷正則地周正則天孔子曰吾得夏時焉謂得氣數之要
又以十二管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

書爲求氣而史遷因之 內貽諸子孫陳亡之際竟無遺失
今正十二管在太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終於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變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之數而窮焉 黃鍾者首於冬至陽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太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蕤賓京房律進長短富微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爲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乃子律相感寄母宮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律直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呂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周而六之故三百六十昔以當萬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十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

黃鍾

包育含斂 帝德廣運 下濟茂終 執始化生 攝提 黃中 通聖 潛升 毅普 景盛 滋萌 光被 感亨 延文 延聖 微陽 分動 生氣 靈燥 蟄淫 升引 屯結 開元 質禾 俊昧 通建 玄中 玉燭 調風

右黃鍾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太呂

芟動 始賛 大冥 坤元 輔時 匡弼 分烈 又繁 唯微 宗盛 度幾 執義 秉強 陵陰

倡陽藏沈 緝熙

阿衡 同雲 承明 知道 適時 權輿

右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

太蔟

未知其已 義建 善述 休光

亭毒 條風 湊始 時息

達生 少陽 柔橈 商音 屈寫

扶弱 承舞 動植 咸擢 秉山 止速 隨期

龍躍 勾芒 調序 青要 結勞 延數 刑官

辨秩 東作 贊揚 顯滯 假落

右太蔟一部三十四律

夾鍾

明燋 協侶 陰贊 初緩 羽物 斯奮 南中

震德 乘條 芬芳 南訛 敬致 相趍 內貞

蕤賓 四隙 種生 朱明 啓途 景風 漸始 時雨

旭旦 晨朝 生遂 離春 率農 有秩 少陽 柔橈 商音 屈寫

右夾鍾一部二十七律

姑洗

南授 懷柔 考神 朱草 含輝 屏翳 動植

方顯 揣角 洗陳 飛鴻 降婁 蹏遠 天庭 祚周

擬貢 嘉氣 始升 飛鴻 媚嬪 踐道 陰生 擬貢

日旅 賓洗 炎風 首節 柔條 方結 飛始

方典 物華 意定 茂實 登明 壯進

林欽 行上生包 少進

右姑洗一部三十四律

中呂

朱明 啓途 景風 漸始 時息

離春 率農 有秩 少陽 柔橈 商音 屈寫

朱草 含輝 屏翳 動植 咸擢 秉山 止速 隨期

飛遊 蕤賓 炎風 辨秩 東作 贊揚 顯滯 假落

右中呂一部二十七律

蕤賓

南事序紀 謐靜 則選 布蓺 蒲贏 潛動 初緩 羽物 斯奮 南中

盛變 寅安 懷遠 聲盤 乾門 海水 息滲 南訛 敬致 相趍 內貞

離朗 安壯 崇明 遠眺 升中 鳳翥 陽生 曜晴 已氣 清和 物應

制時 瑞通 鵕火 義均 無黨 禮備 道 天庭 祚周

右蕤賓一部二十七律

林鍾

應待 崇德 備道 方壯 陰升 塵慝 去滅

華銷 明慶 雲布 均任 仰成 寬中 安度

徵均 無黨 禮備 道 智深 仁論 純恪 歸嘉

蕤賓 登明 壯進 應待 崇德 備道 華銷 明慶 雲布

古本鐘一部三十四律
夷則
井閭 清爽 氣精 德宅 藏御 叙鮮 刑
欽遊 安貞 龍通 歸仁 陰侶 去南
陽關 春華 從乙 和茂 榮弄 美善 分積
無射 林鍾 九龍 應盡 徳化 仲又
右夷則一部三十七律

南呂志十一
白呂 指芳 教貢 蓋盛 動物 百稔 結躬
閉藏 蕤中 應應 抗御 成遠 有載 歸期
中儀 玉陛 九墓 落收 精落 未幼
質蕤 分蒲 道忠 卓望 董正 歸藏 夷汗
均義 悦使 玄房 九有 光貴
右南呂一部三十四律
無射
思冲 懷謙 恭儉 休老 協農 綱祥 閉奄
旋春 關藏 明奎 鄰齊 下濟 息有 無迹 期係
乾泉 大蕃 畜歛 月 澄天 沈深 野名

右無射一部三十七律
應鍾
分焉 禔微 揉始 功成 又定 靜謐 遲
無爲 而又 姑射 凝晦 動寂 應徵 未育
黃機 蕩壽 無疆 地久 天長 脩復 遲時
方制 無休 九野 八荒 億兆 安運
右應鍾一部三十八律

密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爲度必履爲律禮記曰文夫布手爲尺
周官云磬氏爲磬倨句爲鼓鄭司農云磬氏長也此磬經尺以起度高

易緯通卦驗十馬星爲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蓨定蓨
定而禾熟律數十二蓨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蓨者
禾秒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爲一分孫子算
術云蠶所生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氂十
氂爲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并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
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
十黍爲黃鐘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
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憑此
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爲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
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求代量校每有不同又俗傳訛

替漸致損今略諸代尺與一尺五等并異同之說如左

一周尺

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

後漢武銅尺

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為晉前尺

祖冲之所傳銅尺

徐廣晉安帝隆安三年車騎尚書謝玄大破苻堅於淮淝堅所乘輿物及鼓吹皆入玄軍玄以分賜將士

乃部著作郎劉表依周禮制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

銅律呂以調聲韻今尺是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

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銅尺與新律校驗聲韻閑同

千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銅斛銘云律嘉吹新律命之曰德梁武鍾律緯

云祖冲之所傳銅尺非銘同實表如十年中書監荀勗古器校今尺長四分半按勗表稱有七品二同

小呂玉律三古銅篴銅篴五古銅觚六古銅尺七品二同說雖有

日古錢七品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氣微弱其餘與

此尺同銘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林鍾尺也宮次

宗尚氣之二人作鍾律圖所載荀勗校量古尺文與此銘

同而蕭吉樂譜謂為梁朝所考七品譌也今以此尺為本

校諸代尺云

晉前尺一尺七釐

土圭測日景以求地中晉代測景之法皆用短表一米漢武帝鍾律緯

候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漢武帝鍾律緯

晉太始中荀勗校正律呂以調聲韻勗以古玉律八枚檢主衣

所藏古玉律一口前餘定七枚夾

周尺東晉用為尋信尺不復存焉玉律一口前餘定七枚夾

生利論題刻題制為尺以相參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今

之尺新尺周尺之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為

通天冠祖冲之尺校羊頭山古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主衣

則定合黍此尺長短近同

晉荀勗表尺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毫有奇

論晉古出於司馬法梁朝刻其度於影表以則影案此尺

表朝堂雅樂所等造銅圭影表者也經陳滅入朝大業中

議以命吉乃用之調律以制鍾磬等八音樂器

四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

前晉樂論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冷道縣雍潭

高得王律度為此尺傳暢晉諸公讚云荀勗造尺律時人

以校四分時人以成為解此

兩尺長短近同。五魏尺杜夔所用調律比晉前尺一尺分七毫。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寸五毫比劉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毫即晉荀勗所云杜夔尺長於今尺四分半是也

六晉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毫

蕭吉云晉氏江東所用

七後魏前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毫

八中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毫

九後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毫即開皇官尺又後周市尺

後周市尺比王尺一尺九分三毫

開皇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

此後魏初及東西分國後周末用王尺之前雜用此等尺

甄鸞筭術云周朝市尺得王尺九分三毫或傳梁時有公道人作此尺寄入周朝云與多騫翁周太祖及陪高祖各自以爲謂已周朝人間行用及開皇初皆令以爲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

尺百司用之終于仁壽大業中人間或私用之

千東後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毫

此是魏中尉元延明累黍用半周之廣爲尺齊朝因而用之魏收魏史律曆志云公孫崇求平中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爲十分太常卿劉芳受詔收樂以狹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尺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

黍之廣爲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三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之黍黃鍾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黍尺仍高祖所制故遂與脩金石迄武定末有律者

十一蔡邕銅籥尺

後周玉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氂

從上相承有銅籥一以銀錯題其銘曰籥黃鍾之宮長九十字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籥

後周武帝保定中詔遣大宗伯盧景宣上黨公長孫紹遠故國公斛斯徵等累黍造尺從橫不定後因脩倉掘地得古五斗以爲正器據斗造律度量衡因用此尺大赦改元天和百司行用終於大象之末其律黃鍾與蔡邕古籥同十二宋氏尺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氂

錢樂之渾天儀尺

後周鐵尺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

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造宴寢及年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稱累依數蒲尺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者累尺雖後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乃容若以中者累尺實於黃鍾之律不動新蒲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而上黨之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衷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蒲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黍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之據理符會處多且評量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堅於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蒲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

實比晉前尺一尺五分

十五梁朝俗間尺長於梁法尺六分三氂

於劉曜渾儀尺二分實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氂梁武鍾律緯云宋武平中原送渾天儀土圭云是張衡所作驗渾儀銘題是光初四年鑄土圭是光初八年作並是劉曜所制非張衡也制以爲尺長今新尺四分三氂短俗間尺二分新尺謂梁法尺也

嘉量

周禮㮚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

既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
國永啓厥後兹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量豆區鬴
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
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尖二
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祖冲之以算術考之積凡一千
五百六十二十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釐八毫其徑二
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
百二十寸粟合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
麤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粟斛為正則同

千漢志孫子算術曰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
十勺為合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圭為撮孟
康曰六十四黍為圭滯者為升斗斛也所以量
多少也不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
者十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升
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甘泉用銅方尺而圓其
外旁有銘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
其狀似爵以縈繩懸之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各萬有
二千五百二十也聲中黃鍾而反覆焉其斛銘
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其外旁九寸壹分壹厘深尺容十斗祖冲之以圓
周三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九忽有奇劉歆庞少一釐四毫有奇數術不精之所
致也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
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
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量之深九寸五分五釐徑尺
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為容九斗七升
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梁陳依古斛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辛
巳五月晉國造金尺鑄古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
鶉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衡度無差為
銅升用頒天下內經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
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
為式此銅升之銘也其玉升銘曰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
星紀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庫獲古玉斗
正若古之法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勑納於天府鑄五年歲
在叶洽皇帝迺韶稽準繩考成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
用頒天下以合太平雖新度量更令告以數斗二

玉升積玉尺一百一十寸八分有奇斛積一千一百八寸
五分七釐三毫九秒又甄鸞筭術云玉升一升得官斗一
升三合四勺此玉升大而官斗小也以數計之難鸞所候
後周官斗積玉尺九十七寸有奇斛積九百七十七寸
奇後周玉斗并副金錯銅斗及建德六年金錯鼎十
同以秬黍定量以玉稱權之一升之實皆重六斤十三兩
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

衡權

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道
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往天也

佐助天機斟酌建指以齊
石也以秤物平施知輕重古有黍累銖銖兩斤鈞
古有黍累銖銖兩斤鈞金鎰之以故曰王衡權者銖兩斤鈞
日歷代差變其詳未聞前心曰權本起於黃鐘之重一篇
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謹矣其制以義立之以
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此圜而環之令之肉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已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重
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矣是為五則備于鈞器以為大範案趙書石勒十八年七
月造建德殿事見石狀如水碓其銘曰隹權石重四